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二)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清) 李 桓 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三目錄

詞臣九

何焯

吳廷禎

汪份

萬經

劉巖

朱書

吳瞻淇

宋至

楊開沅

劉青藜

弟青芝

陳厚耀

戚麟祥

徐用錫

張大受

補錄

劉青藜

王思訓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九

何焯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六月九日前翰林院編修義門何先生焯以疾卒於京邸時先生失職而仍校書內廷 上聞其卒也爲不怡者良久且曰何焯勤學問祇事有年方欲拂拭用之而忽焉以沒深可憫傷還其前官 贈侍讀學士旌其魂賻金給符傳以過喪而家在長洲有司用歲時存恤蓋異數也先生少而奇穎爲秋岳曹公言遠王公所器重旣冠以崇明學生選拔入太學名聲章徹

原野志卷之三十一  
鄉先生諸公要人爭欲令出門下而先生淑鯁有理偶語及故撫  
吳湯文正事見鄉先生微反脣卽爲之氣息蕩然而他日點勘場  
屋程文不如意者十居七八鄉先生見之氣涌如山戒門以絕仍  
訟之大府會大府前以事賺鄉先生故得不重坐然六試京兆六  
報罷其一旣僂得之矣又擠而止之猶尙以前過也歲壬午 聖  
祖冬狩駐涿州安溪李文貞公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  
野甯有遺賢乎公以先生對旣 召試遂直南書房 賜舉人偕  
禮部試禮部試不第又 賜進士對策高等改庶吉士 命侍讀  
八貝勒府充武英殿纂修當是時李文貞公號得 君一經品題  
聲生勢長數薦人起家爲顯官去而於先生猶臭味然吹噓送上

人謂何天之衢道且大行也然久之散館不授職得一旨再教習  
三年而先生丁外艱歸服既闋又丁繼母艱於是先生無宦情將  
閉戶著書浮沈閭巷閒老矣已而又以文貞公薦赴闕延加授翰  
林院編修是爲歲甲午其明年有以蜚語聞者 上還白熱河緣  
道問何焯安在卽從迎 駕所收繫之並簿錄舍中書載以兼兩  
交內廷學士檢視諸非所宜言者大索數日不得獨得論俗下文  
字及詆譏當世士大夫笑譏罵侮有人所不堪語黏籤以聞而書  
夾中有卻吳縣令餽金一札彙並呈之 上閱之怒霽中摘數條  
遣內侍齎獄訶問反報簿其罪僅坐免官直武英殿自若也方事  
之殷也雷電交至銀鑄纍纍在其頸邊觀者爲之五色無主而先

生意氣自如略不損眠食危坐讀易聲震戶外承譴問隨事自辨  
數奏對凡數百言字畫端謹無一譌脫守視吏聚觀歎息謂漢兒  
乃有此人既出獄直殿廷事益勤辰入酉出不辟寒暑他人有弛  
置自便不了事者閒爲手了之如是者六七年既艱既瘁痼疾乃  
發氣乘肺溢爲水浮膚以卒年六十二矣先生書不去前閱觀博  
考而貫之以一大抵經史爲主盟其讀經必得經所以云之意而  
不取輔漢卿曰此盃脫郎也讀史必熟其事變之血脈而不取胡  
致堂曰此坐譚客也人必論其世體必究諸用苛濫不作亦不苟  
爲異同蓋將與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者一雪此言有用我則慎斯  
術以往非筆墨閒事也書籤壓鄴架以善本對其校讎至再三必

如劉中壘所云殺青可繕寫者乃已所著詩歌古文數百篇語古  
齋識小錄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中有根觸語悉付一炬成  
灰土云喜譚經生藝爲經生藝者往往持質先生冀以游揚聲譽  
而先生不肖爲背面遇有佳作逢人說項一不當意閱畢卽以如  
意帖几上不置一詞當之者辱過撻市以是多怨者異時蜚語之  
聞未必非此輩文致而先生勿之悔有來者仍率胷懷待之書法  
精妙與人尺牘人皆藏弄以爲榮嘗奉 聖祖命寫朱子四書章  
句集注鈺其版貯禁中俟頒也惇行孝弟事後母者再而皆得其  
歡居愛時有甘露降庭樹推財與諸弟者數數也遇親故皆有恩  
而守節清苦己顧不妄受人一錢初字潤千哭其母更字祀瞻先



國朝志異卷之三  
世當元統間有以義行旌門者先生取名其書塾學者復稱義門  
先生會大父思佐妣楊氏大父應登妣陸氏父棟妣陸氏吳氏陳  
氏三世皆以諸生老而鍾美於先生當顯矣既窆復享仍不竟其  
用有子雲龍邑諸生也相方諷日屬銘其埋而以沈君冠雲之狀  
來因敘而系之詩曰

於古有訓君相者造命以一字而拔人決起千仞入天門侯聽先  
生之初晉如而摧如值啟事之山公 帝曰女兪俾禮堂定書一  
落千丈推墮兮泯瀆終遇雨以說弧蘇而復上將利有攸往匪辰  
匪已遽呼兮起起潤餘名於枯骨丹旒徙倚榮光在蒿里烏呼三  
不朽之一其言也立先生有言兮滿堂滿室經律稽誡兮子史翔

集繭絲牛毛兮龍文虎脊藏之名山兮通都大邑世無解人兮索之不得後有聖人兮俟之不惑烏呼先生安此幽宅

右墓誌銘方燦如撰

國初多稽古洽聞之士至康熙中葉而衰士之不欲以帖括自竟者稍靡之爲詞章之學已耳求其原原本本確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長洲何公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顧獨篤志於學其讀書繭絲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審必覈凡所持論考之先正無一語無根據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細讎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

是以溥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尙未洗盡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欲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公之所得自此益遠則世固未之能盡知也顧公一生遭遇之蹇則人世之所絕少者公天性最耿介取與尤廉苟其胷中所不可雖千金不屑受晨炊未具不計也每面斥人過其一往厄窮蓋由於此初受知於崑山徐尙書崑山之門舉世以爲青雲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沃而爲忌者所中失歡戊辰校文之役至訟之於大府遂有下石欲殺之者崑山謂何生狂士不過欲少懲之耳夫何甚事乃得解已而常熟翁尙書亦延致之翁之子妄人也公又忤之大

爲所窘及尙書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公滿朝憤之莫敢訟言  
其罪獨慈谿姜徵君西溟移文譏之而公上書請削門生之籍天  
下快焉然公竟以是僚倒塌屋不得邀一薦最後始爲安溪李相  
園所知相與發明大義脫落枝葉醇如也於是 聖祖仁皇帝聞  
其姓名 召見侍直南書房尋 特賜甲乙科入翰林兼侍直皇  
八子府中然忌者滋多三年散館置之下等而斥之天下之人駭  
焉尋得 恩旨畱浮沈庶常閒滯歷內外艱又十年始復以安溪  
薦得 召授編修然不復直南書房忌者終無已時箕斗交構幾  
陷大禍幸賴 聖祖如天之仁兼以知人之哲得始終曲全然亦  
稀矣方事之殷校尉縛公馬上馳送獄家人皇怖公入獄眠食如

故及所司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 聖祖乙夜覽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而其中曾無失職缺望之語又見其草葉有辭吳縣令餽金札而異之乃盡以其書還之罪止解官仍參書局公出獄卽趨局校書如故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 世宗憲皇帝在潛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病卒時 聖祖方有用公之意聞之軫惜 特贈超坊局諸階爲侍讀學士公之卒踰二十餘年而其門人陸君錫疇謂予曰吾師遭遇之詳子旣熟知之矣其身後之蹇亦知之乎予曰未之聞也曰吾師最矜慎不肖輕著書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爲可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如千卷蓋亦厚齋困學紀聞之

流乃同門有荷吾師嘘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去因乾沒焉  
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嗜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  
閱經史諸本吳下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僞書而人  
莫之疑又一恨也吾師之歿時值諸王多獲戾者風波之下艷牲  
之石未具近幸得常熟陶穉中太常許爲之而太常遽死又一恨  
也子能爲補太常之一恨否予曰諾乃綜述其門人沈彤所爲行  
狀而序之公諱焯字杞瞻晚字茶仙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也先  
世曾以義門旌學者因稱爲義門先生康熙癸未進士曾祖思佐  
祖應登父棟皆諸生娶王氏卒年六十有二子一壽餘諸生葬於  
某鄉之某原其所著惟困學紀聞箋行世而書法尤爲時所傳云

公與桐城方侍郎望谿論文不甚合望谿最惡虞山之文而公頗  
右之謂自虞山後更無人矣蓋公少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虞山  
故也望谿爭之力然望谿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  
乞以告我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嗚呼前輩直諒之風遠矣其銘  
曰

天子知之宰相知之而竟坎壈以尼於時穹窿山上帶草絲絲

右墓碑銘全祖望撰

先生諱焯字屺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閒以義行旌  
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  
文才思橫發及長博學強識敦氣節善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

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慎自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至辨訟於大府故累躓京闕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年冬 聖祖南巡駐涿州 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李公以先生薦遂 召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皇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李文貞公游得成弘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



百篇及以艱家居益勸勵其窮六經翫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爲  
著文之本根文貞公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  
醇厚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仕未仕稍  
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仍諄諄以此指授甚善  
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羣籍擇所載治法之善者類爲幾編更  
送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  
年稽古育才不異諸生時其育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  
爲教視昔尤粹云五十二年冬再以文貞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  
殿明年授編修又明年秋 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  
京先生迎道旁卽 命收繫並悉簿錄其舍中書付直南書房學

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日無有聞有譏笑士大夫著作  
話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廁辭吳縣令餽金札彙並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 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  
各據實奏辨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殿方其補  
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銀鐙中正 誦易聲出戶  
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驚服及仍直武英殿益感 恩  
修纂益力嚴寒酷暑不少怠歷五六年遂致疾疾劇 詔賜醫藥  
以六十一年六月九日卒年六十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  
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歿深可憫惜遂復原官特 贈侍讀學士  
賜金給符傳歸喪 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凡經傳

子史詩文集雜說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真僞是非密  
疎隱顯工拙源流皆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  
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乾隆  
五年從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  
而凡題識中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徹其表裏論事者必通其首尾  
盡其變論經時大略者必本其國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  
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才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輒思  
爲用天下之具故詳審絕倫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著真  
行書並入能品 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注奏 御嘉獎  
命卽鈔版會 上崩未頒發版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

追從唐之作者語古齋識小錄數冊多刪取諸題識爲之繫獄時  
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投諸火或傳其藏弄於家云先生事  
親孝謹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雖親故不妄受而於親故貧者  
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其不妄受也自如門人有  
才而貧者恆飲食於家而教之凡著錄者四百知名者三之一超  
卓者十餘人夫人王氏忠烈公佐聖孫女亦讀書知大義能輔成  
先生志子壽餘一名雲龍生員彤游先生門五年承其學行頗有  
所記憶先生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寢多戊午己未聞史館蒐  
天下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曾莫爲之狀以應乃就所見聞擇其  
大且要者考覈而詮敘之以補獻史館備文苑傳之采擇謹狀

右行狀沈彤撰

何義門先生直南書房時嘗夏日裸體坐 仁皇帝驟至不及避  
因匿鑪坑中久之不聞 玉音乃作吳語問人曰老頭子去否  
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謂老首出庶物之謂頭  
父天母地之謂子非有心誹謗也 上大悅乃舍之此錢黼堂侍  
郎淑親告余者以是南書房侍臣相傳爲故事云

右錄宗室昭樾撰

常熟翁鐵庵司寇受要人旨劾湯文正而據其位何義門請削門  
生籍屢見前人紀載唯履園叢話稱卽墨郭公琇令吳江時前撫  
余國柱方掌綸扉徵賄巨萬不與喉人劾奏虞山司寇從而和之

長洲貢生何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  
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與他說稍異未知  
孰是

右紀聞陳康祺撰

臣等謹將所奏各節  
錄左

卷之二

十一

吳廷禎

吳廷禎字山掄長洲人所居曰南村因自稱南村居士少負異稟  
爲文章惟意所適咸渾然若天成初名棟前後試有司者二十有  
三皆第一顧不能博一衿一夕夢泥金報至以今名捷第八名進  
士醒而異之既久困無聊有故人宦京邸招之爲童子師首尾十  
年丙子秋陝土或援例入太學病不能至願得替人問其名則廷  
禎是觸前夢因借資入闈果獲雋榜後又以異籍黜遂南歸己卯  
聖祖皇帝南巡人士多獻詩 御覽 上獨奇山掄作拔第一  
復鄉舉名俾入直武英殿癸未登科 殿試二甲第五名進士合  
一甲三人則適符所夢名數也入館授職歲戊子以左諭德充江



西主考得士爲盛而李穆堂絃寶領解云吳中風尙頗急仕宦又好以聲名相軋山掄獨淡然無所營如冊封督學諸差館中所豔爲華腴者皆辭不與開列而專致力於書局凡一切代言之作院長必以相屬宋時歐李二王稱臺閣四大家庶幾媲美久之竟積勞以卒遺疏上達有學充養粹之褒亦可謂光於彝鼎也已所著南村集最富惜未行世宋漫堂開府三吳日選刻十五子詩山掄名在第二僅寥寥數紙耳然古人云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正不必廣訪博搜等於賣菜者之求益也

右小傳鄭方坤撰

吳廷禎中丙子北闈以冒籍革康熙三十八年春 聖祖南巡廷

禎獻詩 上覽而稱善 命登御舟賦詩 賜韻三江廷禎賦詩  
云綠波激灑照船窗 天子歸來自越邦 忽聽鐘聲傳刻漏計程  
今已到吳江賦畢進呈 天顏有喜 恩命復還舉人當廷禎之  
賦詩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屬甚窘忽聽自鳴鐘聲卽景生情  
而詩乃就好事者戲呼自鳴鐘爲救命鐘

右柳南隨筆張維屏錄

吳太史廷楨爲諸生時以詩鳴世宋漫堂尙書喜之 聖祖南巡  
嘗迎 駕於郊宋漫堂指以奏曰此吳中才子也 上因命扶上  
御舟當面 御試以 聖駕巡幸爲題限江韻吳應聲曰龍舟  
彩鷁動旗幢 聖主巡方至越邦 上問侍臣曰舟至何處對曰

已至吳江公乃續曰民瘼關心忘處所侍臣傳語到吳江  
上笑  
曰卽景生情真才子也因 賜舉人

右錄宗室昭榷撰

按此錄與前詩傳聞小異後二句較有關繫因兩存之

汪份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閒吳中以文學知名者君與常熟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屺瞻皆與余游當是時崑山徐司寇常熟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第如持券然三君皆吳人素游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益其曹不與館選君及屺瞻屢躓於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屺瞻交絕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辨訟於大府子師與翁亦忤惟君無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忼直游太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會廣坐中趙年少志得負名稱傲睨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人或爲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罵趙

雖交訐而氣實爲之奪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以繩公卿負名譽者用此薦紳士類頗隱憚之余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虞山錢受之嘗私語君其文穢惡藏於骨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聞而規余恥瞻爭之強辨之數惟君亦弗心愜也既老乃曰吾今而知子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爲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既困執余手而言曰吾夙與子期孰後死爲誌其墓吾今先子矣君喪既歸其子未以葬告余衰疾多事忽忽踰十年會故人子宋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顧義不得先於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略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連芳而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時文行於世晚歲辨春秋書簡非

褒書人非貶爲書三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爲河防考十卷歿時  
子不在側以付弟士鉉而士鉉尋卒叩其家無聞焉他年二書若  
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己卯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館選以繼母憂  
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修甲午主廣東鄉試  
辛丑冬奉 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年六十有七父諱元  
綱陝西鞏昌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鈞壬午舉人士鉉丁丑  
會試第一皆以君故知名妻嵇氏子坤早卒培國學生以某年月  
日葬鄧尉山某原

右墓表方苞撰

汪先生份年十四隨大父希汲任沂州牧大父以官逋繫獄先生

侍側讀書連日夜不輟獄吏奇之爲文辭氣雄邁卒年六十有七  
著有遊喜齋集弟鈞字右衡壬午舉人  
士鉉字文升工詩古文兼  
書法丁丑會試第一官至右中允從弟倓字安公弱冠文名藉甚  
辛未進士官編修

右事略李元度撰

萬經

乾隆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前提督貴陽學使翰林九沙萬公卒於家先是公嘗自葺年譜謙詞令身後不必求志表之文至是公之婦弟錢君中盛謂終不可廢也長君承天屬予序次之余於公爲十世通家子弟少陪杖履又叨同館後進況生平知己之感至深且重其曷敢辭但考之今制墓道之禮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此唐宋以來故制莫之易也而館閣諸臣自明以來資望最隆五品以上其儀視尙書五品以下其儀視侍郎而今制直省學臣其儀視督撫稱三院則其得用碑無可疑者故予於公麗牲之石特令準五品以上之儀按公諱經字授一別署九沙先世爲鳳



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之子鍾以世襲始爲甯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世所稱四忠者也又四世而爲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者也又二世而爲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孚是爲公會祖生戶部主事泰是爲公祖始喪其世職爲甯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並有名而殊尤者三人其一爲公擇先生斯選其一爲充宗先生斯大其一爲季野先生斯同公爲充宗先生子初鹿園先生二世葬於杭之西谿及充宗先生開講於杭遂以守墓定居故公長於杭少隨諸父讀書南雷黃子方移證人書院於鄞申明蔽山之學公擇先生兄弟最稱高座公劍負侍於席末豫聞

格物傳心之教諸父著書滿屋公不假外求耳孺目染已成學海一切世俗之佔畢不得至前此固非下戶小生之所能望也於是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於充宗先生又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於季野先生受易說數十萬言於世父正符先生斯禎受尙書說數千言於從兄言又受闢佛之說數萬言於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野先生受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於從兄言此其史學也而公又叩性理之學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原委於鄭君谷口參考通鑑地理箋釋於閻徵士百詩此其博且精也公成康熙癸未進士選入翰林是年公高弟今大學士海甯陳公亦同與省試且同館衣冠以

爲盛事尋授編修前侍郎桐城方公時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  
出之者公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此其友朋急難之義也尋主山  
西試事今尙書太原孫公嘉淦從公問學公一見推挹卒成魁儒  
此其知人也尋視學黔中廩奉稍優九宗五族之中隨分施之此  
其仁也及報政還京忌者中之遂有通州修城之役此其不因人  
熱因以取戾者也公之歸也家旣罄蕭然如布衣賣所作隸字得  
錢給朝夕於是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  
公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嘗取從兄尙書說輯成一編至是又整  
頓之以成萬氏經學從兄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餘卷又重修  
季野先生列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此其晚

年著述之目也公雖布衣疏食而見義必爲未嘗稍衰蒼水張公  
墓道將圯公竭力修之蒼水固充宗先生所葬公於上已重九必  
爲設祭此其繼志之孝也雪竇山人之集爲人所得冒以爲其先  
人之作公購而正之並訪其南屏埋骨之所此其表章先正之苦  
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如此而吾讀年譜所載嗛嗛不肖盡及  
也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之公年七十有八而其同年  
戶部侍郎仁和趙公殿最以公應詞科之辟格於部議然公亦本  
無意出山已而三禮開局宮詹臨川李公又欲薦公使之成其父  
書予知公必不能就代止之顧公之抱恨以卒則予更有大痛者  
公雖篤老而神明清吉步履康強飲酒尙可數斗猶時時爲人作

隸字自去冬家遭大火靡有賸遺充宗先生未刻之書如禮記集  
解春秋明辨皆燼焉其他祕鈔之本不可數也公於是終日涕洟  
眠食俱減自以爲負罪先人擬之夷伯之震而馴至大病不可起  
生於順治十有六年正月十有三日得年八十有三娶錢氏封  
安人明山東學使啟忠孫女也子承天選拔貢生山西孟縣知縣  
承式舉人四川萬縣知縣承烈尙幼孫六人曾孫三葬於西谿祖  
墓之旁公爲人春容大雅不激不隨尤喜引掖後進其於杭人物  
色今編修杭君世駿於髫年以爲鄭漁仲之流荒落如予公引爲  
忘分忘年之契吹噓不啻口出晚年大火之後家無儋石而故人  
沈峙公之死貧無以殮公爲之徧告於有力者以賻之其古道若

此嗚呼老成凋謝粉社黯然又豈僅哭其私而已哉其銘曰  
西谿之渚萬樹古梅昔年從公秦亭徘徊今年哭公古梅同哀鄒  
施秦許半已蒿萊先塋八葉世澤未衰暗香疎影舊德所培

右神道碑銘全祖望撰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劉巖

劉巖字大山江南江浦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著有大山詩集大山富學殖篤友生誼因草南山集序文隸籍旗下世宗御極同被累者晉還本籍服官有遷至閣學者而大山已前卒矣詩品發乎至情不尙詞華世罕稱述予獨珍重之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國朝書目表卷之三十一

三

朱書

余之交未有先於字綠者康熙丙寅歸試於皖先君子攜持以行  
儕輩間籍籍言宿松朱生因從先君子訪字綠於逆旅辭氣果不  
類世俗人將返金陵遂定交字綠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綠是  
歲字綠以選貢入太學海內知名士皆聚於京師以風華相標置  
獨字綠褐衣布履行行稠人中時語古文推宋潛虛語時文推劉  
無垢字綠見所業遂歸讀書杜溪及壬午再至京師聲譽一日赫  
然公卿閒二君若爲小屈焉遂連舉甲乙科入翰林館中先達皆  
嚴憚之歲丙子余有事故鄉而字綠適客於皖丁丑戊寅歸休於  
家而字綠適授經金陵癸未丙戌再赴公車而字綠皆在京師故

平生執友相聚之久且密未有若字綠者字綠強記文章雄健尤  
熟於有明遺事抵掌論述不遺名地其客金陵先君子每不自適  
輒曰爲我召朱生字綠體有臭夏月尤甚然每與先君子酣嬉終  
日解衣盤薄余兄弟左右其閒不覺其難近也始字綠歸自京師  
築室其邑之西山名曰杜溪將著書以終老焉其再出也以家貧  
多累又自恃體素強齒猶未也雖遲之數年未爲晚而竟死於羈  
旣邁疾半歲中四以書抵余未嘗不自恨也字綠諱書以康熙某  
年月日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歸葬於某鄉某原子  
二長曉瀉樸能家事次曙志承其父學

右墓表方苞撰

按朱公康熙癸未進士著有杜溪文集

吳瞻淇

吳瞻淇字漪堂江南歙縣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漪堂先生不以詩名而天然溫厚如其爲人所養醇也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lines. The columns are empty, and the table appears to be a scan of a document pag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there are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that look like a vertical list or index.

149-046

宋至

唐世尤重聲韻之學其父子通顯有詩集傳後見於藝文志若褚  
氏亮遂良薛氏收元超蘇氏瓌頤李氏吉甫德裕可僕指數而其  
後嗣亦鮮有聞我朝商邱宋氏自少保文康公諱權事世祖  
章皇帝爲大學士出入綸扉賡歌喜起有集如干卷太子少師冢  
宰公諱犖繼之遂以詩雄擅中州與新城王尙書貽上齊名冢宰  
公六子成世其業而仲子編修君尤傑出豈獨其家學然哉蓋由  
文運昌明山川靈秀之氣鍾於一門以彰太平盛事非偶然也編  
修君諱至字山言晚號方庵其先世閩閩行治載在國史詳於  
少保公冢宰公兩世隧道之碑君總角能辨四聲冢宰公授以唐

人五七言通曉大意走趨賓客坐側弄豪翰自憙爲宜興陳檢討  
維崧所賞新城王公以雛鳳目之年十六爲諸生治經史日有程  
課不汲汲於仕進從冢宰公宦游四方與宣城施侍讀閩章長洲  
汪編修琬秀水朱檢討彝尊諸老宿論詩皆造其堂奧而所心折  
者則惟新城王公終身執弟子禮嘗曰古人詩詞原以被諸管絃  
有明中葉北方之學者多犯聲病無論古詩樂府卽近體罕有得  
其節奏者空同濟南不免遭議平生瓣香實有漁洋王先生一人  
耳王公亦謂詩家有三昧當求諸語言文字之外吾與他人言率  
不省山言獨以神會嚴滄浪所謂別才殆其是耶君喜從王公爲  
詩歲大比輒就太學丙子中副榜明年丁母葉太夫人憂己卯復

試順天獲解癸未成進士引 見暢春園 聖祖仁皇帝注視良  
久曰是宋學子耶擢翰林院庶吉士旋 命入武英殿纂修佩文  
韻府故事庶吉士教習館中不得與書局君獨以才名選蓋異數  
也君既受 特知祇慎乃職益務蒐羅舊聞以風雅自任是時王  
公歸新城澤州大學士陳文貞公獨主持文事雅重君而冢宰公  
適自蘇州巡撫入爲吏部尙書海內之言詩者爭出兩公門下每  
遇休暇置酒召賓一唱羣和動盈卷軸君所作常出諸賢上丙戌  
散館授編修職辛卯典貴州試事解額四十一人得食餼者四十  
人壬辰浙江學政闕員例用翰林之領坊職者 聖祖特命君以  
編修莅其任浙江固才藪爾時風氣稍不振往往鉤章棘句以爲



怪奇又或剽竊宋儒語錄淨而不實君至一剗其蕪陋復還正體  
誨諭諸生以禮自守無得潤有司凡行部所至旬日竣事奸猾吏  
斂手屏氣宿弊頓清閒以餘暇棹小舟湖上芒屨竹杖徜徉六橋  
花柳閒且嘯且吟遇之者不知其爲督學使者也癸巳冬冢宰公  
薨訃聞卽日上印 敕奔還治喪葬如禮會病遂不復出雍正三  
年十二月十八日終於家五年三月五日耐葬於冢宰公 賜塋  
之次君性孝未第時恆在冢宰公左右初入翰林冢宰公在蘇州  
以疾乞休手書諭君勿急請假疏入 聖祖召君詣隆宗門問狀  
面戚甚中使詰之具以實對 聖祖諭曰爾父體朕心令爾專意  
供職朕今命爾往視疾是爾得也於是偕太醫乘驛出都 聖祖

知君體豐碩有 詔無亟行而君日馳道上比至冢宰公疾良愈  
亟還復 命不以爲勞戊子冢宰公 予告歸里君解官侍行冢  
宰公固遣之乃還就職其後兩使南方皆迂道省觀畱子舍十餘  
日始去及冢宰公之喪毀甚遂得風痺疾服闋常肩輿造西陂冢  
宰公故所游覽處徘徊泉壑撫視松楸歛歎竟日庚子後疾彌篤  
遇時禁忌日猶肅衣冠致禮蓋其天稟敦厚真摯故發於詩者情  
深而文明雖窮工造微而意度渾成無鑪錘雕鏤之迹舊所刻緯  
蕭草堂詩六卷學士大夫家有之其別行者牂牁集一卷蓋使貴  
州時作先是仁和湯侍郎右曾曾使黔集傳誦人口君還朝適侍  
郎出廣東相見都門外侍郎亟問君茲行何所得出是編侍郎讀

之失色曰吾詩殆爲君掩矣其爲名輩所推服如此卒時年七十  
夫人同縣劉氏諱勳之女端淑明敏遇事能斷侍葉太夫人疾奉  
藥餌扶持撫摩必躬必親歲餘未嘗歸私寢居喪盡哀從子韋金  
少孤撫之有恩夫人之歿韋金官御史持服私邸如喪所生始夫  
人于歸家宰公仕未顯家道中落夫人曰奈何以衣食累公出奩  
中裝授編修君稍治生產薄入儉出皆有成法不三十年遂別有  
田五十頃以是編修君居官無所取於人後斥去其大半爲編修  
君弟布政君償湖南官物鄉里稱其賢後編修君三年歿以十一  
月五日年七十四又一年合葬編修君墓實雍正七年十二月二  
日也兩遇 覃恩敕封安人生男子子一華金登辛丑科進士第

亦工詩女子子一適監生徐能名孫男二人齊保齊衡並庠生齊  
衡以冢宰公命出爲從父寶慶府知府吉金後女三人曾孫男一  
人聖肱編修君旣歿九年華金選爲吏部考功主事狀君之行踵  
余門再拜泣曰吾先人懲世之銘墓者不實戒華金毋乞銘故至  
今有闕先人寶墓公惟公文可昭於來世若幸惠先人而賜之不  
朽華金庶有以告我先人敢請余昔辱冢宰公知又聞編修君視  
學之政於浙江甚詳也其可辭遂銘曰

宋寶華旅躬秉鈞軸爰自文康少師冢宰令德壽豈厥問明明編  
修晚仕有蓄弗施而詩則昌立配惟賢盡教是專以篤其慶歿而  
同室佳城鬱鬱先世之藏子孫蔚起後百千祀視此刻章

右墓誌銘萬承蒼撰

君諱至字山言河南商邱人吏部尙書諱犖之子也尙書負詩名所交皆一時名輩君五六歲客至輒握衣趨坐側聽長者言論成童後所游從皆父行遂繼以詩名而困於舉場餘二十年自長洲韓公以文學爲海內宗羣士壇坫莫盛於吳中而尙書開府江蘇尤體貌文士方是時吳中知名士汪份武曹張大受日容吳士玉荆山數輩皆家居生徒各數十百人天下士以文術自命者過吳中必進謁尙書而退從諸君子游會君省覲則吳中文士之會君必與焉而韓公長子祖語亦家居凡眾會二公子所在鄉之者如環康熙己卯余與武曹祖語舉於鄉而祖語之弟祖昭與君舉京

兆余赴禮部試始見君於韓公所韓公賓燕數與君與焉君接朋  
齒皆肅以和而於余及武曹尤若所嚴憚者自尙書內 召吳中  
諸君子宦學各分散而韓公尋卒尙書亦告歸天下士之過吳中  
至京師者皆漠然無所向及余難後則曩時游好畱京師及家居  
而尙存者十不二三矣君旣歿八年其子華金持狀及緯蕭堂詩  
請表碣按其狀首載君遺命毋求誌銘發其詩余與武曹無見焉  
而卽境卽事雖碌碌者必目其人用此見君與人之厚出言之誠  
而與世士之務爲聲華者異矣君守官事親動合禮度狀所載甚  
具而皆人事之常也其詩久行於世故槩弗敘論而備述數十年  
中朋游盛衰離合之迹以志余悲而君之爲人卽是可想見矣君

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入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散館授編修辛卯主貴州鄉試壬辰督學浙江丁尙書憂服闋遂家居日與親故酣嬉泉石閒卒於雍正三年十月享年七十安人劉氏有賢行善治家後君四年卒君以雍正五年三月葬尙書兆域劉安人以七年十二月祔華金辛丑進士候選主事女一適士人

右墓表方苞撰

楊開沅

楊公開沅字用九山陽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受業南雷之門尤明於河漕之利害

右事略李元度撰





劉青藜 弟青芝

劉青藜字太乙河南襄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著有高陽山人集太史既通籍彌刻苦自勵乞假後補官旋卒故發言爲詩多食薺腸苦之意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劉青藜字太乙一字臥廬號嘯月康熙丙戌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積學能文與邠縣仝車同友善微時爲田山藎所賞識計偕入都王漁洋得其詩歌以爲必傳於後語載香祖筆記宋漫堂亦亟稱之通籍後畱都下未半載思其母不置數夢倚閭因題其寓曰夢環齋請終養得 旨歸未幾卒其詩出入杜韓蘇三家而不襲

其貌詠史古樂府一百餘篇鎔鑄古今獨抒所見直與鐵崖西涯  
鼎峙而三真曠代逸才也所著有高陽山人文集十二卷高陽山  
人詩集二十卷金石續錄四卷行世

右汜南詩鈔小傳張邦伸撰

劉公青藜孝子恩廣子也性敏好學博極羣書十歲遭父喪哀毀  
嘔血成疾後母患疽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七閱月淡於仕進請  
急家居不復出母數促之終不忍離膝下生平清介自守及母卒  
囊無一錢邑令致賻始克殮父子並祀鄉賢

右事略李元度撰

劉青芝

劉青芝字芳草號寶夫晚號江村山人雍正丁未進士官翰林院  
庶吉士少負異才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時羣從六人皆積學能  
文而芳草尤爲秀出試輒上等一時六劉之名轟譟兩河南北康  
熙乙酉舉於鄉赴禮闈試不第疾馳出部門以父母年高不上公  
車者十有七年侍起居色養備至比親歿哀毀幾滅性非杖不能  
起雍正丙午需次銓選猶以兄故不冒行其兄華嶽先生迫之乃  
就道明年成進士選入詞館時年已五十三居無何念其兄不置  
數請假不得適華嶽踰雪二千里以憶弟來都入門相見且喜且  
悲卽引疾與兄並駕歸遂不復出閉戶著書近三十年四方學者  
宗之巋然爲中原巨老爲文離奇變化不名一體尤長傳記多史

法所著有江村山人彙及尙書辨疑學詩闕疑周禮質疑史記紀  
疑史漢異同是非古汜城志擬明代人物志續錦機江村隨筆各  
若干卷行世與鄆縣王豐川秀水張瓜田錢唐桑弢甫時以學問  
文章相切劇韻語非其專長閒一爲之卽棄去不自存然一鱗片  
甲神物正自不同識者固不必入崑圃鄧林始知其寶也

右汜南詩鈔小傳張邦伸撰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官蘇州府教授

四庫提要

學問淵博

雍正揚州府志

李光地薦其通天文算法引

見傳

改內閣

中書

詞林典故

上命試以算法繪三角形令求中線及問弧背尺寸

厚耀具劄進稱

旨傳

入直內廷授翰林院編修

四庫提要作檢討今依詞

林典故作編修

與梅穀成同修書嘗 召至御座旁以幾何算法教厚耀

學益進

厚耀對紀言

晉國子監司業春坊左諭德以老疾乞致仕卒

於家

雍正志

厚耀治春秋

四庫春秋長歷提要

尤究心天算

雍正志

嘗補杜預

長麻為春秋長麻十卷其凡有四一日麻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

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注疏春秋屬辭天元麻理朱載堉麻

法新書諸法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  
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曆義春秋曆考一條亦唐志所未  
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曆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  
合周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  
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曆元三曰曆編舉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  
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曆存以古曆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  
杜氏長曆則爲辛巳朔乃古曆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至  
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推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  
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

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  
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厯  
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厯相符故不  
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厚耀  
明於厯法故所推較預爲密蓋非惟補其闕佚並能正其譌舛於  
考證之學極爲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編矣又撰春秋戰國  
異辭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春秋世族譜一卷鄒平馬驢  
爲釋史兼采三傳國語國策厚耀則皆摭於五書之外尤獨爲其  
難氏族一書與顧棟高大事表互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



四庫厚耀尙著有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諸書今不傳疇人

右傳阮元換

陳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學問淹通從梅徵君  
鼎受麻算遂通中西之術李相國光地薦厚耀通麻學 召見試  
以三角形令求中線又 問弧背尺寸厚耀具剖進呈稱 旨旋  
以省親乞歸里戊子 特命來京己丑五月 駕幸熱河至密雲  
命寫筆算式進呈少頃出 御書筆算問知此法否對曰 皇  
上此法精妙簡便臣法不可用 上諭曰朕將教汝汝其細心貫  
想以待朕問次日又 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若將  
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綫表可得高度此乃二分所測之法若餘

節氣又有加減之法然亦不準以地上有朦氣徒以人目視之有  
升卑爲高映小爲大之異故也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  
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地徑幾何奏云依周尺  
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  
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上復問  
地圖出何書對以周髀算經會言之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  
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匝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圓且東  
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圓  
時厚耀以母年高不忍離乃就教職得蘇州府教授未踰年召  
入南書房上問測景是何法厚耀求指示上曰此法甚精

不必用八綫表卽以西洋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寫示又命至  
座旁隨意作兩點於紙上厚耀隨點之 上用規尺畫圖卽得兩  
點相去幾何之法 上從容諭之曰堯典敬授人時乃帝王大事  
奈何勿講嘗 召入至淵鑒齋問難反覆並及天象樂律山川形  
勢得徧觀 御前陳列儀器 召至西煖閣詢問家世甚詳從至  
熱河 命賦泉源石壁詩授中書科中書傳 旨曰 上道汝學  
問好授汝京官使汝老母喜也又 諭厚耀曰汝嘗言梅穀成算  
學甚深今命來京與汝同修算法穀成至 上問曰汝知陳厚耀  
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尙將就正於  
彼矣乃 命厚耀穀成並修書於蒙養齋 賜算法原本算法纂

要同文算指嘉量算指幾何原本周易折中字典西洋儀器金扇  
松花石硯及瓜果等克什癸巳書成 特授翰林院編修甲午丁  
丙艱 命賜帑銀著江蘇織造經紀其喪服闋晉國子監司業擢  
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充戊戌會試同考官己亥告病以原官致  
仕所著書有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六卷孔子家語注左傳分類禮  
記分類十七史正謬及天文厯算諸書又有春秋長厯十卷乃左  
傳分類中一門爲補杜預長厯而作其凡有四一曰厯證備引漢  
晉隋唐宋元諸史志及朱載堉堉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又引春  
秋屬辭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大衍厯議春秋厯考  
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厯古以十九年爲一

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曆正月朔旦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  
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曆元三曰曆編  
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  
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曆存以古術推隱公元  
年正月庚戌朔杜預長曆則爲辛巳朔乃古術所推之上年十二  
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  
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  
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  
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  
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

辰朔較長厯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一一與杜厯相符故不復續載焉蓋厚耀精於厯法視預爲密於考證之學尤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有春秋世族譜一卷亦左傳分類之一門也卒年七十有五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陳諭德厚耀侍從多年蒙 賜書籍文具錦綺瓜果之類尙爲近臣所恆有其頒賜儀器疇人家詫爲未見一日又 賜熱河光木供之几案光皎如月 諭曰以助汝鉤稽布算之勤也諭德有奉 敕賦夜亮木詩懿戚動舊咸羨其遇

右紀聞陳康祺撰

直隸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

戚麟祥

故翰林院侍講學士德清戚公儀吉之外曾大父也逮事 仁廟  
供奉書房有年文章風采與敬業懷清望相埒尤通河洛之學每  
祈禱晴雨 上命占驗不誤晷刻 憲廟嗣位雅重公嘗奉 先  
皇帝遺硯以賜其後我舅氏餘齋先生繪寶硯圖以傳者也旣引  
疾歸矣乃以事戍甯古塔公嘗曰吾不能逆覩以免於禍亦數也  
雖然某年吾當歸及期公第三子魏亭先生宰連江請於大府而  
乞 恩焉果得歸具見於歸安章給諫所爲戚孝子傳中公生平  
著作遭難不存我外大父苧園先生於兄弟行爲最幼蒐羅墜遺  
百僅得一嘉慶二十一年儀吉居京師表兄嗣會以餘齋先生命



奉公筆記一卷屬爲序儀吉受而誦之蓋隨手剗寫之作或書前  
賢語錄或自爲說談理真實發人深省益以歎外家孝謹之風其  
前之畱貽至深厚而其後未有艾也且夫公之學邃於數而卷中  
不之及此與康節所以心服伊川者蓋已默契其旨持是以求之  
明數者不自囿於數而循理者且將慎思焉以得夫修身治事之  
實則其爲學者觀省之助甚大嗣會將付剗刷敬承命而序之如  
此

古瓶谷筆記序錢儀吉撰

按戚公康熙  
己丑進士

徐用錫

魯南徐先生諱用錫號晝堂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翠庭雷先生序其圭美堂集曰圭美堂者魯南徐先生讀書講學之堂也先生居宿遷在魯之南故自稱魯南云其族子楓亭周君汝峰從學久先生歿二君哀先生詩文輯而編之楓亭守雲南屬汝峰校刊以廣其傳先生嗣君致書於鉉俾共商榷且請序焉先生與吾師蔡文勤公出安溪李文貞公門文勤公嘗言服膺安溪最篤心體而躬蹈之者蝶園徐公江陰楊公及先生也鉉昔庶常假歸過宿遷拜見先生於圭美堂時先生罷官居里蕭然不聞外事獨接引後進剖析義理閒及詩文書法津津有餘味焉今上卽位首起楊

公於雲南先生與鉉亦先後蒙 召命當是時蝶園徐公年八十餘矣以舊臣復敘用先生年亦八十矍鑠如壯年人鉉以晚進追隨蝶園江陰二公同事 禁廷退而親炙先生得遂二十年仰止之私而龐眉皓首碩德重望咸布班列何其盛也先生曰我朝重熙累洽吾扶杖以觀德化之成耳堪陪侍從哉 天子垂念其老遂得引年而歸先生之學一以安溪爲宗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農禮樂之經緯所聞於文貞公者皆筆之於書不復自作其自持嚴愨詩序論書牘雜著碑版古文無一苟就者二君汲汲於圭美堂集欲使天下其探先生之學所從來匪獨不忘其師已也鉉自念生平幸從先生長者游今皆不可得見矣爰藉是以識之

右學案庶鑑撰

按徐公字壇長江南宿遷人康熙己丑進士

小  
大  
人  
多  
行  
三  
十  
三  
三

三  
一

張大受

張大受字日容居吳郡之干將門干將門又名匠門故以自號人皆稱匠門先生匠門生有異才又好學特甚於經史百家之言無不貫串最爲汪鈍翁韓慕廬朱竹垞三先生所賞識其秋夜書懷詩云堯峰許領東南僑吏部容先弟子行更感白頭朱檢討苦將塵劍拭光芒俯仰情深如侯喜之所云死不恨也 聖祖皇帝南巡日嘗 召至御舟賦詩因宣入纂修館及爲翰林簡任貴州學政秩滿再留蓋 聖心猶眷注之而卒不大顯有集三十卷行世各體皆工而有韻之言尤推絕唱真所謂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而諧以金石者蓋自三百年來以經義取士老生宿儒卒疲神埋照

於其中其於風雅一途未遑染指以余所見如望溪廡東諸君子皆不能詩卽前明之震川鹿門諸老閒一爲之亦蹇蹇不成家數匠門科舉之文瓣香寒碧久已衣被士林而其詩復精詣若此是知學究一科果不足以牢籠大雅有志之士慎勿拘墟自守也夫

右小傳鄭方坤撰

張大受字日容江南嘉定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著有匠門詩文集匠門未第進士時卽已陶成士類旣入館選汲引尤眾後有負之者弗與校且若不知也吳中宏獎風流斷推匠門今沒世已久過其故居者猶想望餘風焉駢語韻語皆清新獨出披其集如遇其人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張日容名大受父慶孫順治甲午舉人治精舍匠門溪上聚徒說  
經學者稱履素先生日容弱冠卽能文韓慕廬極稱之康熙庚午  
鄉薦闈牘海內傳誦喜汲引後進四方造門請業者無虛日

右事略李元度撰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possibly a ledger or data sheet.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It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and 20 rows. The lines are thin and black, creating a grid structure.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only a few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right edge of the table shows some irregularities, possibly from the scanning process or the original document's binding.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三補錄

詞臣九

劉青藜

庶常諱青藜字嘯月號太乙襄城劉氏負聞出才雄駿矯厲磊磊然高步不羣也所交多先生長者海內名流而猥瑣拘曲之輩望太乙輒自奪氣縮避或竊相詆之太乙少余三歲康熙丙寅虞山蔣公視學中州奇兩生文拔貢太學一時同貢數十人聚汴中獨太乙風槩甚偉余遇之落落也久之乃獨相善丙子兩人以春秋同舉鄉試太乙把余臂曰一舉不足喜喜與子復同年耳丙戌會試太乙成進士余時扶病過宿其寓寺擁被一榻上規以持正致

遠大語太乙是之明晨濟甯何魯田宿遷徐壇長單縣石務園借  
訪至時朝曦東上聯步將出寺魯田顧余曰吾四五人中獨子面  
如凍綫許時者太乙笑曰凍鶴噫此卽余與太乙永訣之時之地  
矣太乙旣授庶常後二年余逮繫浙獄矮屋曲暗窗隙黏敗紙赫  
蹠瞥見太乙姓名省之乃丙戌庶吉士錄也余不覺俛首飲泣兩  
人乃今隔異至此嗟乎人生何常之有不知此時太乙曾念我何  
如也及獄解余旋家養病讀書如舊時其冬遙聞太乙竟亡矣年  
四十六耳繼室唐氏殉以死悲夫太乙而止於此耶昔太乙贈余  
有浮名吾何有樸學爾庶幾之句數年來余得以病廢餘生痛剪  
舊習仰鑽遺經求赴吾亡友之所期而心力衰謝切磨無人則搔

首長空浩然望古而已嗟乎太乙識明而志正其氣銳往而未有  
涯不徒詩之能爲工也人第知其詩耳儀襄相距三四百里太乙  
歿余不知爲何月日葬亦不知爲何年於何地病不能脂車往哭  
每欲爲哀辭一通才屬思輒煩瀕而罷遲之七八年而未克就蓋  
實沈鬱之在抱非遽遺忘吾友也乙未夏五客汭中迺奮筆成此  
命兒思濂寫出覓便人致襄城俾太乙諸弟讀而焚之其辭曰  
吁嗟太乙維吾子之徂逝兮余方囚辱而乍還朔風蕭颯河干兮  
塞鴻哀叫於暮煙望吾子而不得兮想其步闊而髯掀諒余衷之  
髦髦兮逾七載而猶然曷宿草之不哭兮悵脂車之維艱吁嗟太  
乙如斯人曾不得五十兮其誰託文獻於中原仰程朱之矩矱兮

飛霞珮乎杜韓抽奧義而發據兮灑清製之如雲風規頓還大雅  
兮力洗靡萎與腐酸吁嗟太乙維子之岸然不凡兮靡者望之而  
卻遺余之迂滯且拙兮子偏愛其語直而色寒斯古義之不讓兮  
豈背笑而諛前吁嗟太乙首山嵯峨兮潁水漪漣旣鍾子之偉器  
兮胡又促子之年伊昔之高門蘇與何復兮亦才侈而壽慳豈神物  
之橫霄兮歛躡鱗而倏潛惟斯文寶金玉兮骨雖朽而言傳眾或  
蔽於時位兮吾固信之於其天况徽華有並命兮信芳潔於淑媛  
吁嗟太乙人孰無死兮丈夫事定於蓋棺已矣乎吾衰久矣齒落  
目昏舉步蹇蹇兮雪髮纒肩收魄兮招魂觀非兮閉門抱殘經兮  
螢乾老凍鶴兮在河之干望古不見兮脈脈勤勤或不負吾友兮

一息猶存

右哀辭周業撰

右哀辭周業撰

國朝者廟祭書初編 卷百三十三 書目考金

三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三補錄

詞臣九

王思訓

王思訓字疇五號永齋昆明人康熙丙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博極羣書爲名諸生數十年旣館選聲逾高督學江西最得士心高安相國甚重之親製文爲壽著有滇乘二十五卷其詩古文詞尤爲擅長駢體亦工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國朝詩林卷一百二十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四目錄

詞臣十

惠士奇

沈樹本

徐葆光

顧嗣立

杜詔

程夢星

王憲辰

陶貞一

胡安

秦靖然

鄒升恆

楊繩武

春臺

唐建中

徐陶璋

李天寵

弟鍾僑

汪應銓

陳萬策

楊椿

子述曾

補錄

李鍾僑

卷一百二十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十

惠士奇

惠士奇江蘇吳縣人密雲縣知縣周惕子康熙五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兩充會試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內閣學士蔣廷錫以王預齡湯右曾及士奇三人對五十七年 孝惠章皇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 炎帝陵 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士奇以編修與異數也五十九年充湖南鄉試正考官尋提督廣東學政雍正初復 命畱任三年累

官翰林院侍讀乾隆四年以病告歸卒年七十一撰易說六卷雜釋卦爻專宗漢學以象爲主嘗謂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剗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又撰春秋說十五卷以禮爲綱而緯以春秋之事言必據典論必持平禮說十四卷大學說一卷於古音古字皆爲分別疏通復援引諸史百家之文考漢制以求周制士奇幼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琴

笛理數攷四卷又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諸集  
子七人棟最知名

右 國史館本傳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吳縣東渚邨祖有聲明末以  
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周惕始遷居葑門之  
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  
之生也父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  
之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爲先輩激賞弱冠爲  
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  
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辭史記漢書三

國志皆能闡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瑱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事詞臣撰擬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後進呈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 炎帝陵 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 命下車口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通經爲先士

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生青其衿嘗言  
漢時蜀郡解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僑士張寬  
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  
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  
通經者漸多文體爲之一變 世宗御極復 命畱任三年粵士  
皆晃踊雀躍爭棄兔園冊專事經籍而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  
郁芊芊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  
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  
士翁廷資者卽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  
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奉 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



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  
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  
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於昌黎祠惠州於東坡祠廣州於  
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成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  
冬還朝丁未五月奉旨修理鎮江城卽東裝赴工所棄產興  
役所修不及二十分之一以產盡停工罷官今上卽位有旨  
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  
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  
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於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  
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

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彌盡改爲俗書又桀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

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

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  
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棊之  
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益闕之  
善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  
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  
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  
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  
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  
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期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  
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觀

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實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麻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理

數攷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放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筵之黃鍾宮爲正宮小呂筵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筵籟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籟之七音生於宮孔

黃鍾籥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  
左一右終於十暉小呂餘籥及琴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  
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  
采蓴歸耕人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  
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

右傳錢大昕撰

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  
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即能詩有柳未成陰夕  
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  
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

及漢史三國志皆能闡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  
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眾皆驚服戊  
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  
兩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  
瑣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  
耐禮成奉 命祭告 炎帝陵 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  
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 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  
冬奉 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 命畱任三年嘗謂漢時蜀  
郡僻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僑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  
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



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 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 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奉 旨調取來京

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初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

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

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夫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蒸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益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

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人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麻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

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筵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筵之黃鍾宮爲正宮小呂筵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

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  
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  
存於琴箏箏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箏之七音  
生於宮孔黃鍾箏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  
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  
莫能解也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蓴集歸耕  
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爲紅豆先生初  
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  
豆一株相傳白鴿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  
生遙一枝植階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

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號半農周惕次子母夢東里楊文貞公而生故名士奇爲諸生不就有司試或訝之曰書未竟讀何試也經史並進手白鈔寫或思有未得終夜不寐沈坐渺慮詔呼罔聞舉康熙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乙未試翰詹第一官至侍讀學士一主湖廣鄉試以二三場決去取斥空疎者學術以正提督廣東學政以通經爲先務試日坐堂皇令有能背誦五經默寫三禮



左氏傳者諸生食廩餼童生青其衿在廣東六年通經者眾初時  
試者縣數百人其後至五千人有兼寫七經者每縣至數十人去  
之日送者滿衢路嗷歎息曰賢哉大宗師或泣下也雍正七年奉  
旨修理鎮江城垣九年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元年復侍讀以  
病乞歸後三年卒學務博覽無所不通晚年尤邃經學於易於禮  
於春秋於大學皆有說以續詩說之後其略曰不明孔子之易不  
足言文周不言文周之易不足言伏羲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  
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元以爻辰虞翻以納甲皆不可廢今所  
傳之易出自費直王弼改爲俗書又劫虛象之說舉漢易空之而  
古學亡矣易者象也春秋傳曰見易象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

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聖人苟爲設虛象以惑人哉此弼之妄也譌易說六卷漢人通經有家法訓詁之學師以口授禮記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古之義存乎訓古訓不可改也康成之注經皆從古讀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改字豈其然乎賈公彥之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棊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深違不知蓋闕之義譌禮說十四卷春秋三傳左氏得之國史公穀得之師承互有得失不可偏廢王通好大言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力攻三傳以伸其臆說夫春秋無左氏傳則二百四十年之事如坐閭室之中公穀二家之說卽七十子之

徒所傳之大義也學者當信而好之疑者闕之若信其所必不可  
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撰春秋說十五卷諸說博引傳  
記旁及子史左右采獲而證明之各有義據而歸於至當焉別撰  
交食舉隅二卷琴筵理數攷二卷廣人思士奇之教祀名宦祠潮  
州人且以配食昌黎也子棟

右傳經圖序朱綬撰

惠士奇督學粵東每封門後危坐大堂溫理經史則誦一過卽起  
繞座循環背誦一字不遺諸生大驚曰吾輩非人矣一淬於學粵  
東人至今以爲師法

右記余金撰

惠先生士奇著易說六卷專宗漢學以象爲主徵引極博而不免失之雜至論大明終始引莊子在宥篇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竊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之不經又撰春秋說十五卷以禮爲綱而緯以春秋之事言必據典論必持平

六 不唐鑑輯

嶺表荒遠督粵學者往多不舉其職獨惠半農學士士奇翰軒所屆研課生徒甄拔實學一藝必錄苞苴不行粵人慕其清德祀於湖之龍山惠之西湖以配韓愈蘇軾時粵士蘇珥羅天尺何夢瑤

陳海六皆傳其業號惠門四子

右紀聞陳康祺撰

沈樹本

沈樹本字厚餘浙江歸安人康熙壬辰 賜進士第二人官翰林院編修著有輪翁詩集從來學蘇詩者祇得其隨手徵引波瀾不窮其弊往往流於縱肆厚餘獨於用意正大處求之卽質之元遺山必無滄海橫流之目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沈樹本生平恬澹喜獎進後學著有德本錄唐宋六大家詩湖州詩撫

右湖州府志張維屏錄



徐葆光

君諱葆光字亮直長洲人爲諸生負盛名 聖祖皇帝南巡謁  
獻詩領京兆薦試禮部不第 天子知君 特賜一體殿試遂以  
康熙壬辰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才品爲館閣之冠琉  
球國王尙敬嗣位遣陪臣請封 賜君一品服副檢討海某以行  
歸撰中山傳信錄述其風土請急歸里家居數年 今上改元  
詔起君以御史記名將大用之會卒君古文辭純明峻潔詩尤雄  
健排冝出入眉山劍南之間有二友齋集海舶三集傳於世子未  
得識君而嗣子端辱與子游出畫像屬爲贊爰趣舉崖略系之辭

曰



豐頤偉幹廣額秀眉虬鬚鶴髮龍章鳳姿猗歟徐君流徽靡已邦  
之俊民家之才子含經味道緝柳編蒲研精覃思傾液割腴嚴樂  
淵雲筆精墨妙令德高言義心苦調 六飛遠幸萬言獻忱惟華  
國器以樂 帝心上第既登高資頻換給札西清紳書東觀 聖  
化遐播荒服來王尙倣嗣位誰使球陽 廷議交推惟君宜往  
賜出麟袍纏來繡鞅澎湖截浪虎門御風踴翻鯨窟橫度蛟宮文  
鯨躍波神魚夾舶百靈惚悅萬怪惶惑遂溯葉壁遂達中山嘉禮  
告成天休用頌周爰諮諏使命不辱鉛槧親攜瑣細必錄三載還  
朝寵賚彌優衡文校士選俊拔尤乍返荷衣旋入金馬身逝名  
存才大施寡君之襟期日霽春溫君之儀度請爲君之節槩

霜凝雪浴君之文章江涵海蓄吾生恨晚夙慕芳標仰瞻遺挂整  
範匪遙嶽峙淵淳規行矩步白玉無瑕長生無侶不朽盛事宇宙  
大名傳示久遠永作典型

右像贊王鳴盛撰



顧嗣立

顧嗣立字俠君長洲人家有秀野園梁妙嚴公主家在焉水木亭臺之勝實甲吳下少長讀書其中染翰題箋往往自署秀野人亦以秀野呼之故秀野之名滿天下秀野性嗜書尤耽吟詠弟兄五六人如慎魚迂客輩皆振藻揚聲名滿上國秀野頡頏其間稱白眉焉嘗箋注溫飛卿韓昌黎詩行世又謂詩本天籟人藉以道性情是以歷子白劫光景常新自明人倡謂唐以後無詩歐梅蘇陸槩從楚雉又何論乎大德貞元以還暨玉山鐵崖諸君子哉因銳意蒐輯元人詩集自元遺山而下彙爲百家未已也又廣之爲三百家凡四集合千二百卷次第刊布幾於家有其書石室禮堂借

鈔翻閱諸生都講給值酬庸以至黎棗之資裝潢之費計不下數  
萬金秀野固雄於貴至是而毛散殆盡然元人之真面目至是乃  
出一代才士之英華不至與陳根宿草同歸漸滅亦可謂功在百  
世也已嗣以南巡獻詩 召入書館纂修畱京邸者十年康熙  
壬辰始 賜進士入翰林乙未放歸田里斯時也棗萼凋傷知交  
零落車轍窮而輒哭英墳報以多愁塊然獨處誰與爲歡於是感  
歲月之如流悼功名之不立海天空闊輒思作汗漫游而興盡而  
返亦復觸緒悲來其歸寒應詩云閱盡風波兼世態餘年決計傍  
僧龕亦可想見其意氣之摧頽胸懷之蹇產矣秀野豪於飲所至  
立酒人社止酒詩所云壁壘樹麾幢先登期第一者是已家有古

酒器三倣劉景升所名三大雅者受十三斤而贏餘各遞殺以兩  
秀野與社中人飲率先盡三雅後乃奪彩爭籌飲無算爵爰下令  
署門曰凡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  
瀾見者皆屏息慴伏以去亦有發憤爲雄思得一當而大敵當前  
飲不能一二雅醉矣蓋終其身無與抗者故一時有酒帝之目而  
社中方觀文最少號酒皇后而莊書田繆湘芷以次稱南相北相  
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秀野選元人詩集搜羅殆徧使百年文獻不致淪沒皆其功也素  
以文酒友朋爲性命有名人過吳下者惟恐不詣其宅至家道中

落猶以不能酬贈爲媿與前明葛震甫之愛客正復相類今三十餘年此風歇絕矣詩品初做金元繼躋昌黎後臻王孟韋柳垂老以未能步趨李杜爲憾蓋其詩得江山之助遊歷愈廣風格愈上桂林嵩岱二集尤爲生平之冠云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杜詔

梁溪杜雲川先生未卒前兩月過余浙江書院手一帙示余則上  
稽相國文敏公卻薦書也時相國節制兩浙奉 命舉博學鴻詞  
相國以先生詞林宿老久滯泉石特疏薦起之先生上書固謝不  
獲命復到浙面辭余謂先生曰相國薦賢之忱先生執節之固兩  
不朽矣時先生畱幕府月餘出遊湖上賦詩載酒五日別去且訂  
秋爽再至續前遊之未盡者又一月余將歸吳門詣相國告別因  
詢先生近耗相國愀然曰雲川已爲故人矣君猶未之知耶余驚  
悼失措且問故乃知先生歸二日而病病數日驟歿余歸亦時病  
未及過梁溪一拜先生之靈忽忽已三載今歲春其孤瑛璞等來



告曰葬有期矣請一言以納諸墓且先生治命也余何忍辭先生  
諱詔字紫綸雲川其別號也先生自毗陵遷無錫高祖志學曾祖  
際春並有隱德祖禹謨以布衣抑紳士之橫人稱抗直父諱芳事  
母孝好施予里中有杜善人之目舉鄉飲賓歿祀鄉賢 敕封如  
先生官先生其次子也生而穎異過人讀書之外無他嗜好願體  
弱祖父母憐愛之雖就傅戒勿以經生業相苦先生恐拂祖父母  
意貌爲嬉戲狀而攻苦實倍常見詩文一出卽傾其儕尤工填詞  
時嚴中允瀟漁顧舍人梁汾兩先生爲風雅總持一見驚喜曰後  
來之儁也交口延譽名日益起爲諸生應南北鄉試屢薦未售乙  
酉 聖祖南巡先生賦迎 鑾詞十二章以獻深荷 嘉獎駐

蹕蘇州 召試行在同時被試者二百人 欽取五十人先生名  
與焉回 鑿日復進梁溪望幸詞八章 召見御舟奏對稱 旨  
親灑宸翰以賜奉 命入都兼給帑金治行澤州相國陳文貞  
公薦先生詞學第一遂充詩餘館纂修丁亥分纂廣西方輿路程  
己丑又與修詞譜更歷三館師查學士淡遠先生 一宮修 園先  
生俱以國士相遇辛卯舉順天鄉試出大司農趙恭毅公之門又  
以書館勤勩最加等議敘得主事卽用先生以會試期近不就補  
壬辰 欽賜進士引 見選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諸生入翰林  
多出自 聖祖特恩儒生隆遇非尋常稽古之榮已也初先生早  
喪母父年且老不忍遠離乙酉入都後再乞假歸省壬辰登籍時

懷白雲之思而是科隔一歲卽散館是以暫畱癸巳改進士館教習明年遂以終養告歸時中朝大臣愛重先生者無不歎息其去數以書招之先生卒臥不起最後嵇相國以博學鴻詞薦先生力辭不獲及命下而先生捐館已二日矣惜哉先生旣歸里依依庭闈奉父色笑年近九十子姓在列者三十餘人日環侍左右歡笑爲樂復繪家慶圖捧觴上壽觀者稱盛事焉父歿哭踊幾絕而少日母病曾深夜露禱請以身代歿而哀毀過禮春秋諱日思慕如生存與其兄友愛無爾我兄弟居持門戶而先生得專心力學以成其名析產後兄食指益繁產日落因請命於父凡所贏餘都歸之兄復益以己所存田租百餘石及他物稱是兄旣歿諸孤多

未成立者出所受田百五十畝以次分給世之人薄於骨肉之誼肥瘠不關甚或以乾餼細故啟鬻閭牆者不少也而先生友愛若是是何賢不肖相去之遠耶先生賙給族姓歲有常額撫恤孤甥及外兄弟子之貧者爲受業師置後爲本房師歸葬古誼獨行亦近世士大夫家所罕觀與人交無少長貴賤相接以誠坦率樂易亢厲者遇之而氣自平狡變者對之而機自息善處人骨肉喜引掖後進獨不受勢位屈抑故不能久溷名場而當世鉅公有識者亦往往以此重之生平不喜談人短嘗曰吾能記善不能記惡又言一生得力是喫虧兩字親知入仕者贈之以言必曰畱有餘於百姓無專事嚴察取快一時嘗有冒先生名受賄者旁觀皆爲切

齒先生置之不辨曰吾獨不可居其實耳何妨受其名且姑容之  
無絕人自新之路嗚呼安得此長者之言哉惟愛山水而羈宦日  
常苦不暇解組既久乃得恣遊嘗西抵秦隴南至閩粵中至江楚  
竟豫登終南望大華搜黃山白嶽之奇探天台武夷之勝拜孔林  
於曲阜訪鹿洞於匡廬近而邢溝白下茂苑武林觀錢塘之濤問  
揚子之渡泛五湖之舟凡天日之所蔽虧風雷之所呵護仙靈之  
所化見高人逸士之所棲息皆一一攬而收之扁舟蠟屐之下所  
至賦詩紀遊或山僧地主乞爲文以鐫諸石者多所昔謝康樂嘗  
自始甯伐木開徑直至臨海至今流傳華子岡斤竹嶺帆海諸詩  
人以爲有山水之癖此特東南一隅耳以視先生遊覽所得孰多

世輒謂古今人不相及豈通論哉平生所著有雲川閣詩浣花詞鳳髓詞蓉湖漁筵譜古文尺牘若干卷又嘗應東撫岳中丞聘輯山東省志彙亦具有所選詩有中晚唐叩彈集行於世先生少以填詞得名旣而人奉爲詩老晚益肆力於古文詞原出於姜白石詩則起家溫李後更老格適上余嘗序之曰前輩論詩者每謂學杜須從義山入雲川之能爲溫李正其善守少陵之家法者也先生深領之古文則得之廬陵者爲多余與先生訂交於京師臭味輒相契嘗集爲詩社數相聚於梁家園晚翠閣長春寺旣而先生告歸余亦奉諱里居先生每過吳門必數數相見嘗與余論文曰古文作者代不數人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君因作古柏行以見

志古柏者余家軒名也余深愧其言今日誌先生之墓既增傷逝  
之悲尤懷知己之感也先生生於康熙丙午十二月初二日卒於  
乾隆丙辰七月十二日年七十有一配龔氏 敕封安人子五長  
瑛江西廣豐縣縣丞次璞太學生玠邑庠生璫後先生某日卒璫  
女十一人孫十二人孫女七人曾孫六人曾孫女四人詳具於狀  
瑛璞等以乾隆四年戊午十月某日葬先生於某都某字圩之新  
阡余既詮次爲誌並係以銘銘曰

先生綺歲振藻詞壇倚聲獨擅蘭畹金荃賦就凌雲曲奏迎 鑾

天顏有喜呼來上船簪筆三館給札十年南宮 賜第 禁殿

臚傳遂登渠祿藜火親然晚希禽尙嘯傲雲煙壯遊萬里佳句千

篇壁畫旗亭屏寫香山文苑孝友自古難兼先生學行內外無慚  
沈詩任筆讓水廉泉蓉湖清泚龍山蜿蜒骨肉歸土慧業生天海  
山兜率證此前緣

右墓誌銘楊繩武撰

按杜公又著有讀史論略

杜詔字紫綸少從嚴繩孫顧貞觀遊得其指授工於詩尤善填詞  
康熙四十四年詔獻迎 鑾詞十二章於 行在試列高等 命  
入內廷纂歷代詩餘方輿考略及詞譜五十年舉順天鄉試明年  
賜進士改庶吉士尋乞假歸卜居南垞以詩倡導後進爲騷雅  
主盟雍正十三年大學士嵇曾筠以博學鴻詞薦辭不赴時秦莘  
田吳培源皆學詩於詔莘田培源後先成進士培源詩格清整有



刊本

右傳秦瀛撰

杜詔字紫綸別號雲川無錫人自幼以能詩聞實得同邑嚴蕩漁先生指授先生亦最吝賞謂以杜分司之俊爽發韓內翰之幽咽一時才士不得不首屈一籌也既屢躓場屋中歲始被凌雲之遇取上第入史館尋引退林居放浪山水間而詩益工且富蓋自康熙丙子丁丑以來輦下諸貴人競講詩格大率宗仰西江而於西崑三十六體棄若土苴曰吾假道蘇黃用以學杜云爾雲川之論詩也專主性靈緣情綺靡出入於義山飛卿之間或疑其不守少陵家法而爲是每下愈況者不知中晚之有溫李猶初盛之有王

楊古意新聲均無戾於風人旨趣故王荆公謂學杜當自義山入而虞山馮定遠亦云山谷詩粗硬槎枒殊不耐看若從玉溪生入則無此病蓋西江之詩粗才枵腹皆可以貌襲取若欲摹倣西崑則非沐以香澤比以聲音必不能含英咀華其風肆好今讀雲川閣集略杜之形骸而得其神俊有鯨魚碧海之奇而兼翡翠蘭荈之秀洵乎大雅扶輪而善守少陵之家法也已雲川尤工填詞小令師花間而長調又從南渡諸家得髓殆亦瓣香瀉漁而少變其面目也歟

右小傳鄭方坤撰

命待詔者八人入南書房寫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恩詩紫綸

又獨進一詞拔置第一旋命纂修歷代詩餘及詞譜

右詞科掌錄張維屏撰

程夢星

程夢星字伍喬江南江都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伍喬好友朋喜著述注李義山詩成平山堂志名流過維揚者每定編紵交原字伍喬取南唐書伍喬居廬山僧夢大星旁一星曰伍喬星也後易曰午橋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先生丁內艱歸不出築禱園並漪南別業讀書偃仰其中主詩壇數十年詩兼法唐宋而雅好在玉溪生以雪灘叟注未精重爲箋注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康熙壬辰有三庶吉士一爲長洲顧俠君嗣立散館後卽告歸居  
秀野草堂有元詩選初二三四集注韓昌黎溫飛卿兩家詩一爲  
無錫杜雲川詔以養親歸與道士榮連僧天鈞結九龍三逸社選  
唐詩叩彈集一爲江都程伍喬夢星不俟散館歸注義山詩三人  
者可謂不慕爵祿超然榮利之外矣

右記余金撰

王遵辰

先生諱遵辰字箴六號秋崖太倉人明大學士文肅公五世孫  
本朝大學士西田公兄子也文肅公生緱山先生衡明翰林院編  
修緱山生煙客先生時敏太常寺少卿太常生九子虞貢生扶先  
生之父也行六以先生貴 贈翰林院檢討太倉王氏自文肅公  
始貴顯太常以禮法治家教諸子嚴故先生諸父行多以勤學自  
奮掇科第入仕羣從兄弟踵起盛於文肅公時公少孤力學補州  
學生縱觀羣書通古今治亂之故下及詩歌書畫技術之源流靡  
不究好爲短章不輕作作必古雅亦不輕示人所交必才俊先後  
惟族兄恪族叔時翔顧行人陳埭數人晨夕讌敘辛卯舉於鄉壬辰

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年四十有五相國西田公於子姓中獨深器先生自先生爲諸生時西田公暨兩子俱在朝里中族大勢盛僮奴千指慮不戢則悉委之先生先生力持大體申約束閒有以家事聞於西田公者必寓書問箴六云何則如其所覆行於是諸伯叔父從兄弟咸以先生言爲重有事必就質先生發一二語輒盡本末而厭眾心閒有族難慮大於小規遠於近當時眾或未喻後率如先生言西田公用是無內顧憂及先生登朝之歲西田公由尙書拜新命參閣務深以得先生在左右爲喜先生居相邸不事造請慎接納惟與嘉定張徵士雲章桐城方閣學生苞寶應喬徵士崇修同部楊編修繩武金壇王吏部澍交最契容

求謁相國者爭欲謁先生常不獲然先生於天下利弊輦下士大夫人品學術高下無不洞燭億事輒中人莫測所由癸巳冬授職檢討未一月引疾歸里閱一載相國奉命總裁纂修春秋因薦先生先生至京益罕所酬接當是時先生從兄原祁官戶部侍郎奕清官詹事從弟奕鴻官戶部郎中從子譽官編修族叔祖時憲官檢討一門冠蓋輝耀日下而先生獨蕭然無宦情相國受聖祖仁皇帝知遇日被親信圖所以報國者甚摯其密所陳奏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子弟多不與聞獨以先生遠識蓋常與密議先生與人言口不及閣務片語春秋纂成相國將疏薦先生先生既不欲仕力辭疏薦而身畱邸第十年至雍正甲辰始歸歸時



相國贈以詩有云國是資高見家艱仗遠圖此固外人不及知也  
相國於康熙六十年春密疏請建國本也幾致不測賴聖祖  
鑒其忠誠旋子寬貸明年相國以老乞致政蒙世祖恩旨畱京  
備顧問是時侍郎公已謝世編修謨視學陝西相國長子宮詹奕  
清次子湖南參議道奕鴻先後奉命赴臺站相國杜門謝客朝  
士亦無復起居故相者門生故吏煙消雨散戶庭闐然相國左右  
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歸里長孫痘殤次子繼天未幾相國薨問  
旋至先生俯仰盛衰悲慟愴惻意氣遂爲之盡次子俊弱冠登賢  
書三試禮部不第就薦得河南閩鄉縣以圖祿養先生貽書戒之  
有云不問地方難易大小總以全副精神爲之不可悖於今亦必

不戾於古水旱災傷大利大害所在不可畱一毫避難就易之意  
俊奉教爲治日有聲顧無以爲先生養計者先生家居日益困向  
嗜書畫古瓷玉善別真贋至是則悉棄以給甚惜之又每念相國  
爲太平宰相十年歿後孤櫬在堂未就窀穸宮詹昆弟垂老滯邊  
無歸期時時獨飲泣而羣從子姓又無復循循如舊時太常家法  
私爲歎息不樂然終無可告語比得微疾遂頻年不出戶限所居  
晚清軒前一老梅屈曲如蓋後枯其半至甲寅餘一枝復萎先生  
指之曰此樹生意盡矣我能久於世耶未幾以疾卒遺命不用浮  
屠不鼓樂斂以布衣勿治喪受弔勿乞文人哀輓勿刻行述俊才  
而孝與其弟倬克成先生志云

太史氏曰余年十七卽從先生遊爲忘年交余遊京師亦客相國門下後與俊同舉於順天先生於余乃爲同年父比先生歸里未幾而余亦罷官歸故先生平生余能詳之噫先生遇晚不久引疾貌先生者謂端雅修潔士耳其所蘊蓄蓋未有所表見然觀先生所以贊相國與所以訓其子者詎碌碌隨俗俛仰爲身家計者哉其於相國相知者至矣子期死伯牙爲之罷操痛知己之亡也況與其盛衰者耶其鬱鬱以沒宜已先生沒後二年 新天子登極命貰諸坐臺者歸國宮詹昆弟旣歸陳乞營葬奉 溫旨相國之忠悃乃大白先生其暢然於九泉矣乎

右家傳沈起元撰

陶貞一

先生姓陶氏諱貞一字駿文又字改之晚自號退庵其先自崑山徙常熟世有隱德六傳至先生之父昌化公諱元淳康熙戊辰進士以文章政事擅名海內世稱子師先生終廣東昌化令先生其長子也性識聰悟少就家塾與令弟太常相鏃礪聲聞浸遠康熙戊子舉順天鄉試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讀國書如素習明年散館授編修念母鮑宜人年高思致菽水歡投牒乞假部彙疏上奉特旨槩予休致而先生名居首初請假也聖祖謂諸詞臣不供官次干謁滋擾將有所處分大臣有知之者謂宜少緩先生曰若以養親獲罪復何憾遂歸世宗嗣位前休致者悉起用大

臣薦先生才與修明史至則條列纂修事宜上之總裁并示同館諸臣皆唯唯議以全史之半相屬先生度諸公終不能行其志分纂仁宗朝紀傳彙具復投牒歸時房師桐城張公方得政暨同里蔣文肅公固畱之許以推挽先生對曰卽官如老師亦非某所願二公乃止家居十餘年及今上初元發號施令民氣和樂先生曰吾其庶觀德化之成乎就職半載會徧試詞臣仍予休致通籍卅餘年立朝不滿一考意泊如也先生始浮湛里中縱酒不羈已乃折節自勵然磊落俊爽引義慷慨與時俗脂韋干進之習鑿柄難合其見幾明決固有大過人者惜乎未獲施於用也初昌化公歿於官先生奉太宜人萬里扶柩歸暨祖母葉太孺人下世遺貲

讓不取苛慝潛消本支益睦先後執喪及葬立祠宇供祭祀具有儀則居鄉久凡有關邑中利病者必向當事侃侃言之賴先生幹旋者甚多其於文字尤有天稟初習舉子業崑山徐司寇會課輒居前列至十六歲所爲文已爲人借刻及在海外早夜精思文格益進何義門先生尤所咨賞熟於史事漢唐宋事迹與其治忽之幾皆能疏舉晚而學易頗有所得爲古文詞波瀾意匠最近廬陵然不規規形似今所存二百篇許易簣前手自刪定者也余在都與太常爲古道交最深歸里後見先生精神如少壯時心氣益和平杯酒相邀必勸盡歡閒談及經史娓娓不倦方意里閤過從藉以析疑解惑而先生遽病且不起矣悲夫先生生於康熙某年月

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以 萬壽覃恩加一級階承德郎配俞氏  
封安人性賢明事姑以敬養佐治家有法度年五十六前卒子  
二承宏承勛今年月日葬先生於大河之新阡承宏等奉其叔父  
太常所撰行述謁銘於余同里後進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維昌化公學者所尊位不稱德乃耀後昆英英先生少挺頭角肆  
力於文汗瀾卓踔詞垣再入人樂久居先生曰嗜賦我遂初拍浮  
酒船徜徉山水時或直言以衛桑梓吁嗟先生與世超然謂宜難  
老隕也忽焉有文在篋可以不朽我銘其藏徵諸永久

右墓誌銘王峻撰

胡安

胡安字靜庵號雪茗晚號拙翁康熙壬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尋以憂歸遂不復出著有秋水堂制藝四書輯義拙翁詩集若干卷藏於家錢塘桑叟甫云胡太史拙翁天性高曠不腥膻之慕而味乎藜藿衣薜衣冠籜冠徜徉於雨陂煙渚之間得山水禽魚樵牧耕漁之情性而一二淪寂之侶剝喙荆扉聯牀倒屣醉輒競洩其嬉笑牢愁之音雖躬踐清華實蕭然秋士也

右傳張邦伸撰

按胡公河南襄城縣人





秦靖然 鄉升恆

秦靖然字葵師江蘇無錫人少爲諸生以帖括聞於時與吳門汪份張大受交善其文出入金陳諸名家康熙五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告歸屏居讀書人服其恬素時秦氏兄弟多能文章道然靖然辰燕曾榮其尤也靖然繼道然入翰林而辰燕曾榮皆以諸生終同邑鄉升恆字泰和贈內閣學士卿森子康熙五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館試第一授編修歷官侍講學士直著作之庭累執文柄文尙體要詩冲和淵永以標格勝督河南學時疏請追諡舊儒臣睢陽湯斌又請著出嗣子遇本生父母喪停官停考一年之令並得旨允行孫奕孝官工部侍郎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右傳秦瀛撰

楊繩武

楊繩武字文叔江南吳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文叔爲忠文公孫秉志節通經術不以詩人鳴也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按楊公著有古柏軒集

1911

1912

1913

春臺

春臺字錫祺滿洲人康熙癸巳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袁枚隨園詩話云余在都時永之引見學士春臺學士自云年三  
十時目不識丁從一禪師靜坐三月頗以爲苦一夕提刀欲殺禪  
師仰頭見月忽然有悟賦詩便工塞外云野水吞人面青山甕馬  
聲浮雲連帽起殘雪帶鞭行殊雄偉

右 熙朝雅頌集鐵保錄

日本銀行券  
券額 二二二圓

三〇

唐建中

君諱建中字赤子一字忤人宋直臣唐介之裔居竟陵祖某皆種  
學績文而艱於遇一夕同感異夢生君君初生張目四顧光睽睽  
偏人舉室驚異歲周試晬盤頻握筆畫地若作字狀四歲受書里  
塾目數行下年餘四子書易書詩孝經小學悉能記誦更授以小  
戴記如宿讀師訝之對云聞他學童誦此已耳熟矣試令背誦自  
曲禮至玉藻無隻字謬漏兼工屬對衝口應如響絲是夙慧名謀  
鄉里尋祖與父見背鍵戶益恣讀諸書年十三四老儒於經史子  
集有未悉多就問之然賦性矯厲作制義及詩古文辭一字不肖  
猶人不筆滾滾不能休俄頃可盡十數紙久困童子試年近三十



矣鄉人諷以降格爲文終不改其從兄有著籍江南徐州者君往依適學使許時庵先生按徐君以徐籍求自試許公遲迴君大言當世豈無杜正元其人惟所命公意欲抑之試以枯冷題七度未必能副君不起草七藝立成詞意警拔公大驚賞謂徐士白黃茆白葦中得朱草芝英足爲徐光矣僊擢爲弟子員時康熙壬午歲也明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君走詣 行在獻詩賦當是時東南進詩頌者千餘人 詔大臣面試拔其尤惟四十餘人君與焉 恩賜國子監隨 駕入京師復改注竟陵籍三應京兆鄉試皆不售歸楚恭逢癸巳 萬壽特科登鄉薦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君聲名籍甚公卿皆願交而君素不喜見權貴人恆與疎遠惟篤於友

誼寓舍無隔宿糧而坐客常滿凡一面之識有急必周迫則付衣  
物質庫率以爲常有值拂意事者輒往備爲寬譬悉心殫力拯之  
泥淖往往自廢其事友有過顯斥不相假退無後言嘗有德於故  
人子後其人驟貴反相忌扼君於險君遇之如故乙未屆散館君  
自恃才敏強記荅同試者竊問疑義元元本本重疊剖說日向晡  
始自舉筆以不終卷被放恬如也某邸慕其名禮聘授經書處之  
華館食飲與俱一日偕一善弈者同飯君艷然辭出挽之不肖留  
僑居揚州揚賈人藪習侈靡又詭託文雅妄自標置羣冀結君爲  
聲譽君欲矯之恆著布袍敝履宴遊集拒不赴有致重貲勾屏幃  
文者亟麾去曰唐赤子焉能爲賣菜傭作文字緣乎齷樵使及守

令至門亦不與見嗜書卷山水成癖所居荒僻蓬蒿沒人而卷軸  
疊架盈几日夕披吟雖晨炊數斷聞異書必多方購得乃已往在  
東師與余共遊西山值陡崖小徑劣容足君攀石角藤根躋其顛  
周覽吟嘯良久不得下尻脊抵磊砢幾敗意大適余官浙藩時君  
春杪來訪贈以買山資近百金勸之還竟陵歛辭去夏五復至謂  
余曰舊聞浙東多奇山水幸得所贈爲遊資偕詩友某某數人畫  
師一人凡天台天姥金庭桐柏五洩諸勝足蹟殆徧畫出遊夜遞  
假寺觀以居相與賦詩撰記繪圖雨亦然今已成巨軸以暑熱故  
惟未一到龍湫雁蕩爲憾耳問其歸橐向盡矣其曠懷高致多類  
此著有周易毛詩義疏國語國策糾正樹義扞關多前人所未發

詩文皆有奇氣無因襲語鍾退谷譚寒河君鄉先輩也幼時卽抨擊其著述素與方靈皋友善 詔九卿舉博學鴻詞科靈皋時爲少宗伯欲舉君慮其不赴使客喻意君大詫曰欲薦而使我知此典不光矣峻拒再四而止某年月日以疾卒於揚州年若干其子某奉其櫬歸葬竟陵靈皋貽余書屬爲墓誌以未得家狀遲之疊以書來趣祇據君平昔所告語及吾輩所見所聞略著其梗槩如此銘曰

狂耶狷耶胡可轉耶如斯人者今其可得見耶

右墓誌銘彭惟新撰

同治三年庚子春三月

三

徐陶璋

徐陶璋字端揆江南長洲人崑山籍康熙乙未 賜進士第一人  
官翰林院修撰端揆中歲成詩流於性情温厚之餘故動皆有則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李天寵弟鍾僑

李公天寵字世來號鑑堂福建安溪人康熙乙未進士官編修生平勵節操邃於經學在史館二十年與弟鍾僑鍾旺相依以注經講道爲業皆不取室人自隨子清時乾隆壬戌進士由編修官山東運河道鍾僑字世邠號抑亭康熙壬辰進士官編修天性孝友嗜學能文章閉戶窮經術嘗兩校順天鄉試典試雲南視學江西以實行課士高安朱文端每日百年中無或並也左遷國子監丞著有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尙書周官皆有說子清載清江清芳清愷能世其家學

台事略李元度撰





汪應銓

汪應銓字杜林江南常熟人康熙戊戌 賜進士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著有容安齋詩杜林才華發露與時齟齬罷官後遊楚大吏聘修省志猶有彈劾之者紀消養雞主於不鳴有以也夫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法祭酒梧門詩話云汪杜林先生未散館卽擢庶子康熙按杜林名應銓康熙戊戌科狀元江南常熟人其同鄉陶貞一先生傳略稱應銓以宮贊致仕常昭合志亦稱應銓以修撰直南書房擢左春坊贊善辛丑分校禮闈是應銓未官庶子也詩話恐誤

右紀聞陳康祺撰



陳萬策

康熙六十年夏 聖祖仁皇帝召晉江陳公青陽吳文簡公長洲  
何公赴熱河行在撰擬文字當是時三公皆編修長洲故先進而  
公與文簡皆晚達然皆稱詞林中耆宿云未幾長洲先卒明年冬  
遘 國恤 世宗憲皇帝以 几筵祭告諸犬篇鋪陳 功德嚴  
重其事掌院懼不稱 上旨首以公與文簡及故相國嵇文敏公  
三作進 上覽未竟號慟不自勝自是 眷遇公益渥一日中  
召對至再一時高文典冊多出公手或倚几立辨每奏一篇未嘗  
不歎息稱善雍正二年春湖南始設貢院公典鄉試事竣擢中允  
歷侍讀侍講學士率三月一徙官四年正月擢掌詹事充講官侍

起居注其年秋典浙江鄉試得請就近歸里時八閩游饑已有旨斥荒政而有司奉行不以實德意不下究公於廣坐中爲桑梓請命有司懼公且入告騰章謂公過里門御八驄假鎮帥鼓吹炫耀閭里且倡浮言煽惑觀聽冀置公重譴 天子念公老於文學抑授翰林檢討且 命以家財備賑公產不踰中人不足當太倉涓滴然有司以是知 天子洞悉八閩饑狀賑不敢後期民困以蘇久之復除國子監司業遷侍讀癸丑六月遷侍講學士卽日命教習庶吉士會夙疾益劇遂以雍正十二年二月卒於京邸明年文簡亦卒二公歿而中朝學老文鉅無能埒二公者 今上皇帝撰 秦陵聖德神功碑慨然有不與同時之惜嗚呼自古鴻

生碩儒不必盡遇遇矣其受知不必盡由文字公始終以撰述被  
顧遇遭逢可謂盛矣公名萬策字對初又字謙季先世自安溪  
徙晉江祖洪圖明天啟丁卯舉人歷掌龍巖詔安建甯三儒學父  
遷鶴康熙乙丑進士終左春坊左庶子掌坊事公幼讀書三過輒  
成誦九歲能屬文十歲通星平易數有神解甫冠以高等生選拔  
入太學癸酉順天舉鄉試困公車三十年戊戌始成進士公之初  
至京師也安溪李文貞公奇公才與覃究經學旁及六書九算窮  
極底蘊故所得益邃長洲負重名遊安溪公之門無與抗衡者獨  
以公爲畏友公在熱河與文簡同寓子時館徐尙書所文簡數相  
招劇談公亦一見傾洽比入詞館閒以撰擬之役從公質所業輒

爲點定弗少吝或出示已作虛懷商榷塗竄至三四易不厭嘗語  
子文貞好人改己作但有爲思索點竄嗟賞不已人服公雅量此  
正公好學深思隨事集益余於文字用力久每脫彙未嘗不思公  
言公所心得者如此其餘國子師及同教習爲諸生講授體裁指  
要懇懇具有成法手校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凡數過迄病丹黃不  
去手公文瀟灑雅馴得力於唐人爲多他所著星算諸書皆藏於  
家公子五人謁余傳公者其季孝廉旭世也

贊曰今相國桐城公爲子言應奉文字淺深輕重間不可失銖黍  
讀陳學士文輒能發人意揮斤斲輪正非寓言唯精思而深造者  
知之耳相國衡定館閣文數舉公爲後進最由是觀之公愛知

兩朝豈偶然哉余獨服膺公通懷樂善心嚮往之不能及故具次其事云

右傳汪由敦撰



竹書紀年

卷四

楊椿子述曾

乾隆丁亥冬故學士楊公仲子耀曾持其兄述曾弟承曾所爲公  
行狀徒跣走浙哭求銘嗚呼召南忍銘公墓乎公學行高卓晚折  
輩行忘年相與講論疾革時猶作書寄文彙屬點定嗚呼召南敢  
以病不文辭謹據狀條其大者爲誌公諱椿字農先世爲武進望  
族今分隸陽湖贈翰林修撰諱某公會祖也祖諱廷鑑明翰林院  
修撰父諱大鶴左春坊諭德母莊蒸人有七子皆以文著公行第  
三稟奇質母自教之八歲五經成誦隨父居京師與二弟從同邑  
蔣弱六先生學慈谿姜西溟秀水朱竹垞見所作家傳深歎賞之  
姜曰此太史公文也年未二十卽以古文名天下性恥干謁游揚

益鍵戶博通載籍康熙癸巳舉順天鄉試乙未會試中式以艱歸  
戊戌殿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分修政治典要勤  
職冠同列雍正初授文林郎後兼明史及一統志國史三館纂  
修官遷左中允未三月超授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修  
三朝實錄 皇上御極授中憲大夫以祭告使秦蜀還奏途次見  
聞七事議行者二豁河灘地浮糧及酌給山西佐雜養廉也纂修  
憲皇帝實錄丁巳夏以原官致仕家居二年 特召還修明鑑  
綱目書成而公已老矣以二子官京師畱就養晉 封中議大夫  
癸酉十二月十日卒壽七十有八公至性過人行己樸誠剛正守  
古矩度一跬步語笑亦不苟自奉清約與朋友擇而後交終始不

變德行巖然最爲大學士高安西林兩文端尙書江陰楊文定所  
重生平無他嗜好惟以經術史才爲文章自娛臨川李公穆堂桐  
城方公望溪於人罕推服獨推服公一云文惟其是似韓子一云  
得太史公之神似歐陽士林奉爲定論嘗應 詔舉所知潘敏惠  
後以從子稷共稱得人分校順天所取趙君燃乙等皆知名士前  
後因修書七進秩眾謂公仕當大顯特以著作高館局未得展經  
濟才而公起草率先同官以持論過高總裁亦不全用尤貫串有  
明一代事可匹鄞縣萬季野所著贗彙長編與一統志稽古錄水  
經注廣釋古今類纂毗陵科第譜牒諸書並藏於家晚坐一室窮  
諸經手披口誦著古周易尙書定本詩經釋辨春秋類考周禮訂

疑多扞解諸子勸少休公曰我年視衛武作懿戒時尙遠矣敢自  
忘乎自刪定孟鄰堂集爲二十六卷別集六卷郵寄同里蔣東委  
先生商推歲至再三易篋時見架有 賜書曰我不敢以萎軀褻  
對命移之瞑目而逝嗚乎篤學力行自幼至耄寢食生死於經史  
古文中不厭不倦如公者世有幾人公書室必揭二語爲箴曰從  
孝弟著力以聖賢爲師此可以見公之志矣配沈淑人閻德完粹  
先二十五年卒公不復娶子男三人皆賢而有文長述曾以一甲  
二名進士歷翰林侍讀次耀曾四川成都縣丞次承曾戶部廣西  
司郎中女一人適州同知蔣植孫五曰仁元曰仁譽曰仁暨曰仁  
均皆太學生曰仁基幼曾孫二曰辛曰酉今以十二月某日葬公

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毗陵之楊系本宏農於前有光聞望顯融翰林四世可比三公立德立功古稱不朽惟公學行守先待後我銘幽宮以垂永久

右墓誌銘齊召南撰

楊述曾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閏七月二十一日翰林院侍讀充通鑑輯覽館纂修官楊君卒於位於是領總裁事大學士公傅恆以聞且言輯覽一書悉稟睿裁釐定非儒臣等能裨補萬一惟楊述曾在事八載實殫心力今書垂成而身故不獲邀敘微勞情殊可憫得旨楊述曾著賞給四品職銜同時館閣諸臣罔不摧感銜激

惜君不克生被其榮而益信君之克世其業舉其官也越歲己丑將卜葬其孤仁譽苴杖請銘不得謝按狀君姓楊氏諱述曾字二思企山其號先世自漢太尉公震四十八傳至士英始由江西遷江南武進縣之前黃里後其地分隸陽湖遂爲陽湖縣人又十三世至故明崇禎癸未一甲一名進士翰林院修撰諱廷鑑君曾大父也 皇朝康熙己未進士提督順天學政左春坊左諭德諱大鶴君大父也康熙乙未會試中式戊戌 殿試進士翰林院侍講學士諱椿君父也君爲學士公長子旣夙慧稟家學生九齡五經已成誦比長綜覈羣籍於史學尤精心貫弗甚博而知要初侍學士公在史局時方編纂明史綱目三編君參預屬草禮部侍郎桐

城方公苞見之捉其臂曰史才史才聲譽大起雍正乙卯中順天鄉試舉人乾隆丙辰 詔舉博學鴻詞科戶部侍郎長沙陳公樹萱以君名特薦丁巳以國史館議敘候選知縣壬戌會試中式廷對時 今上皇帝以策問耗羨抒論獨爲委備 特擢一甲二名進士授職編修壬申 殿試翰詹諸臣君名在一等第三晉官侍讀戊寅再應 御試適君遇足疾左遷編修癸未復晉右春坊右中允甲申再晉侍讀丙戌充日講起居注官及丁亥秋館中進御批輯覽定本一百二十卷繕彙將脫而君病則已劇矣君在翰林屢司文枋分校順天鄉試者一會試者二主考雲南廣東鄉試者一陝西鄉試者二分教習庶吉士者五得士如戶部侍郎錢塘



王公際華已下咸躋通顯所上經史發明傳注具有家法其釋書大陸既作因陳畿輔水利論漢書魏相傳因條救荒之策及治淮黃東濬之法大指謂黃河兩岸之壩宜塞南岸而開北岸則漲流可消民居可捍人以規其實用君之爲纂修也館臣各以時代分年編纂而折衷體例書法本末條件總裁一委之於君又古今與地之承譌襲謬紛岐莫定者博徵詳訂彙爲箋釋乃至牆牖屏帳悉著紙筆一鐙徹曙自言樂不知疲而久坐脾損下泄寢以日增嗚呼翰林號稱史官用文章爲職業若楊氏世踐清華人嫻述作觀學士公之於三編與君之於輯覽則直以其官與身視成書爲始終其可誌也夫君平生孝友天至事學士公暨母沈太淑人能

先意承顏前後執喪盡哀盡慎偕仲弟福建臺灣縣丞耀曾季弟  
山東道監察御史承曾以學行相敦助會季弟以同縣湖南巡撫  
蔣公炳緣事有連被遣歸道卒君傾貲調護慘割幾不自勝又從  
弟和官戶部望誤公力復之生計愈嗇而戚黨寓食邸舍者屏當  
供具無倦容與人交不爲妯娌暱比而通懷接物後進往往樂就  
之所著有南圃文彙二十卷君生於康熙戊寅九月二十八日距  
其歿也得年七十初娶錢氏繼曹氏並以世家女嫺婦職先後  
誥封宜人皆先君卒錢宜人生子仁元亦先卒嗣仁譽國學生仲  
弟耀曾出也孫一慈慶孫女三銘曰

宏農系前黃貴四世翰林兩及第一脈家傳汗青字武交綏文絕

韋以死勤事義莫睽吁嗟楊君洵禕而

右墓誌銘劉綸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四補錄

詞臣十

李鍾僑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次日歸聞抑  
亭寢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予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  
終日温温非有問不言及供事 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后  
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子移 武英殿領修  
書事首舉君自助 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 蒙養齋君自入  
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  
朱相國每曰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使李蘭以咨革諸生君嘗難

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子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媼及泉漳閭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向背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授職長官相慶而莅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歷而瘖卒於君寓子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良子清江又爲之銘以察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去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 蒙養齋及殿中與子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子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日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

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  
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四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  
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尙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  
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 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 贈  
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  
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羈死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娶黃氏  
敕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載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  
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  
次清愷壬子副榜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  
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悼子生之無成將  
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右墓誌銘方苞撰

國朝書畧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五目錄

詞臣十一

鄭江

黃之雋

邵泰

蔣恭棐

儲大文

吳啟昆

陸奎勳

夏力恕

李鍼

于振

戴瀚  
楊炳

沈淑

張江

王步青

何玉梁

陳浩

張鵬翀





國朝名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五

通奉大夫前督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相陰李桓輯

詞臣十一

鄒江

貧谷先生鄒氏諱江字峻尺浙之杭州府錢塘縣人出康熙戊戌進士改庶常授檢討同修明史再參一統志局事遷贊善提督安徽學政遷侍讀以足疾乞解官先生讀書務心得不從事於詞華貌寢又不喜事威儀望之無足動人然胸中粹然醇然不設城府待人以忠信有一得之善好之不啻自其口出三館儲才之地多皈依當路以求速化先生淡然無求回翔書局者廿年未嘗有積

薪之憾見於詞色門巷蕭然客至烹茶相對而已和碩果親王嘗欲延賓客同官求之者如雲桐城方學士望谿以先生薦力辭不赴及持節江介歸方將進用而蹇不任行韓大夫之患墮車蓋有命焉初先生官京師嘗欲纂注春秋至是遂成之屹屹不舍時扶杖出與諸故人爲詩社倡酬極盛不謂其遂卒也先生平日自視欲然其在儕輩似不能言者故未嘗輕與人言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未嘗輕與人出其詩古文詞然而知詩古文詞者莫若先生嘗與予私論諸儒之學謂康節實出老莊之緒餘飾之以焦京之術數世特以二程推之遂列之六先生之目宋史登之道學可一笑也謂陸王宗旨豈可妄詆世之擁戴朱子者攻之耳東萊尙

不敢斥陸涇陽非王而未嘗不有取於王而蚍蜉之撼何爲乎不謂顧亭林亦蹈此習又謂蔡虛齋固善人然惜其學之陋也因文見道已屬膚廓豈有因帖括講章之文而見道者使今世橫目二足之徒挾兔園冊以論學則蔡氏爲之厲也先生向從義門何公游義門墨守朱學者予意其不出師席之儲胥不料其嶽嶽不肖苟同如此其所作詩古文詞稱情而出一任時風眾勢之上下確然莫能潤其本色然細讀之正不輕下一字大類宋范正獻公痛夫而世之以險語僻文相尙者所弗知也臨川學士穆堂嘗謂予曰今館閣人物渺然如箕谷者真正始之遺蓋確論也予陪先生杖履之末幾二十年辱待以忘年之契嘗一日數過予引爲畏友

及里居貽書告子約同事於春秋辛酉之秋予至杭開尊話舊自是不復再見矣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累 贈贊善宜人某氏二子長為鄉貢進士所著有質谷詩集已行世葬於西湖之某峰予之為斯文也以所獨知於先生者序之逝者如可作也其許我乎其銘曰

予於同館前輩之交方李謝萬暨先生而五年來睽隔強半老病山河道阻生者不可見死者已矣鬱鬱予懷其誰與吐

右墓碑銘全祖望撰

公姓鄭氏名江字璣尺晚號筠谷先世自唐時家於歙後遷浦江是為義門由浦江遷餘姚之眉山曾祖少南以授經來錢唐娶於

趙遂家焉祖應科父茂坤皆以公貴 贈儒林郎公生有異稟五  
歲時卽知以海參屬對山藥九歲學爲詩未弱冠爲諸生試輒高  
第家遭回祿勢中落藉教授以奉堂上之養得其歡心癸巳 萬  
壽特恩開科以禮經魁其房是年試禮部不利畱京師學時文於  
長洲何翰林焯主大司農華亭王公家分修詩書兩經傳說彙纂  
戊戌成進士改庶常明年終養回籍旋居父憂未嘗一飾竿牘干  
當事時高安朱文端公方撫浙不冝一往文端公以此見賞逮公  
服闋方補卽薦校順天鄉試徐尙書元夢教習庶常館試輒列公  
一等因奏充明史館纂修官是年以鄉試校閱公明議敘授檢討  
復丁母憂歸里巡撫李敏達公聘主敷文書院講席課士有法始

分生童校試日期終日危坐堂上嚴絕代倩傳遞之弊頗有以賄  
求錄者痛斥之最激賞者周玉章吳嗣富陸秩胡際泰卽連掇科  
第以去錢唐黃鑑以經學見契於公公尤重其學行果以選拔出  
宰甘泉頗著惠政服闋入詞館大宗伯吳縣吳文恪公奏充大清  
一統志纂修官文恪卒大宗伯溧陽任公少宗伯桐城方公總裁  
志局少宗伯見公文深相折服因以志事見屬時纂修者雖眾獨  
公與常熟王侍郎駿屬筆最多壬子復分校京闈甲寅晉右春坊  
右贊善桐城相國葛公能爲古文 憲廟面諭有鄭江老實之旨  
乙卯爲典試事慎簡儒學之臣公在選同引 見者皆歷詢履歷  
至公獨不復問唯詢諸省文風孰優桐城相國以山左對卽命

公往蓋受知有素矣公既承 恩命矢竭公慎殫心校士非極荒  
謬者必閱至終篇援筆點勘右腕幾脫竟以左筆終事搜剔落卷  
纖悉靡有遺憾閭中雖給事僕役莫不感歎試歸 恩命復使視  
學安徽躬親校閱標清真雅正之文爲正鵠險詭者槩從斥落風  
習爲之一變嘗謂入泮爲士子進身之始前茅廩餼所關敢不盡  
心乎檄州縣以虞儲對抵錢糧無糧者爲任親友抵納免出入耗  
折之患遇有案牘尤畱心究切青陽有娶未婚族嬖之武生已廉  
其實縣令再三請貸卒治其罪而離其婚盱眙袁生以祖任縣令  
時後官擔代 鈔兩與制府有私親檄州牧褫其衿公捐俸率錢代  
償而袁生不果黜巢縣監生樊珍以爭產誣其弟婦單氏及已婚



姪女樊氏與鄰人趙生通公閱牘而疑之下縣縣令受樊珍珠實其事通姦無所據惟以樊氏所執詩扇爲證佐則趙生所書唐人句也蓋趙生與單氏子兆賓同學是夏趙生書此扇單氏母女偶執之實無他公以縣審不實駁之督撫檄無爲州牧覆審州牧前嘗以私書瀆公因私憾欲妄褫一生公不荅而下府平反其事因是與公有隙欲借以傾公謗公受兆賓賄逮公役往質太守意不直之而公心跡始白然單氏母女之冤猶未白也公按試至廬力左之復言之撫軍先後兩臬司皆與公意合其事得釋而樊氏之舅諸生陳案因欲出樊氏公檄至面諭之得以完聚使節所莅凡名德之後貧弱不克自振者必委曲成全之諸生通古學者尤引

進不倦陶敬信之通經江有龍之史學皆詩疏薦於 朝有龍以親老辭敬信獻所著書 闕下與修三禮人皆服公之能知人也秩滿晉侍讀 召對詢以方面大吏及所過地方情形次及江左人文屢蒙 溫諭仍充明史綱目館纂修官公在江北時池州各屬地苦卑溼一雨則堂室皆水苦惜惜生榻上公久坐蒸溼中迨反 命日暑載馳熱雨蒸爍居一年足遂不復於行乞告回籍調理掌院固留公且欲借修書爲公養疾之地公以食祿不朝賀非臣子禮力辭歸同館諸公祖帳都門外人賦一詩贈行數十年僅事也公所學無不貫尤邃於經謂春秋爲宣聖性命之文而三傳未能發明非啖趙孫劉諸大儒則聖經或幾乎晦武夷胡君頗以

己意武斷迂泛不切者不可殫述晚集諸家之說爲春秋集義二十卷穿穴根據不第爲胡氏諍臣也又爲詩經集詁四卷禮記集注二卷與修明史時有明志彙六卷明太祖本紀八卷列傳十卷修綱目時有明綱目三卷少學詩於同里洪稚畦中凡數變卒歸醇雅晚與里中諸宿老結南屏之社而公獨絕去破碎委瑣之習已刻筠谷詩鈔七卷余嘗承公命爲之序未刻者有書帶草堂詩鈔三十三卷文集八卷賦四六共一卷詞一卷其他若析醒錄三卷粵東紀遊一卷則公之雜著也公和而介通而有守官庶常時佟家宰方總庶政同年薦公入幕不就或嗤其迂已而佟敗友人獲交於年太保爲公先容勸作詩以頌功德笑而不應方侍郎薦

公於果邱公力辭西林相國曾薦公肇高雷廉學政終未嘗私謁  
通名仍用後輩禮不敢妄附門生之籍身既通貴布衣之交四十  
年如一日後進有僑才折行輩接之稱說不去口余之交於公也  
時方踰冠而公已爲巨人長德歡然握手若昆弟暨余通籍而公  
又爲館中前輩片言之美一字之疑虛已下詢執禮如末學小生  
而不知涓流之不可以益河海撮土之不可以加泰山也公子之  
矜特令執經余門公旣彌留而之矜會試在京師遺言必乞余一  
言定公生平之行狀嗚呼余爲荒廢頽落之人公獨略去勢分而  
有所取焉豈非以其質直而不冒阿所好乎公疽發於頸血氣漸  
耗屢下不止疾旣亟尙索紙作買棺寫眞二詩比至屬續神明不

亂蓋其養有素也公生於康熙壬戌二月二十六日終於乾隆乙丑二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四 敕授文林郎再授儒林郎例授奉直大夫公之階也娶於陳 封安人例晉宜人男子子三長卽之紳乾隆辛酉舉人次之莊次之開繼弟明彥爲後女子子一適太學生傅庭芝明彥遺一女公撫之如己出亦嫁士族太歲在丙寅子月晦之紳將葬公於桃源嶺青芝塢之原幽宮之銘伐石有待匄匍稽顙件繫行事勾余筆授以竟先人之志是不可辭也謹狀

右行狀杭世駿撰

先生幼孤貧眇一目自嘲云自號小冠杜子夏人嗤一目湘東王

右隨園詩話張維屏錄

筠谷以詩爲事業有指其失及改定其詩者終身敬禮之出使廣南時山人黃子雲適留其地爲黠竄數言出囊中金贈之俾還故鄉此風近日已罕見矣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149-208

黃之雋

黃之雋江蘇華亭人原籍安徽休甯少聰穎讀書過目輒成誦康熙六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雍正元年奏中元祭 聖祖仁皇帝文稱 旨越日 召見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尋 命提督福建學政一歲之內疊荷 特恩蓋異數也二年遷中允三年以巡撫毛文銓奏參庇護生員 命回京四年降編修五年復以浮開廩冊革職乾隆元年刑部尙書徐本薦試博學鴻詞是時之雋年逾七十試日屬彙成以目眇不能就燭下作書遂納卷出報罷南歸又十餘年卒之雋倜儻自喜初罷官歸囊無餘貲惟嗜蓄書著目者二萬餘卷撰述甚富詩筆尤工手編唐堂集六十卷別



開生面仍復不失正軌嘗集句爲香屑集十八卷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千首中句無重出一首中人無疊見又集唐人文句爲之序亦二千六百餘言組織工巧一一如自己出雖非正格實爲唐宋以來所未聞兼收並蓄足見文章之變無所不有也

右 國史館本傳

雲閒詩自陳黃門振興後俱能不入歧途累累繩貫至盧文子後又日就衰隳眇所宗法矣唐堂學殖富有而心思才力又足以驅策之故能自開生面仍復不失正軌謂之詩學中興可也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按黃公字石牧

邵泰

余與編修邵公北崖交四十餘年矣自雍正癸卯余以後進謁公未相知也公籍大興僑居吳余官江南驛鹽道時制府尹公延公主修江南省志因時過從見公色夷氣清退然自下與之語愈叩而愈無窮始知公好古純篤之士也嗣余歷宦四方每過吳必相見劇談移晷交相勉於實學余撫西安欲聘往主書院講席公以葬親辭丁丑余奉命撫蘇見公顏稍衰然爲余評隲課士直解猶有精理偶一相見咸歎士習漸趨浮靡而篤學之難其人也余赴粵東往別書齋於天文理數學術事功同條共貫津津有味乎其言之相約赴粵以道遠中止及余再莅蘇正擬延入官齋講明

切究造就多士乃僅一把秧而公病已漸劇余急欲趨晤公遣人止之不數日而遂以訃告矣憶自相識以及於今每一晤談非關道義文章卽關人才風俗歷歷在胸臆間有不能已於言者故於其孤錦鸞之請銘而綴以辭焉按狀公諱秦字峙東號北崖系出河南曾祖以上譜亡失考曾祖諱某始遷崇明祖諱某再遷大興以公貴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考諱希賢以長子官 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少卿復以公貴 贈如其宮祖妣王氏 贈恭人繼妣陸氏 封恭人中憲五子曰觀大理寺少卿曰謙 贈兵科給事中王恭人出曰臨甲午舉人候補知縣次卽公曰豫刑部覓審司主事陸恭人出公少孤體羸專靜好學工制舉業年十九補順天

府弟子員辛卯舉於順天壬辰下第以學未至兩科不赴會試肆力於古辛丑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癸卯充會試外簾官散館列一等授編修丙午典試四川號得人丁未假歸乾隆戊寅十一月十七日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九公自成進士立朝僅六載以母陸太恭人在南迎養不至遂決歸志時母雖年逾七十甚康強同母兄弟三人非獨子公顧不以自解歸養二十年同榜士躋卿貳秉節鉞落落布中外公一不爲意唯色養是樂一味之甘必愉色手奉母曾邁危疾公曉夜叩天乞以身代卒得無恙母後患風痺五載公扶侍未嘗刻離母喪後遂不出公口不談理學而於聖賢經傳寢饋研玩易詩皆纂說旁及老莊列管荀揚呂氏春秋董

子繁露諸書手自摘錄謂諸子精處亦見道之一偏於修身治體各有助於聖人之教貴善讀耳嘗與余言易隨事物皆足見易未嘗不歎公學之深也於民生休戚利弊當世之務無不洞其曲折副府尹公素器公時有所咨訪必舉地方切務於余亦然使公進用出所負豈類經士齷齪不曉事者必有所建樹無疑也公學充於中而常若不足所爲古文詩歌不以問世橐藏於家能作擘窠大字吳中扁額碑刻多出公手伯兄仲兄季弟皆先公卒惟三兄與公同白首友愛若童丱公別築書圃以居卽以舊宅內公分讓兄平居節嗇以恤族嫻之貧乏者人多懷之娶王氏封孺人先公卒有淑行公每念其力疾事姑以致不起久而悲之子一錦鸞

順天府學弟子員醇謹能讀父書女四一適吳仁太學生一適宋  
巨源乙丑進士大庾縣知縣一字蔣炳未婚守貞一未字殤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鄉余惟公篤於倫理淡於榮進沈浸於學  
而不以講學鳴此真篤於學者是可以銘銘曰

眾營營以趨獨黯黯以居既早達而勇退愛春暉之長舒斂菁華  
之灼爍力六藝之菑畬雖勳績未樹蔚然經師與士模任化而往  
斯人歿銘茲幽室辭非諛

右墓誌銘陳宏謀撰



蔣恭棐

同年友蔣君諱恭棐字維御一字迪甫其先廣陵人後徙蘇州五世祖育馨以舉人知清流縣高祖燦由進士官至天津兵備道曾祖圻以子鎔貴 贈奉政大夫祖銖 馳贈考溶 封並如君官君生四歲卽通四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爲文章有奇氣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華亭張文敏亦以五經受知學使者江左文士矜奇耀異人握靈蛇之珠而張蔣兩君獨守先正矩矱所爲文流傳都下安溪李文貞見而歎曰是今日之思泉震川也後文敏數年成進士君 廷試違式落第夷然歸里益肆力於古又七年與余同成進士入翰林充 玉牒館纂修官一時制誥典冊出君手輒



爲院長所激賞以封公七旬假歸上壽里居七年極色養之樂  
今上卽位之初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自濯磨與時而  
奮封公以精力尙強命君北上供職充大清會典 五朝國史館  
纂修官居無何以原官休致適封公以哭長子過慟朝夕奉侍未  
嘗須臾離膝下先後居二親喪哀毀骨立時余與張文敏同事西  
曹公餘屈指當代古文必推迪甫每欲邀余公裁薦剡旣而文敏  
以疾去不果辛未二月 法駕幸吳中侍直宮門蒙 溫旨垂問  
賜內府緞匹余時忝扈從見君於豹尾班後則鬢鬢皓然矣癸  
酉冬德州盧君抱經再擢兩淮都運延君主安定書院諸生慕君  
名擔簦而來者咸虛往實歸君自誦曰吾雖老願以平生所得公

之諸生當不負盧君也余適訪盧君於邗上盧君招余兩人飲花  
下賦詩以紀斯會數日余辭歸長水未浹月而光嶽等已扶櫬歸  
吳門矣盧君經紀其喪人皆以君篤於友誼卒得友朋之助云君  
湛深經學詩文無專師於唐宗少陵義山於宋愛廬陵臨川藏書  
數千卷皆手評數過著述十數種光嶽等方編輯授梓君生於康  
熙庚午十月二十三日卒於乾隆甲戌六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五  
娶宋氏先君卒男七存者光嶽道恢師鄭皆能世其業女五孫男  
三孫女五以乾隆二十年十月某日合葬於長洲縣二都十五圖  
福字圩銘曰

余少賤走

皇都儔眾中揖二廚評道藝說唐虞雲閒張吳趨蔣

一扶搖雲霄上一守官師儒長尙書星隕峒崕郵詞客又訣邗水  
溝低徊往事五十秋感舊一哭霜滿頭魂歸來兮樂斯邱

右墓誌銘錢陳羣撰

儲大文

大文全集十六卷而論形勢者居七卷 國朝百有餘年惟閻若璩明於沿革大文詳於險易顧祖禹方輿紀要考證史文雖極博洽往往以兩軍趨戰中途相遇之地卽指爲兵家所必爭不及二人之精覈也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儲大文字六雅江南宜興人康熙辛丑舉會試第一官庶吉士精輿地形勢之學著存研樓集言方輿要隘者居多同人弟子也

右事略李元度撰

兄弟同科登進士者屢見於漁洋菴塘之紀載指不勝屈矣莫盛

於宜興儲氏康熙辛丑會元儲大文其弟郁文雄文與之同榜越  
五年方慶善慶又以同胞兄弟同捷南宮洵稱佳話

右紀聞陳康祺撰

吳啟昆

江甯吳先生諱啟昆字宥涵進士官編修著索易臆說二卷總論  
易之大旨不復章解句釋如上下經之分篇諸卦之命名以及先  
天後天圓圖方圖等類各爲一篇以闡其義其卦變一篇爲彖傳  
所云剛來柔進之類必本卦貞悔二體實有此象而云然非本卦  
所無外卦所有而必假之以得解也在本義逐爻細推以爲此自  
某卦而來不過兼此一說欲使經無贖義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  
有此卦也後人專信本義遂誤以餘意爲正意又如分宮卦象次  
序一篇謂天地之造行不離五行八卦率領諸卦分掌五行以用  
事術家以子父才官兄弟論生剋制化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剛柔

者立本者也綱領之八卦是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所屬之諸卦是也一切往來屈伸之理無一不在此六十四卦變通之中其發明象數皆爲有見

右學案

唐鑑輯  
按吳公康熙  
辛丑進士

陸奎勳

陸奎勳浙江平湖人父世楷南雄知府奎勳學殖早富隨叔父棗於京師公卿爭相引重歸倡洛如詩社風雅振興久困名場受遺命終不他途干進年幾周甲始成康熙六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雍正元年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撰擬 制詔多稱 旨尋以疾乞休主廣西秀峰書院荆立學規倣朱子白鹿洞遺意成就甚眾平生淡榮利不爲嶄岸峻絕之行而秉持不貳薄田未足供饋粥無戚戚容惟一意說經初於醫卜術數韜鈴步算以及仙佛諸書靡弗秀驚務極泛濫卒歸平實當其覃思冥索卽暑月漏常三下飛蟲交嗜若不知然有所論述聽者忘倦自謂六經注我而



後可以我注六經兼合六經以注一經著有陸堂易學十卷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諸儒者十之四閒亦釋以己意得力在說卦一篇足該全易而以坤以藏之章爲歸藏象帝出乎震章爲連山象又言商之歸藏本於神農夏之連山本於黃帝人知畫卦重卦皆由伏羲不知黃帝始立蓍數及乾坤八卦之名屯蒙諸卦名則堯舜始增序卦之錯綜乃文王始定詩學十二卷不取正變之說不特楚茨十詩斷爲成康盛世之音凡斯干無羊考室考牧均歸正雅楚邱緇衣蟋蟀均歸正風譏鄭氏詩譜時代舛謬不倫歐公強爲釐正猶多牽合周召二南以地不以人王風乃時爲之非有意於貶平王如此類有辨正精覈者大致與明何楷詩世本古義相近

且以爲不宗孔孟之傳第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  
是以有魯詩補亡之作今文尙書說三卷病蔡沈集傳於禹貢黑  
水三危之屬生長南疆末由考訂洪範中以五事配五行專主相  
生不兼相勉未免後人滋議故參其疑闕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  
而古文則置之蓋用元吳澄昔纂言例也戴禮緒言四卷糾正漢  
人穿鑿附會其間指曲禮之漢儀識樂書之補闕摘燕義之非古  
下至檀弓榆沈少儀几穎悉爲矯其謬而析其精春秋義存錄十  
二卷凡經傳子緯所載孔子之言盡援爲義力主春秋非以一字  
竅貶能歸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之論其疑胡傳而信左氏  
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特奎勳經學自信太勇務出新奇是其

所短最後撰古樂發微已屬彙疾劇未成而卒又嘗輯八代詩揆  
唐詩安字音舉要等書詩文自弱冠時已充篋笥後乃以餘事爲  
之文博辨詩獨風流明麗文集二十卷詩正集十六卷續集八卷

右 國史館本傳

陸奎勳字聚侯一字坡星平湖人南雄太守孝山公之子而內閣  
學士雅坪公之猶子也年十二卽能詩未弱冠以文字雄吳越聞  
幼作中秋月夜書懷詩鏗訇陶冶情文並茂嘉善匡山叔父見而  
奇之贈句云鵝水才華盛吾家太守賢生兒年十二詞賦自翩翩  
卽集中開首第一章所云碧天如練夜初涼者是也顧少年善病  
雖性喜吟詠而父師專督時藝禁勿使爲弱歲列子矜旋遭生母

憂謝絕人事兀坐小樓中課孤姪暇則取插架書讀之手抵口沫  
如是者三年胸中積有卷軸而於漢魏六朝唐宋諸詩家亦各悉  
其源流正變不迷所往而詩學大昌久之游京師與楊次也副使  
沈厚餘榜眼柯南陔進士唱和城南有浙西四子之目時康熙庚  
午辛未閒詩人競趨宋派而吳閩一帶宗仰虞山幾如團扇之畫  
放翁先生少長是邦顧不能不隨俗轉移而細膩風光森張骨氣  
固自有其君形者存非彼學步效顰輩所可同日語也嘗選定十  
二唐人安詩集行世各系以詩其題杜少陵云文選理熟精宋元  
格具有五霸紹三王罪魁而功首石破天驚其論實古人所未發  
誠足開拓心胸而推倒智勇也已先生雖門第清華甲於江左而

自其尊人沒後家計中落授經餬口時爲萬里之游則益研精經  
學寓淮揚者三載於諸經皆有撰著解匡鼎之頤而折五鹿充宗  
之角譬蜂釀蜜如肉貫弗宋元人經解如林自貢父華谷草廬東  
山一二家外度未有與之並駕而齊驅者而大江南北尋章摘句  
之徒猶泛泛然以詩人相推重蓋亦淺之乎爲丈夫矣庚子辛丑  
年六十始聯捷成進士入史館纂修明史計足踰省闕已一十三  
次矣先公爲閣學公所得士庚午之役先生實在鎖闥襄殿事贈  
縞班荆與先公講世好甚篤柳州先友之痛能無有感於斯文

右小傳鄭方坤撰

平湖陸先生諱奎勳字坡星撰戴記緒言四卷大旨以禮記多出

漢儒不免有附會古義之處而鄭康成以下諸家又往往牽合穿鑿以就其說乃參考諸經旁採眾說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爲綱而逐字逐句條辨於後用力可謂勇矣又著陸堂易學十卷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諸儒者十之四閒以己意訓釋於前人亦無大異同惟謂伏羲但畫八卦而無卦名黃帝乃以名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堯舜始增加屯蒙諸卦名等說未免新異又著陸堂詩書學十二卷又春秋義存十二卷

右學案唐鑑輯

奎勳少好談兵又精六壬學及星家言繼而學仙學佛年四十一乃一意經學著有陸堂易學詩學今文尙書說春秋義存錄戴禮

緒言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陸堂穿穴五經皆有述作今人中井大春也詩獨風流明麗廣平賦梅花不礙心似鐵洵然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夏力恕

先生姓夏氏名力恕字觀川孝感人生三歲能以意推字偏旁得其音義稍長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詩酒閒席次引杯刻燭爲之愈捷愈工然殊不屑意弱冠讀宋五子書窮日夜不倦灑然遂有所得康熙庚子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與其兄力忠同選庶常時號二夏旋以館課詩受知於掌院徐公未散館薦授編修雍正癸卯順天鄉試同考官甲辰山西正考官加日講官起居注忽心動曰母念我也卽日告歸逾年轉病假制撫強起修湖廣通志母卒侍父鈍最公於蘄水學署請終養許之先生自通籍以來至於屬纊屏跡林下垂三十年未嘗一日廢學先生之學務在窮



理隨事體念以求自得而未嘗有所標目故其爲教也平易和樂不立異同眾人易從而賢智者終身由之無復流弊主江漢書院負篋至者歲數百人循循皆由禮法或問爲學之指第教之立志而歸於因文以見道蓋是時場屋之文務爲浮靡人皆揣摩習熟不復嚮學先生以爲制藝正則人心正而學術有所從出自爲課藝輯題解引伸推廣而究極其本學者於是翕然皆知返而求之六經二三年閒楚中風氣爲之一變先生曰可以休矣辭歸益引疾不出著四書劄記二十卷證疑備覽八卷杜詩筆記十二卷菜根精舍詩十卷古文四卷易論二卷四書文已行世者更定改本藏於家先生聞道最早沈潛義理久而彌篤劄記一書剖析微言

貫穿洞達自謂生不精力盡積於此已脫毫猶手寫至再往復訂  
正意趣油然乾隆丙辰舉鴻博丁卯舉經學皆固辭居母憂哀毀  
骨立鈍最公年益高事之益謹飲膳非親嘗不進族人貧者賴以  
舉火無慮數十家晚年名所居村爲上農布袍竹杖往來閭里望  
若神仙或與田父野老煮茗道故欣然忘倦因自比於農學者遂  
稱澆農先生云鈍最公年九十二無疾而終先生六十五卒亦無  
疾晨起整衣端坐書得其意義沛乎蒼旻數字輟筆遂遊蓋先生  
之學深造自得悉由心悟其爲文章縱橫出沒神明變化於古人  
之法而主於得其意義之所歸故自言如此力忠字映川先生少  
師事之見菜根精舍家傳

右傳程大中撰

李鉞

李鉞字含奇直隸盧龍籍江南吳縣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含奇館選未幾旋卒無有知其能詩者讀其遺集鬱伊易感愴快難懷情至文生咀吟不厭何吾吳之多詩人也彼山澤之士沈淪而不章者可勝歎哉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國朝書目全錄

卷百二十五

三

于振 戴瀚 楊炳

雍正癸卯狀元金壇于振榜眼上元戴瀚探花鍾祥楊炳 上以  
登極首科 恩施格外俱著在南書房行走曠典也

右記余金撰

卷之二十一



沈淑

漢唐宋以來諸儒有以羽翼經傳爲功者有以潤色鴻業爲功者  
議者謂潤色鴻業之功顯羽翼經傳之功隱不知稱頌功德發揚  
盛美文章爾雅之士類能之若夫稽考古今網羅放失必宏通淵  
博之才乃克爲之其流風餘韻所以霑溉後學者甚鉅常熟沈頤  
齋先生官翰林爲文學侍從之臣潤色鴻業固其職也而其功乃  
在羽翼經傳嗚呼豈不偉哉先生諱淑字季和一字立夫曾大父  
諱文瀾大父諱萬堦父贈公諱錫蕃先生天才卓犖精敏絕倫自  
少卽不屑爲俗學憫文士溺於見聞務爲雷同苟且獵取科第慨  
然以古爲師徧讀十三經注疏及宋元經解爲文獨標精理刊落

詞臣十一



浮華晚聞先生謂王錢遇之亦當卻步眞足紹安溪之傳而無愧者雍正元年成進士入詞館以峭直少合方望溪先生語以窮經治古文乃能異於俗儒遂乞歸養母杜門卻掃日以著書自娛嘗論世嫡承重之異大宗小宗之辨支庶爲後之禮斥張羅峯繼統繼嗣之說之謬其言如懸河倒峽沛然莫禦諸公咸爲之傾倒所學尤長於毛詩周禮儀禮病王安石附會經傳新法困民幾令儒者疑周官非致太平之書乃於注疏外廣採諸子百家之說足以輔正義破邪說通矛盾辨誣罔者撰周官翼疏六十卷先是臥病京邸時輯陸氏經典異文春秋三傳異同分國地名職官器物宮室及注疏瑣語名曰經玩都爲二十卷書成未獲行世閱四十五

年長君棊官河東運使時始以其書進呈列於金匱石室之藏蓋  
著書之難難於擇所向所尚是矣或不能成於一手成矣而顯晦  
又自有時故非有堅固不拔之操者往往憚而不爲 今上御極  
之十有六年詔天下舉通經之士同邑陳見復先生祖范襲然爲  
舉首而先生歿已二十餘年矣厥後顧主事古湫先生著虞東學  
詩孫主事莊九著周易讀易揆方是皆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吾  
虞自國朝以來偉人傑士代不乏人而能昌明經義著有成書  
者始自先生後之人猶知尋求根柢不至於荒經蔑古者亦自先  
生方先生少時詩文與宋君夢齋名時人目爲沈宋不幸俱早世  
願一則僅以詞章著一則敦崇實學名山之業足以傳世嗚呼先

生爲不朽矣先生生於康熙戊寅歿於雍正庚戌春秋三十有三  
夫人蔣氏以子官 封淑人長子栻河東鹽運使次子縉國學生  
孫廷焯廷瑛俗又傳先生前生爲三峯僧碩揆此乃彼教中夸誕  
其詞冀以惑世其實殊不足爲先生增重云乾隆四十二年正月  
二十九日始葬先生於慶安之兆熊與栻爲同年友謹述所聞以  
表其墓而繫之以辭曰

嗚呼先生儒宗是程弱冠通經博稽六藝補罅抉駁不阿於世禮  
堂寫定羣書紛競於焉考訂獻之巖廊祕閣以藏斯文允昌

右墓表邵齊熊撰

張江

張江字百川別字曉樓江西南城人其族望頗蕃昌世居邑之郭下邑人稱郭下張家前明成化己丑殿試一甲一名張昇歷官至禮部尙書諡文僖乃江先世第不知文僖於江實爲何世祖也江少卽敏於時文一題輒拈數藝如翻水涌雲能各盡其變態每下筆不自休卽老宿亦橋舌畏之長與同邑羅癘枚潘安禮何天爵數子相友善磨切數子俱工時文獨江益變而沈澗今古有自得於中人莫窺其所以然者故江文遂擅天下天下經生家無不知讀張百川時文者以雍正癸卯成進士入史館是時金壇王太史步青方主持壇坫與江同年同館王旣重江之人與其文江亦相

視莫逆遂盡出其篋中文委王別擇無何汪以丙午病死京邸又六年王乃序江平生所得於時文之故梓百篇行世於其爲文之甘苦疾徐凡經幾變者旣標目甚悉而江才力包羅秀魄崛起於同時諸名作之外又早歲卽心契安溪李文貞諸緒論秀搜幽討堅定不疑因得藉窺六經之奧旨以求合孔曾思孟之微言故其文之神明變化莫可端倪要粹然一出於正於五家有其精微瘦勁無其連犴俶詭其後又十數年桂林陳文恭公宏謀撫江右復得江未刻藁五十餘篇以書趣王太史續刻之是時王年七十有八又合訂江文得百五十篇有奇續序所謂炳炳麟麟飢觀益暢者王之神契於江也微己文恭之貴仕與王之髦勤俱惓惓焉惟

懼失其殘篇牘字而不獲公之海內也江文則旣信於今時傳於後世矣然江初客死京邸賴其鄉同官賻南歸歸則蒼黃殯本邑瀕河之萬歲寺寺故多奇殯以百十計而江子立夫初不知旌題其置其後嗣惘惘莫辨識久之邑人有詰問立夫者則云已葬岳口其實訪之岳口又並無江墓及今尙疑不能明也立夫籍南城縣學弟子員前後提學江西者多以江故賓禮其子而立夫情窳不類坐耗蕩無所歸立夫亦有子長旣早天其次繩武又薙髮爲某寺僧已而繩武日長大其師慕波謂江名公不可無後乃資而遣還張氏邑人高幕波之義亦謀釀錢合助爲繩武立家室而繩武又不振一日竟遙遙遠去莫知所之江工書法喜鼓琴他皆

無所嗜獨嗜治時文有天得於博鑿或偶一爲之則其時文更神  
勇孤詣蓋勤一世出死力以盡用於斯文雖駁雜時之血路心城  
無非頌壹時之血路心城也立夫貧不自存以江所讀毛詩尙書  
周易春秋四經舊本及筆筒一破琴一質錢於同邑太學生王氏  
王氏重江所遺畱許之乾隆己酉王氏有子聘珍以選拔赴京  
廷試明年秋同子僦舟南歸因爲予備述其詳又言筆筒週遭書  
前後赤壁賦皆江小楷手蹟至今宛然其評點四經多在章法句  
法字法而於經義則略不及亦其平生結習則然乎予因謂聘珍  
南城有文如江者豈可無片土封墓子曷卽以四經舊本及筆筒  
破琴爲江招魂起冢使後來過訪南城者有所瞻望興起聘珍則

敬復曰諾抑予又聞江之同族銘頌己卯鄉薦出今大興翁閣學  
方綱之門歷官至松秦兵備道俸入最豐而於江後略無省錄頓  
置翁提學江西時每言及江輒太息惋憾不已者甚矣江之窮於  
死而予傳之所以不可不拈作也

論曰或言造物忌名然自制藝旣興以來其有文隄於其生而卒  
不隄於其死且大顯於其死者死則造物無所用其忌耳而獨江  
之旣死則犯忌轉酷矣昔南昌杜果見奇文沈埋不曜必標揭品  
評惟恐湮滅其論至比於拾遺骨收棄兒江文旣曜於當時可傳  
於後世幸不至零落無所收拾而乃尸解若委蛻嗣續化塗人何  
與杜氏所論若適相準折然豈全乎此之精者爲存其神卽不必



保乎彼之粗者爲僅遺其跡耶抑羣奉以此之虛名所得於人世者猶少而偏降以彼之實禍其受罰於帝者更多耶

右傳余廷燦撰

王步青

歲辛未正月十有四日金壇王罕皆先生卒於家四方聞之承學之士悼喪后師氣類之交痛剝碩果靡不屏營而心不庭葬有日孤士鼃毀不能屈其慧孫維甸乃酌來乞誌銘予與先生數十載臭味之投舉禮部同年同門之分雖居遠會稀心期猶比鄰也曷可以不文辭夫三不朽立言爲又次然孔子以言垂教而功遠賢於堯舜立言非卽立功乎善言德行者加於善爲說辭一等惟身有其德也德與言亦立則俱立耳言有作述孔氏述者也漢以來爲箋爲故爲注爲疏遞相述以闡其義者也而莫明備於朱子自時厥後舍朱子莫宗矣願傳習眾而朱子之本義有得有失有明

國朝書目表卷之二十一 詞臣十一

三

國朝書林典故卷一百二十五  
三  
有晦若稽田耨鋤相尋於其土如魚鱗終不免有一稗之倖畱一  
苗之誤傷此亦有心斯道者之憂也罕皆先生初以制義應舉固  
已志於宗經載道先民是程而所爲拔出乎等夷及晚遇遄歸無  
事功可以自效退而理故業維風尙爲後學開路指迷知所嚮方  
以助 國家烝髦育才之至意以應古者仕歸而教授於鄉之義  
於是其有詩文諸選之刻抑又以爲因文見道不若直遡道源別裁  
文章之僞體尤當昭揭經傳之指歸於是乎有朱子本義匯參之  
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抉經之心譬傳之脈咀華漱液與道大適  
蓋非徒經生講師循誦習傳之故冊而明道解惑之要領也旣歿  
而其言立可以祀於誓宗者其不在是與先生諱步青字罕皆家

近己山學者稱己山先生遠祖宋龍圖閣直學士正肅公遂代有  
卓行潛德以迄於考贈公諱永年生四子先生居長幼穎異爲從  
祖明經公諱錫祉所器以嗣其早亡子贈公諱洵仁明經公宿學  
也齋文就正者接踵命嗣孫先甲乙之覆按輒當喜曰兒異時必  
以文術鳴俄而聲譽日起衡文者爭物色之以光其榜先生益自  
韜晦故久而後遇康熙甲午舉於鄉雍正癸卯始成進士年逾五  
十矣官檢討三年假歸不復出壽八十無疾而終按行狀虔奉所  
後孝隆本生篤愛諸弟睦嫻親黨訂故友張江遺文士林稱義焉  
表高蘇生之作於塵埋蠹蝕中士林稱仁焉希風者徧天下而交  
不稍濫也家雖貧而慎於取又能與也不與戶外事而桑梓閒利

病則言於當事助興除也掌教書院一遵鹿洞遺規訓迪子孫大  
要敦本務實勿苟得而僅虛聲也暮年勤學顏其齋曰無逸所曾  
氏之臨履終身死而後已端木氏願息而不可得蓋同此志也嗚  
呼其可敬也夫其不速朽矣夫銘曰

閒閒小言殉華絕根纖纖媚學蠅頭蝸角委棄至寶曾莫尋討有  
偉一人著述等身簪筆告備質我聖真歸于其邱永勒貞珉

右墓誌銘陳祖范撰

何玉梁

公諱玉梁字韋江號樟亭錢塘人祖蘭旌明季杭州府學生績學多隱德學者稱江澣先生考喬雲康熙丙辰進士官湖廣桂東縣知縣有循聲公幼卽穎異五歲入家塾與兄某以記誦相角勝日誦數千言晚課畢私以他未誦者益之稍長工韻語受業蕭山毛西河檢討門學益進康熙己卯 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杭州公隨父迎 鑾擬撰應制詩若干首以年幼格未上檢討爲之序載西河全集年十七補錢塘縣學生康熙甲午舉於鄉雍正癸卯成進士改庶常時新進士始行九卿保舉例而 御試詩文爲尤重公於九列無薦援特以文章稱 旨拔眞詞臣掌院雅重公凡館

閣制誥多屬公撰擬進呈 宸覽甲辰授編修充大清一統志纂  
修官丙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沈澗張受長王延年等十四人  
皆知名士丁未以母喪太君患風痺疾陳情終養歸制府彭城李  
公廉公名延掌紫陽書院講席自己酉迄丁巳凡九年公持文律  
甚嚴一字一句之疵抉摘不少恕遇英俊傑出之文亟首錄以爲  
程式以是爭相鏃礪門下士掇巍科成進士者先後百餘人居恆  
訓士每引安定規條務求有用之學曰讀書內而無益於身心外  
不能通達世務雖胸羅萬卷謂之書簾可也生母李太君廣東新  
會人先是康熙甲辰山寇竊發舉家驚竄太君年十歲陷於賊貝  
勒某公勦平之凡寇所掠子女航海以北抵京師沁水縣縣丞裘

某公嫡母父也倡義贖難民百口得太君詢其父兄姓名里居悉數不忘異之撫爲女遂媵裘太君同歸桂東公生公太君居杭時時思父母不寘常爲公道王覺經尋親故事蹙然而歎曰予雖隨汝父在桂東時一見吾父而今又若干年矣汝異日能至粵一訪里居乎言已嗚咽不自勝公恐傷太君意附舟入粵比至太君父已歿舅氏徙居香山造門謁見具述太君遣行意相持而泣留一年歸益順承母志終身如一日云甲子夏徽嚴衛三郡起蛟大水溺人壞廬墓棺樁浮江而下公傭夫駕舟自富春江至龔赭之間出沒巨浪撈浮棺五十餘募義者接踵而起閱三晝夜又得二百餘具於是編號繪圖沿途黏示俾子姓認歸其不可識者逾年瘞



之己已蕭山令聘修邑志公校閱舊本多改竄前史而飾爲美詞其未見正史者官階年號亦僞造居多公細加校訂如前明何孝子競父醒庵侍御以湘湖水利故爲邑令鄒魯所殺孝子報讐事具明史舊志削去父子二人傳以他有勢力者當之公憤曰父以地方公事死子爲報讐死煌煌國史尙不能沒而獨不見容於邑志公道何在於是摺尋孝子逸事其一時同事例應並載者得書十餘種爲孝子立傳是夜陰風寒慄鐙燄青熒室中若有鬼神者人以爲異何氏自上虞縣遷杭三百餘年支族繁衍桂東公會輯家譜閱年久未有續修公依派編圖增立傳記較他姓譜體例爲詳公讀書於諸經中尤邃於周易三禮嘗論易曰易聖人之書也

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不在也王弼閒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願言理學者宗程子言數學者宗邵子朱子作本義啟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邵氏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程子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關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嚮往之揣摩圖象口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經反似承其流矣然程邵二子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程子獨不與言易之數邵子每欲以數學傳程子而程子終不欲邵子既沒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朱子雖爲之訓釋他日有荅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穿鑿附會之說則學者亦當兩酌而審所當務矣其論三禮曰

三禮之學其所以譌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察乎此四者而諸家之聚訟可以折其獄矣又曰歸熙甫作孝經敘錄謂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灰燼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耳歸氏之論洵爲讀書不易之良法嗚呼誦公之言可以知公之學識矣所著有韶卹吟四卷賢鑒堂詩存一卷應制格詩一卷南齋記聞四卷

史論十二卷柳浦集四卷藏於家沒年六十九子四陳調乾隆丁  
已進士河南鞏縣知縣維熊雍正乙卯舉人湖廣祁陽縣知縣陳  
鯉乾隆辛酉舉人陳燾仁和縣學生孫四人

右傳汪沆撰



陳浩

先生諱浩字紫瀾號未齋又號生香年十七入昌平州學屢受知學使者吳文恪公尤極賞之是時僦居大興采育家徒壁立館於某氏書舍爽塏而自念二親居湫隘暑氣歊蒸每晡後輒入館旁矮屋坐爲人鈔書日得數十錢養親見者異之偶有友人欲飲以酒屬入茶肆相待旁坐者一人熟視先生曰功名君所固有異日於學必有所成卽執先生手曰孝哉惜二親不及見君貴也先生慨然而歸後果連遭大故雍正元年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歷左春坊左中允改右遷翰林院侍講晉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晉詹事 誥授通奉大夫

會入武英殿校書充一統志纂脩官武英殿提調官續文獻通考纂脩官武英殿總裁凡校經史皆參互羣籍默悟於心於疑似紛糾處爲分肌擘理同事齊次風杭大宗皆服其精博己酉典試福建閩人稱得士癸酉視學湖北視諸生之去取如自爲諸生時論文就其所長與朋友開誠受虛試應山特拔楊忠愍公裔孫食廩餼試鄖陽稽入學冊向缺額者悉增於前時部議減科舉額先生力送七百餘人閱卷三十餘晝夜甚憊一時在幕中者桐城劉畊南吳中廷畊石朱葑亭皆天下之士歲得養廉三千金盡以分賜之曰此皆以敬其事吾豈敢私吾家故自湖北歸都門三年俸之所遺只給十七日之用而此後如故典衣矣晚致仕來主河南大

梁書院按日升堂督課夜分置酒延諸生列坐娓娓講論不倦或  
意有未盡則踵至書舍立談以畢其義貧者賜之衣食并恤其家  
先後十餘年聞風而至者千人選拔爲貢生者若干人登鄉會榜  
分部入詞館者若干人凡豫中之士有所取則其好學而能文者  
咸知嚮往而不至他歧曰吾師陳未齋先生也後移席宛南教士  
亦如之先生自受 知遇以來 先皇帝恩賜凡四 皇太后  
皇上恩賜凡九加二級得邀從二品 封典辛卯恭祝 皇太后  
八十萬壽復加一級入九老會 賜遊香山 御園畫工艾啟蒙  
繪圖海內以爲異數先生性和易高潔年四十二獨居不娶室無  
婢妾與朋友交無慢容御下無惡聲一物不忍其傷好學至老不



厭於唐宋八家文漢魏以下詩皆有所論定詩學王孟韋柳得其  
清遠書法顏李徐柳四家而不習其形貌一生凡有大事皆先兆  
入夢初舉於鄉知其名次成進士館選並預知之武昌江行朝起  
預戒舟人載石已果暴風折桅臨沒預言正月十七日豈非靜極  
而明者耶嗚呼先生立朝三十餘年皆清華之選無庸功可見於  
世而自重其身進退趾步不苟於人世榮利恬如同事者不生忌  
心卒之官列二品復蒙 聖主知遇歎其學問優長可謂存順沒  
甯極人生之完福而獨其從遊之士追慕曩日之教澤不能不悲  
思於無窮也先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七十有八刻有生  
香書屋詩文擬古帖行世先世蘇州人父某遷京師隸籍昌平州

子二長本忠字伯思己丑進士工部郎中庚子河南副考官癸卯  
貴州學政丁未七月歿次本敬庚辰進士翰林院檢討戊戌二月  
歿伯思來典試時靖舉第二名今去先生歿之日十有六年矣二  
子又先後殂謝自維受恩獨深有再世師弟之誼大懼事蹟弗彰  
故特揭其生平大凡勒之石以垂於世

右墓表郭益靖撰

臣等謹將所請  
各款開列於左

三

張鵬翀

張鵬翀江蘇嘉定人幼多疾資性頗鈍年十七忽開悟讀經史如  
宿習作文及詩下筆纏纏數千言立就補諸生試輒冠其曹雍正  
五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八年散館授編修十三年充雲南  
鄉試正考官鵬翀早擅詩名才思敏贍嘗客松江府署刻寸燭賦  
詩二十首於京邸作雁字落葉七律自晨至午上下平韻俱就又  
工繪事尤長山水興會所至槃礴淋漓書復蒼潤勁秀時稱三絕  
乾隆二年大考二等試日未亭午已納卷其受 上特知始此六  
年擢侍講充河南鄉試正考官遷右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七年  
擢少詹事九年升詹事嘗進所作春林澹靄圖並題七言絕句六

首 上依韻賜和繼進口長山靜畫扇 賜詩六章復 命和太

液池泛舟詠雪示詞臣張鵬翀韻澄海樓禁體詩屢 詔御前作

畫 御題秋夜讀書圖秋湖夜泛圖俱用恭進詩韻又 賜御畫

枇杷折枝圖松竹雙清圖最後 賜御書雙清閣額皆有詩恭紀

其他經進及諸臣同和者尙數百篇前後 賞賚無算十年以省

幕乞假 御製五律一章 賜白金百兩寵其行道抵臨清以疾

卒遺疏入 上爲惋惜十一年 召內閣學士沈德潛對使殿論

詩 上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翀敏捷咨嗟久之其身後

猶仰慕 天眷如此鵬翀修禕鶴立人比之東方朔蘇軾白著南

華山人所著有進呈集麇韻集宣傳集雙清閣集南華詩鈔南華

文鈔

右 國史館本傳

張鵬翀字天飛嘉定人雍正五年進士授庶吉士改檢討充皇清  
文穎館纂修十三年充雲南副主考乾隆元年冬充八旗志書館  
纂修六年升翰林院侍講七月充河南正主考九月升右庶子十  
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七年擢少詹事九年晉詹事鵬翀宿慧詩才  
敏捷又手擊鉢頃刻卽成每有 敕和先成以進者必鵬翀故  
上愛其才不次拔擢侍講日進經史法戒詩五十章寓規於頌  
上嘉納焉又陳十愼箴稱 旨兼工於畫嘗自繪春林澹靄圖題  
絕句六首進呈 上和其韻以賜鵬翀卽於宮門前疊韻謝 恩

嗣後屢 敕和詩屢 命作畫 賜御詩書畫暨筆硯紗緞絨貂  
之類無算每 召見溫語移時諮訊纖悉十年乞假省墓抵德州  
病卒 上久而不忘對羣臣輒曰張鵬翀可惜云性好山水所至  
必以五七字寫之故詩編最富有南華山房集三十卷

右傳王昶撰

張鵬翀字天扉嘉定人其所作詩畫自署南華山人天下識與不  
識皆稱張南華云南華幼多病年十三始就外傅且所授書暮或  
未能成誦父師以常兒畜之不之責也十七歲心地忽開豁取經  
史子集讀之皆如宿習作制義及有韻語走筆立就纏纏數千言  
又嘗出己意初迴文賦八首芊眠清麗無一字不工穩弱冠補諸

生壯歲掇科第去授史職有聲館閣間既受 今天子特達之知  
不數載晉官詹乃以展墓假歸道病死訃聞都人士皆惋惜以負  
才而未竟其用也南華本擅詩名而才情敏贍尤爲海內少雙嘗  
客松江郡齋寸燭賦詩二十首又於京邸作雁字落葉七律自晨  
至午上下平韻俱就抽祕聘妍長安爲之紙貴閒以餘力作山水  
輿會所至槃礴淋漓出入南宮北苑閒書法亦蒼潤勁秀時稱張  
翰林三絕 上固雅重其才有作則使步韻又屢 敕御前作畫  
其所進春林澹靄圖及日長山靜畫扇皆稱 旨依韻 賜和並  
製詩褒美之有螭頭奏對春風靄寫出春林亦絕勝又大癡更  
擅東坡筆勅敵江山兩不慚之句夫太弦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



以清者臣也宮商相應玉節金和讀金蓮紀恩一集覺卷阿遂歌  
虞廷賡載其氣象猶宛乎可接上下志同得不歎爲千古之榮遇  
也哉憶子曩歲入都南華特枉顧蕭寺中尊酒論文過從無虛日  
義馭不留尺波電謝披覽遺集蓋不勝山陽聞笛之感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乾隆十年春詹事南華張先生以久未歸里省墓乞假 天子允  
所請 賜白金百兩 御製五言律詩一章以寵其行同朝榮之  
舟行過德州遇病抵臨清卒遺疏上 天子惋惜以負才而未竟  
其用也冬十月諸孤汝霖等以行述來乞狀潛於先生爲同學爲  
後進且以詩作合其何庸辭先生諱鵬 卬字天扉一字抑齋號南

華先世崇明縣人後徙居嘉定安亭里遂占籍焉先生性穎異初就傅讀書如宿習十歲博覽經史諸子作制義及有韻語走筆立就纒纒數千言同族樸邨匠門兩先生驚異之弱冠補諸生旋食餼試每出曹偶上大江南北人士爭欲識先生癸卯中南闈試丁未成進士入詞館庚戌授職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主雲南試今上御極覃恩加一級 詔封二代丙辰充八旗志書館纂修官丁巳 御試乾清宮取高等冬書館告成加一級辛酉晉侍講主河南試晉右春坊右庶子充日講官起居注壬戌隨 駕恭謁秦陵晉少詹事癸亥 命稽察宗學甲子晉正詹事位日高望日重朝野以公輔期先生其試乾清宮也日未亭午諸臣方構思先

生即投卷 上天縱多能文不加點筆不停綴詞臣中罕可廢和

者至是心賞之繼進 萬壽聖德詩百章繼進自繪春林澹靄圖

并題七言斷句六章 上依韻賜和繼進日長山靜畫扇 上賜

詩八章繼 命和望雲思雪意詩時 宣上御舟特 賜坐復

命隨轝入朝賦詠雪紀恩四章復 命和太液池泛舟詠雪示詞

臣張鵬腫韻既復 敕和澄海樓望海禁體詩後屢 敕御前作

畫後 賜御畫枇杷折枝圖松竹雙清圖最後 賜御書雙清閣

扁額皆有詩恭紀其他進詩與諸臣同和者不下數百篇不能備

述前後 隆恩賞賚亦不可勝紀潛嘗觀古君臣間如唐元宗於

李白至手調羹以食之德宗於草綬至以蜀襪袍覆之而令狐綯

蘇軾並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亦云榮矣然未聞君臣倡和略分  
位而通以性情者卽皋陶之賡載歌召康公之遂歌可云一德一  
心矣然皆君倡臣和而臣下作歌君仍其韻者卒未之前聞今先  
生備膺古人之榮矣而 天子之冲懷若谷者詩與書并莫之載  
焉嗚呼遭際如此可云上下交而志同者耶先生雖以文華筆墨  
受知然素性忠愛侷直所進經史劄子都關治要十慎箴經史法  
戒五十章得諷諫體奉使滇南時值逆苗未靖先生所過都邑必  
周覽形勢熟籌勦撫機宜復 命陳奏 上可之會經略張公已  
奏捷未及行旣任宮詹例與秋審議論往復多所平反於彪文襟  
藝中具經世才略使得盡展底蘊必有赫赫不可蓋者乃中道徂

謝人第日以相如子雲可惜也少歲敬事父母不敢遠離既長有以千金幣招者弗往兩遭喪毀幾滅性營葬盡禮伯兄早歿終身抱鵠原痛遇明舊不設儀文客至具蔬酒設脫粟飯其食客辭亦不强也友有過必盡規至面赤不顧然久之共諒其借人於善卒服其誠生平喜遊歷未遇時嘗泛沅湘涉洞庭望九疑衡陽徧覽楚中名勝因作畫辛亥請急歸嘗之采石敬亭登黃山上白嶽所到必窮其巔至猿鳥絕迹乃返故寄之詩書者能脫尋常蹊徑寓京邸老樹瘦石空亭修竹亦有林壑閒意與客弈隔院聞丁丁落子聲客請作畫興到半日可得數幅或竟歲不得一二紙蓋取適也人因其灑落越俗又修髯鶴立或比之東方曼倩或比之東坡

居士而先生自謂南華散仙具仙骨有仙氣云先生生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乾隆十年四月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淑人勤紡織甘粗糲先生不善治生淑人始終綜理之三人汝霖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嗣伯兄後汝標龍輔俱太學生嘉定故多才人李唐程斐四先生後至今時聞接踵先生出高越輩流古文恣肆澆澹不名一家制藝獨宗正軌典瀆中中州試取文獨高而華瞻英敏尤在詩學晚歲亦喝韻而成古之刻燭擊鉢無以過之今刊刻者制藝有四書文彙詩有南華詩鈔共若干卷其中進呈集庶韻集傳宣集雙清閣詩皆應 制作潛長先生一十五歲定交在諸生時人詞館分前後輩而燕居會合仍齒序嘗與

先生結詩社先生詩點筆就潛苦吟未安滋愧而先生曰遲速本  
之性生子不能效我速我亦不能爲子遲也今年夏蒙 恩召對  
便殿語及詩學 上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翀敏捷奇歎  
久之兩人遲速在 聖人品藻中而先生之邀餘榮於身後者爲  
無窮也因諸孤請節其行述作狀他日上之史館俟史官入文苑  
傳中謹狀

右行狀沈德潛撰

南華在朝房和湯圓詩云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張文敏曰不  
料倉卒猶能自見身分

右雨村詩話張維屏錄

張南華宮詹侍直乾清門有 旨宣召而南華已歸 上以詩責  
之云傳宣學士爲吟詩勤政臨軒未退時試問羔羊三首內可曾  
此際許委蛇 命依韻和成聊當自訟南華避 旨和進 上喜  
賜以克什南華又進謝 恩詩有 溫語更欣 天一笑翻教  
賜汝得便宜之句

右記余金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六目錄

詞臣十二

林蒲封

柏謙

吳履泰

嚴燧

顧成天

儲晉觀

宋栢

劉元炳

張宗說

曠敏本

全祖望

夏之蓉

諸錦

周長發

任端書

梁啟心

嗣子同書

葉酉

孫景烈

蔡揚宗

劉元熙  
陳夢元

楊理  
劉校之

邵齊燾

姚範

鄭虎文

黃遇隆

林學易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六詞臣十二目錄

陳長鎮

圖鍔布

吳鴻

補錄

蔣杖之

杭世駿

陳夢元

姚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十二

林蒲封

蒲封經術湛深天文律呂醫卜諸書靡不窮究尤工書法官侍從者二十年性恥奔競退食之暇閉戶著述蕭然如寒素嘗採唐魏徵十思十漸李德裕丹扈六箴宋司馬光五規括其大意作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五箴以獻屢和 御詩稱 旨纂修 國史敏練精勤凡有舛誤侃侃正論編纂 皇清文穎校刊經史三通無不精當樂施子俸餘悉以周親族疊奉分校北闈督學江西之

國朝詩林卷之二十一

命 帝眷方隆而蒲封適邁疾卒 命馳驛歸葬著有讀史錄

十四卷

右廣東通志張維屏錄 按林公字鼇洲廣東東莞人雍正八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尙

著有鼇洲詩文集

柏謙

先生姓柏氏諱謙字蘊高先世居金陵杜柏村後遷句容高祖應科由句容遷崇明曾祖文宗任俠好義祖繼元早卒 贈文林郎 祖母沈氏 贈孺人父萃邑庠生 封文林郎 贈儒林郎嘗夜行見一女爲賊所掠奮槌追逐奪還其家雍正十年秋海水漂溢縛筏以救溺者全活甚眾母吳氏 封孺人 晉封安人先生幼穎異五歲時邑有盜警居人爭出避先生奮曰是間有三丈夫何畏父問三丈夫爲誰對曰父伯父兒是也父大奇之比長師事同邑孝廉李杜詩能傳其業經術通明傳記該洽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年二十七時督學使者閩中鄭公任鑰

甄顯才俊雅負藻鑑先生食餼膠庠知名郡邑遂以選拔充貢成均明年甲辰中順天舉人八年庚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先生祖母年九十矣謁告數月錦衣稱觴鄉人榮之十年父得劇疾醫莫能愈先生請急歸省晨夕祈禱願以身代果獲瘳快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十三年乙卯爲順天同考官乾隆元年丙辰爲福建正考官三年戊午又爲福建副考官是年迎養父母於京師明年丁父憂九年起就職是冬 聖駕幸翰林院先生與陪盛典 恩賜筵宴及書幣茗果十一年五月以母逾七十陳情歸養崇明濱江海多水患明年避災至常熟縣因定居焉十六年恭遇 覃恩敕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十七年丁母艱服終

會足疾遂不赴職先生爲人訥於言辭敏於文翰內行敦厚飭躬  
戒慎雍容儒緩氣度冲雅曾祖母沙太夫人好食炒豆年八十無  
齒常嚼而飼之父嗜鳧雁一日從遠道獲鳧手自烹治疾行三十  
里攜歸進之父大喜噉之至盡弟恆八歲殤常涕泣悲思旣而懼  
傷母意乃止潛詣其冢哭之姑適沈氏家困乏數賙之及爲收恤  
子孫營度婚葬具有恩紀幼受句讀於盧翁翁貧老飢寒廩給終  
身盧翁之師王君無後骸柩暴露復爲葬之有故人以子不肖欲  
致之死先生曰是尙可教因舍之家誨諭百端數月後其子悔悟  
卒成善士盛生者嘗與先生訟田後觸令怒懼罪他適令捕之急  
妻子惶怖求援先生先生擁佑其力伺令怒解爲請得釋崇明沙



田墾損無常版籍易清舊有一闕一則之法而豪強易於兼并漸  
紊其制乾隆四年先生倡紳士力言縣令復其舊又其俗田主徵  
租於農往往於常數外廣立名目多所斂索獨先生田盡除之人  
誦其德丁卯秋饑民四出抄掠經先生永豐沙相戒無敢犯者雍  
正中舉場文體日趨豐博海內宗尙翕然同風先生上追隆萬別  
啟清新篇約而味長辭輕而趣逸同時殆無其匹善楷書有唐人  
風矩莊舒取之伯施剛勁參之信本融此二妙方幅擅長回翔館  
閣以文雅著稱座生常熟蔣文肅公合河孫文定公休甯汪文端  
公咸深加獎鑒目爲醇儒前後充奉宸苑供奉一統志館武英殿  
經史館明史綱目館纂修官先生所修綱目前當筆者數更久不

具橐而程限迫促先生晨夜排纂如期訖事鬢髮爲之盡白性恬  
靜不事干謁及聲氣結納自乞養歸里家居垂二十年弈棋賦詩  
種果栽花文人勝流談讌彌日或時與田父野老共語稼穡脩然  
自得無復榮進之意志樂山水常熟跨山爲城巖壑幽勝春秋令  
序煙景清淑探選泉石登賞靡倦嘗歲除獨游虞山追尋從容步  
歸默於途中製經義一篇其襟度閒適如此所居之室常畜文魚  
玩其游泳從容謂有天機流行之趣或時無魚卽置清水一器座  
側曰對之令人心神澄明不爾便自鬱鬱晚年主虞山書院講席  
孜孜誘導示以雅正因才上下啟發無方進退精審羣士悅服其  
所獎借並有器業登科目者前後不絕乾隆二十七年崇明舉鄉

飲酒禮時論以先生耆德雅望推爲大賓縣令趙君方列狀三院  
馳書敦請時先生風眩積年竟辭不就先生雖家居每正至 聖  
節必具朝服瞻 闕致敬肅若咫尺及後被病人有候之者猶衣  
冠出見自力迎送平生著述甚勤老而不倦有經義藁若干篇詩  
文集若干卷乾隆三十年八月初六日終於家春秋六十有九配  
黃氏 封安人子四廉茂並早卒潤濟並國學生女二孫二孫女  
四齋齋舊忝後塵與陪研削近接廳閣亟親風旨謹按先生平生  
文行皆可垂則後進爲時典型宜有碑誌誄傳以信於後敢竭蕪  
淺載揚清芬竊記一二庶備採擇謹狀

右行狀邵齊齋撰

吳履泰

吳履泰字茹原福建晉江人雍正庚戌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我師立言致行一歸誠實初謁見時敬求持己立朝之道曰端本原無私心而已卽此訓言終身行之不盡者也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國朝音韻彙編初編

卷百二十六

五

嚴璉

君姓嚴氏名璉字十區先世白汴徙臨安遂爲仁和人曾祖大法祖模皆不仕考儀煌康熙壬午舉於鄉初娶邵孺人生兄在昌繼朱孺人生君三歲而考見背朱孺人教之學生有異稟覆九經如瀉瓶水羈巾爲文動中程度應縣童子試爲選首已而學使者責君賂不應輒擯不錄雍正甲辰乃用國子生名舉鄉試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旋患瘵癯請急歸調病里門時母夫人屆壽五十方以節孝致綽楔之典築壽萱堂曲盡色養歲餘疾少瘥還京明年疾作卒於邸舍年僅三十有一蓋雍正甲寅歲五月朔也同歲生倪侍御國璉馬修撰壽梁侍讀詩正爲經紀其舍殮奴子兆宗遞

其棺以歸時兄在昌方攝江西萬載縣事不得行服母夫人將以歲乙卯之九月四日葬君於北山大方井之祖塋以君少嘗兄事予知君行誼爲悉因命爲誌墓之文君修門內之行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家人不見情容與長老言捧手負劍惟恐不下然勇於爲義告之急不以亡爲解友人吳嘉丙貧病以死不克葬君爲誌其窆竈並刊其文傳之薄遊淮陰鍵戶日課經史爲文一洗儒鈍之習孚甲新意旬鍛月鍊冥接不已至忘寢饋極意步天嘗疑雍冀齊魯之墟與鶉首大梁降婁元枵之躔次多有不合著論以發丹元子之疑又謂筆迹之妙關於人品鮮發明之者集唐史能書人爲一卷他詩文多不存惟春草碧色賦有能誦之者君生於康

熙甲申十月五日娶吳氏無子以兄在昌子震爲後銘曰  
嚴經賢裔令德載光兩難軒軒一覽一祥五采旣備德輝乃翔中  
道折翅爲孤鳳皇方井之陰龍虎回斡幽宮廣輪授茨番闕輿藏  
馬反禮葬非渴誰與刊名慈母所揭

右墓誌銘杭世駿撰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十一

顧成天

上以蔡宗丞嵩依附年黨因籍其家得顧太史成天詠星星草詩  
稟疑其語涉譏諷 命蔡索其全集進呈見恭輓 聖祖詩云已  
過虞舜巡方日尙少唐堯在位年之句 上因之淚下曰草莽之  
閒乃有此忠臣耶因 召入 特賜編修 命直上書房以示寵  
異云

右錄宗室昭榘撰

松江顧小厓成天公車至京寓宗人府丞蔡嵩宅雍正七年嵩緣  
事逮問簿錄其家 上覽顧詩稟有 聖祖輓詞六章 上凄然  
墮淚 命江南巡撫送部引 見八年至京時庚戌科會試已過

欽賜爲編修列名入於是科庶吉士之前人皆以爲奇遇

右記余金撰

雍正八年庚戌一甲授職外願成天胡宗緒二人俱卽授編修點  
庶常外用額外主事五十八人其餘分頭等四十二員中等六十  
二員次等九十八員願就教職者四十八員不用者一員宋長城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上海顧少詹以康熙丁酉舉人擢用翰林官至四品其遇甚奇雍  
正七年閏七月世宗查閱蔡嵩寓中筆札見有願成天皇城草  
詩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嗣庭呂留良諸人感憤譏刺之心因傳  
旨詢問蔡嵩願成天平日有無詩文著作於是續查出願成天

所刻詩一冊中有 聖祖仁皇帝輓詞六章詞意悲切 上覽之  
淒然墮淚 諭稱以未登仕籍之人懷感恩戴德之誠惻則其秉  
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皇城草一詩乃別有寄託爲不如己意之  
人而作因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部引 見聽候錄用成天  
遂仰蒙 眷眄游陟清班 先聖皇之慶賞刑威不設成心如此  
右紀聞陳康祺撰



儲晉觀

君諱晉觀字寬夫號恕齋常之宜興人先世系出唐侍御史光義  
自金沙遷居宜興曾祖某祖方慶康熙中以進士知山西清源縣  
有治行父在文官翰林院編修負文章重名學者稱爲中子先生  
君生而聰穎少時已露頭角中子先生極鍾愛之弱冠補縣諸生  
中康熙庚子科副榜貢入成均文名日起雍正壬子偕兄傳泰弟  
鼎泰同舉於鄉明年成進士 廷試高等選入爲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丙辰散館授編修奉 命纂修 國史 朝廷開明史綱目  
館簡詞臣之儁者充秉筆任君復與焉戊午分校北閩己未分校  
南宮胥稱得人君旣居史職思以文章報國珥筆之暇輒濡首研

北終日矻矻如經生未嘗一事干謁以希進秩朝士咸重其品槩而君因積勞致疾繼歲餘竟至不起以乾隆壬戌年某月某日卒於京邸距始生之歲僅閱春秋四十有四君家門籍清華祖父俱爲當代聞人君胚胎家學壯歲復登上第爲天子侍從臣其遇不可爲不達矣君願內念欲然彌自策勵力圖有所表見以光大先業而二豎忽侵中道摧折有榮遇而無承年不克大展懷抱嗚呼命又何其蹇耶君內行修飭昆弟閒友于甚篤性和婉語言恂恂若不能出諸口酒酣以往或與談藝則頭沒杯案才辯恣涌滾滾不竭常至麈尾奮擲殘唾侵及人而不顧也與人交一本誠誠久而不渝長予十餘歲辱稱莫逆交當君里居時詩壇酒社過

從靡聞丁巳歲予浪游京師君款予邸舍情意爾拳念予迢迢  
倒時命酒飲子必使盡歡所以慰籍子者甚至且申他年青山黃  
髮之約予重感君意至爲泣下未幾別君南返未及十年予之潔  
例如故而君已奄然不可作矣嗚呼痛哉君於詩最喜吳梅村錢  
受之兩公得意處時時近之所著有雙溪草堂集若干卷藏於家  
娶郁氏繼娶許氏無子以兄子寶書爲嗣年少工文中乾隆辛酉  
科鄉試扶君之柩歸葬於某原銘曰  
君生也負名和其聲鏘然鳴騰上苑銜春英俄塌翼歸幽冥千  
秋萬歲不復醒我爲誌銘雙淚傾

右某誌銘史承豫撰



臣等謹將各省元布  
先正二十二

十一

宋栢

予別荃山者十年丙寅之冬小住長洲遊靈巖遂入天平之麓故人陸茶塢招予於其園聞荃山館在木瀆村落近相接乃訪之荃山一見狂喜留予飯能同過予茶塢之水木明瑟園清勝甲於吳中荃山顧而樂之而與茶塢傾倒如舊相識烹魚沽酒縱談於古藤架下是夜清暉如畫荃山謂予曰善哉子之不仕也吾固知子非風塵中人也然異哉子之不仕也吾終疑子非槁項黃馘人也相與大笑漏四下止之宿不可竟去相約以次年之春再會於是園因爲洞庭西山之遊及期予未至君亦歸不數月而以病卒荃山爲人坦率而易直顧其神明蕭灑別有絕俗之韻撓之不濁其

爲庶常也一日院長集其儕而告之曰諸君甚清苦有厭承明之廬者否天子方求可以守襄陽者吾當列上之峯山揜耳而走曰斯言何爲至於我哉院長哂而弗咎也及校書殿中辰入酉出落落自喜不乞靈於要人之門旋受宮坊之擢且駸駸進用念其父年高遂請歸養旣歸而無以爲養乃授徒於長洲時下江撫軍陳可齋故同年同館也峯山不一過之撫軍聞其至遣人通殷勤峯山謝曰吾館去城三十里俟有入城之便當造謁然竟不入城也吳人皆歎以爲不可及峯山雖以甘旨之故不能不出而授徒然其晨昏之慕形之夢寐其課子也每日授以經史之學暇則使之習書不令爲科舉之業故年且二十而未應試曰吾待其學

成則此小技者易易耳莫使八識田中先下稗花種子其論詩文最嚴故矜慎不肖苟作既成必有邈然之致不可以褻視者然不輕以示人而於予則有阿私之好云峯山姓宋氏諱枏其字曰丹林浙之嚴州府建德縣人也雍正癸丑進士累官右春坊右贊善曾祖某祖某父某 敕封翰林院檢討娶某氏峯山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春秋五十有二子某峯山之死也其子哀而毀吞金幾斃幸而甦其父遂狂號而病以卒嗚呼峯山而有罪歟天乎吾知其無罪也然則何以天之禍之酷也乃爲文以哭而銘之其辭曰

引身以養父乃不及終其天年離經以課子竟不及盡其薪傳嗟

三命之荼毒兮抱九地之沈冤質之梁父與亢父兮亦曰莫知其  
然而然

右墓誌銘全祖望撰

劉元炳

劉元炳字叔文號碧崖湖南湘潭人雍正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職檢討有碧崖集叔文性恬退散館後卽乞假歸不復出家居四十年里人罕識其面

右沅湘耆舊集小傳鄧顯鶴撰

公以文章知名當世性和易與人交胸無城府優游林下四十餘年卒

右述聞謚瑤錄

--	--	--	--	--	--	--	--	--	--

P

張宗說

張宗說字達宰河南夏邑人。生而穎異。少孤。母夫人呂氏授以經書。踰年徧讀十五歲。遊庠。拔貢。登進士。入翰林。先是朝廷慎重館選。歷癸甲丁庚。河南詞臣無考取異等者。宗說名在第三。引見都下。傳爲中州破天荒云。在中祕肆力於古思。振興詩學。上繼北地。信陽掌院。方苞歎爲中州之僑館。課積勞。卒年才三十七。性最孝。母病日長夕。舐以舌得愈。卒時。猶口呼母不置也。所著怡雲草堂詩若干卷。

右傳查岐昌撰

按張公雍正十一年進士





曠敏本

曠敏本字魯之湖南衡山人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未授職歸不復出以經學教授里中爲嶽麓山長最久著述甚富有岫嶠集學者稱岫嶠先生弟敦本字遜之丁巳進士授寶慶教授與兄齊名

右沅湘耆舊集小傳鄧顯鶴撰

公以經學造士著述等身於易書尤粹弟敦本名相埒時有軾轍之目

右述聞叢瑤錄



全祖望

全祖望浙江鄞縣人十六歲能爲古文討論經史證明掌故補諸生雍正七年督學王蘭生選以充貢入京師上侍郎方苞書論喪禮或問苞大異之旋舉順天鄉試戶部侍郎李紱見其文曰此黃震王應麟以後一人也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科是春會試先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不再與鴻博試二年散館歸班以知縣用遂歸不復出方詞科諸人未集敕以問祖望祖望爲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乃彙爲詞科摭言一書先以康熙十八年百八十六徵士接以今科采諸人所著入之已成大半會將歸未卒業僅得前後姓名及舉主試錄三卷性伉直旣歸貧且病饔飧不給人有

所餽弗受主哉山端溪書院講席爲士林仰重二十年卒於家年五十有一祖望爲學淵博無涯淡於書靡不貫串在翰林與李紱共借水樂大典讀之每日各盡二十卷時開明史館復爲書六通移之先論藝文次論表次論忠義隱逸兩列傳皆以其言爲題家居後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所撰有內辰公車徵士小錄漢書地理志稽疑又有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疑義錄爲經史問答十卷議論淹貫足收後學

右 國史館本傳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小字阿補鄞人年十四補諸生始調學官

至名宦鄉賢祠見謝太僕三賓張提督杰木主曰此反覆賣主賊  
捶之不碎投頻池雍正七年充選貢入都上書禮部侍郎方苞論  
喪禮或問侍郎異之由是聲稱藉甚十年舉進士不第工部侍郎  
李紱見其行卷曰深甯東發後一人也十二年 詔開鴻博大科  
膺薦者二百餘人集都下祖望譽最高徐相國屢招致之不往遂  
深嫉之乾隆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十月大科 朝試相國以祖  
望故特奏凡經保薦而已成進士入詞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  
祖望負氣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擬進卷二首抉漢志唐志之微  
出與試諸人右當事者益嫉之明年散館列下等外補祖望性伉  
直不能容物先嘗患齒痛妻張因事相規笑曰此雌黃人物之報

也卒不改至於放黜既南歸丁外內艱服除不復謁選性好聚書弱冠時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輒借鈔入都鈔書不輟坐是困乏以行篋書二萬卷質於黃監倉然猶就永樂大典取所欲見而不可得者分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文集簽鈔之及放歸重登天一閣借鈔不輟家益貧饔飧或不給冬衣裕衣惟韓江馬氏稍賙濟之主講蕺山書院不數月與紹守不協固辭歸後主講端溪書院年餘以病歸乾隆二十年卒年五十一子昭德年十三先五月卒議立後而本支無其人乃立疏族孫孫桐爲孫盡鬻所藏書萬餘卷於盧姓得白金二百爲喪葬費孫桐纔七歲後亦不達祖望經學史學詩文雅擅眾

長生平服膺黃宗羲宗義著述甚多其最傳者南雷文定於殘明  
碧血刻意表章祖望踵南雷之後亦刻意表章詳盡而覈實可當  
續史其七校水經注半在趙一清本中困學紀聞三箋嘉慶初屠  
繼序得本梓於廣再梓於浙學政阮芸臺得經史問答史夢蛟得  
手定本鮎埼亭集並梓於浙外集詩集亦漸次梓行余觀古今宿  
學有文章者未必本經術通經術者未必具史裁服鄭之與遷固  
各自溝澮步趨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難得也當事者不  
善護持至使終身放廢人既阨之天亦阨之然而不朽著述久必  
發揚仕不公卿何關輕重自祖望歿後至今五十餘年其遺書出  
而盛行知不知皆奉爲浙學之冠故爲之傳俟史臣之述文苑者



宋馮

右傳嚴可均撰

袁鈞云全祖望爲元立六世孫年十四從董正國學正國最持崖岸祖望每與辨論經史未嘗不稱善也里中范氏天一閣陳氏南軒陳氏雲在樓多藏書徧閱之復從武林趙氏小山堂借取未見學益沈博以選貢入都與侍郎方苞論禮苞大異之由是聲譽騰起中順天鄉試閣學李紱見其行卷目爲深南東發後一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是年成進士改庶常明年散館歸班外補遂歸主講越之鼓山粵之端溪亦時往來武林維揚間祖望負氣忤俗喜雌黃人物究心鄉邦文獻嘗續李鄴嗣耆舊詩倣其體人各爲

傳蒐采極博別白品類極嚴他所著書十數種皆卓然可傳學者稱謝山先生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先生十四歲補博士弟子十六歲應鄉試以古文謁查初白初白謂萬九沙曰此劉原父之儔也十九歲登天一閣借書初入京上書方靈臯先生論喪禮或問靈臯大異之二十八歲舉北京鄉試臨川李穆堂見先生行卷曰此深甯東發以後一人也招之同寓三十歲續娶曹孺人於京師長安米貴以行篋書二萬卷質於仁和黃監倉有春明行篋當書記三十一歲居京師詞科應詔二百餘人多與先生通編紵先生因得盡其人之文章學術乃彙爲詞

科據言一書廣采同譜諸公所著入之會先生放歸未卒業三十  
二歲成進士入庶常館與臨川先生共借永樂大典讀之三十三  
歲散館左遷外補九月南歸三十四歲重登天一閣搜括金石編  
爲天一閣碑目冬丁太公艱三十五歲冬接丁蔣太夫人艱三十  
七歲秋至白下歲暮歸經揚州止宿馬氏畝經堂成困學紀聞三  
箋四十一歲續選甬上耆舊詩四十二歲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  
四十四歲主鼓山講席四十五歲校水經注杜守仍請主鼓山先  
生固辭蓋主人徵失禮也四十六歲仍校水經注四十八歲東粵  
制府以端溪書院山長相邀遂度嶺至端溪水經注蓋已七校矣  
四十九歲自粵歸家養病猶以水經注未卒業時時檢閱五十一

歲手定文彙刪其十七得五十卷六月臥榻不復出戶呼純至榻前命檢所著述總爲一大篋顧純曰好藏之而所鈔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維揚馬氏叢書樓七月卒

右董秉純所撰年譜張維屏錄

紹衣散館歸班負氣忤俗有風節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穿所著書皆有補於文獻有讀易別錄孔子弟子姓名表漢書地理志稽疑公車徵士錄詞科摭言續甬上耆舊詩

右名人尺牘小傳梁同書撰

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先生經史問答實足以繼古賢啟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

右學經室集張維屏錄

謝山先生博洽淹通勒於蒐討鄉邦文獻尤所究心鮎埼亭文集  
中每紀述忠臣義士以及名卿碩儒其行文頓挫激昂自有一種  
不可磨滅不可遏抑之氣而其閒或敘次過繁或稱揚逾量亦閒  
有之然先生之意欲存其人之性情而目故縱筆所如甯詳毋略  
統觀所撰謂之史才復何愧焉所著經史問答及困學紀聞三箋  
七校水經注皆足見先生汲古之深而余所服膺尤在文集

右瞻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謝山先生以翰林改外宦情頗淡李穆堂侍郎勸其就銓先生呈  
以詩曰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秬未成醪身已去先

幾何待督郵來後 高宗南巡梁文莊公將薦之亦以詩代柬辭  
謝有故人代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之句名山著書自有千  
古韉塵手版豈我輩所優爲僕爲飢驅孟浪一出洵有愧鄉邦先  
正多多矣

後鴻博科吾浙方聞博學之士浙東推謝山浙西推堇浦猶康熙  
大科之有秀水蕭山也康祺少時則聞堇浦負謝山於死後而未  
得其詳頃讀先師徐先生煙嶼樓文集有記杭堇浦一篇謹節錄  
之曰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最爲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  
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閒言也旣而謝山膺東粵制  
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堇浦同時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脩

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饑時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則捆載湖州筆數  
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貽書規戒  
謂此非爲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堇浦  
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責堇浦堇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  
山不知也謝山旣卒其弟子如蔣樗庵董小鈍諸君念其師執友  
莫堇浦若乞之銘墓堇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久無報章屢索還遺  
集終不報而堇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君視其目有鮎埼亭  
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莫解所謂細繹之又似謝山有敗行  
者皆大驚怪世有以徐先生言爲太過者試考全杭交誼並取此序閱之又徧觀其他文則竄  
謝山文爲己作者六七篇於是知堇浦賣死友而不知其賣之之

故既而有自維揭來者道其詳於樗庵始恍然大悟其後樗庵弟子有鈔鮎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樗庵見之大怒乃手記董浦負謝山始末於序後而此書後歸徐先生故先生詳述之如此樗庵固不妄語徐先生亦不輕詆前輩者且董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詩其文集中考据論辨之作頗與鮎埼相出入然則才如董浦竟有文無行至此亦可唏矣

按他書稱董浦性嗜博夏月袒小衣入茶肆與里少年游

諄叫拍張各不相識適學使者與遇偶見之領而去眾驚問則曰我衙門中後輩也同博者始知爲董浦觀此則董浦之行檢通倪本與謝山異趨愛其才而與之比仍謝山之過也

幼時讀吾鄉全謝山先生祖望鮎埼亭集知先生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有齡之者謂曾入翰林不得與試後考鶴徵錄等書丙辰



徵士二百六十七人早官翰林者不一而足卽欽取一二等中諸  
錦周長發程恂皆庶吉士補試之張漢且檢討而正試一等第四  
之于振且雍正元年狀元授職修撰者也何獨於先生而尼之後  
閱館選錄始知諸錦諸人已改他官不在文學侍從之列故得觀  
光大典時諸已改教授于改行人周改教諭程改員外郎張改知  
府已去官先生適丙辰通籍試鴻博時正新爲詞臣擯不與試其  
意則私而其論則公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夏之馨

乾隆之五十年醴谷夏先生以疾卒於高郵里第得年八十有八  
越明年孫味堂等奉先生暨徐孺人之柩合葬於天長翁麓莊之  
原去神居山十里而近未銘也又明年味堂赴禮部試見敦和於  
京師而謁之銘敦和老矣於門弟子中屬當後死之責又奚忍辭  
獨念先生當六十時曾做史家自序之例序其生平累累千餘言  
今載在集中於事皆詳實敦和今日執筆豈敢有加焉惟取其軼  
於自序之外者綴補之如左先生年三十而舉於鄉丁未之會試  
也相國尹文端公以編修爲同考官得先生卷而大愜先是甲辰  
會試有續榜而是科闈中仍以續榜請卽欲藉先生以爲續榜光

既而得旨停續榜先生名遂落尹公乃大梅先生嘗曰尹公愛我乃逾於獲雋者篇中序國士之遇闕尹公則以公方開府江南恐涉攀援故也癸丑成進士隨以詞科入翰林研經考史一以齊息園侍郎爲歸他如任釣臺之論禮器諸草廬之論山栲隰柎杭堇浦之論史表闕誤先生述之終其身津津不置同館之外則尤重胡徽君雲持蓋先生虛懷樂善出天性於己不諱其所短於人務盡其所長無論同輩名宿卽後生一字之工傾歎不容口有好爲瑕疵者輒付之不荅嘗置一大篋凡往來投贈以至零章斷句皆嚴弄而寶藏之暇時一一出以自娛客至並出以娛客曰吾以當琴弈也其典閩試時旣得梅崖卷讀之殊奧澀而易書者乙殿

譌誤幾不可以句先生入夜統統四鼓矣案頭兩燭光如豆爲之  
平心反覆卜度漸得其所所以言之意未幾暢然通浹方擊節稱快  
而燭光涌出高寸餘遂定爲第一其督學於廣韶於湖南一切高  
才生能自占甲乙者先生未嘗以爲功惟務求沈冥默之士如  
南海之鄧生鎮平之何生皆濳落窮老人無過而問者最後乃有  
武陵之彭生彭生者性樸茂而家酷貧於諸經尤好三禮每歲刪  
節注疏手鈔之一過手鈔者已二十餘過矣然孤學於經實無所  
通解先生曰是固然然其心苦矣吾不一拂拭而摩抄之恐虞仲  
翔遂無知己其時諸生聞先生言皆雪涕比先生歸田文端公猶  
以兩江制府駐江甯則聘先生主鍾山書院相晨夕先生畱鍾山

者十有一年以古文集屬之戴生祖啟以詩集屬之侯生學詩兩  
生者都講生也承先生命芟繁蕪略不顧惜而先生之集定先  
生在鍾山並麗正書院在六十後爲自序所未及見味堂年譜中  
按先生諱之馨字美裳又字醴谷曾祖鄉飲賓宗尹祖 貽贈文  
林郎貢生聞政博學有經世才父 贈朝議大夫州學生縣作母  
陳太恭人娶徐 恭人最賢持家政寬而能肅內外斬斬有法度子  
三日春曉舉人官滋陽知縣先生五年卒曰殿春殤今存者曰  
餘春例貢生孫三日味堂舉人曰紀堂桂堂皆附學生曾孫三日  
齊林嵩林雲林至先生昆季之盛海內皆識之不復詳也先生稱  
詩東南垂六十年於當世無所推讓然未嘗好人同己嘗曰天下

人爲詩則人人有詩於書則斷推朱郡丞鹿坪敦和在粵爲諸生先生三置之第一丁卯之役既報罷先生爭之於主文者之前兩主文皆俯首時方伯納公在坐爲太息嗚呼可感已銘曰

先生於詩惟杜韓蘇而獨享大年則又將爲陸劍南乎筆精墨靈聚爲福社惟謙惟厚施於孫子神居一卷脈絡四垂雙湖不波河淮永治

右墓誌銘茹敦和撰

附錄夏公丙子六秩自述投老殘年忽忽六十撫念疇昔愴焉興懷爲做

史公自敘之例述一生梗槩以告我後昆余入九歲時不與羣兒伍聞諸兄讀古書輒竊聽之錄於矮紙中作課誦嘗隨太父食蟹匡積膏不食問何爲曰將以奉母太父喜語人曰是兒有至性比長從諸兄學一日五行可下見古人篇籍似有夙契年十九吾父見背家道中落益刻苦學問周易尚書三禮一鈔毛詩左氏春秋再鈔史記漢書節

鈔漢唐宋元明諸家文集鈔今諸本具存几詳批密注逐  
 加丹黃者悉吾二十歲以前所誦習也大父嘉子好學鍾  
 愛特甚頻以衣衣我以酒食勞我時值歲祿益貧困諸兄  
 舌耕於外吾母屏當家計日苦不給子與嘯門居一柳書  
 屋中枵腹伊吾不敢使母知時或分半餅作食日當午忘  
 櫛髮盥面寒夜無膏油當擁被坐月光下手持一編冥思  
 苦吟不知雞之三唱丁酉歲與嘯門同入鄉學明年渡湖  
 館龍岡吳氏地僻無交游得縱觀古人之書積勤致疾鼻  
 血涌出左目不見物歸而調息者歲餘得復明乃更銳意  
 進取與同學羅君睿思茅君心友輩聯文社張設旗鼓各  
 不相讓子性喜樸素衣服不求靡麗少時一布袍服之近  
 二十年兒輩每以爲言予曰人之重輕豈關服飾大凡內  
 不足乃借資於外每見後生冠綦鮮好者卜其中無有也  
 飲酒可三升許食不計豐腆醢菹鹽豉怡然甘之一切絲  
 竹之娛禽鳥之玩皆深惡痛絕非其所好足跡所經及天  
 下之大半其在北者爲齊魯燕趙在東南者爲吳越閩南  
 粵楚豫所過名山大川如趙岱匡廬金焦武夷祝融羅浮  
 九疑太室少室以及南海之大盤江之長沅湘之清錢唐  
 之壯黃河之闊洞庭彭蠡震澤之汪洋蕩汨或登陟其巔  
 或挂帆蕩槳於蘆洲蓼渚之曲遇會心處悠然神遠尤喜

中夜欬乃聲以爲霜清月白聽之生人遐想也遭時  
明四膺衡文之任所在披孤寒逸英俊亞俗已庸立之  
的紫奪朱者斥之鄭亂雅者黜之當時士子有爲駢語  
子者曰棧優雲劣辨以幾微盧後王前處之確當蓋實  
非虛語已且其爲功也有不止於文章之事者當在程鄉  
時平樂令某黨於鄉之豪暴誣諸生姚泉張相以下七人  
罪幽之囹圄凡六閱月數請禡子廉得其狀按郡日趣赴  
試爲令所格不得前復嚴檄之三日乃至至則髮長五六  
寸僕僕然盜囚也諸生號哭伏地陳冤狀子爲力請於中  
丞策公得釋令旋奪官平樂人謬欲以生祠祀我當在岳  
州時華容令某貪酷吏士民疾之如仇子校士演武廳突  
擁千餘人環控聲言令且出當羣毆之眾口洵洵莫敢誰  
何子從容下階立叱之曰爾輩何爲將爲散法之民耶散  
法者當斬爾還其牘眾俯首避去後中丞聞公欲按其  
以狀詢子覆之曰所謂千餘人者蓋環立觀射者耳牘已  
還無由得主名者也事遂寢未幾令亦奪官是其爲功殆  
亦不止於文章之事也先是子秉鐸鹽漬值歲荒憲司委  
令捕蝗查飢戶平糶糶給南北二廩糜粥隨在整飭皆有  
裨益生平明國士之目者四人十九歲時從西受王先生  
遊以傳鑑見許批子文曰視之若近卽之始遠眼中未見



如此人癸丑捷南宮謁座主溧陽任先生謂予曰子之文  
 在近日為廣陵散矣為嘉歎者久之丙辰擬南郊瑞雪賦  
 孝感涂先生一見嗟賞目為軼才即保送鴻詞科甲子列  
 試差第一鄂相國西林謂予文蘊藉深遠迥出時輩此四  
 先生者品隲各殊而叨國士之目一也生平知己三人少  
 未聞道多泪溺於詞章迨與王君書臣交從事濂洛關閩  
 之學戲言戲動必正色規之此直友也滇南傅君謹齋子  
 同年生傲居近三載龐鴻之氣入我肺腑此諒友也息園  
 齊君博雅之士每與商榷經史窮源竟流若繩貫而瓊組  
 此多聞友也孔子所云益友不綦備矣平生所得士凡  
 四人其一為鹽城樂甯何字孩大品端學邃力追古人今  
 以明經老矣其一為建甯朱仕瑋字梅崖甲子科所取  
 元也其一為南海茹敦和字三樵本浙人僑居粵東今成  
 進士其一為山陰周大樞字元木壬申北直總闈本房卷  
 是皆沈冥幽默不求聞達之士而吾獨於語言文字外窺  
 其本原識其底裏樞衣北面用以自豪然終不敢以門弟  
 子之禮禮之者也昔人嘗言險厄中有鬼神子親歷之丁  
 酉鄉試病臥號舍中聞有呼起起者再少頃嘯門至以羹  
 湯迫予飲甫起而壁崩得免壓焉泊蘇州寶帶橋颺風作  
 船覆絕皆黑中掀蕩十餘里得於沙尼之止比曉閱視則

上下亂石齒齒僅一隙可容舟粵東院署舊有祠祀鬼之  
無主者數為厲以文蕭之詩遂放過洞庭湖驚風拍天逢  
見波濤中二巨人逐水面行如飛旣乃掠舟去此類聖賢  
所不道而事蹟彰顯如是天道恢恢亦可畏哉予素以迂  
拙自守與人交不為谿刻嶄絕之行亦不喜發人陰私有  
欺我者雖覺未嘗發露下逮賊獲悉御以寬見人不足恆  
矜憐之縱解推無多而意常有餘不善營殖亦不工會計  
凡器用價直之低昂米鹽出納之多寡惟人指搗不屑屑  
綜覈然財用竭則復來生平亦未嘗匱乏少學為詩十二  
歲詠中秋月卽為大父所賞嗣官翰林與諸公酬倡無虛  
日在楚粵閒題詠尤富始宗少陵繼瓣香於玉局今則以  
陶韋為歸宿矣所著詩二十卷古文八卷經解八卷史論  
十一卷雜記八卷俱已成映近復手自料揀稍不愜卽重  
加釐正歐陽子有言吾不畏先生畏後生耳正今日之謂  
也予所居宅卽鶴來堂舊址大父所經營樹建者析箸時  
分屬吾伯今歸于宅東隙地數畝向爲菜園乙亥仲春斬  
荒疏葦構別業九閒短簷淨几其窗四闕中積古書數百  
卷櫛比鱗次坐臥其中足以娛老子姪數輩萃處課藝閒  
亦陳說古今夜分不寐長孫十齡解行文爲條疏其義例  
幼小者牽繞衣裾分棗栗與之古云名教中有樂地誠哉

是言老而視不加眊，鑿下能於紅箋上作細楷耳。亦聽囑，囑私語，雖遠必聞，齒僅脫其二，餘皆牢固，蟹螯菱角尚能自喫，鬢有一莖，兩莖白者，拔之亦不復生。腰腳甚健，前登紫頂山，捫蘿躋險，不見苦劫。賓客譽我，皆云似四十以上人。覽鏡自照，無龍鍾態，或者其亦非諛我也。今年七月值六十生辰，兒姪輩謀作梨園之戲，或云當乞言親串子笑謂之曰：嘻爾之所以祝我者，未若我之自祝也。昔大父入十有五，神明不衰，一時欽爲國瑞。此於百中什一耳。吾父捐館舍時，僅五十有二，吾同懷兄弟七人或二十餘，而卒或三十或四十餘，而卒，惟筠莊兄五十有八，皆未有至六十者。今獨子與嘯門兩人存，而予得先周。甲子緇懷往事，致爲難矣。況齊眉老妻，鬢鏤猶昔，爾輩懸名科第，不墜家聲。孫枝駢聯，繞膝予以康健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仰蒙帝澤，退歸鄉園，坐半坊齋，于子徐徐看花翫月，但酌我大甌，我樂已極。何事枌榆子弟耶？至親申壽言大半數陳套語，其於我一左力學之勤，秉性之儉，居官之慎，取友之端，待物之誠，邀福之厚，未必能如自道者之親切有味也。用是約撮梗槩，具述於斯，以爲今日祝嘏之詞，也可以爲他日作行狀作墓誌之取資也，亦無不可。

先生天才宏放於風騷之旨上下數千年間能窺其源流正變之所在一時壇坫諸公莫不斂手推服丙午領鄉薦旋官鹽濱教諭勛以端品立身之道復會城鄉遠近之士考其所業輯爲與藝錄任滿入都成進士薦舉鴻詞官翰林甲子典試闈中次年督學嶺南於治經外示以古文之學錄爲汲古編戊辰移節湖南造士一如在粵東時復論次其文爲湘南汲古編先生星軺所至綜所見聞繫諸篇什著有旣征集後解組歸主講鍾山麗正書院憐才愛士孜孜如不及盛名耆德實爲海內所矜式

右鶴徵後錄李富孫撰

集中有三不可忽詩自注云孝感先生謂天下無可忽之人世間

無可忽之事此生無可忽之言作此以代書紳孝感先生蓋熊文  
端公也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諸錦

秀水諸先生諱錦字襄七進士官至贊善著毛詩說二卷以小序爲主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說凡五十八篇下卷幽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附會古義強經從我者亦在所不免焉又有補饗禮一卷以周禮補儀禮無訾於不類而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尤非牽強附會之比雖寥寥不滿二十策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證焉又有夏小正詁一卷

右學案唐鑑輯

先生出臨川李公穆堂門下生平博聞強識詩法山谷后山而志節皦然甘寂莫守耿介權貴之門徵逐之地未嘗一至蓋古之聞人而世之畸人也

右蒲褐山房詩話王昶撰

襄七檢討性情迂傲有弟子求題圖先生開卷見齊次風侍郎周蘭坡學士先題矣乃大書曰齊大非吾偶周衰尙有髭兩人都已寫何必我題詩

右隨園詩話袁枚撰

錢文端云草廬少時家貧無買書貲聞吳下書賈某愛客詣之置數日主人敬其好學謂曰覩君舉止欲讀竟此架上線裝耶草廬

笑而頷之三日靡不徧覽顧俠君張匠門未第時聞而訪之爲之  
延與名遂謀吳下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朱文藻曰草廬爾心者舊手輯諸家之詩題曰 國朝風雅凡十

二冊未經編定付刊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按諸公雍正甲辰進士由庶吉士改知縣就金華府教授乾隆

丙辰 召試博學鴻詞科列高等  
授編修遷贊善著有絳澗閣集





周長發

長發詩才敏捷富贍有餘而微傷於快

四庫提要

學士曾賦覺生寺大鐘歌應

制稱

旨揮毫敏捷不亞張宮詹

越風

長發知廣昌縣邑久雨山水驟漲城垂沒以黃紙書銜鈴以印朝服登城稽首哀籲願以一令保闔城赤子雨霽水消城內外無恙

山陰縣志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會稽周學士長發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尋改教職乾隆丙辰 召試重入詞館奉 命祭告嵩華江淮吳山等

處乞假省母 恩賜內緞豐貂令歸為母壽極儒臣之榮

右記余金撰

按周公字蘭坡號石帆著有賜書堂集

任端書

任端書字念齋溧陽人尙書蘭枝子蘭枝父文煒官無錫教諭遂家無錫端書乾隆二年進士第三人官編修丁父艱歸遂不出優遊林下二十餘年所著有南屏集山陰胡天游天台齊召南極稱之

右傳秦瀛撰



梁啟心 嗣子同書

君名啟心字首存一字設林谿父先生長子也家世錢唐自君爲  
學官弟子隸籍仁和少負清才與弟今少師有二難之目吾杭文  
體日趨於散骸左塾之師虞庠之彥以甘辭輒調邀取時譽而君  
獨知問學覃思閉戶默而深湛循歷曲折時時躡曾王之閫奧文  
品峻潔如白雲在空孤鶴警露同時接跡而起者嚴在昌之清奧  
任應烈之精切孫灝之窈窕密栗陳兆崙之偉麗雄奇皆能開設  
壇坫推倒一世而心每懾君爲畏友少師旣得氣以去君戰藝於  
棘闈屢詘茶陵彭少詹來視浙學名冠一蠻交河王學士拔君於  
五百人之中貢入太學隨計入京師非其好也歲在壬子始舉於

鄉又入年而成進士改庶常例當俟散館谿父先生老矣少師時  
官少司寇侍從 禁廷不獲伸循咳之願君陳情乞養朝餐夕膳  
所以娛適老人者無弗至 聖天子廉其孝卽家授職編修蓋異  
數也君精心計家不名一錢赤手支柱方母凌太夫人寢疾葺藥  
之費至數千金棄養附身附棺盡哀極慎事皆倚君而辦既少師  
長司農晉冢宰攝揆席祿入漸豐君減衣縮食徒步里門所廩餼  
者所推解者所緩急者待以舉火歲常數百人谿父先生聞之而  
色喜曰是兒能養我志先生早歲耽詩老而彌甚耆名老德閒僧  
曠士咸參啞席而以君家爲廩氏之玉山佳時勝日輕車白舫往  
來西湖之上君未嘗不撰杖以從道旁觀者太息以爲先生之有

子也 六飛南幸君爲頌一篇推本 國家貞元受命之符 聖  
德漸瀟洋溢之廣且遠如唐臣柳宗元韓愈之所云云者進呈  
行在獨蒙 睿賞閱六年 聖天子惠我浙人翠華重莅君殫儒  
臣之職業撰詩上獻復拜宮錦之 賜君登第後未嘗一日在史  
館而宏詞麗藻與少師南北相望鵷雛鳳子之目人以方唐薛收  
兄弟先生願而樂之喜可知已歲在戊寅先生五福來備考終里  
第君哀勞逾節甫卒哭而疾作癥結於胸火炎而色墨遂至不起  
年六十有四君自乞歸以至厭代以孝始以孝終記所謂非終父  
母之身終其身也其可以無憾矣乎嗣子同書官翰林侍講幄不  
得視含斂孀媪艾妾抱三歲弱女寶君數卷之詩待嗣子歸而相



付謂可以傳君也嗚呼君之可以傳者止於斯乎

舊史曰君與余有平生之言曰我死必子銘我墓然吾不及見也  
蓋及我之未即死也子姑爲之余諾之而逡巡未果不意君之遽  
我先也嗣子將刊君詩而以君行狀見屬漢兩司馬皆爲自序班  
氏祖之以爲敘傳而附於所著書之末余今者次君生平將以傳  
君之爲人卽以當君之詩序異體而同源夫有所受矣

右傳杭世駿撰

梁同書

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塘人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顏其齋  
海內因稱山舟先生晚歲自署不翁九十外又署新吾長翁高祖

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暨縣訓導諱文濂並以文莊相國貴  
贈如其官訓導公有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諱啟心次 贈太傅諱  
文莊東閣大學士諱詩正次癸酉科舉人知蠡縣事諱夢善文莊  
生二子長卽公次少司空冲泉先生諱敦書編修公無子嗣公爲  
後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並包夫人出所後  
妣許太宜人繼妣夏太宜人公生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而  
肥白如瓠長者頗憂其不壽文莊未達時家故貧居鳳凰山麓包  
夫人夜織公兄弟方幼戲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旣蘇視兩兒  
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鄰里咸異之  
文莊挈眷入都公畱侍所後親編修公素嚴少不可意輒筆楚公

怡然順受退無怨容乾隆五年入郡庠十二年丁卯科舉鄉試十七年 恩科會試未第 高宗純皇帝 特賜與殿試成秦大士榜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二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丙子科順天鄉試丁丑會試兩爲同考官所取必宿齒文率枯窳文莊公見而哂曰汝安從得如許骨董耶二十三年考試翰詹諸臣公列二等擢侍講署日講起居注官是年丁所後父艱公旣淡於榮利又素鯁介恐不諧於俗服闋後引疾不復出二十八年文莊公薨於邸第公徒跣奔喪時少司空守遵義亦奉 命馳驛至文莊公之薨也子姪無侍側者邸中物及平時玩好多亡失或謂當治其事公曰此何時乃念財物耶一無所問三十五年 孝聖

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駕次上願見曰汝來乎  
公奏言臣足疾未愈祝聖母萬壽後卽回籍時陳太僕兆崙與  
公同列退詔公上方嚮用君奈何竟自退也五十五年祝高  
廟八旬萬壽有力勸公謁時相者以禍福怵公公不可嘉慶十二  
年丁卯科浙撫清安奏公宜重宴鹿鳴奉命與宴加翰林院  
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與宴者皆止加虛銜惟公獨具官名蓋公  
耆德清望達於天聽久矣雖不就朝列而型式鄉閭砥柱末俗  
實有以助國家培東南之元氣故能默邀主眷如此公名德  
日盛大吏至者必首謁公公一報謝而止終未嘗有所干請人有  
以事質者告之必委曲詳盡性雖方正見人溫溫然接之者形神

自肅子姪侍側常囁嚅不敢言敬於自奉裘葛未嘗有副一冠數  
十年不易出行市人往往環視匿笑於治生頗纖悉嘗曰吾雖日  
爲此要於心無所係累耳生平不受餽遺畢尚書沉自楚致大研  
公不納使者委之而去越數年友人之楚仕者仍附以還畢人有  
緩急拯濟無所吝故人子以葬先世爲言公子二十金其人實未  
營葬半載後復來言公贈如前在側者曰此爲誑耳奈何復子公  
曰葬事甚鉅前所予容不足以集事其存心之厚如此杭俗好華  
靡喪車必以影神樓前導惟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飾二氏  
之位不入門不爲人慶壽無事不讌客皆足爲居家法顧士大夫  
皆心知流俗之非而卒莫有如公所行者愈知公爲不可及也十

六年冬公患腦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展視其句曰萬里煙  
雲開嶂戶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逾四年至二十年七月十五  
日卒年九十三卒前數日自書赴筆法蒼勁如平時其年冬十二  
月十五日葬公於茅家埠之原遵公命也大吏以公品望爲士民  
所矜式題請崇祀鄉賢祠得旨俞允入祠之日傾城會送前此  
未有如是之盛者公與少司空趨尙不同而友愛甚篤每當別輒  
再三握手悲不自勝少司空敷歷中外不名一錢卒後官項數萬  
金皆公爲措納朋友世舊初終無異視見其子若孫猶惓惓不忘  
撫諸姪無異所生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無大小一稟承公六  
十年無敢違教令者可謂能齊其家者矣非誠肅所感而能之乎

元配汪宜人同邑水蓮先生諱惟憲次女先生有知人鑒與編修公拔貢同年公幼從受業遂訂媵焉宜人勤於持家自少至老未嘗謝息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長公一歲公性不近內常獨宿齋中與宜人相見整衣冠如對賓客宜人性甯澹年愈高遇人愈謙下列孫行者起居亦和顏色立俟之公或留客共飯倉卒閒饌常豐潔蓋宜人夙有所儲以待也編修公每以嗣續爲念爲公置道室陳氏亦終其身未御年五十餘先公卒公於書法出天性十二歲卽能爲擘窠大字求文莊書者不得暇輒命公代書徐文穆公夫人墓誌銘卽公少作書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

獨無益不欲以僞欺人我性如是然託公名者甚眾其去真蹟遠矣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船商求公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卻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可見奈何因匄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本朝能書人鮮有長於大字者公作字愈大結構愈嚴九十一歲爲無錫孫氏書家廟額忠孝傳家四字字方三尺魄力沈厚觀者莫不嘆絕少而工詩在翰苑時與儕輩酬唱風華雋瞻其後不多作曰吾不欲求名不幸以書名爲人所役豈堪更役詩耶重燕鹿鳴賦七言四篇和者數百人莫能及公於小事皆有常度久久如一日尤精賞鑒於前人書畫過眼輒別眞僞海甯吳生邁名



蹟每演寫其副嘗語人曰他人皆可欺惟山舟先生不可耳觀書至毫不輟精力絕人九十外視聽未嘗少衰臨卒之歲猶能作蠅頭字所著述多散佚不存嗣子玉繩搜輯得十之二三哀爲若干卷玉繩仁和縣增貢生少司空長子嗣爲公後篤學力行有介石之操著書多行於世居公喪年逾七十毀瘠有加孫四學昌錢塘學諸生書已卯科舉人武義縣教諭早卒田順天府經歷宗彥娶公猶女比寓於杭嘗得侍公言論竊謂公行己誠慤似司馬君實書品風度近王逸少浙人雖婦孺皆知公名廝役扈養無不敬公者與宴日夾道觀者數萬人公不好名而名愈不可揜如此公之卒也遺命不作行述嗣子屬宗彥爲之傳因次夙所見聞於公

者著之篇辭雖不文惟其實庶公之後人得因此以見公之梗槩也

右傳許宗彥撰

公姓梁諱同書字元穎錢塘人嘗得元貫酸齋書山舟二大字遂以自號並顏其齋學者咸稱爲山舟先生後自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因稱不翁晚年又號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暨訓導諱文濂卽谿父先生雲璈之外大父也並以相國文莊公貴 贈如其官谿父先生生三子長翰林院編修 贈侍講諱啟心卽葑林先生次東閣大學士 贈太傅諡文莊諱詩正卽蕪林先生次癸酉舉人蠡縣知縣諱夢善卽午樓先生皆雲璈之舅

氏也文莊公生二子長卽公次工部侍郎諱敦書蕪林先生無子以公爲嗣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皆包夫人出其所後妣許繼夏以公階封太宜人公生而穎異性端正雖與羣兒嬉不作騎危據地之狀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十五中乾隆十二年丁卯鄉試是科少司空亦捷京兆三上春官不第十七年壬申恩科榜已放文莊以協揆乞養未行少司空陞補部郎留京供職命公將行李先出都行有日矣聖駕駐驛湯山知公未售傳旨詢公名屬車無知者最後太僕孫虛船先生聞之始繕名入奏公以貴公子而朝臣罕知其名其平日恬靜翰晦不屑爲聲氣之求於斯槩見蒙恩賜進士一體殿試改庶常習國

書十九年甲戌散館授編修丙子丁丑兩充同考官戊寅大考擢  
侍講署日講起居注官是年谿父先生棄養設林先生以毀卒公  
丁父艱嚴寒跣奔坐羊頭車失足落河岸幾殆時文莊公已內  
召乞假營葬公竭蹶襄事設林先生柩厝湖莊發引之日公扶服  
悲號流涕被面哀動行路雲璈時雖幼猶能記之而知其悲也服  
闋後以足疾不出二十八年癸未文莊公薨於位奔喪入都少司  
空守遵義方奉 命回京未至文莊公邸第無人又以微疾遽薨  
倉卒中服御多亡或言當窮其事公曰此時尙念財物人其謂我  
何一無所問人服其識量公自文莊薨後無意出山三十五年冬  
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 釐迎 駕 上顧見曰汝

來補官乎公叩首奏臣足疾未痊祝 聖母萬壽後回籍時陳句  
山太僕與同列既退訛謂公曰 上意方嚮用奈何遽以回籍對  
公曰實有足疾何敢欺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  
必謁時相者忱以禍福公毅然不顧卽日出都嘉慶十二年丁卯  
科浙撫清安奏公重宴鹿鳴 恩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  
內重宴者皆止加級公獨晉階耆德清望早微 九重故能深結  
主知獨蒙異數雖家庭之慶亦鄉邦之榮也宴日公賦紀 恩  
詩四章一時和者甚眾十六年冬忽瘍發於首幾不救後竟無恙  
以爲神仙歷劫從此再可五百年孰意二十年秋感微疾遽卒實  
七月十五日也年九十三元配汪宜人爲積山先生之女賢能著

於鄉里成黨間多奉爲師法吾母寓揚州每懷故土宜人嘗迎至家飲饍寒暄侍之惟謹視雲璈亦如小弱弟至則如歸外內井井所以佐公者無不至先公一年生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公輓之曰一百年屈指光陰天何吝此七十載齊眉夫婦人孰如之人皆傳誦而上句乃轉爲公恨也一妾陳氏早卒卽於是年十月援古大夫三月而葬之期合窆於茅家埠之原臨沒手書赴槩斟酌字句可謂能了生死之際者矣無子以少司空長子玉繩爲之後公孝友性成視猶子如所生諸子亦奉命毋敢怠出告反面同於嚴君公雖生富貴性儉約如窶人子一冠數十年不易偶出鄰里望見其冠無不知爲公者然益以此重公無敢匿笑其自奉大率類

是戚族緩急及義所當爲則傾囊不吝有故人子先世無以爲寃  
宓公屢助之而不知其終未營葬也其誠以待人如此公書法超  
絕前後名滿天下雖兒童走卒皆知公書然於此每見其風骨某  
相國使於浙欲得公書知其耿介不自請而屬之錢唐令令亦無  
能達其意乃使人徧索裝潢家得一冊強酬之值以獻而終未敢  
踵公之門吳門有富賈自附於士大夫求公書墓碑以千金爲壽  
公拒之又琉球生自太學歸國過浙奉其王命乞一面公以無相  
見儀卻之此豈尋常文士所可企及哉地方大吏有舊者來則報  
謝而已從不干以私詩文清峭拔俗往往爲書名所掩丙子分校  
北闈有丹陽彭澧出其門彭固江南老宿與王已山齊名計公就

外傳時其文已膾炙人口來謁公與論制藝源流且言近今貌襲  
成正者如腐木溼鼓子善爲變而能夠取其神故佳彭躍然起曰  
澧以爲師少年科第偶得澧耳未必真有針芥者今知師於此固  
三折肱也公唯唯左右皆驚其狂公雅不欲與人爭名所作隨散  
無定本嗣君蒐羅分類梓以行世僅十六卷所佚固不少也子一  
卽玉繩貢生孫四學昌錢唐學生耆舉人武義縣學教諭眾早卒  
田順天府經歷曾孫四遺命不開弔不作行述嗣君皆遵行之  
張雲璈曰公沒之四年雲璈始自湘潭解組歸拜公於墓下先是  
傳公者有許比部宗彥已刻於公集簡端雲璈自壯至老親見公  
之行事聞公之緒論容有比部所未盡知者故續記之以著於篇



憶數十年中每自揚州暫歸寄公廡下或一月或十餘日公嘗縱  
言汎論凡中朝掌故海內文章故老之傳聞前人之軼事茶香燈  
影之閒娓娓不倦聽之如讀異書白蒲宦以來此景不可復得而  
今竟長已矣先哲云亡前塵如夢能無泫然

右傳張雲璈撰

山舟性不近婦人不宴賓客亦不赴人之宴故余寄詩云一飯矜  
嚴常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

右隨園詩話張維屏錄

梁山舟同書文莊公子也官侍講卽引疾歸善書法遠近馳名日  
本朝鮮諸國貢使爭以重價購之論者謂近日善書者劉石庵相

公樸而少姿王蔘樓侍讀豔而無骨翁覃溪撫摹三唐面目僅存  
汪時齋謹守家風典型猶在惟公兼數人之長出入蘇米筆力縱  
橫渾如天馬行空汪文端張文敏後一人而已

右錄宗室昭榘撰

錢塘梁侍講初字元穎偶得元貫酸齋行楷山舟字揭之軒中士  
林遂稱山舟先生後陽羨任禮堂過雲間於天馬山周氏見石刻  
山舟二字迹類飛白甚奇古蓋趙承旨筆也亟手拓一本畀吳槎  
客驚攜至杭州贈侍講任梁素未謀面自此遂訂交槎客賦長歌  
以紀

乾隆甲戌夏 命翰林工楷書者梁國治秦大士莊培因梁同書

等繕錄昭明文選又命朱珪戈濤盧文弨翁方綱等校對於翰  
林院後堂東寶善亭內發出宋版文選一部紙墨精好古香襲人  
每冊有前賢手題墨蹟第一冊前有御筆題云此書在天祿琳瑯  
中亦不可多得

右紀聞陳康祺撰

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  
人郭天錫董華藻代筆門下士吳楚侯山舟學士書名譟海內而  
從無代筆湯畫人庶常錫蕃沈友三明經益頗肖公書嘗爲人作  
字署學士名竇非代筆也

右兩般雨庵隨筆梁紹王撰

葉酉

桐城葉先生諱酉字書山進士官左庶子著春秋究遺十六卷多宗其師靈舉方氏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併其事跡而疑之是未免於拘牽而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爲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缺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爲有條理統覈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又撰有詩經拾遺十三卷

右學案唐鑑輯

按葉公乾隆四年進士



孫景烈

孫景烈字孟揚號西峰武功人早歲舉於鄉爲商州教官勤於課  
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年間巡撫蒲坂崔公以賢良方正薦授六  
品銜乾隆庚午陳文恭公撫陝奉 旨舉經明行修之儒將以景  
烈名入告先是景烈己未成進士明年授檢討以言事忤 旨放  
歸遂深自韜晦乃以賦性拘墟學術膚淺固辭主講關中書院蘭  
山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盛暑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  
公爲入室弟子嘗語人曰先生冬不鑪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  
薛文清又曰先生歸籍三十年雖不廢講學獨絕聲氣之交爲關  
中學者宗有自來矣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按孫公著有西麓山房  
藁可園古今文諸集

蔡揚宗

劉元熙

楊瑄

陳夢元

劉校之

蔡揚宗字賡堂湖南湘潭人乾隆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擢  
贊善由侍讀庶子升侍讀學士視學山西校士公明釐正文體所  
拔多寒峻晉詹事府少詹事內艱歸遂不出同邑劉元熙字寶門  
乾隆乙丑進士入翰林練達時務聲譽日起尋乞養歸篤友愛厚  
宗族歲荒出穀麥各數百石濟里中饑又做行社倉法綜理周密  
規畫井然著四香閣詩文集又同郡楊瑄字元音湘陰人雍正壬  
子舉人零陵縣教諭與元熙同登進士選庶吉士工詩古文詞爲  
大學士蔣溥所激賞嘗卽席賦梅花詩成都下傳誦著元音集陳  
夢元字體齋攸縣人乾隆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充三通館



纂修明習掌故勤學好問與諸城竇光鼐大興朱筠桐城姚鼐休甯戴震輩相切劘得文章正傳平生辨義利嚴廉恥尤淡於進取林居二十年以著述自娛學者稱體齋先生有春江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杓彙二卷雙江別彙諸書劉校之字書堂長沙人乾隆辛巳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典試浙江稱得人視學貴州以轉移士習為己任歷官中允晉翰林院侍讀改戶部員外郎升郎中生平行己介而接物以謙處事不激不隨卒年六十

右傳李元度撰

邵齊齋

今海內人士所推能爲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無論識與不識必首稱吾友叔山叔山與同歲舉進士名能爲史漢若昌黎河東文者則有定興王君芥子芥子初亦好爲文如叔山及見叔山文歎爲天授遂輟不復作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以原官放歸田未幾芥子復起累遷至湖南觀察行大用而叔山則竟死矣觀察嘗遺書索刻其文將序以觀示後學叔山未及應卒明年其孤培德走使乞觀察銘其藏觀察曰序吾已生許之矣銘請他屬培德則又泣而請於文文與叔山交不後觀察乃序而銘之君姓邵氏名齊齋字荀慈叔山其號也先世在唐貞觀

閒居杭之北市曰道宗無子以弟吏部侍郎說子好禮爲後凡十有三傳由杭而睦而歛至僊州都帥顏子萬成乃卜居休甯之黎陽又二十傳至鄉飲若水始遷常熟常熟後分縣爲昭文遂著籍爲昭文人若水生君曾祖歲貢生庸齋 贈儒林郎庸齋生君祖附貢生莊庵莊庵生君考候補主事味間並 贈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味間少孤能強毅自立遊義門何學士門受其學尤善書得二王法生五子君其第二子也生之夕夢明祭酒馮公夢禎以名刺來謁聞若願借居三十六年云寤而君生因名君小名曰開生三歲生母曹安人卒嫡母程太宜人撫之愛如出腹子甫受書輒了大義塾師驚辭不能師長而愈奮有聞於時其學於

古也涵而揉之去故遺迹咀含浸淫滲漉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  
自己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涉筆矢音金石咳唾造次  
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 本朝一人而已乾隆  
壬戌第進士其闡中文騰輦下人皆口傳以熟後有效者輒得弋  
獲雖形貌乖舛羣相指爲邵體君聞之不以爲忤也君旣入詞館  
明年 駕幸翰林院錫宴做柏梁聯句與焉尋獻 東巡頌原道  
數章研神播采揚班之亞也羣公器之爭欲致君門下顧君冲澹  
不省揣合相滄瀉爲睨又習與一二靜者遊益耽問喜自弛置時  
多少年暴起意氣盛各以才力相圖煽輿馬服御燕款相矜高雖  
謹厚貧者咸務此不若不得比人數而君族又有以賞雄者世故

誤指君爲富人願獨乘羸車攝敝衣冠傲然出眾中則大駭久之  
益落落無以自見乃自顏其齋曰道山祿隱在翰林十年充書局  
纂修者再充京兆分校者再兩遇 廷試亦再屈遂罷歸時年三  
十六說者謂符昔夢云君通籍初遭母兄喪旋喪偶思親圖歸日  
夜以冀旣歸得侍融融怡怡如其兒時退事著述益肆以醇悶遇  
國家慶典臯賡禹謨踰洋 廟堂假羽飾喙頡輝鸞鳳郵書屬草  
者使填於門負鼇蟠螭銘宮揭阡人交走幣恐後咸須君文以休  
萬祀身晦名顯日逾以崇乙酉 清蹕南巡有 詔徵在籍詞臣  
集試 闕下時文官京師或謂曰此舉亦在邵某也若與邵厚曷  
促之來文曰邵某病且母老恐不果來已而竟以疾辭不赴越四

年卒春秋五十有二君貌清古豐下銳上首微窪如仰釜眉目疎  
秀短視精草章入晉人室每據案書望之若隱几臥者嚴冬喜脫  
履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隨取躡之履異旁觀竊視匿笑君  
覺之亦自笑已且復然終不以措意當金川之平也相國忠勇傅  
公旋師禮成坐朝房百官咸會君立門外面之取鏡諦視公呼入  
問曰若何視君微哂不荅徑趨出其意度夷曠類如此與之遊者  
未嘗見愠色卽愠未嘗出聲氣性愛才喜獎借後進嘗主毘陵龍  
山書院君歿士有哀之若父母者君一兄三弟齊烈乙丑進士選  
爲庶常卒於官齊熊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齊然齊烈同榜進士由  
庶常改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齊鼇貢生皆賢而有文者配席安

人太學生 贈文林郎永恂孫附貢生鎬女有高行先卒君已葬而銘之繼配王安人資政大夫戶部侍郎原祁孫通奉大夫巡撫廣東兵部侍郎暮女子三男二人培德聖增均縣學生聖增少負志節務矯厲不同俗以自標置先君一年卒女一人適太學生趙貴鯤孫男廣鉉廣衡孫女二乾隆己丑某月日將葬君於席安人之封培德余壻也使來速銘銘曰

斑斑之獸弗擾於囿噦噦其音於桑之林嗚呼叔山古誰不然而克以有於萬年維生不羸維後之成以鴻厥聲

右墓誌銘鄭虎文撰

邵叔山太史齊燾工東京六朝之文其玉芝堂集淵懿鎗洋鯨鏗

春麗駢偶家奉爲鴻寶太史温温不自許嘗用陳思王語僕嘗好  
人譏彈其文八字鐫諸小印卽此見前輩之虚心

右紀聞陳康祺撰



臣等謹將所請開列

三

姚範

道光辛卯安徽疆臣列君與君猶子故刑部郎中之行誼請祀鄉賢從人望也次年冬部臣勘覆以爲名實相副得報 可時君之曾孫瑩宦遊江蘇以君遺集援鶉堂筆記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詩集七卷鄉賢錄一卷餉世臣而屬文君之墓石郎中君世所稱惜抱先生而君則惜抱軒集中所稱學所自出之伯父薑塢先生也憶世臣以嘉慶壬申謁惜抱先生於白門鍾山書院請爲學之要語及君者至再至三嗣讀古文辭類纂中載君論說數十百事披隙導窾辨正舛誤莫不持之有故則益欲求君書數年不可得茲得反覆之乃知君博覽強識不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證求一心

之是爲詩文必達其意絕去依傍自成體勢居恆不著書而繙閱校勘至老不輟藏書數萬卷悉加朱墨見有錯謬羨脫隨手糾正各紀錄於簡端君既卒書籍頗有散失惜抱先生收手蹟之僅存者藏之及瑩成立乃舉以相付瑩逐條編纂其有前後持論差互者悉仍其故今所版行之筆記胥是物也然君集有書史記六國表序後曰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以後多踵秦法司馬氏援法後王之說以學者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詞以寄痛則君蓋深有獲於古訓者非苟矜淹洽也固將有以用之迺覓舉至年四十一始通籍居詞館數年卽膺察典當外擢方面遽引疾去夫豈翫於世事哉繼續讀君跋顏氏家訓曰交道締結常爲禍福

所倚伏文人志士於幕府權門貴判迹於首途避薰炙於始灼然則君之決退其亦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也君既歸里無所用則相與率鄉人舉義倉條約甚設迄今幾百年踵其法而擴之以故邑屢饑而不害是亦爲政君斯有所見端矣讀君之書可爲學者稽古法迹君勇退無濡滯可爲學者涉世法推君之任恤鄉黨可爲學者入居里族出拊閭閻法則君之所以不朽固不係墓石之有無而稱述先達流風餘韻以諷諭方來斯固後死者所有責也爰次其世家而系之曰

君姓姚氏諱範字南青薑塢其號也世爲安徽桐城人曾祖諱文然康熙中官刑部尚書謚端恪雍正中特旨賜專祠祀於其邑

祖諱士基湖北羅田縣知縣民思其政祀之於名宦祠父諱孔鏐  
早世 贈翰林院編修君以康熙壬午八月十八日生戊戌補縣  
學生員雍正乙卯選拔貢太學舉乾隆丙辰順天鄉試第二人中  
式壬戌會試第三人成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甲子充順天鄉試同  
考官乙丑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  
官丁內艱服闋起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庚午京察一等既  
引 見以病自免解組後教授南北閱二十有一年辛卯正月初  
八日卒於家君卒逾六十年鄉人追慕教思籲請入祠而傳學之  
惜抱先生實侍君入一門四世先後以政事文學享 國家俎豆  
胙饗之報史以所謂榮名豈有既者耶

右墓碑包世臣撰

雍正乾隆間桐城方靈臯侍郎負盛名海內顧於同邑畏二人焉  
其一劉才甫其一則姚薑塢先生也才甫以其文而先生兼以學  
重稱爲通儒先生諱範字南青薑塢其號世桐城人曾祖諱文然  
刑部尚書祖諱士基羅田縣知縣考諱孔鏤邑增生以先生貴  
贈翰林院編修康熙五十七年先生年十七補桐城縣學附生雍  
正十三年充拔貢生乾隆元年丙辰 恩科順天鄉試中式舉人  
七年壬戌會試中式進士改庶吉士九年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  
官十年乙丑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官丁  
母夫人憂歸服闋補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十五年庚午京

察一等引 見後以病免歸遂不復仕嘗應直隸總督方恪敏公  
之聘主問津書院前後凡八年三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  
道光十二年十月崇祀鄉賢祠配某氏某官某女 封安人子五  
人某某孫六人曾孫四人以乾隆某年月日葬長嶺山先生九歲  
喪父哀毀如成人事祖母及母能盡孝父歿時弟淑甫四歲甚友  
愛之性坦易接人以和然遇所不可介如也在翰林時同館錢塘  
袁子才方年少有才名諸公貴人爭爲延譽子才欲先生贈之以  
詩竟不可得居家之日有同年生爲桐城縣令先生屏跡自遠有  
以洲地訟者懷千金求一言力卻之富家子欲其一過門爲重卒  
不往先生博物洽聞如漢之劉向揚雄班彪固治詩古文皆以唐

人爲宗而立身行己一準則乎程朱鄉里後進咸師尊之然卒傳其學者從子芻也先生之讀經史百氏有所見輒以蠅頭細書識其簡端詞繁者用別紙蠶書之或勸之著述笑而不應芻著九經說采先生緒論闡入焉其後曾孫瑩悉哀集之爲經史子集筆記四十六卷又援鶉堂詩七卷文六卷並刊行於世瑩以先生遺書及崇祀鄉賢錄示其友人吳德旋屬爲文表先生之墓

右墓表吳德旋撰

薑塢先生諱範字南青國初名臣刑部尙書文然曾孫也少孤勵學中乾隆七年進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十五年京察一等以病免歸主講席於問津



書院者八年三十一年正月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嚴於慎獨  
宴處無情容出門無妄交任恤里黨視人猶已接物和易誘進後  
學如恐不及眾流之學無不賅貫藏書數千卷丹黃徧焉有所論  
正輒書之簡端多發前賢所未發或勸之著書笑而不言歿六十  
年曾孫瑩編輯遺論爲援鶉堂筆記四十卷詩七卷文六卷惜抱  
先生諱勗字姬傳薑塢先生弟淑之子乾隆二十八年進士以庶  
常改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三十五年充湖  
南副考官明年充會試同考官升刑部廣東司郎中充四庫全書  
館纂修官尋乞病歸主講席於鍾山敬敷紫陽梅花各書院四十  
餘年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五桐城當康熙雍正間

方學士苞力講求古文義法天下始知宗尙歸氏熙甫以上追司馬子長韓退之卓然爲古文導師劉上舍大槐復繼起相應和天下以爲古文之傳在桐城薑塢先生與善盡得學士緒論先生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閒者而益充以浩博無涖之學養之以從容中道之氣遂以自成一派爲後進典型病時俗舍程朱而宗漢以爲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時時爲學者重言之故其修道據德實允迪之品詣敦峻無纖毫類亦其文之所以粹美也所著九經說十七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三傳補注三卷法帖題跋二卷筆記四卷學者循是以求亦可以見先生體用之一焉李兆洛曰君子所尙躬行而知行之難然後其心坦以謚其氣潛

以溫其識宏以澹而其言自不得不訥凡爲言者皆宜如是也而況讀聖賢之遺經尋求其義類以自抒其所得者哉明之時學者不能行程朱之言今之時不屑言程朱之言而并蔑程朱之行一襲取以爲名一旁馳以求勝大抵不足於內焉耳薑塢先生淵詣極理而欲然不肖著書以自禱惜抱先生清明在躬蓄雲洩兩文章爲光嶽於天下兩先生之躬行同也故不言文而其言立片語破惑單義樹鵠有若蒼蔡其發而爲文則明晰黑白流示乎尹穆然和順於道德也讀先生遺書求得行事始末恨不得在弟子之列故私錄其槩時觀省焉

右傳李兆洛撰

按姚公所著卷數碑表傳不符或撰人所見未各異歟謹仍其舊

鄭虎文

公少孤竭力奉母母病禱於神請減算昇母事兄如父迎寡姊歸老於家撫諸姪諸甥五十年親戚故人待以養葬者無虛歲就食於其家者無虛日囊篋每空家人以告君笑曰姑強支持寒餓當共之吾甯苦身無以病吾心也性無苟取歲時餽遺非其人雖親舊不受

君一主河南鄉試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充禮部會試同考官提督湖南廣東學政家居主徽之紫陽書院十年主杭之紫陽崇文兩書院五年

右王芥子文集張維屏錄

虎文由編修出典河南鄉試督湖南廣東學政歷左贊善歸主徽  
杭書院於學靡不通衡文兼取眾長無遺美素以經濟自負嘗願  
爲知縣謂縣令切近民易知民間疾苦一令賢則一縣治天下之  
令賢則天下治人以爲名言

右嘉興府志符葆森錄

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按輟耕錄黑玉酒甕  
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  
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敕置廣寒  
殿云其後屢易朝代廢置某道院中以爲醬甌有工部侍郎三和  
者善博古物於道院見之因賤價贖以歸進上仍置故處純

皇御製玉璫歌以紀其事命廷臣賡和以鄭虎文之詩爲最其詞  
曰天啟 聖瑞玉璫出惟 聖克受昭聲歌臣愚未覩法宮寶伏  
讀 睿藻心爲摩甕廣三尺容五石隨形窟突浮圓荷刻劃類鑄  
象鼎物長風蹴蹋萬里波腥涎怪物走蛟蜃呀呷睖騰鼉鼉陽  
冰不治陰火闌怪變滅沒吞江河伊誰鏟削運鬼斧或巨靈掌吳  
剛柯吾思此玉當在璞礪然萬古藏嵯峨百靈孕含胚太極潤及  
草木輝巖阿原爲聖役剖鑿出宛轉人世襲白窠那知德薄不能  
有供玩耳目羞媿媿如延津劍泗水鼎神物終化理不譌於時恭  
承 陛下聖萬方貢獻聲猗那人無遺賢物鮮棄希世寶冒終煙  
蘿熊熊龍氣光燭夜乃迹而得歸搜羅轉 敕內府輸朽貫千金

易致駟馬馱陳之廣殿重圖訓莫如金甌無傾陂龍翔鳳翥發天  
唱四十八人鳴相和嗚呼隱見會有過委棄道院歲已多冬殖實  
腹泥沒足學士憑弔資吟哦拂拭偶及光萬國經天不掩同義娥  
甄幽拔隱寄深慨誰其會者空摩挲異物且貴況奇士努力明盛  
無蹉跎

右錄宗室昭

棟撰

按鄭公字炳也號城齋浙江秀水人乾隆七年進士著有吞松閣集

黃遇隆 林學易

黃遇隆字介三湖南甯鄉人乾隆壬戌進士選庶吉士甲子分校北闕稱得士以病歸潛心洛閩之書言論造次必於儒者雖盛夏不去冠帶戊辰改知縣未任丁承重憂主講城南書院以道義爲標準取程朱教人切要之旨以示曰力實際學者宗之家有食指百餘不異爨癸酉謁選以疾卒於旅次後又有林學易字半霞衡山人父鳳聲諸生邃於性理之學學易成乾隆甲戌進士九歲能屬文未冠受知於學使夏之蓉吳嗣富均有國士之稱及入翰林授檢討告假歸省連丁父及祖母憂遂不復出掌教石鼓蓮湖集賢昭潭羣玉書院布衣蔬食足不入官府士林則之著羣玉書院



學說

右傳李元度撰

陳長鎮

乾隆十有四年冬十一月望後一日都城積雪深尺許薄莫庶常  
陳君宗五衝寒披齋戶告曰鎮辭家踰兩載憶老母恆廢眠食明  
當倍道歸以公稔悉此心也來言別詞氣甚摯次日使詞之則辨  
色已行矣未幾有傳其凶問者余方怛怛然泊胡編修中垣至言  
君緣曉夜冒雨雪行致疾近里門始知太君奄逝慟毀嘔血遂至  
不起今將葬以君季鈞所撰行述徵銘余南嚮哭之歎君之篤於  
天性必欲從親地下以成其志也余居京師數十年聞世所謂淹  
洽能文章慷慨負經世才者率薄於天性雅不欲近獨於君晤接  
頻數久而益不厭始君之以學使者舉優入都也鉅公要人耳其

名競欲羅致之君避弗往嘗語余曰鎮早失怙忍死日侍母氏覽昔人絕裾鬻臂事輒面頰髮上指今茲之來母命疊迫故夙昔矢志獲讀書負米長依膝下於願畢矣世榮不以易也余聽其言旣而薦鴻博登賢書不以爲喜兩屈於春官怡然遄歸若將終焉而太君期以祿養弗之許也會試期將屆復預趣之北上先是平郡王徧求洞達古今之士而難其人慕君文行卑辭厚幣敦請君以親老固辭至再三至是放牒後王多方得致太君諭以要之君不得已就焉不欲入朱邸王特葺別第館之時過從諮問禮滋恭君與言一依於忠孝常舉古賢詰懿行嘉言以證此外無片語他及王益加敬戊辰春應南宮試復雋魁其房旋入翰林充內殿纂修

此士人榮遇而君邑邑終日念太君彌甚或當食長歎枕函常有  
淚痕頻欲歸王亦不能奪也會王邁疾數月薨坐是淹行期君貌  
甚悴鬢髮增白絲迨謁假得請馬首南指望雲行漸近羣度公得  
抽身歸子舍夙願克副今而後喜可知已曾不意其所值若此至  
於以身殉親冀償其未竟之志也悲夫君生有異徵太君夢吞月  
華考芷瀨先生復夢玉函從空墮標曰斯文大壯君手承之於仙  
庭三歲授書卽上口五歲能作韻語其警句往往傾倒耆宿家多  
藏書緝研殆徧說經折諸聖歷代史及諸子百氏悉擷其綱要而  
摘其疵瑕所爲古今文別裁僞體匯眾美成一家言故爲諸生時  
試輒冠曹偶尤長於詩始跨昌谷繼神明於少陵漫叟以上闕漢

魏卽率爾之作亦殊凡響練習政理垂髫贊厥考歷宰劇邑老吏  
宿幕愧弗及祁陽陳冢宰撫皖時延之署中多所裨補 殿試對  
策敷陳吏事侃切數千言歎服者非僅若李邵一人而已慎擇交  
涇渭無少溷所與遊有面規無後言情恕理遺之事不可殫舉於  
道義乎洽者憂愉如一體有事性力是視素無長物雖一面之識  
告緩急必罄所有資之因是世或稱君爲通儒爲詞人或稱爲饒  
經濟爲崇氣誼凡所品目皆君之餘事也君孝友至性纏繇固結  
已推之爲諸父羣從之惇睦暨及於宗族鄉里之振援而其心猶  
日以子職未盡皇皇如不自克此君之所以迴出時髦而余所以  
與君久處而不厭者亦政在此不在彼而今已矣如斯人者可易

得哉君先世東甌始遷祖玉川以任子從戎楚南因家武陵高曾  
多隱德考諱某由名孝廉宰某某縣政最需次部郎居鄉型俗當  
官恤民鄉賢名宦兩祀之所稱芷瀕先生者也妣黎太君早逝生  
某君伯兄王太君生君及季歲貢生長鈞君諱長鎮字宗五號延  
溪乾隆戊午科舉人戊辰科二甲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  
纂修官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若干歲配某氏子幾  
某某出幼遺彙古今體詩駢體及雜錄評纂等共若干卷鈞檢而  
輯之藏於家鈞亦好學工文詞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處銘曰  
詞已出克掀於淖行晞古不襲諸貌名昌其身非所好至性過人  
竟死於孝凡百可稱銘舉厥要

國朝詩林卷之二

右墓誌銘彭維新撰

三

圖銘布

圖銘布字裕軒滿洲人乾隆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累官翰林院侍講學士

八旗通志枝巢詩草四卷圖銘布撰晚年卜居於阜城門外玉河鄉之池水邨有園圃竹木之勝春秋佳日逍遙其間故得詩最多而詩境亦愈進也四集共詩五百十四首枝巢云者蓋取鷓鴣巢林不過一枝之意因以顏其集卒之明年乾隆丙午其門人御史劉湄爲授梓大興朱珪爲之序

朱珪序云裕軒不求工於詩顧其胸次素潔遇境發抒往往有真意其尤近道而可傳者晚年之作高者偁陶韋次者落落卽事言



景亦北宋之音也

任大椿序云余不及見先生居官時顧聞劉文正公之言曰圃學士不忽於微不愆於隱儒者之幹也所居室隅有地十餘畝曰漫圃惟植桑麻及松韭或勸之蒔花樹曰桑麻資生花樹悅目安能以悅目之故而曠資生之地哉乙巳秋以疾移往邨舍舍之旁卽所營生壙也疾漸篤家人請輿歸則曰吾已歸吾宅矣復安歸耶遺命歿後有弔吾墓者薦寒泉而已勿以葷酒拂吾意

右 熙朝雅頌集鐵保錄

吳鴻

杭州吳修撰鴻視學湖南壬午科典試者爲嘉定錢竹汀大昕韓城王偉人杰三公皆衡文巨眼也諸生出闈後各以闈卷呈吳吳所最賞者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壽陳聖清五人曰此五卷失一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榜發之日吳使人走探俄而鈔榜來自第六名至末僅有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矣吳大喜一時傳爲佳話

右記余金撰

按吳公乾隆十六年一甲一名進士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六補錄

詞臣十二

蔣拭之

先舅蓼厓先生姓蔣氏諱拭之字季眉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蔣氏在甯有三宗其一爲宋金紫光祿大夫浚明之裔自天台遷奉化再徙於鄞其一爲宋尙書學士猷之裔自丹陽遷其一爲宋元祐黨人之奇諸子之裔今慈水鳴鶴場之蔣也而先生之所出自諸暨乃宋給事中邦彥之後明初始遷鄞外曾大父諱維衛外大父諱芬皆以先生貴贈如其官先生世爲清門以讀書敦行模範學序顧累代隱德弗曜會大父以祭酒有名諸生早世先生祇四

歲先太孺人祇二歲家無負郭之產外大母以女紅上奉耄舅下  
撫穉孤凡十有五年而先生學行有成太孺人亦稱淑女人以爲  
苦節之報吏部侍郎滄柱仇公一見先生以畏友待之先生少爲  
舉子業所至輒冠其軍因戲爲人代筆其三人皆第一其一人第  
二遂以此獲譏於學使者曲阜顏公然顏公惜其才雖以功令襁  
巾服而次年又召之試復冠其軍先生亦遂以此愈得名十室之  
邑五尺之童莫不傳其制舉文字以爲津梁願先生所擅長者其  
實不在此特兔園中以此爲先生重耳先生詩極似香山大傳查  
田先生一見而心折焉古文頗近張文潛儷語亦得涪溪一輩家  
法願先生皆不肯輕作乃踰蹬於場屋年幾五十始見貢於布政

司公車累上復不得售有巨公方主文柄招先生往一見欲以關節授之先生謝不往曰世豈無張文隱公余文敏公其人者二公者前明嘉靖中暗搜震川之考官也又十餘年始見中於禮部選入中祕逾年 詔歸選司補外先生亦無意於功名之事浩然而歸家居三年而卒得年七十有一初娶柴氏再娶裘氏晚娶董氏子四女四孫女三葬於城西之浮石先生爲人坦率樂易不立標格不設城府然有所不合未嘗詭隨分巡甯紹台道王某市井人也嘗延先生課子力辭不獲勉就之解館而後絕不復往還性最孝外大母病自藥餌以至廁牘無不身親寡孀無後事之與所生同羣從兄弟友愛一體友朋患難傾束脩所入以助之故授徒幾

五十年羔雁稠疊然隨手而盡歿之日諸子無以爲斂其可哀也  
予之少也最爲先生所喜稍長而倔强不甚帥教先生頗有不釋  
然於中者嘗與先太孺人微及之先太孺人笑曰黃山谷之諸甥  
無不稟其詩法而徐師川獨不謂然其水濱濠上之荅可謂妄矣  
山谷之詩豈師川所能及然而師川亦自有其可傳者李空同晚  
年家居大爲其甥曹仲禮所苦亦不以此損空同也兄其休矣先  
生爲之引滿而去及予追隨三館又同被左遷或曰當事者惡予  
因以及先生乃予歸甫一歲游丁內外艱方仗庇先生視予猶子  
或垂憐茶苦而先生又逝棘人樂樂其又何以自存耶中表諸弟  
以穿中之柱徵文爰再拜而志之

右穿中柱文全祖望撰

國朝書畫史及刀扇  
卷五十二  
詞臣十一  
補錄

三



國朝者庸美後不期  
四  
卷  
五  
二  
二  
八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六補錄

詞臣十二

杭世駿

太史名世駿字大宗又字董浦家貧力學假書於人窮晝夜讀之  
父母禁止輒篝鐙帳中默誦與孫銀臺灝陳太僕兆崙梁編修啟  
心相國文莊嚴進士在昌翰林璵昆仲等爲友五日一相聚互爲  
主客問難以多聞見者勝太史尤強記同輩推服雍正癸卯舉孝  
廉受聘爲福建同考官 高廟初元 召試博學鴻詞列一等第  
五授翰林院編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  
國子監嘗有公事羣官皆會方侍郎苞以經學自負諸人多所諮

決侍郎每下己意太史至徵引經史大義遙發泉涌侍郎無以對  
忿然曰有大名公在此何用僕爲遽登車去太史大笑而罷其盛  
氣不肖下人如此歸田後主講粵東粵秀書院刻嶺南集詩風骨  
適上最爲當時所稱以比騰笑慎旃兩集其後主講揚州最久愈  
負海內重望馳書幣求文之使日至請益者恆滿座有先達以經  
說相質一覽曰某事見某書某說見某集拾唾何爲乎學子有欲  
奉教者太史問其所業以一經對則以經詰之復以一史對又以  
史詰之皆窮乃曰某於西晉末十六國事差能詳耳復詰曰汝知  
是時有慕容垂乎垂長若干尺得年幾何其人慚沮太史生康熙  
三十五年卒於乾隆三十七年生平勤力著述所撰石經考異榕

城詩話三國志補注諸史然疑詞科掌錄文選課虛漢書蒙拾續  
方言道古堂詩文集已行世鴻詞所業補晉書傳贊經史質疑史  
記考異漢書疏證禮例續禮記集說兩浙經籍志續經籍考皆具  
草槩惟晚年欲補金史嘗構亭曰補史亭其書未嘗見也太史於  
詩用功深嘗曰吾遇杜韓當北面若東坡則兄事之每呼曰蘇大  
哥於同時人獨心折厲孝廉鶚然太史體醇氣健造句雄放孝廉  
不逮也與丁隱士泓爲親家每論議古人必推案交詎乃已太史  
之歸也聞諸前輩云是時亢旱 詔舉直言極諫徐文穆公以太  
史應 詔太史遂上疏言部臣自尙書至主事皆滿漢並列請外  
省自督撫至州縣亦如此所言紕繆不中理 帝震怒欲置之法

文穆悉力營救叩首額盡腫乃得斥歸後迎 駕湖上 賜復原  
官太史既無傳狀弗能詳也 高廟巡幸塞外嘗天雨新霽馬上  
吟迎風輦露清於染過兩山痕澹入詩二句顧謂從臣曰此杭世  
駿詩惜其沒福耳後有御史祝德麟疑太史不得意或有誹訕訐  
奏之 九重披覽以並無違礙聽其流傳 朝廷愛才之盛心大  
矣遠矣丙辰鴻博諸公才皆出太史下諸公多至顯仕太史獨淪  
落以終而著撰之富卒亦無逾太史者太史遺書未刻者尙夥實  
仁既歿往往散落人間云

右別傳許宗彥撰

杭檢討名世駿錢塘人少舉於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

檢討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乾隆中葉上思  
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先生與焉  
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慙直末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觸  
純皇帝怒抵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得甚方  
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  
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  
旨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  
以實學課士子暇卽閉戶著書不與外事又疏懶甚或頻月不衣  
冠性顧嗜錢每館俸所入必選官版之大者以索賈之積牀下或  
至尺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污卽銅綠盈

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隄使非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並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歲生或積官至大學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綸適服闋特旨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謔之曰汝戾下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闕堂笑乃別余年未二十省從叔邗溝始識先生先生見所擬樂府及古賦奇賞之畱語數日曰汝後必入翰林不可不知掌故因曰舉翰林故事十數則告之及余入翰林而先生所言規制已大半不可行益不及三十年風氣之變如此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唐歸後

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僊橋下時吾鄉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跣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輿揖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掙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卻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其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書至此客適有過訪者見而笑曰不修邊幅與博徒戲若此尙足記耶余曰誠如若言然以視士大夫罷閒後日飭章服出入官廡干預公事並修飾輿馬僕從者以檢討視



之不尙勝耶客尋思之曰是當記是當記

右書事洪亮吉撰

仁和杭先生世駿官翰林院編修著續方言二卷采十三經注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標明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有顯然遺漏者而大致引據典覈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右學案唐鑑輯

先生博聞強記口如懸河袁簡齋輓先生詩有云橫衝一世談天口生就千秋數典才蓋紀實也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杭大宗自謂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齊次風侍郎特愛杭作淹博嘗集蘇詩及大宗詩句爲一卷題其籤曰蘇杭集句

右梧門詩話法式善撰

大宗先生入翰林未久卽以言事罷歸沈文憲深惜其遇故以鄰翁旣雨談牆築新婦初婚議竈炊之句送之先生後人零落無存其道古堂集爲山舟先生刊以行世

右寄心齋詩話符葆森撰

董浦編修首唱方鏡詩二十四首傳誦輦下和者自王侯以逮公

國朝詩集卷之九 分百二十一 十一  
卿士大夫方外闈秀無不有作幾及數千家誠輦下僮事也

右蓮坡詩話查爲仁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六補錄

詞臣十二

陳夢元

陳夢元字涵一又字體齋自少好學深思孤沈迥造乾隆癸酉與  
星沙余存吾受知房考雩都管公臥村管公得試卷詫爲嘉魚替  
人甲戌聯捷踰年歸養折節雲陽先正探墨香閣之藏辛巳散館  
授檢討先後居官十載供職外惟顙顙服習與寶東臬姚姬傳諸  
名宿相討論絕不以馳逐聲華銷鑠才具最後交休甯戴吉士東  
原東原與同年月生呼之爲兄體齋勤於許叔重之解字鄭康成  
之詁經與東原符契東原著述等身其原善三卷孟子私淑五卷

恆寶蓄之數以示體齋兩人相砥莫逆也乙未南還東原作序贈  
行悉知己之言居林下廿餘載講席孤鐙淒神琢骨觀書多日見  
所不足記問詳日砭所爲非古文詞凡數變觀東原所云心細悟  
生無訐語無俊氣可知制藝亦數變觀東臬所云渾渾流出雕琢  
鋤耘俱化可知晚自訂春江古文四卷詩賦五卷制藝七十首矜  
貴簡檢不冝一豪率意鹵莽曩所刊杓彙諸編淘汰無存由壯歲  
至垂老夙夜矻矻辨別欺慊求古人爲己之學以溫故知新經明  
而行修於是乎爲庶幾焉

論曰吾攸陳桃文先生有起衰之功於楚越數十載而體齋繼之  
是攸之儒者可僕指也楚南自雲陽彭石源先正以博洽震都下

而曠岫樓羅慎齋繼之體齋與余存吾又繼之是楚南之儒者可  
僕指也名山之藏殆不偶然爰約論之以俟知言者

右傳文自炳撰

國朝詩林卷之二十一

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六補錄

詞臣十二

姚範

姚範安徽桐城人乾隆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散館授編修九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充三禮館纂修官歸卒於里範之學沈究遺經綜括精粹每讀書輒著所見於卷端經史子集丹黃雜下詞繁者裁短幅紙書之無慮數千百條從子刑部郎中庸嘗欲輯之爲援鶉堂筆記先載數則於經說中其儀禮首條及論語奧竈說四飯說是也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六補錄





國朝名賦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七目錄

詞臣十三

饒學曙

盧明楷

羅永符

顧棟高

陳祖范

吳鼎

梁錫璵

徐文靖

盧文弨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十一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十三

饒學曙

於戲子與公相識爲鄉試同年生又託嫻亞蓋二十六年不相見者三年耳竟銘公墓耶於戲悲何若也庚寅夏聞公凶耗十一月公弟拱北明經扶匭及眷屬抵杭州子奔哭之諸孤長者纔十五齡幼者如筍觶觶然皆孺子泣稽顙棺側迴憶丁亥吳門與公對飲扁舟已千古矣悲何若也明經曰吾兄與君善坎石之文君任焉子唯唯乃漬淚於墨以書按狀公諱學曙字霽南號筠圃饒姓

世居廣昌甘竹里代有聞人稱衣冠望族考趾齋公諱一辛憲六  
經之學以乙科司新建鐸妣幸生二子長學曦公居次繼妣吳亦  
生二子學昉學喧曦與昉皆壬申舉人瞻廩貢生公未冠入縣庠  
旋副鄉貢丁卯中鄉試辛未成進士賜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編修  
歷右中允侍講再降編修再陟右中允兩充講官充武英殿及通  
考館功臣館禮器館纂修官癸酉順天鄉試丁丑己丑會試皆充  
同考官庚辰雲南鄉試辛巳順天武鄉試皆充副考官三充磨勘  
試卷官得紀錄五次兩遇 覃恩各加一級祖考妣考妣皆得  
贈秩如其官公孝友英毅性尤警敏功名之地爲兄弟計畫竭盡  
心力門內怡怡然務爲根本之學發爲文章取裁經傳樹骨史漢

以浩氣卷舒其間故能闕達縝密跌宕軒昂取巍科高第如拾芥  
其詩古文詞尤高華典貴義兼雅頌在翰林十六年黼黻昇平潤  
色鴻業進擬之作推爲大手然才識宏遠不欲以文學擅場當時  
每審機論事類能窮盡物變預窺成敗既而卒應其說以是智珠  
輝耀輒爲同人倚重惜其僅得入參侍從出掌文衡不能盡厥所  
蓄當國家才能之任年逾五十而卒海內知其量者咸悼焉公五  
膺銜校得士最多官內外者林林然而門下門生殆千百人一時  
同輩爭相歎羨謂其年不可及也予向偕公讀書方伯彭公署齋  
公兼筆札掌記五官並用雙管齊下揮洒淋漓朱墨狼籍衫袖閒  
燭數見跋而公雙眸炯然若流電及同列西清又見公豪於撰著

負書局纍纍然繞左右公然燭奮筆不假思慮夜漏未分十紙都盡及觀公處置事宜則抵掌談笑心畫手揮舉鈞翹鼎若拈毛絮如建葺公祠營購義冢俾鄉人寄旅者存順歿甯無飄泊暴露之苦胥公力也使早膺民物之司其及人者當不啻此於戲遂止於是公及第時予尙未終制壬申會試偕公伯兄叔弟北行未幾叔弟且死予撫尸哭之今且撫公棺哭於荒郊雪舫中念少公五歲自以病蟄山中且八年而齒牙動搖二毛種種見矣逝者如斯尙堪回首耶公生於康熙庚子七月初十日乾隆庚寅正月十三日以右中允卒於官元配李無出繼配鄒皆 贈封宜人嫡子某某庶子某公兄官劍川牧季弟明經子女弟夫也茲以某年月日葬

公某邱銘曰

三人一龍首尾腹與後周前年幾蹙公歿最後掌坊局以賢事君  
人鑑獨文昌五入志不屬偉略溼鬱瘞所蓄用之未竟奪乃速貽  
厥後昆天地助鬱鬱佳城祭樵牧百尺琅玕長甘竹

右墓誌銘蔣士銓撰



1	2	3	4	5	6	7	8	9	10

盧明楷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甯都盧公以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終於京邸春秋六十有五子立瀛立淇扶輿歸里越十有七年兩公子亦先後下世矣諸孫等始卜十月二十六日葬公於州城南第一橋之新阡公嘗買彭氏故園爲讀書之館至是撤其館而爲兆域焉以公之樂斯邱也先期次孫達蔚踵門來求文志公墓大昕公門下士知公最深其何忍辭乃泣而序之曰昔錢文僖公言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歐陽文忠公嘗亟稱之公以閱覽博物起家翰林待詔由館職登學士陟宮尹立朝二十餘年無一日離文字之職入侍

講幄出司文衡 朝廷大著作輒與撰述非老於文學安能上結

主知若此哉公初以諸生選拔入成均選充武英殿校對會

詔刊正十三經廿二史諸總裁言公學問周洽警勘精審遂得與  
纂修之列纂修官皆詞臣爲之公以貢生與焉蓋異數也和碩莊  
親王尙書張文敏公受 詔編次律呂正義又薦公爲纂修官張  
公嘗語人曰盧君妙解律呂當今之禁中郎阮仲容也尋舉順天  
鄉試試授翰林院待詔辛未歲成進士改庶吉士卽充武英殿纂  
修官明年散館授編修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又明年充會試同考  
官分教庶吉士轉武英殿提調官充日講起居注官又明年遷侍  
讀又明年擢侍講學士又明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務充武會

試副總裁官遂爲武英殿總裁官又明年左遷侍讀又明年典河  
南鄉試時同受命者侍讀學士朱公珪階資皆在公前而轉爲  
公副其冬和碩莊親王等奏公兼樂部行走撰擬樂章樂部皆部  
院大臣兼之公以五品詞臣廁其間尤異數也又明年遷右春坊  
右庶子典順天武鄉試又明年復爲侍講學士又明年提督河南  
學政閱三載任滿還朝其明年三月擢詹事公年五十始登第  
登第後無歲不霑恩渥位躋三品駸駸柄用而遽以積勞致不  
起悲夫詹事古稱宮相今則職務清簡而特爲詞臣最高之班由  
侍從擢卿貳者往往踐歷此職不久卽遷去其文學尤異上意  
方鄉用而旋終於此者三十年間惟嘉定張公鵬紳及公兩人此

海內所深惜也公博涉羣書不名一家詩文春容和雅無麤厲抑  
寒之習屢主文柄抑奔競崇實學所甄拔多知名之士於樂律易  
卜尤極敏悟嘗依焦氏易林言人休咎多奇中雖專門弗逮公接  
物甚和而持身嚴正輕財尚義不爲家人生計初入都張文敏公  
蔣文恪公皆器重公引爲上客終未嘗少干以私同邑宋嗣南公  
受業師也既歿數分金遺其孤及視學河南廨內猶爲宋設位朝  
夕拜之王進士龍策客死都下葬西便門外公爲立享堂祭產每  
寒食輒往拜其墓其篤於故舊多此類公諱明楷字端臣號鈍齋  
世居江西甯都州大父不瑕公 贈奉直大夫父式夏公 贈中  
憲大夫夫人曹氏榮祿大夫左都督廣東三江協副將凱伯公之

女生於貴家而能屏華綺事親相夫皆中禮法先公八年卒 誥  
贈恭人子立瀛壬午舉人立淇丙子舉人江蘇布政司庫大使立  
沅有至行母沒慟哭九十五日不食而死州人所稱盧孝子也女  
二人孫男五人達荀州學生達蔚今更名嗣智國子監生達蓮達  
燕達□孫女若干人曾孫若干人銘曰

德可以潤身文足以經世其鼓篋橋門也祭酒詫爲異人其簪筆  
內殿也 至尊許爲才子登記言之內史兼批敕之學士詹事之  
長視古承旨方謂陟八座而贊黃扉兮胡爲夢陰堂之講而遽止  
此也日涉之園先生藏焉千秋而後想見其軼鄒枚而追虞揭也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詹事盧公之葬也其孤孫達蔚不遠三千里踵予門求文志其墓  
又請爲文刻諸墓道之石某舉禮部試謬爲公所薦及登館職公  
又爲教習旣而同直講筵同列學士公嘗舉歐公與王禹玉事作  
詩見贈又嘗置酒召門下士從容言身後之文當屬之錢生桂萼  
二十年公久歸道山而某亦衰病脫朝籍者數年矣言猶在耳其  
敢忘諸謹按公諱明楷字端臣晚年以鈍齋自號世居贛州之甯  
都縣今縣升爲州直隸江西行省故公爲州人由選拔貢生中順  
天鄉試授翰林院待詔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又遷  
侍講學士復左轉侍讀晉右春坊右庶子復爲侍講學士此公之  
資歷也初入武英殿充校對後由纂修提調而至總裁官初入詞

館協修記注尋爲日講起居注官由署而充在講幄十有四年嘗與刊修經史及律呂正義續文獻通考昭忠列傳皆爲纂修官主陝西河南兩省鄉試及順天武鄉試及同考會試總裁武會試教習庶吉士稽察右翼覺羅官學提督河南學政此公之差遣也諸館纂修官皆詞臣久次者爲之公以貢生校刊經史特與纂修諸公一體列名公爲庶常日遇慶典推封祖父同輩廕得從六品階公獨以前修書議敘加級得五品誥樂部向以諸王部院大臣兼領公在侍讀奉 旨撰擬樂章特兼樂部行走其爲學士也適閣學多奉使在外卽 命公直內閣代閣學批本此公之榮遇也公少而孤露苦志植學以成其名博習經史蘊釀爲文詞法度必準



先民相國蔣文恪公慕其名延致之凡經進廣和之作多屬公點  
定在詞館遇大典禮進賦頌輒爲諸公傳誦尤精於律呂清濁高  
下審辨不失衆黍所撰樂章播之管絃列於法部此公之文藝也  
公於制義鑿裁精審每入棘闈焚膏校閱惟恐不及故所甄拔號  
稱得人在中州視學抑浮競崇實學所選拔士皆擇其名實相副  
昔此公之鑑識也公和平樂易善戲不虐雖家人未嘗見其疾言  
遽色然審於義利之辨苞苴之餽不至其門梯媒之語不入於耳  
家無長物而口不言貧尊師重友久要不忘既沒而故交知舊多  
行哭失聲者此公之厚德也公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八日終  
於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其葬以乾隆四十

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夫人曹氏耐焉其世系子姓之詳則於墓誌見之故不復詳銘曰

金精翠微峨峨百丈是生偉人儀觀備朗囊括百氏擷其菁華大放厥詞而法而葩有司拔尤升之太學遂直內殿經史分校律呂之編公與考稽荀阮房范宿悟與齊迺舉京兆待詔禁苑擢第南宮載登三館螭頭侍直職在記言曲江風度中朝聚觀再踐學士論思清切出持冰鑑入趨瑣闥天子有命汝長宮僚文學侍從班賁最高公今已逝公名不沒茶山之詩容齋之筆陽都南城鬱狀新阡達者有後相爾嗣孫

右神道碑銘錢大昕撰



羅永符

羅公永符字子信歙縣人乾隆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史工詩古文時推疏儻奇士

右事略李元度撰



顧棟高

顧棟高江蘇無錫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授內閣中書雍正時引見以奏對越次罷職乾隆十五年特召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時所舉四十餘人惟大學士張廷玉尙書王安國侍郎歸震光舉江南舉人陳祖范尙書汪由敦舉江南舉人吳鼎侍郎錢陳羣舉山西舉人梁錫璵大理寺卿鄒一桂舉棟高此四人論者謂名實允孚焉尋奉旨皆授國子監司業棟高以年老不任職賜司業銜皇太后萬壽棟高入京祝嘏特旨召見拜起令內侍扶掖棟高奏對首及三吳做俗請以節儉風示海內上嘉之陸辭賜七言律詩二章曰老不中書尙著書皤然鶴髮

被僭褻潛辭待詔來金馬榮爲通經到玉除詎曰宸嚴常穆若欲  
諮民隱便傷如題屏合傲王家例一語還瀟足起予文章風雅數  
東吳誰似沈潛味道腴爲幕談經虛左席用宏錫類慰慈烏從教  
馬鬣榮光賁要使蓬門義路趨不是沈香呼學士貂璫扶掖重醇  
儒二十二年 南巡 召見行在加祭酒銜 賜御書傳經齋碩  
四字二十四年卒於家年八十一所學合宋元明諸儒門徑而一  
之接新安以合金谿爲調停之說著大儒粹語二十八卷又舊春  
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議論精覈多發前人所未發毛  
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采錄舊說發明經義頗爲謹嚴其尙  
書質疑二卷多據臆斷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棟高窮經之功春秋

爲最而書則用力少也

右 國史館本傳

顧棟高字復初康熙六十年進士授內閣中書以奏對越次罷官  
乾隆十六年 詔舉經學侍郎鄒一桂以棟高薦授國子監司業  
銜嘗入都蒙 召見賜七律二章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  
晉祭酒銜又 賜傳經耆碩額以寵之棟高少受經於舅氏華學  
泉暨高愈通三禮學於諸經沈潛往復鉤貫旁通久之用史遷諸  
表例著春秋大事表一書又著毛詩訂詁五十餘卷並經進呈同  
時華萃亨字子宏與棟高並習儀禮嘗畫宮室制度於棋枰以棋  
子記賓主升降之節器物陳設之序如以身揖讓進退其間蓋篤



學如是棟高撰春秋大事表每一篇成必以質諸華亭

右傳秦瀛撰

無錫顧先生諱棟高字震滄晚年治春秋又自號左翁進士乾隆  
辛未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 賜國子監祭酒所著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  
爲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麻拾遺曰疆域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  
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  
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  
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  
天文曰五刑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

曰杜註正譌曰文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並表中所未及者又爲辨論以訂舊說之譌凡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考證典覈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又著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采錄舊說頗爲謹密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書者有殊又著尙書質疑二卷其例不載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爲數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據臆斷不甚考論本末亦皆前人舊論不足以言心得也卒年八十有一

右學案唐鑑輯

無錫顧震滄先生棟高舉經學入都荷蒙 召見面諭云看汝年  
衰是以準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幸江南尙可見汝願奏云 皇  
上還要南巡嗎 高宗默然旋 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先生奏  
對質直固不改經生醇樸之氣而 聖天子優容宿學度量與天  
地同符已

顧祭酒少治春秋篤好左氏學晝夜研誦輒未暫輟偶懷念憶家  
人以左傳一卷置其几上怡然誦之不問他事自壯至老勲勲訂  
述常若不及夏月閉戶不見一客卸衣解襪據案玩索膝搖動不  
止每仰視屋梁而笑人知其一通畢矣

乾隆朝舉經學顧陳吳梁四君同授司業顧陳以老辭吳遷講學

降侍講梁擢至少詹事然顧先生雖未一日立朝而眷遇之隆  
在三君上先生嘗成進士與陳司業同其補中書舉鴻博則陳所  
未有此猶浮榮也當先生詣闕祝 皇太后萬壽時數被引 對  
曲加恩禮既辭去將發 製七言詩二章美之 高宗幸江南又  
賜御書加二秩爲祭酒三十年 諭曰儒林亦史傳所必及果  
經明學粹不論章布豈以品位拘如近日顧棟高輩終使淹沒無  
聞耶嗣是史館始立儒林傳先生之所遭殆視包咸桓榮有過之  
已

右紀聞陳康祺撰



陳祖范

陳祖范常熟人雍正元年舉人其秋禮部中式以病不與殿試歸僦廛華匯之濱槌戶讀書居數年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大吏爭延爲師訓課有法或一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求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薦舉經學祖范衰然居首以年老不任職賜國子監司業銜十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鷹薦時錄呈 御覽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祖范於學務求心得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同縣顧主事

鎮傳其學

右 國史館本傳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年二十三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占高等弟子著錄者日眾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中式情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珣宜興任公啟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誦徧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忽足蹇不得與 殿試歸里明年補行正科當赴 廷對親朋皆力勸之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勞苦奚爲者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傲廬華匯之濱櫪戶讀書生徒裹糧相從與吟社諸老倡和

月一讜集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聞先生通  
儒爭先延請爲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  
士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  
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  
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尚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於是雅知  
先生者交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覈其名實允  
孚者得四人先生褒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  
休梁錫瑛也得 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  
職卽家拜受 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



世學不備 卷二十一  
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生於  
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襲成言以爲己  
有益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  
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  
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脚未免牽合儒者於經  
所無則信之於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  
其謹慎處亦卽其師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  
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  
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  
覓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

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輦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  
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  
包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  
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  
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  
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計立  
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  
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  
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  
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

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唯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總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既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

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  
實旣不符且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  
旣貴封其母母後甲而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在爲祖父  
母期或曰宜如父沒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荅曰禮時  
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遂僭而並  
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  
服期已失厭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  
父而存爲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沒而用嫡長孫爲  
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隱而爲之  
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憐而子之必格以嫡庶之分

斥爲不韙試思身爲庶子既不可卑其母身爲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又與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尙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辨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不爲過而班氏譏之雖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能不爲之表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

主事鎮孫主事夢達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

右傳錢大昕撰

常熟陳先生諱祖范字亦韓舉人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銜  
著經咫一卷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  
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  
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刊於禮後論多  
通達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  
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矣

右學案唐鑑輯

乾隆辛未 詔舉經學令大臣集議論至陳進士祖范秦文恭曰

不得陳某則此舉爲無光眾驚問故曰癸卯陳某成進士蔣文肅謂子有盛名今登甲榜而我又在朝今歲大魁非君誰屬陳默然頃之趨出語其僕曰速辦裝南下無令他日以我爲依附權門遂不與 殿試風節若此豈可遺之

右蒲褐山房詩話張維屏錄

內閣謹奏陳祖范吳鼎梁錫璵顧棟高四人臣等知其平素品行端謹允屬潛心經學之士

右感恩錄張維屏錄

常熟陳先生自雍正元年禮部中式不與 殿試拂袖南歸僦座華匪執冲幕道清靜自養著書友教不肖出門候人惟長洲沈德

潛宜與儲大文嘗一詣之蹇裳鞞間率爾休暢嘗謂人曰吾老是  
鄉矣會以天下徧設書院大吏累聘爲蘇皖徐揚師皆強而後  
可不久辭去人問故愀然曰士習未醇師道不立懼負 朝廷招  
物議也薦經學終不肯起 天子重之卽家拜官觀先生行事覺  
東西京處士風流去今未遠

右述聞諶瑤錄





吳鼎

吳鼎江蘇金匱人乾隆九年舉人以薦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洊擢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大考降左春坊左贊善遷翰林院侍講旋休致所撰有易例舉要二卷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袁宋俞琬元龍仁夫明來知德等十家易說以繼李鼎祚董楷後其東莞學案則專攻陳建學薛通辨作也兄備亦通經深於易三禮

右 國史館本傳

金匱吳先生諱鼎字尊彝號易堂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歷官侍講著易例舉要二卷做周易折中卷首義例而益加推衍上卷多輯先儒之說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條惟不及互卦卦變二

義其自序云已詳中爻考卦變考中而二考不載書中又撰十家  
易象集說九十卷采宋俞琬元龍仁夫吳澄胡一桂明來知德錢  
一本唐鶴徵高攀龍郝敬何楷十家之說其論辨去取別爲附錄  
十卷蓋以漢唐舊說略備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義略備於  
董楷周易會通惟元明諸解則未有專彙一書者因裒此十家以  
繼二書之後其東莞學案則攻陳清瀾學部通辨作也是先生學  
術之非也兄鼐亦通經著有三正考二卷取元李濂夏周正辨疑  
明張以甯春王正月考節其繁冗補所未備以明左氏王周正月  
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又有易象約言

右學案唐鑑輯

梁錫璵

梁錫璵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舉人乾隆十五年以薦舉經學授  
西子監司業與吳鼎同食俸辦事不爲定員十七年命直上書  
房累遷詹事府少詹事大考降左庶子擢祭酒坐遺失書籍鐫級  
詹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御覽鼎錫璵並蒙召對面奉  
諭旨云汝等以經學保舉朕所以用汝等去教人大學士九卿公  
保汝等是汝等積學所致不是他途倖進復奉聖訓云窮經爲  
讀書根本但窮經不徒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汝等自己躬行實  
踐方能教人躬行實踐鼎錫璵頓首祇謝又奉諭吳鼎梁錫璵  
所著經學著派翰林二十員中書二十員在武英殿各謄寫一部

進呈原書給還本人所有紙劄飯食皆給於官著梁詩正劉統勳  
董理其事

右 國史館本傳

介休梁啓事錫璣著有易經揆一金匱吳侍講鼎著有易例舉要  
被薦時錄上奉 諭著錄四庫我 聖朝尊經重道疏逃不遺宜  
乾嘉後樸學蔚興繼四先生而起者家許馬而人鄭孔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徐文靖

徐文靖安徽當塗人考據經史講求實學雍正元年舉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試未入格十六年又薦舉經學特授翰林院檢討文靖精地理之學著山河兩戒考十四卷第一卷至八卷悉本唐僧一行之說廣采羣書以爲之證九卷以下則文靖所續補詳於考古不涉占驗胡渭先有禹貢錐指乃闡之爲禹貢會箋十二卷因渭所已言而推所未至首列禹貢山水次爲圖說十八先引蔡傳博及諸書辨證之又較渭書益密蓋繼事者易爲功也又撰周易拾遺十四卷主程子說而於漢魏諸家亦有發明管城碩記三十卷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子史說部語必求當鄭人全

祖望嘗服其考據精博又有竹書統箋十二卷作於孫之駿考定竹書以後首做司馬貞補史記例作伏羲神農紀年多據毛漸偽三墳殊失考正然其箋引證羣書考訂地理世系則於之駭爲詳貫焉文靖耄年猶健低頭據案著書不輟年九十餘卒初侍郎黃叔琳主江南鄉試歸曰他人但以榜中有狀頭爲滿意耳余得三人曰任啟運陳祖范徐文靖其學皆醇而博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諱文靖字位山亦字禹尊安徽當塗人食貧力學困頓諸生中雍正紀元癸卯年五十七始膺鄉薦岷圖黃公主試自詭是科得士最盛其尤者曰王聖曰陳亦韓及先生三人其學皆醇而

博且目他人但以榜中有狀頭爲意滿執若余所得三人皆不朽  
士故屢上公車不第乾隆紀元丙辰大司馬遜齋甘公都察院掌  
院靜軒孫公同保舉博學鴻詞九年甲子宮詹侍讀學士南華張  
公以先生所著山河兩戒考管城碩記語助七字詩恭呈 御覽  
十五年庚午安徽巡撫衛公又以經學保舉十六年辛未 恩科  
會試 特授翰林院檢討時年八十六矣告假歸家猶昕夕鉛黃  
著書不輟其周易拾遺十四卷乃八十九歲所著九十歲自敘付  
梓者也先生之學貫串經史擇善而從不墨守先儒亦不妄加排  
詆而尤肆力於人所不爲之學竹書紀年一書晉咸甯太康時汲  
郡人發魏襄王家所得荀勗和嶠同受詔撰次謂之竹經起黃帝



終魏襄王二十年其中可疑者僅一二條或後人因瓊語竄入其  
最確者如書允征辰弗集於房皇極經世以爲在仲康元年紀年  
則在五年與唐一行大衍所推合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  
有食之康成以爲當厲王時紀年則在幽王六年與毛公及梁虞  
劄所推合宋人以洞庭爲九江主水經注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  
北一語而易古潯陽九江之說紀年則於周康王十六年下云王  
巡狩至九江廬山與太史公余嘗登廬山觀九江禹貢敘九江孔  
殷在江漢朝宗于海之下合至所載自堯以下往往與尚書合自  
帝乙以下與詩合自平王以下與春秋合迺古書僅存洵可寶貴  
者也相傳注爲梁沈約作然太簡略自約以后能發明此書者絕

少先生爲之疏通證明博考旁證成竹書紀年統箋十二卷爲自有紀年一書以來未有之作其後甘泉張氏宗秦蘄州陳氏詩涇川趙氏紹祖臨海洪氏頤煊江都陳氏逢衡互有論著皆因統箋益致其精不能出統箋之範圍也分野之說見於周官保章氏鄭康成在東漢時已云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然星紀在東北而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極少其疑竇不一而足自唐一行天下山河兩戒之說出以爲北戒起三危南戒起岷山江爲南紀河爲北紀北斗自乾攜與爲天綱雲漢自坤抵艮爲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  
地紀南河南戒北河北戒又吳越之所以屬星紀魯衛之所以屬  
降婁姬嘗三家分晉韓魏之所以無而趙有郡國配次鶉首之所  
以多而鶉火少皆一一條理井如有倫有脊故朱子鄭漁仲王伯  
厚劉伯溫薛儀甫閻百詩諸儒皆極稱之先生爲之引證經史發  
其指趣成天下山河兩戒考十四卷取堯典之中星言四象取禹  
貢之南條北條言兩戒取春秋緯之旦建昏建言斗魁治內杓治  
外取史記之中國山川言雲漢之起東井沒尾箕取素問之五帝  
大論言帝墟取史記之律書言水火金木治季孟月前八卷注本  
書後六卷參考晉隋宋三史及近世西人之說而一切祿祥不經  
之論不以廁雜其間蓋自來言分野者莫善於一行而一行之山

河兩戒前人善之者雖多未有發明親切如先生此考者也先生  
經學惟禹貢有專書歷來治禹貢者以康熙朝胡朏明渭之錐指  
爲博洽先生會箋十二卷成於朏明錐指之後多所補正其犖犖  
大者如朏明極不喜山海經有擯落勿汙聖經之語而獨取澧沅  
瀟湘在九江之間以爲大有功於禹貢斷九江卽洞庭先生則據  
宋以前書史記太史公自序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王傳  
伍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潯陽之船守下雒之城結九江之  
浦絕豫章之口郭璞江賦疏九派於潯陽以證九江與洞庭無涉  
又朏明最服班孟堅地里志以爲欲證禹貢者舍班志其何以而  
獨不取漢志毗陵入海之北江陽羨入海之中江吳縣入海之南

江而獨取蘇東坡岷爲中江嶓冢北江豫章南江之說以爲合於  
康成之注先生一據漢志以疏通證明又據海內東經廬江出三  
天子都入江西彭澤西鄴注水經謂廬江之名禹時已有爲北江  
入海之證則先生之特見也其他精確之說如蔡傳引曾啟涑水  
出覃懷西乃并州之水非覃懷所宜有山海經沁水入懷東南乃  
沁之譌又山海經雷澤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在吳西此雷  
澤卽震澤自裴駟注史記辨漁雷澤改山海經在吳西三字爲則  
雷二字蔡傳因之以會稽之雷澤爲濟陰之雷夏誤矣又泗濱浮  
磬浮爲邳來之山邳與浮通非浮水上彭蠡之蠡卽螺字取螺旋  
之義皆前人所未發然則會箋與錐指實可以相輔而行也先生

世傳易學晚年成周易拾遺雖大旨宗主程傳而於漢唐諸儒之說多所發明又管城碩記三十卷自經史子集以至天文地理之學無不具條列前人之說下引證以折衷之全謝山稱其最精博有考據者也先生生 國家全盛之日一門兄弟自相師友所居湖陽饒秔稻菱芰之美命耕課讀寄情吟詠有語助七字詩湖居三十詠膾炙人口先生歿後近百年子孫耕讀相承綿延不絕迨道光癸未以來陽侯肆虐年復一年而已酉之水爲尤甚聞其書版皆已沈沒又新經兵燹姑熟被害尤劇舊帙遺編十失八九爰就全集撮其著述大意以爲後之讀先生書者導夫先路焉至於先生之品行端方見於奏牘與人和易傳之鄉評其他孝友睦

嫻之行讀先生集者皆可以想像得之無容觀縷云

右別傳夏斨撰

乾隆辛未會試榜發後 恩命落第舉子年逾耄耋者給與職銜  
當塗徐位山文靖年近九十 欽賜翰林院檢討著有山河兩戒  
考禹貢會箋皇極經世考管城碩記又嘗以之乎者也矣焉哉七  
字冠首爲七言長句十章奇才贍思爲前人所未有其仲子應樞  
博求故實逐句爲訓亦佳士也

右記余金撰

當塗徐先生文靖著禹貢會箋因胡渭禹貢錐指所已言而更推  
所未至故較錐指益精密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則好古之

僻也又著管城碩記推原詩禮諸經之倫旁及子史諸部雖不免  
汨於俗書而語必求當全謝山嘗服其考據精博

右述聞謔瑤錄





盧文弨

盧文弨浙江餘姚人父存心乾隆初舉博學鴻詞科文弨乾隆十七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上書房行走歷官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學士三十年充廣東鄉試正考官三十一年提督湖南學政以條陳學政事宜不當部議降三級用三十三年乞養歸文弨孝謹篤學好校書所校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呂氏春秋賈誼新書韓詩外傳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獨斷經典釋文諸善本鏤版惠學者又苦鏤版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而名之曰羣書拾補所自著書有抱經堂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劄記四卷龍城劄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使學者覬

正積非蓄疑渙釋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齟齬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閒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齟齬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有改之不盡益滋齟齬者文弼嘗歷主江浙各書院講席以經術導士六十年卒年七十九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文弼字紹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曾祖父承芳明末建平令有治績祖父之翰有春柳堂詩父存心恩貢生 召試博

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太恭人馮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  
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  
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原本乾隆戊午舉順天  
鄉試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翰林院  
編修丁丑 命上書房行走遂由左春坊左中允洊升翰林院侍  
讀學士爲乙酉廣東正典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州  
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明年公以繼母張太恭人年高遂請歸  
養時年五十有四公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中書十年及在上書  
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無怠早昧爽  
而起緡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間闌闌無置茗盃處日且冥甫出戶

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卽安祈寒酷暑不稍間官俸脯修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間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讐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餽益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策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版行世又苦鏤版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劄記四卷龍城劄記三卷廣雅釋天已下

注二卷皆使學者誕正積非蓄疑渙釋向時棄官歸天下爲公惜之然擘摩歲月衣被將來功孰大於此者公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多善本自宋後疏附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齟齬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所據也則齟齬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齟齬啟人考覈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如此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初三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年七十三喪繼母

猶盡禮與弟韶音友愛篤於師友之誼皆鄉邦所共信者壬申殿試對策中言直隸差徭之重純皇帝動容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劾士論偉之配桑氏謝氏楊氏子四人慶詒武謀皆太學生慶詒踵公沒武謀早逝慶鍾慶錄皆業儒女四人適庠生周方岳江甯府知府李堯棟舉人陳春華庠生朱元燦孫男一人能庸孫女二人公之沒也無以爲家公之執友有爲謀以抱經堂書數萬卷歸有力俟助其家待公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井公與晁昭德故事慶鍾慶錄曰先人手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嗚呼公可謂有子矣嘉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與桑謝楊三恭人合葬仁和芝芳橋之原公之弟子臧鏞堂以公與余相知最深來請銘不

敢辭銘曰

先生與余交忘年一字剖析歡開顏十年知己情則堅先生一去余介然歸於其宮神理繇其書可讀其澤延

右墓誌銘段玉裁撰

盧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應博學鴻詞科不第母馮馮景山公之女也文弨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爲事既稟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矣長爲桑湖元弼甫壻師事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爲異說所惑初名嗣宗爲錢唐縣學生員繼由餘姚祖籍改今名援例入監乾隆戊午中式順



天舉人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 恩科秦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丁丑 命上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充乙酉廣東正考官旋 命提督湖廣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合例部議左遷明年乞假養親歸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年七十有九紹弓官京師與東原交善始潛心漢學精於讎校歸田後二十餘年勤事丹鉛垂老不衰所校之書大戴禮記左傳經典釋文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呂氏春秋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易禮注疏呂氏讀詩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薈萃一 名曰

羣書拾補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及鍾山劄記龍城劄記刊行於世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盧學士文弼有張遷碑拓手甚工澗泉愛而乞之盧不與一日乘  
盧外出入其書舍攫取而去盧歸知之追至其室仍奪還未半月  
秦暴亡盧往奠畢袖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當永訣我當時何苦  
如許吝耶今耿耿於心特來補過取帖向靈前焚之頗有延陵挂  
劍之風

右記余金撰

餘姚盧公文弼乾隆中視學湖南以經學課士甄拔多名才嘗重

刊明何孟春家語爲校正補遺焉

右述聞諶瑤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八目錄

詞臣十四

錢大昕

朱筠

山  
東  
省  
政  
府  
公  
報  
第  
一  
二  
一  
八  
號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十四

錢大昕

乾隆十三年夏昶肄業於蘇州紫陽書院時嘉定宗兄鳳喈先中乙科在院同學因知其妹婿錢君曉徵幼慧善讀書歲十五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及院長常熟王次山侍御詢嘉定人才鳳喈則以君對侍御轉告巡撫雅公蔚文檄召至院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君下筆千餘言悉中典要於是院長驚異而院中諸名宿莫不斂手敬之後三年高宗純皇帝南巡君獻賦召試賜

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明年入京與同年褚摺升吳荀叔講九章算術時禮部尚書大興何公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君與論宣城梅氏及明季利瑪竇湯若望諸家之學洞若觀火何公輒遜謝以爲不及又以御製數理精蘊兼綜中西法之妙悉心探覈曲鬯旁通由是用以觀史則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盡能得其測算之法故於各史朔閏薄蝕凌犯進退強弱之殊指掌立辨悉爲抉摘而攷定之君在書院時吳江沈冠雲元和惠定宇兩君方以經術稱吳中惠君三世傳經其學必求之十三經注疏暨方言釋名釋文諸書而一衷於許氏說文以洗宋元來庸熟鄙陋君推而廣之錯綜貫串更多前賢未到之處

謂古人屬辭不外雙聲疊韻而其祕寶具於三百篇中雙聲卽字  
母所由始初不傳自西域皆說經家所未嘗發者尤嗜金石文字  
舉生平所閱經史子集證其異同得失說諸心而研諸慮海內同  
好如畢纒衡翁振三阮伯元黃小松武虛谷咸有記撰而君最熟  
於歷代官制損益地里沿革以暨遼金國語蒙古世系故其考據  
精密多有出於數君之外所著經史答問廿二史攷異通鑑注辨  
正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三統術衍四史朔閏攷金石文  
跋尾養新錄諸書悉流傳於世君弱冠與東南名士吳企晉趙損  
之曹來殷輩精研風雅兼有唐宋官翰林十餘年所進應奉文字  
及御試詩賦恆邀睿賞故詩格在白太傅劉賓客之間文法



歐陽文忠曾文定歸太僕從容淵懿質有其文讀其全集如見爲  
端人正士也君入中書後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二十三年大考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大考一  
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  
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君以積學著聞京師秦文恭公輯五禮  
通攷及奉 敕修音韻述微皆請相助其時 朝廷修熱河志續  
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毬圖君咸充纂修官己卯壬午乙酉  
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又  
充會試磨勘官者三充鄉試磨勘官殿試執事官者各一京察一  
等者三卽於主考河南之歲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父憂歸先

是君以侍講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授 皇十二子書每與  
內廷錫宴賦詩稱 旨前後蒙 賜福字貂皮緞匹 恩禮有加  
益 上深知其學行兼優將次簡昇顧君淡於榮利益以識分知  
足爲懷賞慕邴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故於奉諱歸里卽  
引疾不復出嘉慶四年 今上親政垂詢君在家形狀朝臣寓書  
勸令還 朝君皆婉言報謝是以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  
陽三書院而在紫陽至十六年之久門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爲臺  
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勝計益皆欽其學行樂趣函丈卽當事亦  
均以師道尊禮之而今巡撫汪君稼門待君尤獨摯云君諱大昕  
號竹汀曉徵其字生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以嘉慶九年十月二

十日卒於書院年七十有七君卒之日尙與諸生相見口講指畫談笑不輟及少疲倚枕而臥不逾時家人趨視則已與造化者遊矣非其天懷淡定涵養有素能如此哉君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曾祖岐祖王炯父桂發皆邑諸生兩世耆年篤學鄉里稱善人以君貴 贈祖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父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祖妣朱 贈宜人妣沈 封太恭人配王恭人卽鳳嗜妹善記誦有婦德先君三十七年卒君事庭闈以孝聞待鄉黨宗族以嫻睦聞而與弟大昭尤以古學相切劘厥後以孝廉方正徵 賜六品頂帶亦稱儒者其餘猶子江甯府教授塘乾州州判拈舉人東垣諸生繹侗等率能具其一體文學之盛萃於一門亦可以覘其流

澤矣子二東璧諸生東塾廩貢生候補縣學訓導咸克守家學女  
一一適同縣諸生瞿中溶一適青浦諸生許蔭堂皆側室浦氏出  
孫三師慎師康師光尙幼東璧等自蘇州奉柩歸家將以今年十  
二月初十日合葬王蒸人於城西外岡鎮李氏之原實來請銘嗚  
呼昶長君四歲回憶與君及鳳階同居學舍時距今忽忽五十七  
年逮同年通籍同官同朝亦幾二紀中間昶以出使滇蜀數歷中  
外與君別日較多而書問往還無時不以學問文章相質蓋著作  
淵源性情趨向有非儕輩所得道其詳者然則奄奄之文非昶誰  
能盡也鳳階先以光祿卿告歸後十二年君繼之又十三年而昶  
以年屆七十蒙 恩子告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

於吳中諸弟子執經載酒稱爲三老會幾何時而鳳階先逝君歸道山又期年矣獨昶龍鍾衰病淹息牀第且念企晉損之諸友更無一人在者執筆而書君行事可勝悲夫銘曰

博文約禮道所基下包河洛上璿璣三才萬象森端倪君也閱覽兼旁稽海涵地負參精微儒林藝苑資歸依龍蛇妖夢未告期文昌華蓋沈光輝丸丸松柏臨湖湄三尺堂斧千秋思

右墓誌銘王昶撰

錢大昕字曉徵又字竹汀嘉定人乾隆十六年 召試 賜舉人補內閣中書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大考擢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二年乞假歸三十七年補侍讀學士上書房行走冬擢少詹事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會試同考官試河南時卽奉 命提督廣東學政

次年丁父憂服闋丁母憂病不復出歷主鍾山婁東蘇州紫陽諸

書院嘉慶九年卒年七十有七見詞林典故及王昶春融堂文集大昕幼慧善讀

書時元和惠棟吳江沈彤以經術稱吳下其學求之十三經注疏

又求之初唐以前子史小學以洗庸陋大昕推而廣之錯綜貫串

發古人所未發在中書與吳烜褚寅亮同習梅氏算術及入翰林

禮部尙書何國宗世業天文年已老聞其善算先往拜之曰今同

館諸公談此道者鮮矣歎息久之大昕於中西兩法剖析無遺用

以觀史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朔望薄蝕凌犯進

退強弱皆抉摘知誤里居三十年春融堂集疇人傳中何國宗傳六經百子無所

不通蔚為著述陳鶴文所著書有潛學堂文集五十卷養新錄二十

三卷唐石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

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

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

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考四卷潛學堂金石文跋尾

二十五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鈔三卷潛學堂詩集二十卷吳

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

王深甫年譜一卷王弇州年譜一卷疑年錄三卷

嘉定縣志藝文志及各家傳志

序嘗奉 敕與修音韻述微又與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

天球圖諸書春融文集大昕始以詞章稱名文集沈德潛吳中七子

詩選大昕居一七子詩選序既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文集履蹈粹然

學經堂文集澹於榮利以知足為懷春融文集其學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

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

里事實年齒無不瞭如指掌古人賢奸是非疑似難明者大典章

制度昔人不能明斷者皆有確見潛學堂集漢三統術為七十餘

家之權輿論文奧義無能正之者大昕衍之據班志以闡劉歆之

說正志文之譌二千年已絕之學昭然發蒙嘉定縣志大昕又謂古法

歲陰與太陽不同淮南天文訓攝提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在



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爲逢攝提格皆歲陰非太歲也東漢後不用太陰紀年又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乃以太初元年爲丁丑歲則與史漢之文皆悖矣又謂尙書緯四游升降之說卽西法日躔最高卑之說又宋楊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氣汎積爲定積梅文鼎謂郭守敬加減歲餘法出於此但統天求汎積必先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與郭又異文鼎不能言大昕推之曰凡步氣朔必以甲子日起算今統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值甲子依授時法當加氣應廿四日有奇乃得從甲子起今減去氣差是以上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旣如此當減氣應卅五日有奇今減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數不算也求天王經朔又減閏差者經朔當從合

朔起算今推得統天上元冬至後第一朔乃乙丑戌初二刻弱故必減閏差而後以朔實除之卽授時之朔應也大昕考地理謂漢志山陽之西陽縣當作西防東海之海曲縣當作海西蜀郡汶江縣之澍水當爲澍水陳涉乃潁川之陽城人非汝南陽城蒯通范陽人乃東郡之范陽非涿郡之范陽續漢志平原郡本有西平昌縣刊本錯入樂安國注中校者並改十城爲九城後漢光武紀省並西京十國淄川高密膠東屬北海刊本誤以十國爲十三淄川下多屬字章懷不能辨晉志青州本有濟南北海二郡史有脫文遂以北海之縣誤爲濟南屬縣宋人遂謂晉之濟南治平壽不治歷城考宋魏二志及杜預說濟南蓋領歷城著平陸祝阿諸縣而

平壽下密膠東卽墨諸縣自屬北海郡其餘精覈類乎此

見本集及諸書

大昕在館時以淇武所葺元史穴雜漏落欲做范蔚宗歐陽修之

例別爲編次更定或刪或補屬草未成惟世系表藝文志二彙尙

存氏族表做唐書宰相世系之例取其譜系可考者列爲表疑者

闕之藝文志取當時文士撰述錄目補闕遼金作者亦附見焉

本

序及嘉定縣志所撰養新錄做顧炎武日知錄而精博過之通鑑注辨辨

正胡注百有四十餘事疑年錄始於鄭康成終於王鳴盛其三百

餘人覈其生卒年月且證傳文之譌

嘉定縣志

素不喜二氏書嘗曰孔

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聖人豈好名哉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

朽也先儒言釋氏近於墨子以爲釋氏亦終於楊氏爲己而已彼

棄父母而學道是視己重於父母也見本集所為文澹古淡泊皆經

史精液不矜張以自雄文集段若膺序詩清而純質而有法嘉定縣志王昶集東

南俊偉博洽之士皆欽其學高其行受業門下春融堂集

右傳阮元撰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為

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為諸生有神童之目時

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人才於王光祿西泚以先生對

先生西泚之妹婿也侍御告之巡撫雅蔚文檄召至院中試以周

禮文獻通考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歎為奇才乾隆十六

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

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亮全椒吳烜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時禮部尚書大興何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爲不及也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游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純皇帝深知爲績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卽命入直上書房授

皇十二子書又奉 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  
球圖皆與纂修之列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  
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  
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名利慕邴曼容之爲人嘗謂官至四  
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卽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 今上  
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還 朝婉言謝之嘉慶九  
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  
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震東方巽東  
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  
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益

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傾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虞氏之卦之說曰之卦卽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

陽息卦垢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  
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恆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  
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  
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  
初上易也渙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  
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  
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无妄初  
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  
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  
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



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  
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  
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  
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  
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  
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  
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壯五之初亦爲大  
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臨  
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  
之卦故別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上於中孚

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三之上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  
 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  
 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  
 之則復初之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四爲豫垢  
 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  
 卦當各生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禁君於豫云復初之  
 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  
 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也睽本大  
 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益取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  
 例也論鄭爻辰之例曰鄭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

國朝等次真文口編 卷三十二 詞臣十四

靈龜子爲天龍龜者龍屬也同人初云同人於門隨初云出門交  
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  
二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爲元枵  
虛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上直天漢  
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  
在申萃五云大人虎變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  
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過初云飛鳥  
以凶未爲鶉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渙之彖  
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  
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鶉尾也小過

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已上直翼  
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金氏易  
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  
出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  
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  
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  
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闡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  
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旣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  
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  
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

著於竹帛者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初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認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子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

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  
回復俱流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旻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  
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  
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  
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當作澗說文澗水出鄭國引詩  
澗與洧方煥煥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澗如溱以諧韻耳溱卽  
澗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  
增傳云增增眾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  
眾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澗洧作溱洧同論春秋  
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

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鞏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

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



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  
之鬻弟不可以愛憎爲子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行  
有失國之道也貶衎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  
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  
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  
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  
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  
亦尋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  
不書葬也書闞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  
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

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  
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  
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  
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鄆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  
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微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  
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  
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  
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  
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  
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

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  
 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  
 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  
 知春秋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  
 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  
 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  
 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  
 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  
 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

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  
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  
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  
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甯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  
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防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  
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  
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聞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  
淫酗凶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  
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  
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子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

國朝有風教者  
卷一百二十一  
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  
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  
道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  
畱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  
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  
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  
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  
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論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  
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  
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邈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列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

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間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錢唐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

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略也至於辨文字之訛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今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也又謂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甯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



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卽譌卽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尙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己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

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  
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  
因阿朮段直爲深州長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  
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  
功令改爲元詩紀事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學堂文集五十卷詩  
集二十卷廿二史攷異一百卷潛學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  
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  
卷日記鈔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六  
卷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  
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

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闔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微爲第二人益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卽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少詹六經百家無所不通凡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莫不瞭如指掌繼崑山秀水而起當代推爲通儒尤精算術通中西兩法

有梅氏所不能言者衍漢三統術據班志以闡劉歆之說二千年已絕之學復明所爲文皆經史精液不矜法以自雄

右名人尺牘小傳梁同書撰

或問顧氏日知錄錢氏養新錄二書孰優余曰研究經史攷覈典章博洽淹通誠難軒輊若汲汲焉以明體達用爲學勩勩焉以扶世翼教爲心有裨於治道有助於經世則日知錄一書未嘗非攷據而不敢徒以攷據目之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撰

嘉定錢先生諱大昕字辛楣號竹汀進士歷官少詹事研精經史蔚爲著述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

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瞭如指掌古人賢  
奸是非疑似難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者皆有確見在館  
時嘗與修音韻述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諸書所  
著有唐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  
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  
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  
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胡閩考四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  
錄四卷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王深甯年譜一卷王  
真州年譜一卷疑年錄三卷潛學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潛  
學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養新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

日記三卷族子錢塘進士官教授與其弟站相切磋礙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皆有神解著律呂古義六卷謂周本八寸尺若制律必用十寸尺以證荀勗之非又著淮南天文訓補注三卷述古編四卷

右學案唐鑑輯

先生謂鄭康成讀易簡之易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又謂鄭注三禮並無麒麟皮冒鼓之說皆信而有徵不獨可以伸鄭也時休甯戴東原震故婺源江氏弟子江精西法恆曲護西人之短戴頗墨守師說先生遺書辨之謂江氏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說而引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見宣城學之高蓋宜

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乃取算術二十條演爲答  
問皆考覈精詳各具神解

右事略李元度撰

朱筠

乾隆四十六年夏六月戊戌大興朱先生終於日南坊之里第門人會稽章學誠於時遠遊畿南聞赴爲位而哭心喪之中思撰先生遺事稊叢纒緝未有端緒明年春三月孤錫卣等卜葬先生於宛平二老莊之原俾學誠爲之誌銘誌曰

清興百四十年昌運旣開人文蔚起極其能事無論兩漢三唐顧風會所趨祈禱斯別偏畸眞僞錯出互峙名蕩氣勝伊昔爲然先生生雍正七年自幼以長 國家適當奕葉重熙廊廟制作軒揭天地而山林枯槁之士淪靈疏性與夫世傳舊法專門名家數十年來莫不彙萃都下於是始稱極盛先生世家京師高挹俯瞰富



有日新發爲文章成其家言以謂有意爲工規矩法古與夫動心毀譽希名後世學人有一於斯縱極精能根柢已淺何敢立言以故有所述作心謁乎理手請於心如不得已凜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爲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纖鏤鉅拓陶冶萬象不爲一律并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蓋自宋歐陽氏以來未有能媲者也先生於學無所不窺取給爲文咸得大旨不名流別聽治專家至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甯爲墨守惟文章經世聞見猥陋不足成家精專又不可以旁涉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守先待後不過如是然一時絕學孤詣進退古人自名家學其間甘苦疾徐無能共

喻進見先生皆能燦然有以相發蓋先生得天者全力所未至不用人事穿鑿轉得大意誇多驚名守陋自是之徒或從非且議之於先生無損益也先生著聲施早自三十年許天下聞先生名以爲舊學耆德及既見止爽然自忘宏獎士類後生小子一藝之長或未及然者假借稱譽過於所試雖得汰許之誚不自屑也前後從游凡數百人因材施教拓越畦畛風旋霆迴句伸萌折比於樹藝無論拱把以至百圍咸達其性無有天閼其閒蘭若葭葦自爲春秋雨露施行不自爲費尤急人危難緩急之告輒若身受宛轉崎嶇務爲盡心門下之士或有背而馳者猝遇險巖復求拯援先生一皆應之如無聞見天性情退威惕利疚不駢於心歷官安徽

福建學政輶車所至遇邱壑佳勝慨然有終老意自云聲華富貴視之泊如所不自解免者情耳文章山水詩酒賓客縱意所如欣慨竒法世士莫能測也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爲笥河先生其先浙江蕭山人曾祖諱必名始家京師祖諱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諱文炳陝西藍屋知縣三世俱以先生弟珪貴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伯兄堂大荔縣丞仲兄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翰林侍讀學士提督福建學政先生以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歷翰林編修右贊善日講起居注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提督安徽學政吏議降級再授翰林編修提督福建學政秩滿還翰林充乾隆辛巳

會試戊子順天鄉試己丑辛卯會試同考官庚寅福建鄉試主考官方略三通纂修官日下舊聞總纂官終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夏六月距生雍正七年己酉夏六月春秋五十有三配淑人王氏奉天府經歷加道銜寶坻王詢女男子子二人長錫卣次錫庚俱府學生女子子五人故候選布政使經歷陽湖龔怡內閣中書舍人通判魏紹源國子監生天津徐焯府學生大興翁樹端其壻也幼者未字孫男子二人瀟湘孫女子一人先生孝友式於家庭年弱冠偕仲兄季弟先後并舉巍科又與季弟同官翰林文望著於一時名徹九重四方學者仰如威麟儀鳳昆仲閒以道義文學相師友愉愉如也長清公晚歲齋居玩浮屠說學士公退之暇輒喜

道引吐納以爲課效學誠嘗謂先生仲氏近佛季氏近神仙家言  
先生其折中於儒學者乎先生莞爾笑曰學自不可已耳強立儒  
名我其杓耶銘曰

惟學與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江河日下趨益甚誰其砥柱  
立千仞先生翔鳳辟鷹隼聲色不示惟靜鎮先強後出互角奮暇  
觀袖手惟一晒海涵川匯畜後進不忍蛟螭別蚯蚓樹人樹木勤  
培春元氣盎然迴痼疾川鍾嶽孕理不棄其來有自去何迅造化  
精靈如欲吝誰當搔首爲天問

右墓誌銘章學誠撰

珪自去年八月十四日聞子兄竹君之病狀於汀十六日忽得凶

耗哭失聲既而得姪錫貞等所爲行述且曰明春將葬季父其爲銘嗚呼已矣梅珪不從兄學古文而何以銘吾兄耶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閣河當明洪武時德三公之曾祖福三公元初居越寨自上無徵矣由德三公而下皆葬西山世業農八世至高祖諱尙綱公明末官遊擊亦不詳其地曾祖諱必名祖諱登俊起家湖廣長陽四川琪縣知縣終於中書科中書舍人考諱文炳年十七入籍大興爲諸生官陝西盤屋縣知縣累封至中憲大夫福建糧驛分巡福州福甯道曾祖祖考三世皆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妣白氏祖妣何氏馮氏妣徐氏皆誥贈夫人外王父諱覺

民公康熙甲午舉人以珪請 賜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  
加二級外王母史氏 賜贈淑人先妣生珪兄弟四人伯兄堂原  
任陝西大荔縣縣丞以珪請 賜封中憲大夫日講起居注官文  
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仲兄垣辛未科進士歷官  
山東濟陽長清二縣知縣以公請 賜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  
加三級其次公行五珪其季也女兄弟六人公生而神慧長珪二  
歲皆生於蓋屋九歲至京師十三通五經學爲文十五文成斐然  
先大夫喜賜之硯其年癸亥七月先妣見背公與珪同臥起夜讀  
古書手鈔默誦雞鳴不休明年珪遂病而公愈強力乙丑孟冬服  
除應郡試府丞石首鄭公其儲擢珪第一公稍次偕謁鄭公笑曰

是皆美才弟可先兄耶告之學使少司農臨桂呂公熾十二月院  
試呂公擢公第一試鵬翼搏風歌大奇之徧告諸公明年正月京  
尹常州蔣公炳邀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  
維城今侍郎莊公存與其弟培因設筵召珪兄弟面試劉公授  
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驚喜明日皆先來就訪明年珪竊科名  
而公學日以富庚午鄉試編修秀水鄭公虎文薦公卷不售名益  
振諸城劉文正公延之家修盛京志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同  
考官編修建昌饒公學曙主考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興縣孫文  
定公嘉淦禮部侍郎滿洲嵩公壽明年甲戌中會試式同考官贊  
善溧陽史公奕簪總裁大學士海甯陳文勤公世倌禮部侍郎滿



洲介公福內閣學士武進錢文敏公維城 殿試 賜莊培因榜  
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  
會試同考官甲申丁先大夫憂珪自閩奔喪歸與兄聚首者二年  
公自爲諸生卽授弟子至是從遊者數十人丙戌歲抄服闋公欲  
不出而爲名山大川游已乞假矣明年正月珪服除詣 宮門  
召見 上詢家事始知兄名曰編修無定額汝兄已補官不比汝  
需缺也珪未卽對 上曰非耶珪謹唯曰是出則告之翰林院取  
假呈以歸曰兄實無病僕 上再詰不敢欺也強爲弟起公不荅  
旣而驟然曰汝敗我雅興矣是冬授贊善明年五月 御試二等  
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

官三十四年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至是上知公深歲持文柄所得士多著名公益卓然以韓歐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畯有一善者譽之如不及天下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安徽故有樸學公躬拜奠婺源故士江永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乃教士曰讀書不可不識字爲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揭以四端曰部分字體音聲訓詁又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證經史之譌所在披剔榛蕪聚至千種時 上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逸書宜就加採錄 上覽奏異之下軍機大臣議行 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

乃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次  
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公又言請做漢唐故事擇儒生校正十  
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硃批候朕緩緩酌辦癸巳春仲兄卒其  
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降級得 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投編修  
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比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文  
襄公敏中掌院爲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彙本披覈辨析苦往  
復之頌意欲公就見面質而公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  
所無往見禮訖不宥往愛公者強拉公至西園相見公持論侃侃  
不稍下金壇間爲 上言朱筠辦書頗遲 上不之罪曰命蔣賜  
榮趣之真 特恩也乙未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爲公言宜

稍和同者公曰子亦爲是言耶珪心愧之先是珪與公同官翰林  
其車馬者七年至是比鄰居宅後可通往來而伯兄居老屋對門  
珪自名所居曰鄂不草廬公既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  
讀書爲職終歲足不至達官門惟門人好友醞酒必應輒盡醉乃  
罷聚書至數萬卷種花滿徑來請益者不拒考古著錄窮日夜不  
勸古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爲質覲縷鉅細事辨時地真氣勃  
出成一家言賦則陽張陰關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遇 大典禮  
告成祝 釐宣 上功德鴻篇奧冊褒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  
五言力偪漢魏旣而導匯百家變化剗闢神明獨得制義自荆川  
而下貫串數千篇與古文爲一書法則一本六書自然勁嫵蓋公

之學與年進海涵嶽瀛不足喻其所蘊也已亥八月 特旨以公  
督學福建時珪方典閩試閩人士聞公來無不抃舞珪與公相遇  
於石門舟次公至閩一以經學六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方閩清  
某生爲攝令某鍛鍊殺人公發其覆大吏雪之扶持士氣行義若  
渴重倫節勸懲有加焉暇則搜奇厂洞徧著手蹟明年秋 上以  
珪代公異數也公題使院之寢曰讎雅十一月十八日珪至與公  
對牀者半月公日則出至他館酬接諸生手不停筆夜歸談盡三  
鼓復作詩文竟夜珪曰宜少惜精力公不厭也十二月三日送公  
於芋原舟次公淚下珪曰兄今與伯兄聚比三年珪卽還耳嗚呼  
孰知其爲永訣耶明年二月復 命 上溫霽詢諭人以爲必嚮

用也公素強固性喜山水於黃山則再登其巔觀雲海於閩之武夷劣窮玉華諸名勝皆躋探峻幽從者劬焉六月二十一日夜忽遇痰疾翌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公生於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時年五十有三是月蕭山始祖墓有古松高五六丈六風折其末丈餘非偶然也四方之士知者痛惜如失所杖公孝友直諒恬淡達觀不愧所學在安徽時奏以其官 賜贈庶祖母李氏爲淑人得 旨準行 賜贈之廣自此始李太淑人撫視挂者也公書來曰我爲子成此志所著古文數百篇古今詩數千首他文稱是皆可必傳於後娶王氏 敕封安人晉淑人故分巡道銜加四級寶坻諱詢公女子二長錫卣府學生娶候選州同知

天津徐君大季女次錫庚府學生娶丙戌進士掌廣西道監察御史錢塘施君學濂女女子五長適候選布政司經歷陽湖龔怡次適甲午舉人通州魏紹源三適國子監生大興徐焯四適府學生大興翁樹端五待字孫二女孫一俱錫直生乾隆四十七年某月日葬於西山二老莊祖塋之北銘曰

導源三江降神盤屋日下騰騰名符其實家無長物擁經抱書大言炎炎獨出古初羣雅輻輳間奇載酒忘其飢渴不啻其口恬於榮利恥於繫援開徑交柯落花無言雲海黃嶽天舟武夷謫仙遊戲騎麟不羈颺風何來撼我宰木連枝中披得不抱哭公名在世公神何往嗚呼後死吾歸曷放西山之麓先塋之右誌此幽砥干

秋不朽

右墓誌銘朱珪撰

乾隆三十六年春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安徽學政朱筠上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古書僅有存者宜選擇繕寫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並令各州縣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乃 命開經史子集四庫全書館以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于文襄公敏中尙書王文莊公際華充總裁官文襄公復選翰林中書二百餘人充校對官以任之分日呈覽凡十餘年而書成藏於文淵閣度其副於盛京圓明園翰林院及江



蘇之金山浙江之西湖復寫一分置於瓜洲大觀堂分地藏弄嘉  
惠後學於是人文炳曜遠邁唐宋而其始實自君發之君字美叔  
一字竹君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來京師祖登俊中書科  
中書舍人父文炳陝西盤屋知縣兄弟四人兄堂陝西大荔縣丞  
次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今官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君年二十五中乾隆癸酉順天鄉試明年成  
進士選庶吉士又二年授編修歷官右贊善至侍讀學士左遷仍  
授編修提督福建安徽學政者二充福建主考官者一充辛巳己  
丑辛卯會試同考官者三充戊子順天鄉試同考官者一又充方  
略館通鑑輯覽三通館日下舊聞纂修官以四十六年六月某日

卒於里第年五十三君少英敏博聞宏覽於學無不通解經宗鄭  
孔而兼參宋元諸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  
串證其同異古文效法班史詩歌出入韓蘇取精用宏海涵山負  
天下承學之士趨風附景若斗之有杓芒寒色正望爲歸依好宏  
獎後進有一技之長譽之唯恐不及掖之唯恐不至如大理寺卿  
陸君錫熊吏部主事程君晉芳禮部郎中任君大椿皆君所取士  
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輩皆北面稱弟子君豐頤睟面望之温然  
閒以諧笑飲酒至數十斗不亂或以爲道廣然於名節風義之關  
揚清激濁分別邪正斷斷不稍假易且欲自廁於李元禮范孟博  
之倫卒執高君之名者招之不往恍以危詞君亦漠然置之故四

庫館之設君不獲與其役人或爲君惜而君弗介意也君卒時余方銜恤家居聞訃位於腰門哭之又二年入都其孤錫貞錫庚來告曰先君之喪已葬於宛平二老莊之原且屬章進士誌於隧矣墓適未有刻文敢以爲請余與君鄉會試皆同年又嘗充同考及纂修官流連文酒商榷圖史無弗同者是以世有北朱南王之目蓋其文章風節頗顯然常在心目間知君之深莫余若也因舉深知而親見昔書之傳刻於石昭示來者且以志余之悲云

右墓表王昶撰

君諱筠字美叔一字竹君順天大興人自幼穎異年十四五通五經善屬文與其弟石君珪俱有聲日下名公鉅卿多先就訪之者

乾隆甲戌成進士授編修丁父艱服闋卽乞假期將爲汗漫之遊  
欲徧歷名山大川以自廣旣而其弟珪除服 召見 上前詢問  
家事甚悉又問汝兄編修宜卽補官不似汝候缺也珪以兄實無  
疾不敢飾詞妄奏則謹應聲曰是出卽徧告翰林取前假狀銷毀  
強君起官君佇思良久乃可欣然曰只無柰一段奇緣不成耳自  
是洊歷官至侍讀學士中間數充鄉會試同考官一典福建鄉試  
旋奉 命視學安徽君言吾於是役將使是邦人士爲注疏之學  
而無不窮經爲說文之學而無不識字甫下車卽拜奠婺源故土  
江永之木主崇祀鄉賢以勸學江永者故安徽樸學能究窮十三  
經注疏而有得於己者也又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標揭四端曰

部分曰字體曰音聲曰訓詁爲學六書之學者大啟溝澮又言稽古莫如金石文字可證經史之譌所在叢祠野廟破荒剔蘚聚至千餘種初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中多古書割裂字句分隸洪武正韻率散而無統伏而未發會上下詔求遺書君乃奏請開局纂錄大典且條畫搜輯之法甚備經軍機大臣議行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其後纂輯四庫全書得自大典中者至五百餘部皆宋元來經義傳說子史記載及星歷算數方技諸祕本爲世所不見不傳者一旦次第刊行布流海內皆自君發其端也又請倣漢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其後以過降級得旨復爲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初君

爲峭城劉文正公所知遇以不次至是文正卒金壇于文襄公以  
學院學士領總裁尤心重君文襄夙夜直軍機凡館書橐本有宜  
往復辨析瑣碎繁雜者意欲君就見面質而君堅執翰林故事總  
裁纂修相見於館所訖不造門請謁遇朱墨披駁盤錯處君則直  
已陳所見侃侃辨論不稍下文襄以函奏言朱筠辦書頗遲上  
曰可命將賜榮促之而君自若也其弟后君珪自江西藩使緣事  
復入翰林從容爲君言宜稍自勉強抑損和同者君曰吾弟亦作  
是言耶君既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爲職業不宜  
修小禮曲意委順於達官貴勢惟喜煖藉寒峻見有一善者輒舉  
之如不及有請益者必誠告之惟恐不盡一時才僞輻輳其門多

所成就以故士心公論皆翕然歸祠堂中聚書數萬卷君於其間  
考古著述窮日夜不倦性嗜酒客至則命酒酣嬉淋漓酒罷落筆  
無論大篇短紙自奇氣橫溢怒生不可偪視而莊諧正譎開闔雜  
糅又無不曲折盡情態其後又視學福建提繫經義六書一如安  
徽某生爲攝令某鍛鍊殺人君發其覆雪之大吏士氣賴以扶持  
及踰年上使其弟珪代之君尚喜山水及輜車所至更得恣心  
廣意於黃山再登於五夷崩劣五華諸名勝皆躋攀幽峻窮覽不  
厭歸自閩數月遂病卒著詩古文集若干卷行世君口吃詞澀然  
忠告謹論遇義卽啟蹇蹇不可遏抑性孝友坦易實恬於勢利  
恥於婚娶終日矻矻皇皇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喜接引後進欲

成人才於一時可謂直諒多聞不愧所學能舉其官者矣君之將  
赴安徽也廷燦草薦吳秀才書一通命館吏齎上君熟視之曰吾  
後車已延致十一人皆宿彥也頗不謂無助雖然妙文不可虛奇  
士不可失卽命車就訪引吳秀才同載而歸又明日聯鑣十二乘  
出國門一時國門傳學使賓從之盛無有與朱學士儔者君之好  
士好文大率類此君撰改葬海王村故遼李君墓碑竇慶孟太守  
願曾以捐本遺子子珍藏之篋衍旣久君歿後時取以誦玩自娛  
如見君面己酉來京師見君集闕載是篇卽繫捐本還之君次子  
錫庚不獨期錫庚網羅散佚亦心知君之精氣靈魄必長結念於  
斯文而不肯聽其零落無所收拾者也錫庚篤志學古能傳其父



業以顯者

右傳余廷燦撰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洊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啟矣先生入京師居

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  
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迂文襄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  
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  
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 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  
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  
輒覆掩之後進之上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  
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強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  
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用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  
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  
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簡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  
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為文士已哉先生與伯  
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  
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  
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間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歿年才  
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  
皆至余間至山中厓谷輒遇先生題名為想見之焉

右傳姚簡撰

朱筠字竹君又字笥河大興人太傅大學士珪之兄

姚簡借  
抱軒集

父文

炳官熱屋縣知縣出珪珪皆生於熱屋九歲至京師與珪同讀書

通經文成斐然乾隆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三十

二年授贊善明年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

注官三十四年督安徽學政以生員欠考事降級得旨朱筠學

問尚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總辦日下舊聞四十四

年督福建學政朱珪知是齋文集墓誌銘孫星衍平津館集三十七年上方詔求遺

書知足齋集筠奏言伏見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

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古書宜選擇繕寫入於著錄又

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並令各州縣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

甄錄王昶述庵文鈔上覽奏異之下軍機大臣議行御製七言八韻

詩紀其事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三

不傳次第刊布海內竇筠發之筠又奏言請做漢唐故事擇儒臣

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硃批候朕緩緩酌辦知足齋集筠博

聞宏覽述庵文鈔以經學六書倡知足齋集謂治經當守一家之學汪中朱

政經學本於文字訓詁周公作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

僅存於是刊布許慎說文解字敘說之以教士平津館集督學所至以

人才經術名義為急朱先生學政記又好金石文字謂可佐證經史平津館集

為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為質知足齋集嘗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

書法參六書有隋以前體平津館集承學之士望為依歸筠益宏獎後

進一技之長掖之惟恐不至扶士氣重倫節勸懲有加焉述庵文鈔陸

錫熊程晉芳任大椿等皆筠所取士知足齋集而戴震邵晉涵平津館集汪

中章學誠李威從遊記黃景仁等亦先後在筠幕中述庵文鈔筠大言翰林

以立品讀書為職不能趨謁勢要知足齋集筠少曾館於劉統勳

家及統勳為大學士筠不通謁統勳遇筠於朝呼之曰不念老夫

耶筠曰非公事不敢見貴人統勳嘆息稱善李威從遊記掌院大學士

于敏中總四庫館事筠不造謁又時以館事與敏中迂惜抱軒集敏中

開為上言朱筠辨書頗遲上不罪之第曰命蔣賜榮趣之而

已特恩也知足齋集辛卯御試試差筠不入選上顧問掌院大

學士等曰今試乃遺朱筠乎從遊記四十六年卒年五十有三著十

三經文字異同未成成者古文數百篇詩數千首為筍河集知足齋集

右傳阮元撰

先生姓朱諱筠字竹君號筭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居浙江蕭山父文炳入順天籍爲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封中憲大夫福建糧巡道贈光祿大夫先生以雍正七年六月生於盩厔有兩兄一弟九歲入都十三歲通五經有文名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明年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越四年授職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三十二年冬授贊善明年大考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四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其秋督學安徽三十八年以生員欠考事降級奉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命總纂日下舊聞兼四庫全書館纂修事四十四年督學福建凡充辛巳己丑辛卯科會試同考官及戊子科鄉試同考官卒於四十

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三先生少英異至性過人與弟  
文正公珪俱擅文名爲鉅公契賞及丁父憂服闋不肖出仕欲爲  
名山大川之游會文正公入 覲 上詢及先生乃不敢引疾謂  
弟曰汝敗我雅興矣先生以南宋已來說經之學多蹈虛或雜以  
釋氏宗旨明儒學無淵源矯枉不得其正又牽於制義聲律而經  
學放絕焉 國朝顧氏炎武閻氏若璩雖略通大義惠氏士奇父  
子抱殘守缺而嚮學者尙未殷盛先生以爲經學本於文字訓詁  
又必由博反約周公作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於  
是刊布許氏說文於安徽以教士復奏請采錄永樂大典逸書  
上覽奏異之迺 命開四庫全書館 御製詩以紀其事又以十



三經文字傳寫譌舛奏請做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立石太學奉諭緩辦因著十三經文字同異若干卷藏於家於時皖閩之士聞緒言餘論始知講求根柢之學四海好學能文者俱慕從先生游而戴徵君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諸人深於經術訓詁之學未遇時皆在先生幕府卒以撰述名於時蓋自先生發之先生剛腸疾惡俗流不敢至其門寒酸有一善譽之如不容口其在都載酒問字者車轍斷衢路所至之處從游百數十人既資深望重則大言翰林以讀書立品爲職不能趨謁勢要時相大學士金壇于文襄公頗專擅進退天下士先生引翰林稱後輩故事呼以于老先生又長揖無屈一膝禮議館事不肖私宅相見時

相既不樂乃言於上以爲辦書遲緩上深知而保持之命  
促之而已其督學安徽旌表婺源故士江永汪紱等祠其主於鄉  
賢以勸樸學之士在福建與弟珪相代一時傳爲盛事而閩士攀  
轅走送者數百里不絕時士人饋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曰三百  
三十有三士亭其後文正主持文教海內名流皆以暗中索拔多  
先生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士爲朱派云先生窮年考古  
兼好金石文字謂可證佐經史爲文倣遷固淵雲尤長於敘事書  
法參通六書有隋已前體格藏書萬卷坐客常滿譚辨傾倒一世  
手不持珠玉每言古之君子必佩玉今之小人必佩玉所至名山  
川搜奇攬勝都人士傳誦吟詠至今不輟蓋郭林宗之識士鄭康

成之通經兼而有之矣子二長錫卣福建鹽場大使次錫東山西  
候補直隸州知州錫庚能讀父書亦以耿介取忤於流俗孫五人  
星衍不識先生而受知文正與先生子錫庚交最久故深悉先生  
學行具列事實如右敢布告於史館以備述儒林者采錄焉謹狀

右行狀孫星衍撰

朱學士名筠大興人以乾隆辛卯視學安徽延余及亡友黃君景  
仁襄校文役先生學不名一家尤喜以六經訓詁督課士子余與  
黃君亦從受業焉時先生請於 朝乞刊三字石經并求校明永  
樂大典由是特開四庫全書館搜采遺佚校理缺譌凡宋元以來  
所亡之書於永樂大典編韻中輯出者亦不下數十百種實皆自

先生發之也先生以讀書必先識字病士子不習音訓購得汲古閣許氏說文初印本延高郵王孝廉念孫等校正刊行孝廉爲戴吉士震高弟精於小學者也工竣令各府士子入錢市之先生性寬仁不能御下校官輩又借此抑勒并於定值外需索以是不無怨聲然許氏之學由此大行先生去任後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聲音訓詁及講求經史實學者類皆先生視學時所拔擢夫學政之能舉其職者不過三年以內士子率教及文風丕變而已而先生之課士其效乃見於十年二十年以後若此先生每試一府畢必進多士教之值發放日辨色卽坐堂皇日不足或然巨燭畢事蓋先生本口吃諸生自一等至三等十名以上加以歲科兩

試新進者不下數百人必一一呼至案前舉卷中得失利鈍詳悉告語又視其質之所近復教以讀何經習何義訓其初坐堂皇也轅門奏樂畢重門洞開學校各官巡捕官以及唱名抱案書吏各色雜役無不依次入肅立左右久之倦又久之飢遂稍稍散去日昃後惟學使及唱名者一人諸生執卷以聽者三四人餘則窺學使仁且不較細故去已無可蹤跡矣一日始過午學使與諸生方講藝忽有戴笠策杖據案旁箕踞聽者學使回顧愕眙曰汝何人何自至此曰余貿易者過署外值重門洞開無一人故聊入散步耳語竟復曳杖去聞者無不傳以爲笑課士日亦必終日坐堂皇令一童子饋食食竟童子卽飛步去所與談者惟監試校官耳一

日語校官曰昨作一詩饒有古意諸君幸正之因頻呼童子不應笑曰童僕不可恃如此余獨不能入取之耶其簡率皆此類其降調入都也亦爲門下士大興徐瀚所誤瀚卽司刊說文者蓄厚資後以飲博蕩盡先生仍錄入門下衣食之卒不念前事云

右書事洪亮吉撰

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居京師遂爲大興人祖登俊湖廣長陽四川琪縣知縣後官中書科中書父文炳大興諸生官陝西盤屋縣知縣先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作詩文才氣浩瀚老宿見之咋舌與弟文正公珪讀書同臥起手鈔默誦雞鳴不已弟兄同入泮宮學使呂熾試以鴈翼

搏風歌奇其才爲之延譽京兆尹武進蔣炳邀劉文定公綸程文  
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與其弟學士培因設筵招  
先生及文正公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歎賞不絕於是京  
師有競爽之目年二十五乾隆癸酉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旋  
丁外艱哀毀骨立先生本無宦情服闋後欲徧游天下名山已乞  
假矣 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編修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似汝  
需缺也文正告之翰林院取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 上再詰問  
不敢欺罔強爲弟起先生不荅旣而蹶然曰汝敗我清興矣是年  
授贊善明年大考翰詹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

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 欽派協辦內閣  
學士批本事充己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  
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以古學教士子重  
刻許氏說文解字而爲之敘敘曰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  
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校長  
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許冲上書言  
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  
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  
詔書校書東觀敎小黃門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  
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



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敘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錯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

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表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王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陋見不

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  
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而申  
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錯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敘卦  
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  
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五音  
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  
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  
者尠從辵徒是也賊之從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  
从負半譌也舜之爲舜壺之爲壺因之爲曲麇之爲爵全譌也以  
氣化之乞當乞而氣率之氣遂當氣於是有俗餽字以養餉之養

當倭而饑餒之餒當萎於是俗餒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  
旬已从夕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墜从土而又  
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並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  
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  
之原可以知農之从農肉聲玉篇肉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  
窗凶一音息徐錯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  
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  
不涸其泥而揚其波徐錯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  
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

摘之从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啻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  
詩勿子禍適稼穡匪懈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  
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道可以補易其牛齧齧一角仰也爾  
雅皆踊齧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戎黎戎从戈今聲殺也不  
當作戡戡刺也詩深則砮砮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  
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醜醜醜亦爲醜醜醜詹諸縞衣綈巾綈从  
系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兆畔也爲四時  
界祭其中也春秋傳脩涂梁溼溼荆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  
溼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溼則溼宜屬荆州在此非也闕晉  
之甲晉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嫫矣嫫从女監聲過羣也孟子

咄咄猶沓沓咄咄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  
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从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  
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  
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繫  
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  
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脩紹絕業學  
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  
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從木爲居薛从辛爲  
皐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晉爲日無色貉之言惡  
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褻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

爲失耕時與爲言縛捽批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  
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荆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  
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勅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  
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  
至若江別汜涇鳥殊擊已速救各引載旆爲坡當時孔壁古文未  
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眾音雜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  
都卽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鐫當劉以甌當由以繞當免此說亦  
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灑之从水劉  
聲紬之从絲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閒傳寫  
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

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  
之費改爲棐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棐誓棐  
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孛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  
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  
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  
僮从人孛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  
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泐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  
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  
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卯金刀謂許  
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卯聲卯古酉卯非卯也讖記不可



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  
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  
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  
日卜爲卓按重字从壬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  
下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古未  
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  
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  
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時 上詔求遺書先  
生上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  
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中古書有僅存宜選擇寫入於著錄又

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并令各州縣所有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下軍機大臣議行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採輯逸書五百餘部次第刊布流傳海內實先生啟之也又奏請做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旨候朕綏綏酌辦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甚嚴得 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又命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掌院爲總裁又直軍機凡館書彙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欲先生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無往見禮先生友某公強先生見之先生持論侃直不稍下金壇憾之閒爲 上言朱筠纂修不勤 上曰命

蔣賜榮趣之而不之罪焉己亥八月 特旨命先生督學福建至  
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有某生爲攝令某坐以殺  
人鍛鍊成獄發其奸雪某生冤閩中士人至今稱道之任滿回京  
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先生博聞宏覽於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  
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十七史涑水通鑑諸書皆考其是非證其同  
異汎濫諸子百家而不爲異說所惑古文以班馬爲法而參以韓  
蘇詩歌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之學可謂地負海涵淵渟嶽峙  
矣先生性愛山水探黃山武夷之勝峭壁巉巖不通樵徑攀藤負  
葛必登其巔題名鐫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拇戰  
分曹雜以諧笑每消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

激揚清濁分別邪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屢主文柄搜羅英俊如  
大理寺卿陸錫熊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郎中任大椿皆所取士  
也戴編修震汪明經中皆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  
於先生無閒言陽湖孫觀察星衍爲諸生時以不見先生爲恨屬  
同邑洪君稚存爲紹願遙執弟子禮天下士仰慕丰采望風景附  
有如此先生提唱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  
可喜者爲人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廈千間之槩  
是以天下才人學士從之者如歸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  
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  
不詣權貴門惟與好友及門弟子考古講學醜酒盡醉而已藩年

十六卽受知於先生每酒闌燈炮時嘗謂藩曰吾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先生之襟期磊落蕭然遠矣子二長錫卣府學生次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科舉人候選直隸州緣事罷官讀書好古精於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弟子以通經著者興化任大椿龍溪李威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偃師武億全椒吳翦李威字畏吾深於六書之學著有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戊戌進士今官廣東廉州府知府孫星衍字伯淵讀書破萬卷訓詁輿地及陰陽五行之學靡不貫串乾隆丙午舉人丁未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山東糧道吳翦字山尊淹通經史凡學術之異同論說之是非一見卽能分黑白辨昭聾也乾隆壬子舉人嘉慶己未進士今官翰林院侍

讀學士任君大椿別見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先生督學安徽時嘗訓余曰讀注疏不得過一葉習說文不得過三十字又曰卽不能徧通諸經但專力於一經而旁通者必多時余以老母在堂不獲從先生游且汨於時習不克負荷斯言年垂老而無成始悔於厥心已非力所及矣

右蘭言集趙紹祖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九目錄

詞臣十五

劉亨地

蔣士銓

吉夢蘭

蔣雍植

曹仁虎

余廷燦

王世芳

秦大成

褚廷璋

徐天柱

吳壽昌

王仲愚

秦泉 弟潮

恆裕

林澍蕃

孔廣森

吳俊升 龔大萬  
羅廷彥

陳士雅

補錄

董潮

林澍蕃



臣等謹將... 卷下二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十五

劉亨地

公諱亨地字載人寅橋其自號也公以乾隆丙子舉於鄉典試者  
張吏部元禮余嫻家也丁丑成進士又與余從兄懋園同榜故余  
識公爲最早然是時余初授館職意氣方盛與天下勝流相馳逐  
座客恆滿文酒之會無虛夕公願恬淡自持不親余余亦未能知  
公也既聞公父梅垞先生得自謫籍歸故里實公孝思篤摯上感  
九重余始心重公願納交而公乞假歸省矣丁亥余服闋赴京

公已官司業曹署各異不數數相見辛卯夏余自塞外蒙 賜環  
再授館職公亦服闋來京師會有 詔蒐羅遺書以充四庫余與  
公同司編纂之役乃晨夕聚一堂時館閣英俊畢與是選咸踴厲  
風發挺然有以自見公獨落落穆穆手丹墨二毫終日無一語然  
叩所學援古證今具有經緯勘所輯錄亦條理秩然是非不苟如  
坐古人於旁而面爲商榷也余始慨然十餘年來猶淺之乎知公  
矣旣而公以編纂受 主知以司業額缺僅一員需次無期 特  
改補中允俄遷侍講充文淵閣校理丁酉受 命充廣東副考官  
且駸駸嚮用而先一年以公長子利鈺天利鈺性純篤又有雋才  
人謂湘潭劉氏四翰林主利鈺當五故公悼之甚淚痕時濡漬衣

袖閒竟坐是眠食日損精神日耗廣東典試歸日遂卒於江西年  
僅四十有四訃至京師同館咸相嗟惜惜其類西河之事也然三  
代以上人恆患乎過情三代以下人恆患其不及情公惟天性深  
摯故能孝於親篤於骨肉惟孝於親篤於骨肉故父子之間纏綿  
悱惻一往而不能自裁公之恬聲利敦內行此亦一徵矣故責備  
於賢者非篤論也且夫死生命也修短數也公適卒於哭子之餘  
遂不得不以爲職是故耳顏子早夭不緣悲慘而漠視天屬泛泛  
如萍水相值者亦何嘗盡毫毫哉公仲子利錕以余粗能知公者  
奉狀乞銘義無可卻乃雪涕而銘曰

外樸而真中粹而溫其存也不疏不親其沒也乃慨想其人已矣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乎吾誰與論

右墓誌銘紀昀撰

蔣士銓

蔣士銓江西鉛山人家故貧四歲母鍾氏授書斷竹篾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旣長工爲文喜吟詠翰林院修撰金德瑛督學江西奇其才拔冠弟子員乾隆十九年由舉人官內閣中書二十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散館授編修二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以病乞歸 高宗純皇帝賜彭元瑞詩有江西兩名士句一謂元瑞一謂士銓士銓聞之感激 思眷力疾入都補官逾二年 記名以御史用未幾仍以病乞休遂卒年六十一士銓志節凜凜以古賢者自厲趨人之急如恐不及其所爲詩氣體雄傑得之天授變化伸縮能拔奇於古人之外至敘述節

烈讀之使人感泣少時與武定汪鞞南昌楊屋南豐趙由儀有四  
子之目著有忠雅堂文集十二卷詩集二十七卷銅絃詞二卷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十九年余會試在京師以通家子得謁總憲金檜門先生時  
鉛山蔣君士銓先生門下士也以能詩鳴故詩酒之會無不共之  
迄今忽忽三十餘年其間離合無定而郢石之知罕有逾於君者  
自先生下世二十餘年君又繼之所謂臣之質死久矣於是其子  
知廉等以狀來乞爲幽竄之銘余其忍辭按狀君字心餘一字菴  
生號清容祖承榮父堅皆不仕君生四歲母鍾宜人授以四子書  
及唐人詩一過不忘清江楊勤愨公異之待以國士從父至山西

讀鳳臺王氏藏書學益富年二十二檜門先生督江西學政拔補  
縣學生以孤鳳凰稱之丁卯科鄉試十九年考授內閣  
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余亦 召試爲中書舍  
人故與君之交益密二十五年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官二十七  
年又偕余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八年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  
官明年奉母南歸居金陵久之浙江巡撫請主紹興蕺山書院凡  
五載兩淮鹽運使復請主揚州安定講席奉母以行四十年鍾宜  
人歿服終入京充國史館纂修官尋患風痺時淹臥牀第閒四十  
四年余請假還 朝往候之君笑曰已作習鑿齒矣談笑開目光  
猶炯炯也四十六年復病歸南昌至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



六十有一君生歿之日皆無雨而雷風故世以爲異云子七長知廉拔貢生充四庫館膳錄官次知節舉人次知讓 召試 賜舉人次知白知重知簡知約皆幼生平著藏園詩文集若干卷存於家君風神散朗如魏晉閒人從容譙笑繼以諧謔而甄錄寒酸激揚忠義有古烈士之風博通淹雅自古文辭及填詞度曲無所不工而最擅場者莫如詩當其搖毫擲簡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虎嘯鯨喙鼉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故論詩於當代以君爲首而論君之詩以五七言古詩爲極則君與禮部尙書彭君元瑞生同鄉成進士同年又同官翰林 上賜詩嘗有江右兩名士之目今彭君置身華要而君官不過七品往蹇來反卒纏縣

於惡疾歐陽子曰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用者命也如君洵可謂之命矣五十二年某月日知廉等葬君於某縣之某鄉乃作銘曰

維遇之喬繫才之豐匪惟才豐志行攸崇抉幽發潛扶孝植忠何登 朝著疾疾乃叢有山崇崇有水淙淙曰歸斯邱馬鬣以封凌雲之氣闕於幽宮發爲詩歌翻蠅走虹如有不信驗此雷風

右墓誌銘王昶撰

心餘蔣君既卒之明年其孤以狀來曰先大父母傳志皆先生撰今先君又亡將葬貞石之文知廉等敢循例以請亦先君志也嗚呼余前春過西江君已半體枯聞余至喜力疾權飲臨別時手平

生事略見示余知其意泣而領之然私心自揣余忝廁詞館先君  
七科後死之責當在君不在余卽在余亦未必銘君兩代而今竟  
不然矣然則余之衰固可想見而古人之所謂死友者非君而何  
謹按君姓蔣諱士銓號清容一字蒼生江西鉛山人父堅有奇節  
獨行嘗遊澤州縛君馬背行千餘里甫四歲母鍾太宜人卽屈竹  
絲作波磔教之認字君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  
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  
一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分校順天鄉試居官八年乞假養母僑  
寓金陵大府聘爲鼓山崇文安定三書院山長君意灑然有終焉  
之志會少宰彭公元瑞 召見 天子問蔣某何在彭以渠母老

對及太宜人薨君感 上恩入都京察一等引 見以御史用旋  
患風痺還南昌五年年六十一卒君秀眉長身兩眸子奕奕如電  
諧謔風發聽者傾靡胸無單複不解囁嚅耳語遇不可於意雖權  
貴幾微不能容太宜人慮其性剛勸令歸里及君再至長安浮沈  
舊職一二知己盡矣同列皆闖然少年趨尙寡諧愈益不自喜遂  
有輕死生一晝夜之意不自珍攝以致早衰然其胸中非一刻忘  
世者在戴山時越中富家池三江開日久堙廢君力請於大府借  
帑辦治日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掃墓  
鉛山爲邑人建壩濬渠以通水利修毋嶺埕以利文風建棚縣衙  
便應試者請移駐巡檢於西鄉湖坊警不良者甲戌禮闈落第

上命九卿各保一人涂少司空將薦君君讓與孝廉某以其母老  
 也有駱生者負鹽課客死君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孤孀  
 扶六棍歸君平素無宿諾故其言於人也信初入京師才名籍甚  
 諸公卿震若麟鳳爭先窺觀表文達公在 上前薦君與彭公為  
 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屢問君 賜彭公詩並及君乃二十年來  
 彭公官至尚書而君儼然一老詞臣如故也雖其俄出俄入自緩  
 官階旁觀者不能無惜焉而要知命之所存君本無心進取且夫  
 孝者所以事君也古人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君奉太宜人設教東  
 南有江山之勝板輿所臨海內捧杖擎觴而至者屢交戶外高麗  
 使臣餉墨四笏求君樂府歸聲聞之盛天爵之榮近今未有也晚

年雖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所居藏園水木明瑟  
七子五孫穿花繞膝而侍死之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君生時亦  
然嗚呼其來其去豈偶然哉君才高而心虛全集皆余商定偶獻  
一規登時立改嘗至其家見公兩木主曰方伯彭公曰督學金公  
蓋君少時受知最深者其敦師友之義死生不易如此所著古文  
若干卷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種娶張氏 誥封宜人子  
知廉拔貢生次知節知讓皆舉孝廉次知白知重知簡知約尙幼  
女一人以某月某日葬銘曰

懸弧白日雷聲起天若告人生才子既生不用故何以人再問天  
天默矣振古文人多類此漢之崔蔡唐之李旰嗟蔣君毋乃是平

生著述千萬紙有如月照西江水萬古暉暉光不已勝我才華輸  
我齒貪我作銘先我死我敢無言報知己古書黑石鐫蒿里兼備  
他年補國史

右墓誌銘袁枚撰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蒼生號清容其先爲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  
西鉛山始姓蔣父堅有奇節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  
人詩斷竹箴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一父縛之馬背遊太  
行讀鳳臺王氏藏書冠而歸補縣學生學政以孤鳳皇稱之士銓  
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  
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

假養母歷主講蔽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士銓初  
入京師才名藉甚表文達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屢問士銓 賜文勤詩並及士銓名士銓感 上恩母沒服終  
入京引 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士銓長身玉立眉目朗  
然嶽崿磊落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楚使人雪涕生  
平無遺行志節凜凜以古丈夫自礪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  
能容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鶩鳥之發恩鰥寡耆艾  
無所靳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觸  
發如雷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虎嘯鯨吐鼉擲山負海涵莫可窮  
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陽



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竇足開拓心胸推倒  
豪傑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卒年六十一所著古文  
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種士銓長子知廉字修隅由拔貢  
生就四庫館膳錄議敘州同知署山東臨清州州同遇秋雨水災  
奉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艇霜行草病者三旬得水腫疾吟  
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弗如室詩集詩得家法

右傳阮元撰

錢文端公典庚午江西鄉試寫榜吏陳巨儒鬚髮如雪求公手書  
以爲榮自陳年七十手寫文武三十二榜矣公贈詩云桂籍憑伊  
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

月復寫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筆墜於地中  
丞喜極索彭方伯家屏贈詩時蔣蒼生士銓在幕府代作一絕云  
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鬢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  
抱孫時

右記余金撰



吉夢蘭

東西晉士大夫稱風流標令者必以衛叔寶劉眞長爲首叔寶蕭眞簡淡與其兄以在三之節相勸勉及爲王處仲所辟固辭不就眞長性不偶俗於桓宣武貴盛時獨詆訶不少假其簡傲伉直如此蓋士大夫束脩自好必於世若不甚接乃能皎然皜然蔑視夫勢利權貴之爲而卒以身爲砥柱此豈卑疵孱趨之徒所能希蹤萬一也哉是以吾於吉君之歿而傷悼不能已也君名夢蘭字會亭行三世爲江南丹陽縣人祖某父某皆不仕長兄夢賚甲子副榜貢生黟縣教諭次兄夢熊今以編修改官御史君癸酉舉人丁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自幼姿神散朗見者咸以爲晉代人旣

入詞館諸公要人爭慕招致之君漠然無所詣其他俗客來謁者亦輒令闔以病辭於同年生中獨與余善所居米市衢衢地窪下五六月中中庭積潦深尺許施版其上如略杓然久之少人行版上長苔蘚余恆以暇日造君君方病六臣文選注詳略寡當參稽摭拾欲別爲書與余繙閱故籍互相質難日移晷不以爲倦君素羸己卯自秋涉冬病增劇乃以庚辰三月請假歸四月十七日舟抵濟甯病亟薄暮蹶然起曰有尊客迎我宜盥漱盥畢趣令焚香煙起而逝嗚呼其去來之迹豈偶然歟君生於雍正己酉歿於乾隆庚辰年三十二歲娶於林生二子長曰士瑛次曰士琦以某年月日葬於丹陽之某鄉其兄御史君實來請銘嗟乎自余爲諸生

始識教諭君於江甯在蘇州又辱與御史君同席硯其後遂與君  
同舉於鄉以君之不我棄也故知君爲深使天假以年其束脩自  
好之實必見諸事而惜其遽摧折也余故舉衛叔寶劉眞長以例  
君君雖未得稍有所施後之愛慕君者亦可以知君也已銘曰  
士窮失已成有渝酒食游戲工嬉娛蛾子附羶爭膏腴君獨清峭  
爲異趣如林蘭蕙江芙蓉神仙之儒山澤癯滅而有實云何吁大  
江東流環幽墟委形於此甯其居

右墓誌銘王昶撰

國朝詩林卷之六

十一

蔣雍植

編修秦樹蔭君爲余辛巳分校禮闈所得士其榜名在余房爲第  
一人是時君已官中書與余居同巷余家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  
之北君居在南初不相往來至是榜發來謁始識君面溫然敦篤  
君子也自是相與望衡宇者凡四年先大夫或時從鄰里爲談讌  
之會君輒與席會罷先大夫必喜爲余言君之賢自甲申秋先大  
夫捐館舍伯兄冠山挈家屬來居余舊居余移居街南肇慶館之  
西君在館東鄰相比也於是朝夕過從益密而君於師友之間其  
交久而愈篤余方自念人生日月聚處知君之不盡而不意君之  
忽然以死君初無病今年二月二日猶飲余之椒花陰舫盡歡



及漏而去五日又來初九日會日講官缺君當引見待於討源書屋遇疾不得入昇歸九日而卒悲夫何其命之遽也余今年正月哭余房師饒濟南先生茲又哭君悲夫余於師友之間何其厚也其秋君子如燕等將扶君柩南歸乞銘於余以俟卜葬之日納諸其墓適余有閩之役臨行爲粗敘其所知見於君者授君之子君諱雍植字秦樹號漁村又號待園先世出宜興山亭之望自歛遷潛山自潛山遷懷甯祖諱謨父諱派長隱德不仕兩世竝贈翰林院庶吉士君之將生也祖母江夢虎伏於臥榻前已而君生幼穎慧解四聲五歲授毛詩能擘大義輒以筆墨爲嬉戲里中號爲奇童十歲能詩十七補懷甯縣學生會陳司業祖范爲敬敷書

院山長君從之遊乃益精於古文詞辛酉年二十一以選拔生來  
京師爲北平黃先生叔琳所稱獎旣入國子監試取八旗教習君  
念祖母及父且老遂請急歸養十年不出修家譜置祀田日夜不  
怠名日以起辛未歲 車駕南巡江浙凡諸生獻賦者悉 命召  
試試蠶月條桑賦指佞草詩理學眞僞論三篇君名在第一 特  
賜御製新秋詩一軸與錢大昕吳烜褚寅亮吳志鴻五人者同日  
賜舉人 授內閣中書舍人南人 召試得官者自君始蓋異  
典也旣人都授職在軍機處行走其年遇 覃恩加級 馳封先  
世乙亥以憂去服闋補原官辛巳以二甲第一人 賜進士改庶  
吉士充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官復遇 覃恩加級晉 封先

世如其官癸未授職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官乙酉充鄉試磨勘官  
丙戌分教庶吉士戊子京察一等加一級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己  
丑再分教庶吉士充會試磨勘官殿試收卷官庚寅充武英殿提  
調官其年二月卒君生於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正月十六日酉時  
卒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月十七日戌時年五十有一君之在  
館閣也屹屹獨勤君故通六書雖一字之失不假藉凡日月先後  
地理職官必窮搜旁諮求得其當然後已以故總裁諸公皆重倚  
之令總辦方略一書方略者載西事始末自車楞車楞烏巴什阿  
睦爾撒納款關以來至擒達瓦齊者定伊犁爲正編其先後誅大  
小和卓木回部悉平經理西南屯田諸務爲續編中間歷時五年

闢地二萬餘里端緒千百事實人名累譯而後具館中用車載箱致君家櫛冊充屋莫能竟其首尾君早起坐書室夕燒香以繼肌分孔決終始一貫午食列盤殮或不暇暖寒則以火酒數杯自溫比竟茫如也書成久之而君之精殆銷亡於此矣書既上同修者皆得優敘而君名卒以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述曾贈銜例爲之請已而未果悲夫此亦君之命也君美天性有繼母弟徐植六歲而失母君撫而教之比官則以父所遺業授之弟曰吾今俸糈可自了也族兄禹若遊困京師久之不肯歸君亟勸之度無以濟行則舉一歲俸傾囊贈之曰濟乎族兄感之取足以爲歸費者而悉反其餘曰弟長者非所望也卽日行君同年友貴州

田檢討均豫遠宦且貧不能攜家室臥疾且革旁無顧者君日往問視藥餌月餘不起逡巡顧君曰子義足以了某身後獨以遺詩數十首煩點定相累耳君爲具棺斂告賻於同官所知竝檢討之弟先一歲卒者兩柩同舉親爲作墓表以送之有廣東周中規者年九十餘矣先是以壬申上公車遇 聖母萬壽 特授檢討銜辛巳又遇 萬壽偕其孫騎一衛復來進冊時期已迫所司不受而竊無以歸君聞左鄰肇慶館中泣聲問得其故明日君與之偕入爲告於諸貴人以 聞 上大喜 命加贊善銜以歸君之樂成人而不易生死也如此方君以憂家居值歲歉人多殍者君爲告於縣發官廩平糶於延壽寺鄉之賢者主之吏胥不得爲奸利

而穀值減半有踰期不得給者君察之盡老弱君益惻然令授粟如數有縣令民更番擊柝無寐雖士流不得免君上書於令數百言言傷政體而失士心莫甚於此令未之聽而遽望議去後來者竟罷此役鄉人德之君未通籍時嘗過江甯族人某有質庫在上河要君居之且告曰屋前主者某娶妾而死人嫁其妾鬼時出爲祟公能無懼乎君曰且居之下帷牀上酣臥僕者賀寶恐甚臥牀側夜半四壁鐙影昏然有物從戶後出君睡適小覺偏牀若人立然少旋以手啟帷若撼動狀卽不復動亦不去君曰此必某之靈也卽大聲以死生晝夜之理告之曰汝生嘗讀書甯迷而不悟邪鬼若慙慙卽滅輒臥達旦或來詰者僕具以告已而羣來問訊

大駭異自此遂絕及君病前夕夢至一所鬼神羅立猶惡不可狀  
君心獨念曰吾何畏彼邪遂覺心惡之出門竟遇疾卒嗚呼君之  
夢覺始終無畏其死生亦如是已君配夏氏子三人長如燕次如  
熊次如鯤竝讀書能不忘君之志銘曰

余初得君文曰器之貴及書名於榜食器駢碎吃奇文之不曜而  
貌璞以温温五十一而死信鬼而神

右基誌銘朱筠撰

曹仁虎

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習庵予同里總角交也君之高祖母子曾  
祖姑而予曾祖母則君高祖姑君之尊人檀潛公爲先大父入室  
弟子予又受業於檀潛公君少於予三歲相視若昆弟然已而同  
客吳門先後以 召試通籍又同在詞館應 制詩文互相商推  
游覽宴集出入必偕者蓋四十年予視學東粵僅半載奉諱歸里  
遂不復出又十餘年習庵亦視學於粵臨行貽書告予謂任滿日  
當乞養南歸相從尋山水之盟乃到任僅半載奉太夫人之諱馴  
至不起嗚呼當代失一大手筆聞者無不盡傷況交親至厚如予  
者乎孤子臣晟以誌銘見屬誼不可辭君諱仁虎字來應別號習



庵本姓杭氏世居嘉定之周公邨十世祖維德幼孤依母氏居外  
 家子孫因以曹為氏五世祖元嘏移居城西之外岡高祖國正  
 贈武德將軍曾祖錫命康熙壬戌武進士湖廣撫標中營遊擊祖  
 源歲貢生以君貴累 贈中憲大夫始移居縣城父檀潛公文行  
 為士林推重弟子著錄最盛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君貴 封奉直  
 大夫晉 贈中憲大夫母程氏累 封太恭人君少而好學沈靜  
 不妄出一語而於所讀書悉能貫串同邑王君鳴盛少負才俯視  
 儕輩獨稱君與予為二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學使蒲州崔公紀  
 有奇才之目中丞覺羅雅公樗亭選高才入紫陽書院肄業州縣  
 以君名應時青浦王君昶與予亦同入院三人者食則同爨夜則

聯牀而長洲吳君泰來上海趙君文哲及王君鳴盛數過從相與  
鏃厲爲古學君在院尤久院長沈文愨公數稱其詩學使甯化雷  
公鉉舉君優行乾隆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君獻賦 行在 召  
試列一等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倬直之暇刻意吟詠未嘗造  
請貴游二十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君詞賦  
久爲海內傳誦及在禁林每遇大禮高文典冊多出其手館閣代  
言之文院長輒委屬草皆典重清切宜古宜今擢右春坊右中允  
充日講起居注官扈 蹕盤山有奉 敕賡和諸作遷翰林院侍  
講轉侍讀晉右春坊右庶子擢侍講學士五十一年奉 命視學  
廣東與平少詹恕交代少詹爲諸生時嘗受業於君粵人傳爲美

談明年程太恭人終於官署君方按試連州不及視含殮聞訃晝  
夜號泣甫而月竟以毀卒時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八日距生於雍  
正九年五月五日春秋五十有七娶陸氏繼娶申氏董氏皆前卒  
子臣晟女二人君起家儒素以文字受主知久列承明著作之  
廷京察常居一等兩遇大考皆列二等教習庶吉士凡七科前後  
典鄉試者二分校順天鄉試者一分校會試者三總裁武會試者  
一後進得其品題便成佳士舟車所至乞詩文者履滿戶外博極  
羣書精於證據詩宗三唐而神明變化一洗粗率佻巧之陋格律  
醇雅醞釀深厚卓然爲一時宗少時與王吳趙諸君唱酬彙刻其  
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在京華與館閣諸同好及同

年友爲詩社率旬日一集或分題或聯句或分體每一篇出傳誦  
日下今所傳刻燭炙硯二集是也其事二親孝所得俸錢分寄諸  
弟無私藏焉所著詩有宛委山房春榮瑤華倡和秦中雜藁轅韶  
鳴春諸集又有蓉鏡堂文彙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攷轉注古音攷  
學士在唐宋時與閭機密今則專以文字爲職然亦惟鴻筆麗藻  
斯與職稱學優如君其不謂之眞學士也夫銘曰

威鳳五采鳴於朝陽詞臣報國厥惟文章漢廷枚馬鄴下陳王  
詩歌元白制誥常楊慶厓歐梅元祐蘇黃虞楊范揭高楊徐張淵  
哉若人文苑之英名位未極令聞不忘誰其銘之疇昔雁行竹林  
路杳懸河淚滂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曹仁虎字來殷嘉定人聰穎好學爲時文稟經据古娓娓千言年十六爲縣學生學政崔紀有奇才之目巡撫雅爾哈善聞之選入紫陽書院院長御史王峻尙書沈德潛先後稱其才而學政夢麟尤激賞不置雷鉉以優生薦舉乾隆二十二年南巡獻賦召試列一等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時閱卷者爲大學士梁詩正更愛重之二十六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編修館閣代言之文院長輒委以起草典重清切宜古宜今擢右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扈蹕盤山奉敕賡和尋遷侍講轉侍讀進右庶子擢侍講學士五十一年視學廣東與少詹事平恕接任恕諸生時嘗受業

於門粵人傳爲佳話明年母程恭人終於官署時方按試連州聞  
訃冒酷暑奔喪晝夜號泣竟以毀卒於途年五十七生平以文字  
受主知京察常列一等兩遇大考皆列二等教習庶吉士者七  
典江西鄉試者一分校順天鄉試者一分校會試總裁武會試者  
各一仁虎以聲華名望爲都下所推然端靜自守恂恂粥粥從未  
至權貴熏灼之門其詩初宗四傑七言長篇風華縟麗壯而浸淫  
於杜韓蘇陸下逮元好問高啟何景明及本朝王士禎朱彝尊  
諸人橫空排異才力富有袞袞不能自己七律尤高華工整獨出  
冠時時詩道雜而多端黃茅白葦及仁虎詩出乃奏金石以破蟋  
蟀之鳴也存詠典齋宛委山房春榮素中雜稟甄影刻燭炙硯轅

韶鳴春諸集

右傳王昶撰

按此傳與錢撰墓誌紋次試  
差不符未知孰是各依原集

來殷以聲華名望為都下所推時詩道雜而多端或做白居易或  
做黃庭堅楊萬里或至做袁宏道信手塗抹率以流易佻巧為能  
如郭舍人之俳諧鄭五之歇後黃茅白葦彌望皆是及來殷詩出  
乃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余廷燦

公諱廷燦字卿雯姓余氏湖南長沙人也以學行爲世宗仰晚號存吾學者稱存吾先生考諱某初封文林郎晉封儒林郎妣陳氏初封孺人晉贈安人儒林棄產課子築詒穀草堂購書延師聚公兄弟三人誦讀其中知公頭角崢嶸性絕穎異必爲傳人未幾草堂燬公兄弟皆廢書公乃走四方與諸名流相研究年二十五登癸酉科賢書辛巳恩科成進士改庶吉士聞儒林疾乞假省親例京察年不準假歸梁文莊詩正專奏奉俞旨歸侍醫藥者四年儒林卒公哀毀盡禮戊子入都散館授職檢討充三通館纂修官辛卯年聞其兄歿其弟已先逝母年七十有八侍



養無人迺引疾而歸歸而田少食指多則藉束脩爲仰事俯育資  
主講城南書院多士景從及丁陳安人憂執喪一如儒林禮因患  
歟嚏不復作出山想矣又十年恭逢庚戌八月爲 純廟八旬萬  
壽當往祝 釐復入都至其年九月仍乞假還里主講石鼓書院  
論學益精詣越戊午二月卒於里第士林悼之公學有根柢力敦  
六行雖貧約皆能行其志以本身應得 封典 貶贈其兄嫂興  
宗祠培遠墓立祀田墓田撫兄遺孤四人婚嫁成立館其弟遺女  
之壻於家而以儒林遺業三分之一推與昆季承儒林志經紀其  
從父兄弟無缺乏其隨分推解戚黨無閒言篤於友誼以講學爲  
宗故撤瑟之前辰猶有荅余習園慶長論學書千餘言不倦也其

發爲文辭也原本經籍環括濂洛關閩性理微言及諸子百家象  
緯句股律呂音韻之書皆提其要而納之軌物自謂神明規矩吾  
得安溪蓋紀實也制藝以古文爲時文鉅人長德咸推許之傳誦  
徧海宇遊其門者治經有法取科第如摘髭耳惜夫退處日多未  
得膺衡文之任也公生雍正十三年卒嘉慶三年年七十配周安  
人後公五年卒年七十有四子三人永賢乾隆丁酉科副榜舉人  
今平江縣教諭邵賢己酉科拔貢壬子科舉人正黃旗覺羅官學  
教習京賢孫若干人曾孫若干人昔先大夫與公爲執友永賢嘗  
執經問業仲冕於乾隆己酉公車謁公春明質以所著周禮岱志  
及以禮闈三藝請則曰胸中有書筆下無書惟溥博如天淵泉如

淵題文周天三百六十度所渠千七百一川二語爲欠警策耳果  
報罷尋奉諱返公亦還山及癸丑通籍牽絲吳中改訂岱志爲岱  
覽先付築氏周禮至今未成書而公與先大夫先後歸道山矣嗚  
呼道光二年冬永賢自岳州寄書來得讀公文集并示書仲冕癸  
丑闕墨後一篇益仰公之厚於執友而期望小子之深也永賢以  
行述屬爲之傳雖弗文弗敢辭謹序次而表其墓云

右墓表唐仲冕撰

先生以母老告養歸母卒啜粥寢苫值暴雨入倚廬地沮洳家人  
藉以片板麾去之嘗與戴東原紀曉嵐相切劘著有存吾文橐

右事略李元度撰

王世芳

南亭老人王姓名世芳字徽德浙江臨海人生時父夢星降南方  
故號南亭長有勇的尚氣節康熙丙辰曾養性犯台州祖遭賊害  
老人年十八隨父請兵夜襲賊營殺賊無算養性敗死值主將卒  
功未敘歸而讀書家貧賣藥自給而拾遺金不昧入天台山遇異  
人出瓢水飲之遂有異嘗見巨魚暴陸地取投諸河化龍去宵行  
遇虎以爲牛拍之虎嗅而避年四十九始入膠庠八十貢成均九  
十六官遂昌訓導百有九歲告休晉秩少司成七世一堂壽終百  
十七歲 御賜詩章建坊表以旌人瑞老人健飯善飲狀貌如五  
十許人

右小傳江百穀撰

先生生於順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時康熙丙辰從貝子征耿逆血戰斬寇數十人適貝子遽卒未及奏功議敘年四十九始補博士弟子員繼而貢成均官遂昌司訓乾隆辛巳蒙 恩授國子監司業庚寅加翰林院侍講時年百十二歲矣當七旬時孫曾已盛逮百齡外曾孫復舉曾孫相傳先生中年入天台有人授水二勺一熱一冷先生飲其熱者人或叩之笑不答但曰吾生平無他過人視聲色貨利淡而已由是人皆以王壽星呼之

右隨筆梁紹王撰

秦大成

嘉定秦簪園大成乾隆己卯舉於鄉斷絃續娶婚夕新婦悲嘯不止怪問之曰妾幼許鄰村李氏子父母嫌貧偁休改嫁念身更二姓名節有乖是以痛耳秦悚然曰何不早言幾成吾過乃趨避外令命僕召李李至語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於敝廬合登匱資當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癸未會試秦中第三名殿試竟大魁天下

右記余金撰



褚廷璋

筠心敏慧絕倫兼有荀令謝郎之目進詞館充方略館纂修於準夷回部山川風土最爲諳悉奉 敕纂西域圖志又纂西域同文志并通等音字母之學詩初學青邱既學元白旨遠詞文卓然大雅

右湖海詩傳王昶撰

褚筠心先生廷璋長洲人爲沈文愨公弟子少時與趙舍人文哲曹學士仁虎等結社號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嘗修西域同文志諳習新疆古蹟所作詠古諸詩音律尤蒼涼合格先恭王嘗曰近世不爲袁趙所惑者惟筠心一人而已性直鯁和



相秉權時先生以其非科目中人不以先輩待之和相嗛然以考  
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終身不調銓選曰此膝不爲權臣屈也嘗  
賞鑑余詩文臨歸時余心感其言

右錄宗室昭樾撰

按樾公字左莪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徐天柱

乾隆二十七年秋先尙書公主浙江鄉試榜既發紹升自家往省方選刻進 御諸文字閱五策獨德清徐君爲最而君名在十七遂請於尙書公破格列入試錄因有意君之爲人也其後七年君成進士列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旋直上書房兩充會試同考官記名以御史用年未及艾遽引疾歸侍繼祖母及母終兩世之喪居常探索遺經孳孳不懈於易書周禮左傳博綜訓詁精意采獲積三十餘卷旁及歷代史書金石文字河渠算數之學考鏡得失各有論著合詩文集又三十餘卷嗚呼勤矣家居十餘年益薄世味扁其室曰波羅蜜日課金剛般若經集金剛經注二卷復手

書是經及法華經各一通晚得風疾閱歲益劇以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考終正寢年六十君諱天柱字擊士先世自餘姚遷於德清五世祖倬康熙中官翰林院侍讀加禮部侍郎銜 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高祖元正官工部尚書 贈光祿大夫曾祖志莘官順天府通判 贈奉政大夫貴州道監察御史祖以升官廣東按察使 授奉政大夫父開厚官翰林院編修 贈奉直大夫君生有異稟年十五補諸生已而父祖相繼卽世君力持門戶然日益嗜學旣致身清要人方期以大用而君逡巡引卻曾不終日者豈其性異人耶抑所規固不在區區得喪聞耶君娶王宜人早卒繼程宜人子養原太學生次養潛廩生爲叔父後女三一嫁

舉人孔廣斌一殤一嫁舉人許蔭培孫三琪琳球孫女一今以乾隆六十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養潛子子增也來乞銘銘曰  
木槿朝榮蜉蝣夕死哀我人斯百年彈指何彼營營嗒進不止夢幻生涯有何足恃覩破前塵頓拋金紫白首窮經孔牆伊邇回向金剛無終無始我作斯銘虛空弄觜彼岸非遙反求卽是

右墓誌銘彭紹升撰

按徐公乾隆三十四年一甲第二名進士



吳壽昌

我朝乾嘉之際人才特盛海內稱詩者自蔣心餘袁簡齋趙甌北以至黃仲則張船山諸公皆才氣發越縱橫不可當獨山陰吳蓉塘先生所著虛白齋詩雍容爾雅清虛靜遠無當時習氣意其爲人亦必和平坦夷藹然可親乃久居翰苑以不附權貴淡忘仕進則又何耿介不可屈也其從孫潮生茂才亦能詩隸籍吾邑以此集見示讀之想見老成典型不可多得

陳璞虛白齋存棗書後

公由編修擢侍講上書房行走癸卯充廣西正考官丙午提督貴州學政公厚重少言自奉樸素性耿介不附權貴致仕後田園自娛怡養自適主講稽山書院本經術以誨生徒游其門者多有成

立云 節汪敏齋撰吳蓉塘行述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  
按吳公字泰交浙江山陰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

王仲愚

蔭臺王公既卒孤子貽棻等奉櫬旋里瀕行屬御史蕭君玉亭乞  
余爲銘余與蔭臺同事近十載誼無可辭迨撰成付玉亭轉寄而  
玉亭俄亦奉諱歸倉卒治裝遂失其本乙巳夏貽棻將葬蔭臺乃  
觸暑走京師索余舊藁亦久不存余感其志乃約略追憶而補之  
曰公諱仲愚字拙安蔭臺其號也系出太原後隸籍山東濟甯州  
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並以儒術世其家有聲學校間公生而  
穎異伯兄知其不凡乃身任家政俾專意於誦讀補州學生旋食  
餼乾隆戊子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辛卯散館授  
檢討壬辰充方略館纂修官協辦院事癸巳充四庫全書館提調



官甲午充奏辦院事正員保舉御史奉 旨記名丙申充昭忠祠  
 列傳提調官值 詔建文淵閣稽古設官選充校理丁酉奉 旨  
 以道府記名是歲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戊戌遷右春坊右贊善庚  
 子充廣東鄉試正考官在途轉補左春坊左贊善復 命後遷右  
 春坊右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辛丑遷翰林院侍講越歲以積勞  
 成疾卒於官凡在翰林者十四年辦院事者十一年提調館政者  
 十年皆能舉其職故甲午丁酉庚子三遇京察皆列名一等雖天  
 性英銳遇事不欲居人後當其時不能無恩怨而日久論定亦其  
 諒其無他其卒也人咸惜之憶與玉亭同坐清祕堂玉亭謂余曰  
 翰林為儲才之地名公巨卿多從是出所期待者甚重徒以不與

政事遂以詞賦爭勝負或靜默養望不復畱心於經世均非 國  
家設官之本意也今恭逢 文治光昌 詔開書局官吏繁夥案  
牘浩博提調官程功稽弊其劇不減於郡邑當是職者莅任不數  
日卽短長立見十載以來游刃有餘者惟蔭臺及丹叔純齋封疆  
節鉞之器其可以覘一斑乎于文襄公亦謂三君之才相伯仲皆  
以文學而兼政事者也今丹叔受 特達之知己躋卿班純齋出  
典河庫移任淮徐綜理修防亦矯矯稱能吏將來騰驤皇路其所  
至均未可量公獨齋志黃墟不竟其用豈非命數所限歟然自古  
以來負非常之略而湮沒蒿萊夫亦不知凡幾公雖未嘗一日膺  
外任而大臣已以外任薦 聖主已儲爲外任之用卽館閣同人

屈指經濟亦至今推公是公爲有用之才已昭昭在人耳目公亦  
可以無憾矣公生於乾隆元年十月卒於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年  
四十有七配甯氏子五貽棻議敘州同貽忠監生貽孫附貢生貽  
京貽粵俱幼女三一適張某一適袁某一適李某孫男二夢進夢  
文孫女三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銘曰  
公之志志乎勳業公之才亦挺然人傑使延十霜將簡雲而騰越  
生也有涯長淮遠絕影徂心存貞珉炯炯字不滅

右基誌銘紀昀撰

秦泉 弟潮

秦泉字繼賢江蘇無錫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散館授編修癸卯奉命典試河南泉官翰林最久尋改吏部主事奉職勤慎工詩有唐人風格弟潮字步皋乾隆三十年南巡以諸生召試一等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旋捷進士授編修歷官國子監司業嘗分校禮闈及順天鄉試典試河南秦中滇南皆得人前後視學安徽士習文風蒸蒸日上去任後士不能忘著有竹外山房詩文集湘乾隆癸卯舉人授台江知縣

右傳楊熙之撰

國朝詩林卷之九

三

恆裕

中允名恆裕字益亭滿洲人與余同舉庚寅孝廉其先大夫索公  
乾隆朝官工部侍郎赫赫有聲不置生產歿後家無擔石老屋數  
楹亦典當作喪葬費益亭移居委巷閱四壁蕭然以課讀生徒爲  
生計欲博一第以繼先人業嗣舉鄉薦入詞林薄俸不足以畜妻  
子而益亭益窮益亭性孤介矯矯自持不少貶損又避俗如仇少  
所可而多所否侍郎公會充會試總裁得人最盛大學士于金壇  
尙書觀補亭德定圃周海山等俱出門下誼重淵源不時存問而  
益亭以貧驕人足不履諸顯者門夫人爲大學士溫公猶女一時  
諸舅如大學士勒公兩廣總制永公山西撫軍衡公俱相繼登顯

秩益亭槩避而遠之不通往來以故親故中無一周濟者益亭之  
遇益窮益亭之品益高矣性善詩多作六朝語唐人中尤近義山  
每脫橐輒曼音孤吟聲如金石聞之令人心醉書以小楷名家嘗  
為余書選賦若干首一筆不苟合樂毅論十三行黃庭經為一手  
得其神而不襲其貌時賢無與抗衡者醉後則潑墨如雲作顛素  
狂草春蚓秋蛇不可思議得意輒伏地跪拜昂首狂笑繼之以泣  
曰吾惜吾精神也與余為性命交無三日不來來必小酌維時有  
甘道淵劉虛白及弟閔峯俱雄於詩道淵尤善畫能篆隸每來必  
俱或招邀作郊外遊託興煙霞寄懷歌詠每聚必飲每飲必醉每  
醉必吟覺彼時山川雲物月色花香俱為我五人設前無古人後

無來者迨酒酣耳熱益亭則吐氣如虹發言成軌一部二十一史  
供其談笑真有曹孟德醜酒臨江橫槩賦詩梗槩同人俱爲傾倒  
不止酒氣拂拂從十指閒出也益亭尤通醫每能醫人不能醫之  
病先母輝赫太夫人及如亭夫人側室馬宜人每有疾一藥卽愈  
稍疏者請之多不去閒復精演六壬卜之多奇驗又其餘事也歲  
壬寅益亭以酒病以窮死易簣日執余手曰與君永別矣家室妻  
子都不問吾何以葬余泣對棺木衣衾及一切應用之物俱齊備  
可無慮益亭色喜慨然曰吾得友復何憾耶氣稍定謂余曰吾有  
研名山高月小者公素素未與今永訣矣贈以誌別因呼子某取  
研至摩挲移時謂研背有細爪痕未磨去公自拭之無損石也遂



國朝雅頌集復刻其詩文全集爲序以傳之  
三人俱未仕余充八旗通志總裁官列益亭入儒林傳選其詩入  
溘然逝其死生之際了無罣礙如此嗚呼神矣閱年五十有二子

論曰造物忌才其信然哉既賦益亭以聰明又假益亭以學力乃  
既困以酒又死以窮傷已然益亭不窮則學未必進今以窮而學  
以學而聲振里閭名登文苑天之窮益亭正其玉益亭於成也詩  
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益亭有焉

右傳鐵保撰

按恆裕公一字惇夫著有墨卿堂集

林澍蕃

乾隆四十有一年秋九月編修林君以疾卒於京師琉璃廠之曲巷邸舍京師士大夫之賢者哭且惜之曰林君年少有立嚮學問能文章宜勿死其死也耶其死也耶君同年友曲阜孔君廣森哭之尤哀既爲之誄辭足以傳君復來言於筠曰昔東漢滄陽黃憲不及壽而卒其行不著見賴諸儒交口稱之比於顏氏之子以傳今林君賢而夭死非若先生者爲之古文辭以銘諸墓石懼將泯焉筠曰嗚呼謹按君姓林氏諱澍蕃字于宣福建侯官人筠初識君在乙酉冬與兄喬蔭同舉於鄉來應禮部試時初余弟石君官福建糧驛道兼攝福州府府試童子十人異等者入之書院而君

兄弟名在十人中君年最少後石君以先大夫服歸而君兄弟並獲鄉舉來謁并謁筠筠是時知君美士也既報罷復來己丑再罷歸會筠庚寅主福建鄉試試畢撤闈卽館君謁筠於館中執手相見輒命酒時筠病疴不能飲酒爲君彊飲酣嬉十日而去去時君走送筠舟中後送者佇立久之乃別筠與君之交於是深也冬筠還京師明年春君復至就筠語日無閒已而君成進士 朝考第 一人改庶吉士其冬筠出使江南君來送筠幾不忍別癸巳冬筠罷使還入爲翰林君先已授職同在館中載酒相從問字甚樂甲午三月偕君及羣賢數十人出永定門會飲於何氏墓樹之下爲送春之詩君詩曰春光苦少情苦多又曰卻立顧盼貞松柯酒闌

起指松樹謂筠曰澍蕃不能與先生永今日之懽如此松樹何相  
與遷延登車而去筠於時憮然而嘆君之用情之深也其年秋君  
奉命爲浙江副考官來辭曰先生何以教我筠曰斯行非徒校  
文乃校士也君謹視讀書之文斯士矣君曰謹受教時所知或以  
他辭請君悉峻謝之是年浙江號得士試畢復命上顧語曰  
若好翰林也君之在館也職業之外無所知院長文華殿大學士  
金壇于公墓君名從容謂君鄉人曰卿鄉林老先生不能一枉過  
老夫邪數言之以告君君曰長者愛人以德胡僕僕私謁爲竟未  
嘗一往筠聞之謂君曰君乃讀汲黯傳大將軍有揖客語熟邪君  
笑謝而已君之所守又如此嗚呼君竟死矣君生乾隆己巳年十

二月十一日卒丙申年九月六日年二十有八君丰儀秀朗眉目如畫而其行端正芳潔雖病甚必起危坐比卒無惑語其天質美然也曾祖秉中康熙庚午己卯兩科副榜貢生祖贊龍雍正丙午科五經舉人壬子充浙江鄉試同考官所生父其茂乾隆丙辰賜同進士出身浙江山陰縣知縣君少孤所生母鄭教之詩故君之詩以少成君出爲叔父韶後旣入翰林祖暨所後父 敕贈如君官祖母暨所後母 敕封安人妻陳氏君未病有娠後君之卒一月而生遺腹子貴復生二十日殤嗚呼銘曰  
余弟石君告余推君之壽以唐徐氏法曰日干乙支巳酉丑狀冰雪中梅華之秀生閩海涯厥華開開金卒伐之壽可得哉余曰信

斯言君行潔以芳華幽幽兮情之長酸實殊肉嗜兮眾甘牛羊君  
之臭味兮君子嘗今其已矣余飢而怒曷可忘

右墓誌銘朱筠撰

國朝書牀類徵初編

卷百二十九 詩目十五

三

孔廣森

孔廣森字眾仲又字與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

孫戶部主事繼汾之子

孔氏大宗支譜

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

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裹足不

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

儀鄭堂文序

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

孔氏大宗支譜

廣森聰穎特達經史小學

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

儀鄭堂文序錄

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

久成絕學廣森沈深解剝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母子

都董仲舒何劭公條例師法不墜

公羊通義條記

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

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為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



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形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道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日日王法者一日議二日貶三日絕人情者一日尊二日親三日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

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教官董生授弟子臧公廡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實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襄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邾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  
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蔡侯之所  
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  
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  
圍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與瞽叟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  
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於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  
羊穀梁皆成絕緒惟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興宋儒踵扇加以  
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  
率撫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  
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

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記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出完來盟於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

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躋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

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於眾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尙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盡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嘖嘖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以其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唯趙汭一人

哉推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  
鄭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  
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  
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  
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  
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  
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異  
乎常辭偏載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殺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  
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殺癸巳葬晉文公背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  
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

午衛侯衍復歸於衛諛弑之跡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  
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  
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  
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  
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  
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  
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  
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  
之極慙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  
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弑隱 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



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早已放流之寢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潮貶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

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含貽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書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甯惟

是又因是以知士句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鄭秋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襄經興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弑父易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

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讐此其比在刺築館讖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既爲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於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癉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敢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爲讐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吳氏

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成不繫鄭書孟子卒  
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  
大出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  
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  
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故美召陵  
高滋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  
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  
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  
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  
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

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真於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於注疏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謚例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譌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於我而季姬季友公孫孫日卒皆不得其解夫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

差宜然也何劭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  
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議可  
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  
令不曉者爲傳誦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  
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  
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旨  
按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  
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  
刪其支離破其拘牽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決爲十一  
卷竊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旣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

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  
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  
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  
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  
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字斷其心曉然直使  
序所注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  
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  
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  
仰既竭不知所裁公羊通義廣森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  
十三卷禮記卮言六卷經學卮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



又喜屬文著儀鄭堂駢麗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

儀鄭堂文

右傳阮元撰

孔廣森字眾仲一字搗約又字鬯軒曲阜人年十七中乾隆戊子科舉人辛卯成進士官檢討旋丁內艱服闋補官淡於世情陳情歸養忽遭家難爲訟所累扶病奔走江淮河洛閒卒卒無歡悰未幾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毀卒卒年三十有五少受經於東原氏爲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能作篆隸書入能品尤工駢體文汪明經中孫觀察星衍亟稱之其序戴氏遺書曰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旣遠金虎初開著

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沴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辨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益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暇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之注縱橫異說別荆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儒炫視易諺驪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偽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誥歷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

遊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爪驪山良無一是是用剪除假託折衷羣淆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尙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字每毫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云託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音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鴛寶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豕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

長行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鑄之篇備  
遺事職窮蓋星弓之教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  
奠水有則尋筵旣度遂知洛邑之朝圭絜未懸孰辨營邱之夕以  
至肆懸舞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  
皆真單于賄漢之銘何嘗盡僞諶鎡之所畫纘梁聶之所更釐不  
有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  
則衣純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履色從裳次分於纘纁  
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璫飾丹雘之祝等威昭  
焉文質備焉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  
稱名殷夏圖章焉能考據溯增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

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窺語錄便詡知天解斥陽明卽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按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歟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鈞鍵虎闢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

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  
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  
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  
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探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四  
卷聲類表十卷於是辨韻之餘畱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閭以  
爲娥臺訪女近窈窕之遺聲湘水掣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注而  
未詳辨招附而不可覈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  
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  
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  
賤技哨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

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上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厯考二卷厯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卽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鄭元故籍證其縣襍昆渤今流條其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泰山郡將北面稱師上禁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旣貴輜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游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禮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

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  
而太元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儻千百載  
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延佇將來廣森深  
於戴氏之學故能義探其原言則於古也世人徒賞其文詞之工  
抑亦末矣著有戴禮記注十三卷儀鄭堂文集二卷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臣等才庸不敏  
不勝  
下  
二  
一  
ノ

五

吳俊升 真大萬 陳士雅 羅廷彥

吳俊升字宅三湖南沅江人乾隆辛卯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卒於京邸俊升篤內行讀書窮理務求實踐從學者踵相接知名士多出其門著有芷泉詩集同郡龔大萬字體六武陵人偕俊升捷南宮選庶吉士授編修典試廣西旋罷職會 東巡迎鑾授內閣典籍年已六十遂不赴大萬天姿高邁而尊禮前輩推獎後進如不及浮沈館閣幾二十年未展所蓄著有賜扇樓詩集少後有陳士雅字每田長沙人乾隆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以母老告歸歷主朗江石鼓城南書院黜華宗實學者宗之著有山右遺蹟考及考古辨正羅廷彥字湘舟衡山人弱冠文名諫郡邑乾隆乙

丙拔貢甲午舉人九上公車至庚戌乃成進士選庶吉士以得第  
晚假歸遂不復出主石鼓城南書院講席纂修湖南通志著有湘  
洲詩草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九補錄

詞臣十五

董潮

東亭綺歲能詩與沈文恪初有十子之刻旣而贅壻蘭陵兼以飢驅奔走故其詞句淒鏘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東亭本武進人少孤祖母陳撫之成人贅於海鹽遂占籍焉性至孝讀書慨慷負志節工詩文兼善六法與夏槐雲朱笠亭陸太冲及同郡知名之士結社聯吟有嘉禾八子之目嘗賦紅豆樹歌傳誦都下稱爲紅豆詩人卒年三十六

東坡志林卷之二十九

右兩浙輔軒錄張維屏錄按董公字曉滄號東亭海鹽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庶吉士

有東亭  
詩選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九補錄

詞臣十五

林澍蕃

林澍蕃字千宜又字香海福州侯官人少孤母鄭氏新築令方城女曉書史授之學九歲能詩乾隆三十年年十七與兄喬蔭同舉於鄉二十三成辛卯科進士授翰林編修貌孱然若不勝衣然內剛介當軸有耳其才欲羅致之者其氣方能嘘吹人士之走其門者趾相錯澍蕃終弗就踰二年主浙江鄉試或以私干之屹不爲動明年分校禮闈又二年卒年二十八無子檢討曲阜孔廣森誅之嗟悼甚至有南陔詩集芋縣蕩逸根柢於六朝三唐而自以靈

氣馭之然盛年多愁思悲苦之音素賦積息識者知其不永喬蔭  
字育萬一字樾亭博洽多聞善文詞通吏事晚知四川江津縣檄  
赴西藏管糧務卒官著三禮述數求義六十卷瓶城居士集若干  
卷同縣林侗字同人貢生嘗隨宦關中蒐討金石著來齋金石考  
昭陵石蹟考略李忠定公年譜并野識塗年八十八卒弟佶字吉  
人號鹿原善篆隸楷法學古文於汪琬受詩於王士禛陳廷敬康  
熙三十八年舉於鄉五十一年 欽賜進士授內閣中書諸公卿  
先後推轂輒入 禁廷與編纂家多藏書徐乾學錢通志堂經解  
朱彝尊選明詩綜皆就傳鈔有樸學齋詩文集子正青字洙雲淮  
南小海場大使著瓣香堂集榕城舊聞榕海詩話小海場志次子

在莪字浩雲有陶舫集

右傳陳壽祺撰

通志卷之二十一 詞臣十五補錄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目錄

詞函十六

金榜

王坦修

孫辰東

邵晉涵

余集

周永年

程晉芳

補錄

周永年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十六

金榜

金榜字榮齋歙縣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翰林院修撰

詞林典故養痾讀書不復出卒於家榜師事江永治禮宗鄭康成采獲

舊聞摭祕逸要著禮箋十卷五十八年刺取其大者數十事為二

卷寄朱珪珪序之以為辭精義覈見本榜雖最尊康成之學然於

鄭義所未衷者必糾舉之姚鼐於鄭氏家法不敢誣也見本書

右傳阮元撰

詞臣十六

金榜字輔之一字彙中又字榮齋歙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甯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卽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

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  
民大故致餘于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  
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  
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  
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  
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  
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  
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  
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  
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

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  
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  
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  
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  
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  
賦一爲通正義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不言可任  
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  
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  
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  
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

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  
使之相保相受相其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  
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  
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其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  
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  
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其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  
略具周人住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  
成乎郊其制七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  
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  
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



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  
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  
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三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  
爲卒而禍變亟矣備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  
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其矣其惑也小司徒職曰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  
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  
任地合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  
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  
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

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復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油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

也則均人均其力徵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羸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  
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園所  
出爲息也假令其園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園出絺葛則以絺葛  
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  
限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  
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  
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  
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  
賈與上經以征布放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  
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

貨周官旅師職云掌衆野之勸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  
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  
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  
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  
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  
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  
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  
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  
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據二鄭之言贊

而辨之如此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烝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緇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

之祭名禘者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鬯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鬯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天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

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鞀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丘奏之是著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幣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



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  
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  
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  
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  
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  
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  
主昭其一牢穆其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  
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其一尸穆其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  
其廟故於禘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  
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

虛主者惟禘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禘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尙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禘祭惟七尸則禘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祭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禘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禘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禘禘郊禘禘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

稽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稽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皆於其君于禘  
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  
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  
論語郊禘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  
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  
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  
祿西泚與藩不以爲然老年得髀痛疾臥牀席間手定禮箋十卷  
未幾卒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三十一

ノ

王坦修

乾隆四十七年 高宗純皇帝治資鑑古德洽敷文特召儒臣編  
輯四庫校勘永樂大典吾邑王正亭先生實與斯選時餘姚邵二  
雲晉涵休甯戴東原震兩先生以博通經義爲天下士同任分校  
先生肩隨其間與之編纂提要撮舉大凡志相壹道相合也先生  
諱坦修字中履號正亭世爲甯鄉人曾祖用弼祖炳旭兩世皆諸  
生父忻乾隆丙戌進士廣西陽朔知縣 敕授文林郎 晉封朝  
議大夫母黎太恭人生子三先生系居長少沈毅穎異絕倫年十  
七歲補諸生中乾隆辛卯鄉試壬辰成進士 殿試第三甲改庶  
常散館授檢討充三通館纂修武英殿校勘官遷右春坊贊善分

校順天鄉試同考者二會試同考者一升侍講轉侍讀兼日講起居注官戊申夏扈蹕熱河奉旨著在上書房行走傳皇曾孫教讀升侍讀學士諸城劉文正公重其學術先生每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當去其說多見施用迨睿廟親政盼睐日隆不次進御俾居禁近命侍皇次子講讀先生感兩朝恩遇益勵清操在班行粥粥斷斷不求烜赫之譽又孤立無援雖有權要招徠絕不一至其地用是忌者滋多居禁地八年不得遷擢旋以嘉慶己未丁朝議君艱聞訃趣裝戴星歸里至則經營窀穸封樹墓道服闋點檢巾箱赴京供職瀕行驟發心疾踰時復作遂具奏乞假養病田里明年諸大吏敦請講學聘主朗江書院旋移主嶽

麓講席沅湘士子爭向先生問學皆以名德推重其高才生後多  
通顯當事慕先生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亦不報謝己巳秋七月  
二十七日晨起腹痛頻泄閱日病劇遂至不起卒於嶽麓半學齋  
中彌留時以 國恩未報爲念言不及私平時家居篤於孝友輯  
睦宗郇俸入以振三族貧窮家無餘財著有東湖文集經史劄記  
藏於家屢遇 覃恩誥封二代配彭恭人生四子鉉例監生壽歲  
貢生銘鈞皆諸生筵胡孺人生一子鈺業儒女子四人皆適仕族  
孫幾人混溥皆諸生曾孫幾人生乾隆甲子十月初三日享壽六  
十六歲以某年月日葬本二都覺山之原遺命勿求志表迄今四  
十餘年未有穿中之石其季子鈺以爲終不可廢以狀屬余敘次



用敢摭其行實纂爲斯文移其副於史館以備他日國史采擇使後之官京朝者有所徵信焉銘曰

稟精涓曜蘊靈川嶽皇衢攬轡帝所聽樂冊府回翔石渠揚摧四庫精華三天飲啄乞閒養疴田園志樂兩主舉比諸生卓犖丹地趨承 聖恩優渥迄今冊載得聞先覺攷實徵行貞珉斯斯

右墓誌銘劉基定撰

孫辰東

宗炎始讀遲舟先生會試之文而善之既而友同縣汪君煥曾爲言先生立身立己嚴正有法度益嚮慕其爲人比試禮部謁見先生京邸未能奉手有所受也先生歿久之季子憲儀以煥曾命從宗炎游請爲先生葬銘諾而弗果爲亦弗克葬嘉慶二十五年某月某日乃克葬先生烏程逸村步之原配吳太恭人祔焉將以宗炎之銘埋諸幽奉狀申請不可辭按狀先生姓孫氏名辰東字楓培號遲舟其先自餘姚遷歸安之菱湖曾祖姓祖金鼎父賜書三世爲諸生先生初名宸以縣學生舉乾隆二十五年浙江鄉試改今名三十七年進士及第官翰林院編修纂修四庫全書四十五

年順天鄉試充同考官九月三日以疾終於貢院距生乾隆元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吳太恭人同縣人生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後先生幾十幾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幾十有幾子三憲緒乾隆六十年進士官保定府知府遇 覃恩贈先生朝議大夫憲佑嘉慶二十四年順天舉人憲儀附貢生女一適士族孫一肇佳嘉慶二十四年順天鄉試副榜貢生孫氏科名極盛康熙中屺瞻侍郎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潛村編修中會試第一先生起而兼之其文醇肆而及於古當是時聲譽滿天下貴顯用事者欲羅致之令同歲生通殷勤先生謝不往纂修得舉臆錄因受其賂遺惟先生不可動以利總裁有所私詭言寒士且有才屬先生臆薦之及來謁

以厚幣謝先生色變立擯去欲返其牘坐是幾不得畱翰林先生  
不顧也爲同考官力矯通榜之習病滯下校閱不少怠同列有陰  
阻其所薦者憤厥肝張遂不可治顧其僕曰我卽死歸語諸郎讀  
善善自愛勿學爲幕友壞心術先生與煥曾交最深煥曾佐治獄  
有名聞先生臨歿言不復教其子治獄也先生事親孝命坐乃坐  
不命之退不敢退有過則長跪謝俟色解然後起奉伯兄恭敬不  
以貴易行家酷貧不能具裘常假諸宗人之里居者歿而貧益甚  
葬以是緩最後憲儀遊京師主鄭知州雲龍詢知先生未葬欲以  
金俾歸而葬之蓋距先生歿四十年憲緒已前卒憲佑肇佳皆在  
京師獨憲儀來速銘銘曰

誠其身悅乎親孝弟以爲人砥礪廉隅以爲文學侍從之臣不充  
訕於貴不隕穫於貧不屑不潔季次原憲之倫及四十年葬逸村  
之墳憲儀再拜陳軼聞犖犖大者如所云後世有述視此文

右墓誌銘王宗炎撰

邵晉涵

嘉慶紀元之春餘姚邵君二雲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兼文淵閣直閣事君以懿文碩學知名海內及被 召入四庫館總裁倚爲左右手 朝廷大著作咸與討論每經進書籍 九重未嘗不稱善迴翔清署二十有餘年至是始轉四品乃以編書積勞成疾疾且愈矣醫者誤投藥遂不起實六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四訃至吳下子爲位哭之慟因憶乙酉秋子奉 命典試浙右斯取奇士不爲俗學者君名在第四其五策博洽冠場僉謂非老宿不辦及來謁纔逾弱冠叩其學淵乎不竭子拊掌曰不負此行矣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 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有 詔編

次四庫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用之宰相首以君名入告 召赴  
闕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久之 御試詹事諸  
臣君名列二等旋遷右中允四轉而至今職嘗與修 國史 萬  
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文淵閣校理進直閣事  
充日講起居注官總裁咸安宮官學提調國史典鄉試者一教習  
庶吉士者再階由儒林郎至中議大夫君少多病左目微眚清羸  
如不勝衣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  
部七錄無不研究而非法之書弗陳於側嘗謂爾雅者六藝之津  
梁而邢叔明疏淺陋不稱乃別爲正義以郭景純爲宗而兼采舍  
人樊劉李孫諸家郭有未詳者摭它書補之凡三四易彙而始定

今承學之士多舍邢而從邵矣自歐陽公五代史出而薛氏舊史廢獨永樂大典采此書君在館會粹編次其闕者采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人間予嘗論宋史紀傳南渡不如東都之有法甯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完卽褒貶亦失實君聞而善之乃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畢尙書沅續宋元通鑑嘗就君商推輒歎曰今之道原貢甫也君生長浙東習聞鼓山南雷諸先生緒論於明季朋黨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起兵本末口講手畫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文獻無可徵矣君所著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諡迹錄輜軒日記皆實事求是有益於學



者君至性過人事親喪葬盡禮篤於故舊久要不忘性狷介不踰  
權要之門以教授生徒自給退食之暇執經者環侍左右君隨問  
曲論人人皆得其意君亦以師道自任莫敢以非義干者詩文操  
筆立就淵博奧衍自成門戶有南江詩文彙君諱晉涵字與柯二  
雲其號大父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欽增廣生皆以君貴 贈  
中憲大夫元配何恭人子秉恆秉華卜葬君於某鄉某原先期來  
請銘於戲自四庫館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則推戴  
吉士震言史學則推君君於國史當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無間  
言而知之最先者子也子比歲衰病嘗預戒兒輩必求二雲銘我  
孰意天實祝子轉以才盡之筆納君穿中也此所以泣然而失聲

也銘曰

浩浩南江導源岷山厥生名儒特立絕羣陽明以功梨洲以文誰  
與參之其在二雲名冠南宮書校東觀爲眞學士爲良史官槐鼎  
何慕竹帛常尊著書滿家自信千年古三不朽言其一焉溝滄易  
涸視此原泉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學士邵君之卒也卿大夫相與悼於朝汲古通經博聞宏覽之  
儒相與慟於野而大臣之領國史者迄今尤咨嗟太息重惜其  
亡蓋國家最重史職選於翰詹諸臣中品詣學問最著者充之  
而以提調爲其長每作傳必據實錄起居注及內閣紅本皇

史成副本合采事實敬謹載筆其裨篇叢說不得而雜入之庸以昭信於後世而君以文望在史局者十餘年咸以爲魏愴章述之比每有進御 天子嘗爲嘉獎故大臣相倚如左右手洵爲史才之良矣君名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浙東自明中葉王陽明先生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劉念臺先生以忠直著大節凜然及其弟子黃梨洲先生覃研經術精通理數而尤博洽於文辭君生於其鄉宗仰三先生用爲私淑故性情質直貞亮而經經緯史涉獵百家略能誦憶乾隆二十四年年十七補縣學生三十年舉於鄉三十六年辛卯會試第一成進士歸部銓選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蒐訪遺書祕錄大臣以君薦 特授庶吉士踰年授

編修五十六年擢左中允充日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  
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國史館纂修官晉爲提  
調官典廣西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而在 國史館最久編  
纂亦最多平生著述繁富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諡迹錄輜軒日記南江詩文彙而爾雅正義一書薈萃古訓  
以補郭璞邢昺之未備尤爲學者所稱君於歷代史事融洽貫穿  
嘗於永樂大典中采辭居正五代史參以冊府元龜訂其同異遂  
爲全書又病宋史南渡以後麤疏無法做王偁作南都事略又畢  
總督沅撰續宋元通鑑嘗屬君刪補而攷定之蓋君之於史學與  
衍植蓄囊括富有更非人所及也君曾祖炳縣學生配某氏祖向

榮康熙壬辰進士官鎮海教諭配某氏父佳銳增廣生配袁氏三代皆累 贈中憲大夫配皆 贈恭人配何氏 封淑人子二長乘恆諸生次乘華嘉慶辛酉副榜貢生君生於乾隆八年某月日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少詹事錢君大昕誌其墓故餘不備書嗟夫君雖私淑浙東三先生欲求其學以見於施行而久居侍從爲 天子所知乃未及大用中年殂謝立德立功立言視三先生少遜焉宜知君愛君者咨嗟太息於無窮也予自四川還 朝始與君相見迄今二十五年矣見君温温然恂恂然初不欲以才智自矜及與之議論史事上下古今則颯發風舉凡古來政事之得失人才之消長君

子小人之元黃水火莫不決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俱與  
三先生之說相同俾聞者咋指而歎變色而作蓋有補於世教人  
心甚大徒以其旁通訓詁謂方名象數之咸通草木蟲魚之多識  
叢冗委屑是豈足以盡君哉故於乘華之請舉其大者揭於隧道  
使後來得所考焉其亦君之志也夫

右墓表王昶撰

邵晉涵字與桐又字二雲餘姚人廷采族孫

潛學堂集  
南江文鈔

乾隆三十

六年進士歸班候選會四庫館開

特詔徵晉涵及歷城周永年

休甯戴震等入館編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五十六年大考

擢左中允侍講侍讀左庶子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

直閣事與修續三通 國史 萬壽聖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

秋三傳 詞林典故又章學誠 晉涵左目書清羸善讀書 潛學堂集 博聞

強識 文史通義 碩學知名四部七錄靡不研究且生長浙東習聞鼓山

南雷諸緒論 潛學堂集 故尤長於史嘗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

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

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筆食為

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 文史通義 又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

尤荒謬 文史通義 甯宗以後衰貶失實 潛學堂集 不如東都有王偁事略也

故先輯南都事略欲使條貫粗具 文史通考 然後詞簡事增 潛學堂集 為趙

宋一代之志惜其學無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程多年促猝不易

裁南都未卒業宋志亦草彙未定本其緒餘稍見於審正續通鑑

中文史通義晉涵在書館時見永樂大典采辭居正舊五代史乃會粹

編次文史通義得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以補其缺

並參考通鑑長編諸史及宋人說部碑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卷

數書成呈 御覽館臣請做劉昫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

學官 詔從之並 聖製七言八韻詩題其首由是辭史復傳人

間聖製詩注及四庫全書提要晉涵又著爾雅正義以郭注為宗兼采舍人樊

劉孫李諸家承學之士多舍邢昺從之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

韓詩內傳考 皇朝大臣謚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輜軒日記南江

詩文彙素與會稽章學誠以所蘊蓄者相知文史通義晉涵性狷介潛



堂毅然不屈於要人齟齬不恤也文史通義嘉慶元年卒年五十有四

潛研堂集  
文史通義

右傳阮元撰

君諱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先世系出洛陽宋南渡時有諱忠者為從官護蹕南下遂著籍餘姚君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曾祖炳縣學生祖向榮康熙壬辰會試中式由內閣中書改知縣復改教諭父佳銳增廣生兩世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三級妣袁氏累贈恭人君贈君之仲子也生有異稟為教諭君所鍾愛攜至鎮海學署親課讀焉年四五即知六義四聲十二徧通五經十七補縣附學生屢試優等

食餼歲乙酉舉於鄉辛卯舉會試第一人 殿試二甲歸班銓選  
歲癸巳 詔特開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時 上方崇獎實  
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任之於是大學士劉公統勳以君名首薦  
遂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職編修歲辛亥 御試翰  
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遷侍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  
林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皆兼文淵閣校理歷充咸安宮總  
裁 萬壽聖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爲國史館提  
調官兼掌進擬文字一爲廣西主考官兩充教習庶吉士 覃恩  
歷加中議大夫此君之所歷職也君體素羸又兼請館晨入暮出  
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常林立以侍前後著錄弟子至數百

人由是體益不支今年三月感寒疾醫誤投劑遂劇竟以六月十  
五日卒於邸第年僅五十有四卒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爲志  
傳未及成者檢篋中彙付次子秉華遂從容就席而瞑可謂神明  
不亂者矣君生平至性過人居教諭君及贈君暨恭人之喪皆哀  
毀骨立過時猶思慕不置伯兄履涵早卒前一歲君以其未葬特  
遣子秉恆歸爲營冢穴以是秉恆不及視君含斂性和易與輩流  
交皆終始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  
驕人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卽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於學  
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實事求是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爲  
空疏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於是儒術日晦而游談全興

雖間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埠者非果於自用卽安於作僞立論  
往往不足依據迨我 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  
徵君若璩首爲之倡然奧窔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  
餘年鴻偉瑰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  
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  
於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於惠君則讀其書於君與戴君則親聞  
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夫伏  
而在下則雖以惠君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  
其單詞隻義卽足以歆動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  
聖天子啟之下之卽謂出於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

君於經深三傳爾雅成進士以後未入館以前以宋邢昺疏義蕪  
淺遂別爲爾雅正義一書亮吉始識君與同客安徽學使者署見  
君一字未定必反復講求不歸於至當不止如以九府之梁山爲  
卽今衡山釋草藝苑藝菴卽今款東皆同客時所訂定而亮吉等  
急歎以爲絕識者也服官後又爲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  
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君又病宋史是  
非失實且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遂搆爲  
南都事略一編君嘗謂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彙抄於袁桷  
桷與史氏中外故於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  
桷清容集君說信然熟精前明掌故每語一事輒亟稱劉先生宗

周黃處士宗義蓋君史學所本而又心儀其人欲取以爲法者也  
外又有方輿金石編目 皇朝大臣諡迹錄輯軒日記南江文彙  
南江詩彙等若奉 命校祕閣書如薛居正五代史等皆君一手  
勘定分校石經君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校他經獨多生平爲  
文操筆立就有大述作咸出君手其冲和淵懿奧衍奇古則又君  
之學爲之也君於 國史當有專傳今公子秉恆秉華等以亮吉  
尙足知君乞先爲家傳以綴君行事亮吉與君交幾三十年於詞  
館爲後進凡值校讎之役如 國史石經等亦無不與君偕卽集  
中唱酬之作亦惟亮吉爲多用是不敢辭而爲之條係如左俾他  
日志經籍傳儒林者有所採擇焉耳

右家傳洪亮吉撰

餘姚邵氏既歿名流多爲狀述碑誌余自度文筆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興朱錫庚屢書促責余爲文謂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誼不敢辭然君卒數年矣余屢就其家求其遺書墜緒庶幾微余所知乃竟不可得今日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終無一言不特負死友於九原亦且無以報錫庚之責口授大略俾兒子貽選書之貽選故嘗受學於君者也辭義未備或稍資補注焉昔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實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學淵源甚深班氏而下其義微矣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紀載皆彙於浙東史館取爲衷據其間

文獻之微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矣邵氏先世多講學至君從祖廷采善古文辭著思復堂文集發明姚江之學與勝國遺聞軼事經緯成一家言蔚然大家惜終老諸生其書不顯於世事詳大興朱先生筠所撰墓表君宿慧英敏自童子塾時讀書無難易三數過卽終身不忘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乾隆三十年乙酉始舉於鄉期集京師都士爭求識面辛卯禮部會試第一 賜第罷歸會四庫館開 特詔徵君與歷城周永年休甯戴震等五人入館編校授職翰林天下榮之君自視伯如也君之於學無所不窺然亦以是累志廣粹不易哉見大興朱先生則曰經訓之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與



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嘉惠後學君由是殫思十年乃得卒業今所傳爾雅正義是也然君才尤長於史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迥異於人及入館閣肆窺中祕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當辛卯之冬余與同客於朱先生安徽使院時余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苦無藉手君出據前朝遺事俾先生與余各試爲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余論史契合隱微余著文史通議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譏議君每見余書輒謂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聞有乍聞錯愕俄轉爲驚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視君之學不啻如稊米之在太倉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

稱昌歎之嗜殆有天授不可解耶方四庫徵書遺書祕冊薈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爲風氣講求史學非馬端臨氏之所爲整齊類比卽王伯厚氏之所爲考逸搜遺是其研索之苦裒績之勤爲功良不可少然觀止矣至若前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能容架閣矣君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君遂慨然自任嘗據宋世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條燕閒屢爲學者言之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刊疏鑿之功蔚爲

藝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課分功固多晚年日月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閒遂致美志不就淹忽下世以數百年聞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散失不可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已故總督湖廣尙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賓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爲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愜心屬君更正君出緒餘爲之覆審其書卽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迴出諸家續鑑上也公旋薨於軍其家所刻續鑑僅止數卷殺青未竟家旋籍沒君之所寄不可訪矣嗟乎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豈不

重可惜哉君居家孝友與人忠信度諸家傳誌所已詳者余不贅也惟於余愛若兄弟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歷歷可溯得志未嘗不相慰悅至風塵潦倒疾病患難亦強半以君爲依附焉今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念春明舊遊意氣互相激發何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悲夫

論曰乾隆癸卯之春余臥病京旅君載余其家延醫治之余沈困中輒喜與君論學每至夜分君恐余憊余氣益壯也因與君論修宋史謂竢君書成後余更以意爲之略如後漢晉史之各自爲家聽決擇於後人君因詢余方略余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爲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

者大義當更顯也君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驚博而失專家之體也余因請君立言宗旨君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箴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余聞其言而聳然乾隆乙酉庚戌之間君以才學爲權要人所知稍誘進之君毅然弗屈故以是齟齬終身君不自恤也嗚呼著書之貴有宗旨豈漫然哉

右別傳章學誠撰

邵晉涵字與桐號一雲餘姚人也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銑

增廣生君生而穎異少多疾左目微瞽然讀書十行並下終身不  
忘乾隆乙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典試者錢先生竹汀也越六年  
禮部會試第一 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 詔修四庫全書  
金壇首以君名入告 召赴闕下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  
年授編修後 御試翰詹名列二等遷左中允洊官至侍講學士  
兼文淵閣直閣事君於書無所不讀而非法之書不陳於側嘗謂  
爾雅乃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乃別爲正義兼采舍人樊光李  
巡孫炎諸家之注有未詳者摭他書補之今之學者皆舍邢而宗  
邵矣在四庫館時永樂大典載有辭居正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其  
闕者以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辭史復傳竹汀先生閒論宋史

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甯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稠備  
微特事迹不詳卽褒貶亦失其實君聞而善之取熊克李燾李心  
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  
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君嘗與修 國史館中收貯先朝史冊  
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牒中百不失一咸訝  
以爲神人焉撰述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  
大臣諡述錄輜軒日記南江文集皆實事求是爲學者有益之書  
君在日下教授生徒以自給足不詣權要之門所以迴翔清署二  
十餘年而官止四品也君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二樹鉦游習  
聞鼓山南雷之說於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

從容談論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先生博聞強記於宋明以來史事最深在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輯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

手

韋經室

二雲在史館最久數十年來名卿列傳多出其手據實直書未嘗

有所依阿瞻徇也

湖海詩傳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

乾隆中 上特開四庫全書館延置羣儒劉文正薦邵學士晉涵  
于文襄薦余學士集周編修永年戴檢討震於 朝 上特授邵



等三人編修戴爲庶吉士皆監修四庫書時人謂之四布衣云

### 右錄宗室昭榘撰

邵二雲學士垂髫時侍寢於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輒持學士足令背誦日間所讀書或舉經史疑義前賢故實相告語不熟記則搖之使不得暢眠以是學士漸潤家話卒成通儒

四庫館初開以翰林官纂輯不敷劉文正公保進士邵晉涵周永年裘文達公保進士余集舉人戴震王文莊公保舉人楊昌霖同典祕籍後皆改入翰林時稱五徵君

右紀聞陳康祺撰

按邵公乾隆辛卯進士至癸巳以薦入翰林謹編壬辰館選諸公後余公集周

公永年程公  
晉芳竝同

余集

嘉慶丁丑余年八十客謀贈以言謝之曰陳人末路無可稱述奚以文爲行自念八十非短折一旦先草木腐誰歎志其墓者姑自爲志以代故人之贈言乎客曰然蓋余以乾隆戊午十二月二十日生於江干里第時先大夫客江左歸塗夢初日照庭光耀一室歸計其日余生朝也年十一父執蔣讓庭先生授以楚詞卒讀之便慨然傷其忠憤始習篆隸字爲戲叔父死倣左氏傳體爲文紀之同里嚴秀才鐵橋見曰文不足觀然孺子非凡才也年十五始習四書文二十八郡庠二十五領鄉薦二十六奔先大夫喪於嶺南二十九成進士以奇字黜癸巳 朝廷徵遺書開四庫館先師

裴文達公薦於朝入翰林散館擢第一授職充四庫三通館纂修  
咸安宮官學總裁翰林院撰文一典楚北試一典四川試分校京  
兆試者三分校禮部試者三教習庶吉士者二累遷至學士大考  
左遷丁太夫人艱回籍服闕後補原官甲子 上幸翰林院與宴  
蒙 賜書硯楮幣久不調筮得晉三爻曰進而不已必有所傷遂  
乞歸爾豫八年生平性淡漠夷坦而自立崖岸遇大僚顯貴落穆  
不妄暱似傲而見窮交故戚後進鄉里以及輿臺馬走無不接以  
恭讓聞以文藝自娛詩古文詞曲外旁涉算數六書篆刻丹青皆  
無師承以意逆之徵索書畫職才堆几揮灑應之無愆也曾祖韶  
音公錢唐吳寶厓先生之甥也學詩於涇陽有江峯詞一卷僅存

其他著述無所考以寒家經火患悉付煨燼矣配汪太夫人祖詞苑公配何太夫人曾祖祖考皆早世考綠野公妣王太夫人以余通籍皆得 封典如其官娶同里吳夫人繼娶山陰董夫人吳之生也有母姨夢雙龍繞其堂柱遣人偵之則夫人生董之生也母氏初有身時夢奎宿神自堂中躍出戶外寤而語家人曰神躍出外其女子矣后必適士族已而果然夫余既有初日之祥而兩配咸有嘉徵有嘉徵必有殊榮而余之名位既不振學殖又荒落如此豈有遺行而帝奪之耶抑噩夢之無憑耶又孰詰之耶兩夫人舉子女二十人男授室者三人長子誠然次子良夫三子秀夫女遣嫁者四人一適常熟陸邦達庠生一適直隸林泰垣□□科舉

人一適同里張若鏞候選通判一適袁紆亭同年之子袁鍾琳錢  
邑庠生餘皆未成立以歿即三子授室者亦皆先歿今惟孫二人  
乙亥元辰董夫人方假寐見一使者非人間裝詢何來曰請公復  
位耳夫人此曰子死孫幼救斷未了召何為者使者逡巡退驚寤  
以告余笑曰有位可復亦不惡但慮俸薄耳今衰徵日見恐符妖  
夢雖日月無期宅兆未卜姑舉崖略以竣之而已銘曰  
昌黎之文諛慕以得金小子之文返己以自箴

右自撰誌銘

按余公字秋室  
浙江仁和人

周永年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卽出其書肆力搜討既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

數人而已借館中書屬余為四部考備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鐙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觀其大義不憚章句自謂文拙不存彙故歿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日不見書又魁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願吞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舍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朗悟汪汪千頃陂豈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趨矣

右傳桂馥撰

周永年字書昌歷城人其高祖以前餘姚人也書昌博洽貫通為

時推許棄產營書積卷殆近十萬

章學誠文史通義

乾隆三十六年進士

特詔徵修四庫書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

故乾隆四十四年貴州主考官永年在書館見宋元遺書湮沒者

多見采於永樂大典中於是挾摛編摩自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

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

文史通義

右傳阮元撰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

程晉芳

乾隆甲辰秋魚門之喪歸自秦中乙巳十二月二日葬於金陵之馮家山其老友袁枚哭且奠爲銘其墓曰君程姓名晉芳字魚門一字戢園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居新安治鹽於淮父遷益生子三人長原衡季述先君其仲也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馬君獨悒悒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其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趨大壑君不能無用世心屢試南闈不第試京兆不第亡何鹽務日折閱而君舟車僕邀覓覺溫卷之費頗不貲家漸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天子南巡君獻賦召試行在賦江漢朝宗詩四章

三十一卷之二

三

天子嘉之拔第一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未幾

天子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君爲纂修議敘授翰林院編修分校禮

闕得士若干君耽於學見長几闕案輒心開鋪卷其上百事不理

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任盜侵了

不勘詰以故雖有俸有仗助如沃雪填海負券山積勢不能支乞

假赴陝將謀之中丞畢公爲歸老計時酷暑索逋者呼譟隨之君

已衰老乘舟棧車行烈日中頓撼失食飲節又聞西陲兵起氛甚

惡不能無悸遂病至中丞署中一月死年六十七嗚呼君交滿海

內而與余尤暱未乞假先致書託覓屋余喜甚謂老可不孤擬某

士將向君薦某處將與君遊某文字將待君決可否部署暗定遲

君之來不料在嶺南孫中丞補山告君死時方召食驚泣至失匕箸歸舟惘惘行五六千里不能釋君於懷念君重仁襲義德施於人食報未副其量然又念君所難者科名而卒晚遇矣所乏者子嗣而兒生已五周矣所樂者書史而四海九州之祕本 大內之所藏已目飽矣且使終於京師慮所以歸其櫬恩其遺孤者恐不能如畢公之周摯而恢宏然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似無知又似有知君秀眉方頤髯飄飄然左右拂吟論意得闊步搖簪袍褶風生與人言曖曖姝姝若恐傷之雖臧獲無所凌誅遇文學人慄然意下敬若嚴師雖出己下者亦必推轂延譽使滿其意以故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竹君者

君之座主朱學士筠也君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天星地志蟲魚考據俱宣究而尤長於詩古文醇潔有歐曾遺意所著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鼓園詩三十卷初娶蕭氏再娶汪氏俱先君亡先嗣子瀚後生子溧女一人贈君葬地者松太巡道章公攀桂贈葬費者陝西巡撫畢公沅也例得附書銘曰

天與之氣春也玉與之情溫也不踐生草麟之仁也儀於虞廷鳳之文也秦蕡休休一个臣也胡爲乎僇其身客死於秦也不節之嗟嗚呼哉君也雖然更千百年士林下馬而棘刺不生者君之墳也

右墓誌銘袁枚撰

昔方望溪爲李剛主志墓於習齋寗繩諸人詆訶程朱之非痛切言之虞道園所爲慨然於魯國許公以表章程朱爲己任也新安程君少以文名江南乾隆壬午始官京師子與接席賦詩目爲淹雅者流耳後十年子自粵東歸始與深交往復劇切者十有二年嘗歎其博綜經史詩文撰述皆所易幾而獨其篤守程朱爲後學所宜矜式也君束髮時讀鼓山劉念臺人譜見其論守身事親大節輒心慕之故以鼓園自號其後綜覈百家出入貫串於漢宋諸儒之說未始不以程朱爲職志也著正學論七篇反復於體用博約之際嘗與友人書謂宋儒講太極河洛牽入麻衣希夷之說又

以鄭衛爲淫詩其它小誤處間亦有之大者止如是至於天道人紀節心制行務爲有用之學百世師之可也古人一飲一食必祭先嗇先農示不忘本吾儕被服儒素亦思其源安在而敢自異乎君治經之功與年俱進著周易知旨編三十卷尙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尙書古文解略六卷詩毛鄭異同考十卷春秋左傳異疏三十二卷禮記集釋二十卷諸經答問十二卷羣書題跋六卷又所爲詩四十四卷文十六卷桂宦書目二卷桂宦者君讀書室名君家素饒於財自少至壯積書三萬餘卷中年以後家落而書亦稍散失矣君先世系出周大司馬伯休父封於程以國爲氏西晉末以宦遷新安君之高祖自歛遷揚以鹽筴起家君早失怙恃中遭

逋負然家故業商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賓客謙集  
無虛日君好學工詩及見江淮老宿一時若無錫顧震滄華半江  
宜興儲若坡松江沈沃田諸君子咸與上下其緒論然屢躋於場  
屋肄業國學南遊金陵愛栖霞牛首之勝憑眺山川攷證古今所  
至傾其坐人歲壬午應 召試列第一授內閣中書乃悉棄產債  
宿逋攜家北上辛卯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癸巳歲 高宗純皇帝  
允廷臣之請 特開四庫全書館妙選淹通碩彥俾司纂修君與  
其列旋以館閣諸公校覈譌錯皆罹薄譴獨君所手輯毫髮無疵  
書成奏進 純皇帝素稔君才仰荷 特達之知改授編修 本  
朝自新城王文簡公以部曹改官翰林而後詞林掌故不復多覯



洵異數也君遇益隆學益進家益貧然其豪氣真摯發於天性嗜  
書籍若飢渴視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猶不減其家全  
盛時也君詩善言情纏綿往復於家世盛衰儕侶聚散娓娓數百  
言然燭拈髭俯仰今昔而君亦垂老矣君故苦未疾然常有山水  
之思欲遊河洛關陝歸老江甯卜一廬以畢志癸卯秋請假出都  
由中州歷太華抵關中而疾不起中丞畢公爲經紀其喪撫其孤  
南歸獲安厝於江甯中丞之篤於友誼爲士林所共感而君之夙  
行信於朋友卽此可知矣君諱晉芳初名廷鏞字魚門內閣中書  
協辦侍讀事充方略館纂修官吏部驗封司兼文選司主事 特  
旨改授翰林院編修加四級 誥授奉政大夫文淵閣校理充四

庫全書纂修官武英殿分校官庚子科會試同考官生於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配蕭宜人繼配汪宜人有壺德俱先卒子二人一瀚一溧銘曰

昔賢所闢緒在七閩君籍新安力學維醇疾彼夸博而背其真窮經致用修辭輔仁有粹其實有斐其文博極萬卷不忘本根江水滔滔鍾山嶙峋石窆雲封詞林學人

右墓誌銘翁方綱撰

先生名晉芳字魚門一字鼐園其先爲程伯休父之後祖籍新安父遷益治鹽筴於淮先生獨尚儒術所交聞人徧海內而性好施

子爲持籌握算者竊從而乾沒之業益中落則又稱貸益不貲年四十餘獻賦行在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開四庫館諸大臣薦舉爲纂修官授翰林院編修先生廣頽方頽頽下髯修三尺飄飄然白如銀絲有神仙之姿少與學士笥河朱公交篤長之十年後乃出公門下執弟子禮甚恭雖昏暮過門必下車以步而公則兄事之如故也公平生執友與及門著錄知名之士常數百人迨送喪執紼寥寥惟先生臨穴大慟不已見者愴然感之方先生官曹郎時陽湖程文恭公爲尙書山左袁公爲侍郎並風裁清整長髯亦雅相埒京師人語之曰吏部三髯先生年六十猶日有課程溫習經史經或幾章史或幾卷流覽古

人詩文幾冊以小孟貯紅豆記其所讀之數夕則覆驗之於學無所不貫而尤長於詩古文詩著草六巨編雖甚冗不輟儻汰其十一而存其精英實一代之正宗近今名家所莫及文亦適簡而有法度所著周易知旨尙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各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蔽園詩三十卷藏於家先嗣子瀚後生子溧翁覃溪學士倡爲六十四歲生子詩韻限長年二字一時凡交先生者莫不和焉越歲以積逋避而之陝遽病卒於中丞畢公之幕中春秋六十有七子弱冠入都門先生引爲忘年友見其和平愷悌愛士若渴朝聞一善晡以告人誠心敬欲相師而先生終惜惜以友道自處嗚呼筭河魚門兩先生官不爲達而汲引善類敦尙氣

節名重當時有古賢風範蓋自先生騎箕而八百孤寒之望皆若  
有漠然無所嚮之戚也錢塘袁君子才既為先生銘墓書受故復  
撫其逸事而表之

右墓表徐書受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補錄

詞臣十六

周永年

凡百嗜好皆累心惟書足以明心養心而嗜者絕少非惟聲色財利官爵珍玩奪之而舉業之奪彌甚昔人以書治舉業今人治舉業而廢書余每爲之太息余來主溧源書院講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矯然其氣凝然百無嗜好獨嗜書歷下書不易得生故貧見其脫衣典質務必得得則卒業乃已今所藏經史子集二氏百家之書已數千卷皆能言其義者凡其志將盡致古今載籍以掇其精而嗜其馘而不僅以多藏爲富是豈惟齊魯之傑吾吳號多文學

之士余猶將張生以厲之雖然生不嗜書則已生既酷嗜余則有  
進生亦知書之不必富乎亦書之足爲心累乎知夫書者載道之  
器而道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卽吾身心之道也非書  
無以識道故書貴也道一而已六經四子可數言蔽之至戰國游  
士詭奇誣誕之說競作以遏塞聖道於是造物者惡之假手秦政  
之火不幸六經亦誤罹其毒然漢興六經旋出如日月之不可晦  
蝕而諸叛道之書銷沈於灰燼者固已不知其幾未嘗非一火之  
爲烈也自漢迄今乃又有訓詁之學詞章之學釋老之學術數之  
學小說之學書益汗漫無紀極才智之士馳騁游獵其中以炫俗  
釣聲爲斯道害彌甚程子玩物喪志之語誠篤論也世有好書者

每食羅珍錯窮水陸和百味卒乃舉數爵醕數卮適醉飽而止好  
遊者足跡徧天下歷五嶽浮江河搜台蕩之奇探洞府之奧倦而  
歸敝廬數椽以待風雨足矣故凡騁耳目之觀者皆於我無與不  
惟無與皆足蕩精魄而糜歲月識者惜之昔昌黎之學細大不捐  
然自言學之二十餘年始辨古書之正僞白黑分矣務去之乃有  
得焉蓋昌黎承漢魏六朝後尋源潢潦問塗榛莽故別白之難如  
此今幸生宋諸大儒後古書之正僞犁然顧猶取昌黎之所去以  
爲博乎人生百年耳天下之藝能不必兼也古今作者辭章之優  
劣不足深辨也唯道之求以事吾身心之不暇何書之富爲生聞  
言憮然瞿然翻然曰謹受夫子教遂抑首治經書滿屋不爲泛涉



生今年二十有五少於昌黎上宰相書時二年極其所嗜而不誤  
所趨余老矣詎見其成之所底因書所與言者爾其藏書之室以  
堅其志

右題書目後沈起元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一目錄

詞臣十七

戴震

侍朝

羅修源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卷百三十一 詞臣十七 目錄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of header text. The header text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Chinese characters: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三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十七

戴震

門人黟縣知縣張君善長由黟走書來告曰戴先生東原與善長相識夫子所稔也今東原卒柩歸於家黟與休甯壤接將謀所以葬東原者洪舍人榜旣爲之狀矣敢以志墓之文爲請嗚呼余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維時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禮通考延致於味經軒偕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及余爲中書舍人東原始以鄉試中式來於都至余自蜀中歸則東原已被

薦擢翰林同寓京師而東原遽以病歿蓋余兩人離合之迹如此若東原之敦善行精經誼余雖不獲企其少分而定交之久與知東原之深莫如余也非余誰當志者按狀東原諱震曾祖景良祖甯仁父弁皆不仕東原以乾隆十六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四十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卒於官東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輒成誦日數千言不肖休授大學章句至大注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

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東原讀書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師略舉傳注講解意每不釋師苦其煩因授以許慎說文解字東原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訓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由是盡通前人古義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詞無遺者時年纔十六七爾隨父客南豐一年經學益進東原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辭繇辭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必究信乃有徵如誦詩而不知古音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禮而不知古宮室衣服之制已迷其方莫辨

其用不知古今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  
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  
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  
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日  
食三十六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攷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  
何以識古書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麻至朔之當否不知少  
廣旁要則攷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  
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訓詁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  
又經緯衡從魏孫炎舛翻語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釋氏  
之言其徒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

望用句股蓋肇於周髀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句股則句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句股雖深明西法者咸昧其繇也於是日夜孳孳蒐集比勘靡不悉心討索雷同勦說悉掃而除之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通矣又謂古今學問之途大致有三或事義理或事制數或事文章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馬班韓柳諸君子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之文多所不省矣經義之不通則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矣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東原之爲學自其早歲稽古好學博聞強記而尤長於論述晚窺性與



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裁入  
不可以相亂具見於原善原象及與彭進士紹升書蓋其學之本  
末次第大略如此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  
鐘律聲韻地理東原取平日所學質之江先生爲之駭嘆年近三  
十攷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圓記諸書已成傳至浙中齊少宗  
伯召南嘉歎不已元和惠先生棟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荀  
虞之易鄭孔之禮何休之春秋旁搜廣摭發明古義東原見於揚  
州交相推重也東原家居同郡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皆  
從問業至京師光祿卿王君鳴盛學士錢君大昕朱君筠紀君昉  
盧君文弨皆折節定交焉其寄文恭公所也出江先生推步法解

公於通考中盡載其書其後學士朱君任安徽學政盡檄江先生所著書上於朝入四庫全書館東原表揚之力爲多鄺道元水經注流傳錯簡東原尋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貫旋於永樂大典內見鄺氏自序且獲增益數事錄之始爲完書嗣又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未之見東原正譌補脫如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進得旨刊行而古書之晦者以顯其後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校讐說文方言大戴禮記以次勘定未及上進而疾已亟矣東原所著書毛鄭詩攷四卷詩補注一卷尙書義攷二卷儀禮攷正一卷攷工記圖二卷爾雅文字攷十卷方言疏

證十三卷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記一卷麻問一卷古麻攷二卷句股割圖記三卷屈原賦注二卷文集六卷凡遺書二十種曲阜孔君繼涵梓之以行其未成之書水地記七冊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付子中立寫藏於家東原生雍正元年十二月某日歿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某日年五十有五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中立女一許字曲阜孔廣根益繼涵次子也嗚呼東原之學苞羅旁魄於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理道本朝之治經者眾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羣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爲

首昔韓昌黎銘施士匄柳子厚表陸淳皆稱先生蓋以經師爲重  
今竊取是例以示張君俾刻於幽窆乃銘曰

鄭孔既歿大義浸湮各以闕觀莫溯其全先生觥觥搜元摘祕貫  
串三才上窮六藝公卿動色天子嗟咨媿古大師誰曰非宜龍  
蛇召災遺言在笥吾言匪誣俟諸百世

右墓誌銘王昶撰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甯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禮經制度名  
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  
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偏主  
一家亦不過騁其辨以排擊前賢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

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於訓詁一主於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無當於義理然後求之古今求之古今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訓詁訓詁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遠恥辱

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於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  
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措  
擊前人以自表襮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  
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覈者徒株守先  
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甯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  
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卽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  
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於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  
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性  
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館  
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旣

去子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  
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駕訪之延主其  
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采  
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  
一時館閣通人河閒紀太史昫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  
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乾  
隆壬午中江南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薄游汾晉閒會汾州修郡  
志朱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駁正舊志之譌謂汾陽  
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  
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

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邵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治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不易言也迨癸巳歲 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讎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



就咨訪先生爲攷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 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專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解旁觀皆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攷辨每立一義初若扞獲及參互攷之果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

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  
輒咎費氏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  
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轄或讀軒爲簪笄之笄先生  
辨之曰軒當從或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轄內之軹二名混淆非  
也以轄釋轂端之軒亦非也軹者車輪軒者轂末轄者軸末後代  
字書並軒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  
云自軒以上爲軌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從九車轍也軌從凡  
車式前也依傳意宜音犯若音犯則字當作軌以韻攷之又不合  
疑漢時軌軌二字相溷毛君殆誤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  
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

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賓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

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其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先生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

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  
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  
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  
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  
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  
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  
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  
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  
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  
生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

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  
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  
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枕充也六經無枕字鄭  
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枕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  
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床蔭也卽詩  
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  
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攷證通悟多如此  
水經注譌舛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  
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先生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  
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

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經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徑以是推之經注之滑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頗有狂而不信者予深贊成其說今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先生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等書皆官爲版行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攷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說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句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攷四卷聲類表九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

之

右傳錢大昕撰

戴震字東原休甯人婺源江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聲音文字之

學震脩其縣人鄭牧歛縣汪肇濂方矩汪梧鳳金榜學之校禮堂

集震乃研精漢儒傳注及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

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主一家錢大昕潛學出所學質之

江永永為之駭嘆王昶述庵文鈔震性特介年三十餘潛學以諸

生入都北方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

昕餘姚盧文弨青浦王昶述庵文鈔皆折節交焉尚書秦蕙田纂

五禮通考震任其事尚書王安國延教其子朱珪為山西布政使



延之撰方志皆禮遇有加

按禮集

乾隆二十七年舉鄉試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職總裁疏薦震充纂

修四十年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

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為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廷館中

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震亦思勤修其職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

夕披檢靡閒寒暑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尤精數四十二年卒於

官年五十有五

潛學堂案  
校禮堂案

震之學精誠解辨每立一義初若剗獲

及參攷之果不可易

潛筆  
堂集

大約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

其小學之書有聲韻攷四卷聲韻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自漢

以後不明故訓聲音之源以致古籍傳寫遞譌混淆莫辨字書主

於故訓韻書主於聲音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  
音或數義聲音有隨故訓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其例或義由聲出  
或聲同義別或聲義各別爲洞究其旨則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者  
其誤自能別之庶釋經論字不至失據漢以後轉注之說失傳好  
古如顧炎武亦不深省震謂指事象形諧聲尙意四者爲書之體  
假借轉注二者爲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爲假借數字其一用者  
爲轉注初哉首基之爲始叩吾台予之爲我其義轉相注也自漢  
以來古音浸微學者於六書諧聲之故靡所從入廣韻東冬鍾江  
真諄臻支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  
鹽添咸銜嚴凡共三十五韻有人聲外此如支脂等二十二韻無

入聲顧氏古音表反是震則請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鈕真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以下四韻及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哈蕭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之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唐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爲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發其測算之書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漢以來疇人不知有黃極四人入中國始云赤道極之外又有黃道極是爲七政恆星右旋之樞託爲六經所未有震則謂西人所云赤極卽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卽周髀之北極瑤瑤也虞夏

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也黃極在柱史  
星東南上彌少彌之間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  
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又月建所指亦謂黃極夫北  
極璿璣冬至夜半恆指子春分夜半恆指卯夏至夜半恆指午秋  
分夜半恆指酉以周髀四游所極推之則月建十有二辰爲黃極  
夜半所指顯然漢人以爲斗杓穆辰者非也自漢以來九數佚於  
秦火儒者測天多不能盡句股之蘊明末西人傳弧三角之術推  
步始爲精密其三角求角及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  
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闡之可謂剖析淵微然用餘弦折平爲中  
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相加相減之殊猶未爲甚捷也震則

兩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生歧惑乃立新術用總校兩弧之矢相  
較折半為中數則一例用減更簡而捷矣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  
線法弧小則餘弦大弦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  
弦反由小而漸大惟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  
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  
參差故以易之此立法之根古人所未發也其典章制度之書未  
成有文集十二卷考工記圖二卷毛鄭詩攷四卷詩經補注僅二  
南二卷屈原賦載氏注七卷通釋二卷攷證之精者多散見其中  
至於原詩三篇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皆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所  
謂山故訓而明義理者也自宋以來學者或剽襲釋氏之言之精

者以說聖經其所謂學不求之於經而但求之於理不求之於故訓典章制度而但求之於心好古之士雖欲矯其非然僅取漢人傳注之一名一物而輟轉攷證之則又煩細而不能至於道於是乎有漢儒經學宋儒經學之分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義理也震則謂義理不可舍經而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故訓義理而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義理而故訓何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

校禮堂集

震晚年論述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

之書截然不可以相紊具見於孟子字義疏證與彭進士紹升書  
述庵  
文鈔

右傳阮元撰

君名震字東原姓戴氏休甯之隆阜人少家貧無以親師友亦不  
喜隨人治世俗學問孔子定六經示後人求其一經讀之茫然無  
覺悟尋思既久乃自計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  
以成辭者其字也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必有漸於是破  
諸筴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觀古聖人制作本始  
更念爾雅爲承學治古文者津筏又殫心其書屢淹星鳥然後從  
友人假十三經注疏朝夕諷誦旁推交勘讀之則盡得其古禮古

義古音聲古度數名物直聳然躋身於歲劉周末與諸經師儒宿  
相語言譬欵於一堂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羣經卽無  
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復參證而後卽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  
傳注重剛不爲旁岐駢枝所惑而壹稟古經以求歸至是符契眞  
源使見者聞者灑然回視易聽步算家測北極兼測黃道極也則  
據周髀經證之曰黃道極者卽周髀之北極璇機也璇機今尙書  
作璇璣伏生大傳及隨書所引並作璇機璇取旋運之義機取樞  
機之義惟正北極居中不動黃道極環繞其外四周旋運凡日夜  
半在正北極下位子出卯在正北極左加午在正北極上入酉在  
正北極右此璇機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



夜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環周之一位正卯則春分又漸  
進爲貞至夜半位正午又漸進爲秋分夜半位正酉此璇機之一  
歲四游所極也璇機所建卽十有二月建之本與日躔黃道發南  
斂北相應因其璇運不已故周髀以北極璇機名之日月五星之  
右旋也儒者又疑右旋爲逆君則正之曰黃道爲日星右旋之天  
周不惟日循之而南北發斂以成寒暑列宿部星亦循之而古今  
推移右旋者日月五星列宿旋轉之實也論南北不論東西左旋  
者爲大氣所運遂成東出西沒之象論東西不論南北雖名以左  
右而非一順一逆知南北與東西殊致則無疑於日月星實右旋  
矣又就晉書蟻行磨石之喻推論日行黃道南北其象顯然周禮

大司徒土圭之法君論其義曰日南日北猶堯典之度南交度朔方也日東日西猶堯典之度嵎夷度西也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差移取中加時以是求東西之中所謂測土深以南北言聖人南面而治古宮室皆南嚮故南北爲深表景之短長卽南北之遠近必測而後得故曰測土深也正日景則以東西言自東至西環地面各有子午卯酉東方日中景正西方尙在午前而爲景朝西方日中景正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以率率之去一次則差一時地與天恆相應也東西相差若干時半之則爲地中與東西所差之時是則地中景正而東方景夕西方景朝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

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也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  
前古測之極詳猶今之測北極高下也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隨  
地不同必悉測之而後偏中可知分至啟閉可定也又嘗言周禮  
大馭右祭兩軹祭軌鄭注曰故書軹爲駟杜子春云駟當爲軹軹  
謂兩軹也則注改經之駟爲軹既與轡內之軹二名無別又釋軹  
爲鞞鞞與駟亦若二制無別者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鄭注曰周  
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鞞頭也則注既不辨  
經文軌字卽駟字之誤又徒溷軌於軹軹既誤釋爲鞞軌亦因之  
誤釋爲鞞者若濟盈不濡軌之軌毛詩故訓傳由駟以上爲軌依  
毛傳意則宜讀犯此又注之溷軌於軹且聲從軌而義從軹者數

字如治絲而棼不可究詰今宜還軻於較軻較末也還軻於軻內  
軻車輪也辨軌字之誤於少儀軌車轍不得謬訓鞞頭也正鞞爲  
軸末於軌與軌無關正軌爲式前更於軌不合辨其名詳其制乃  
可正交錯繆說有苦攷工記難讀者則刪取鄭注而自定爲補注  
更繫之圖其正軻崇三尺之軻當爲軻車人轍廣六尺之六當爲  
八弓人高三錡之錡當爲緩皆經文傳誤漢儒已莫能是正者其  
訓軻通前後左右材皆爲軻以軻象地方也訓鞞人之任正卽軻  
爲下當兔圖發意衡任卽軸爲下軸圖發意訓緩錡之數以緩之  
假借字作坳錡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其  
數大小不同未可如鄭注之合爲一數也訓桃氏設其後之設宜

國朝書林典故卷之三十一 詞臣十七

與設其旋設其羽同義不得獨訓爲大訓鐘之鉦閒記雖無明文然鐘自銑至鉦自鉦至舞斂綱以二準諸句股法銑閒八鉦閒亦八是謂鐘長十六也若舞乃其上覆其修六廣四蓋舉鐘羨之度不得援合以湊鐘長之數鄭謂鉦閒六合鼓閒六與舞廣四爲十六者殆未審也辨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是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則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各具左夾右夾左个右个是也凡夾室之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四年使真饋於个杜注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个亦或隨左右夾而稱之爲北堂東堂南堂西堂故曰八堂要皆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前堂後室有夾

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則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此又治經者循習鄭注千餘年來未有如此明辨以哲者六書之說雜然歧出而轉注考老人尤不解猥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以象形之變轉者當之而徐鉉鄭樵又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𠄎於𠄎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則以諧聲之聲義兩近者當之至蕭楚張有諸人繆以轉聲爲轉注雖顧炎武亦不深省竟援說文假借舉令長字乃移而屬之轉注也君則謂說文老從人毛毛言鬢髮變白也考從老省𠄎聲二字本一屬會意一屬諧聲而說文又引以證轉注者則會意諧聲其體而轉注乃其

用也轉注之云猶曰互訓云耳說文於考字訓老於老字訓考轉相爲注是以敘中論轉注又舉此二字以實之也大致造字之始無所憑依惟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有數字其一用者如初哉首基皆爲始叩吾台子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有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又其兩大端也君論六書孳乳次第皆自然而精覈如此宋元以來論反切之學

俱稱釋神珙傳西域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君則謂反切之法起於  
孫叔然叔然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者也崇文總目敘曰  
孫炎始作字音深甯叟曰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此唐宋  
人論反切字咸溯源叔然也若珙之反紐圖惟五音聲論列字四  
十而不曰字母今所傳三十六字母乃定於釋守溫又在珙後者  
也嘗詳珙之自敘曰昔梁沈約勅立紐字之圖是珙圖遠在沈休  
文後敘內又及元和韻譜是珙更後乎元和何釋氏之徒旣移反  
切之法於珙又移珙於四三百載之前冒入北魏欲追而上之休  
文以欺惑後世而儒者數典自忘亦且筆之於書併口一談也君  
又謂水經注四十卷崇文總目云之者五卷後人因加割裂以傳



合四十卷之數如注文江水又東徑巫縣故城南注譌列爲經遂與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割分異卷凡經例云過注例云徑凡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不復舉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如以探撫故實則水名不得不更端再見又經文敘次所過郡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必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徑委曲又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則無稱故城者以是數者推之經與注濶殺甚夥而尋求端末乃可各歸條貫蓋君之訂正譌舛卽水經一書亦實從來所未發者君修軒偉強識鋒辨要其著書取理道顯白未嘗過聘議論以排擊前人嘗謂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於天官地志句

股音韻之學靡不悉心鑽研貫宗句極嘗自言治經者不知恆星  
七政所以運行則誦堯典數行卽掩卷不能卒業不知古今地理  
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誦二南自  
關雎而往俱齟齬失讀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誦古經士冠  
禮卽迷於向方莫辨其用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  
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諷  
詠之指趣失矣又戒鑿空立論謂趙宋而降去聖久遠學者多習  
所見聞喜談虛無性命未免蔽以異趣乃原本經旨推究天人之  
道陰陽善惡之理作原善三篇自明祈禱乾隆壬午舉於鄉癸巳  
詔開四庫全書館必得如劉向揚雄其人者司管校君用諸城

劉文正公薦入館充校理又明年乙未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  
對洊升翰林又明年丁酉以勤於職業病不復起卒年五十有五  
時五月二十六日也其在館校定水經注五經算術孫子算經等  
書官爲版行所自著書毛詩補傳若干卷攷工記圖二卷爾雅文  
字攷若干卷孟子字義疏證若干卷續天文略三卷六書論三卷  
聲韻攷一卷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屈原賦注九卷原善  
三卷原象一卷文集十卷初君與其同郡鄉先生江慎修永相講  
貫友善慎修頌學耆儒著述甚富然勤一世於山巖屋壁間竟無  
所遇以老死若君者遭際稽古右文之盛得出所學於承明著作  
之廷不待後世復有子雲盛聲譽隆滿天下而又不永其年齡

以大抒其所蓄天之生斯人而奮興於斯學也遂如是止乎君既死遺文零落無所收拾其後曲阜孔君繼涵取其書校付劄劄稍流布海內海內既注仰孔君之表章嗜學而又幸君之死而不死以爲潛心大業其顯晦升沈之際乃有如是之感召默成也君感愴慎修死爲作事略狀廷燦未識君面而喜讀君書後君之死干有二年來京師從士大夫之後日間君之學與君之人恐久就墜逸因敘次其事略以待史館採擇焉謹狀

右事略余廷燦撰

先生姓戴諱震字慎修一字東原戴氏自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曰安有子曰顏由饒州樂平遷歙州葬

母於歛之黃墩小練源廬於墓側稱孝隱先生卒葬休甯隆阜因家焉世爲休甯人先生爲嫡長宗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乾隆某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纂修官三十九年奉 旨得與乙未貢士一體 殿試四十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四十二年五月辛卯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先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生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肖休授大學章句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子朱子所注云爾卽問子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

時人也曰東周又問宋去周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又問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先生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先生意每不釋然師不勝其煩因取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書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考究一字之義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舉其詞無遺時先生年十六七矣隨父文林公客江西南豐就近課學童於邵武又一年於經學日益進先生以爲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畢

究本末兼察信而有徵合諸至道而不畱餘義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列星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闕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繫仲康肇位四海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攷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厯至朔之當否

不知少廣旁要則攷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禽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縱宜辨魏有孫叔然勅立翻語厥後攷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學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望用句股西域易名三角八線而正弦比例之根生於句股則句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句股雖深明西人之法者咸昧其由來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有此數事先生日夜孳孳蒐集比勘凡天文厯算推步之法測望



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鎮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鐘寶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知不可以雷同勦說瞻涉皮傅因悟聖人之道如繩之懸如臬之樹苟差之豪釐則謬以千里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通矣先生病夫後之治經者依於傳文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苟立一說則徒增一惑卽起一辨使後之學者不勝其勞因取其說之易曉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大者遠者治經益疏而去道益遠故嘗以爲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

於義理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文章咸知文之爲末道之爲本欲因文以求進據乎道而被之於文其於道也亦有得有不得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眾流之小然而未跨其巔未涉其涯故其所得終於藝也而非道也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器之不明於古人之文章多有不肖者矣文辭之不達者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先生之爲學自其蚤歲稽古綜覈博聞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益窺於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

說入人心最深者辭而闕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  
亂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先生之自邵武歸也年甫二十  
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  
巍科碩輔誠不足言先生家極貧無以爲業至是始爲科舉文窮  
幽極渺於有明以來尤愛西安四子西江五家所傳遺彙每有所  
作意旣奧曲詞復超遠淺學讀之茫如或相與非笑之同族戴長  
源先生瀚以此名於時家於江甯文林公因往江甯命先生步隨  
以從就謁長源先生至一見叩其所學曰當今無此人也吾誠不  
能有所益因館於其家令與諸子圍棋談說不闕以文事旣月餘  
一日取檠上櫓弓令先生口講其義先生每講終一節未嘗不稱

善因命題令爲時義一通先生援筆立成大加嗟賞翌日謂文林  
公曰是子誠不能限其所至今歸矣所業甚精可無以示人先生  
自江甯歸溧安方榮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  
謂己所不及繼而歎曰今之徐子卿也同學者請曰若某某句其  
可通耶方先生指而示之曰是出某經某史顧若未讀耳因言其  
命意之精同學者駭歎由是稍稍知先生之能文時郡守何公嘗  
以月某召延郡之名人宿學講論經義於書院之懷古堂葵源江先  
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  
貫歸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學就正焉江先生見其  
盛年博學相得甚歡一日舉厯算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所疑十

餘年未能決先生請其書諦觀之因爲剖析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驚喜歎曰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先生同志密友郡人鄭牧汪璧龍程瑤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江先生方先生從容質疑問難益先生庠律聲韻之學亦江先生有以發之也先生學益進而過日益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用是絕志舉子業專思著述家屢空而勵志愈專所爲攷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圓記諸書皆成於是時矣有傳其書至浙中者天台少宗伯齊公召南見之曰曠世才也嘉歎不絕於口由是江之南北稍稍知先生名東吳惠定宇先生棟自其家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漢經師以求賈馬鄭服諸儒散失遺落幾不傳於今者旁搜廣摭

夏棻成書謂之古義從學之士甚眾先生於乾隆乙亥歲北上京師見惠於揚州一見訂交嘉定光祿卿王君鳴盛嘗言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爲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然其言先生之學期於求是亦不易之論先生之始至京師當時館閣諸公今光祿卿嘉定王君鳴盛今學士嘉定錢君大昕大興朱君筠河閒紀君昀餘姚盧君文昭今大理卿青浦王君昶皆折節交先生大司寇秦文恭公方爲少宗伯編纂五禮通考延先生邸舍就與商推其所採摭先生各經之說甚多先生因出其笥中所藏江先生推步法解一書以示秦公秦公取全書載入焉先生因盡言江先生之學於秦公後江

先生卒先生狀其行實及著書卷數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以備采擇其後學士朱公督學安徽檄取江先生書上之於朝亦由先生力爲表揚之也先生以乾隆壬午科舉於鄉會試屢黜於有司往來教授燕晉閩先生精博於輿地之學嘗謂古今遷移不可究詰治斯學者因川原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由山鎮之陰陽水行所徑過知州郡之沿革遷徙大凡水之上流川出於兩山之閒歷千百年如其故道至其委流地平衍而土疏斥不數歲輒遷徙不常是以滹沱桑乾漳水之流爲難攷先生屢應志局之聘文書圖冊雜錯糾紛於前先生披圖覽冊有謬誤卽圖上批示令再圖以進戶吏始不服及親履其地果如先生言無不驚歎以爲神

其治事精敏類如此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書流傳至今經注淵  
源前後錯簡文章家以爲掇拾辭采之書而已先生究心於是者  
八九年誦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  
釐然就條貫而是書遂爲攷輿地家適用之書先生治是書將卒  
業會 朝廷開四庫全書館奉 召與爲纂修先生於永樂大典  
散篇內因得見酈氏自序又獲增益數事館臣卽以是屬校正上  
其書 詔允刊行焉先生以算在六藝古者以實興賢能教習國  
子治經之士所當知故自其早歲以名家論多前人所未發周髀  
之書雖傳於今麻家不能通其用有正北極及北極璇璣之名有  
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釋



周髀者數家未解北極璇璣何指而虞夏書之璿璣注徒以爲可  
旋轉曰璣不得其本象先生以爲所謂正北極者今之赤道極也  
所謂北極璇璣者今之黃道極也赤道極爲左旋之樞黃道極爲  
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  
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而周四游故周髀謂赤  
道極曰正北極而黃道極無其名取諸測器之名命之用是知唐  
虞時設璿璣環轉於中擬夫黃道極者也先生此論匪惟得周髀  
之解並以見古璿璣玉衡之遺制其在館也屬校周髀經先生悉  
心正其譌舛補圖以進亦得 旨刊行先生又於永樂大典內得九  
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通人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以算

名家未之獲見先生則正譌補脫審知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  
補之以進亦得 旨刊行皆有 御製詩冠其卷首而古書之晦  
者以顯而周官九數之學益明先生嘗謂漢經師康成鄭氏之學  
集眾家之大成俾六藝散而復聚魏晉而後雖王肅虞翻之流時  
加駁難而學者宗之比於周孔自唐義疏之行鄭所注周易尙書  
乃亡今所存者獨三禮注毛詩箋而三禮注尤精博謂當與禮經  
並行如春秋之有三傳先生留心於是書者數十年曾編校唐人  
李如圭儀禮集釋其書全載鄭氏原注因校李書卽攷定鄭注實  
可爲此經定本而禮記周官禮亦以次定正焉又嘗以爲古者小  
學一家列於六藝之末今所存者獨爾雅方言說文解字數家方

言之書迄無善本先生受是書校之正其舛譌漏略採摭羣書以爲攷證幾及萬言先生之校方言也已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勘定不倦是書及大戴記校已畢未及上而先生已卒矣先生所著書今文尚書經二卷毛詩補注一卷春秋卽位改元攷一卷攷工記圖二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四卷句股割圓記三卷厯問四卷經說四卷屈原賦注一卷通釋一卷音義一卷經史籌算一卷氣穴記一卷藏府算經論四卷葬法贅言四卷文集四卷制藝一卷先生嘗爲七經小記之書凡經中訓詁制度象數水地諸事以及天人之道經之大訓皆比類合義具其端委論其指歸俾學者因是以求六

經用力約而功多書未竟業成者原象一卷原善一卷學禮篇一卷水地記三十卷卒之前數月手自整理所著書命工寫錄亦未及竟先生以爲釋道自貴其神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治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學問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惜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情事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微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

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與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間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

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處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處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處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論治以富民爲本於漢書所云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未嘗不三復斯言也於史記尤喜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列傳有味乎其言之事親至孝夫婦躬操井臼酒漿飲食親自進

之文林公性方嚴先生怡怡孺慕曲得其歡先生之奉 召入京也文林公攜家至邸舍居一年思歸先生欲畱不可自是未嘗一日不願歸也疾累月不愈亦冀纂修事將畢當得請以行凡書籍之類皆已緘滕矣治家和而有法嘗言于弟有小過當立加斥責至有大過當微示以意苟顯揭之令不可爲人則自棄於惡矣所謂中也棄不中也行己嚴介然不爲矯激之行謀人之事惟恐其不忠揚人之善如恐其不及其教誨人終日矻矻不以爲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達近而易知博極羣書而不事馳騁有所請答如其量以答之未嘗不有所得也其學雖未設施於時旣沒其言立所謂不朽者與娶某氏 封孺人子一人中立女一人許嫁戶部

主事曲阜孔君繼諱次子廣根洪榜兄弟得交先生凡先生之行  
事緒論益得其大略焉中立將以某月歸葬於某鄉之某原謹書  
家世行業及論著之大凡以求志於作者辭繁而不敢殺蓋有待  
於筆削云耳謹狀

右行狀洪榜撰

東原先生卒後之六年廷堪始游京師洗馬大興翁覃溪先生授  
以戴氏遺書讀而好之又數年廷堪同縣程君易田復爲言先生  
爲學之始末深惜與先生生並世而不獲接先生之席也自宋以  
來儒者多剽襲釋氏之言之精者以說吾聖人之遺經其所謂學  
不求之於經而但求之於理不求之於故訓典章制度而但求之



於心好古之士雖欲矯其非然僅取漢人傳注之一名一物而輾  
轉考證之則又煩細而不能至於道於是乎有漢儒經學宋儒經  
學之分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義理也先生則謂義理不可舍經而  
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  
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  
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被歧  
故訓義理而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義理而故訓何爲義理不存乎  
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故其爲學先求之於  
古六書九數繼乃求之於典章制度以古人之義釋古人之書不  
以己見參之不以後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辭始求其心然後古聖

賢之心不爲異學所說所汨亂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學成乃著書以詔後之學者不幸哲人遽萎書多未就今按其遺編學之大者猶可考見特懼遺之者不得旨要之所在以矜奇炫博遇之不然或與妄庸巨子譏罵洛閩者等視而齊觀則先生之學由此而晦矣廷堪於先生爲同郡後生爰綜其論著及生平出處之大略綴緝成篇聊自附於私淑之末并以備他日采擇焉先生姓戴氏諱震字東原休甯之隆阜人也生十歲始能言年十餘入鄉塾讀詩卽爲小戎圖觀者咸訝其詳覈時婺源江君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先生偕其縣人鄭牧歙人汪肇濬方矩汪梧鳳金榜師事之先生獨能得其全將三十始爲諸生乾隆十九年

以避讐入都是時先生之學已大成在都數年北方學者如獻縣  
紀尙書昫大興朱學士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少詹大昕餘姚盧  
學士文弼青浦王侍郎昶等皆在館閣交愛重之先生亦不吝爲  
之講說無錫秦尙書蕙田纂五禮通考先生實任其事二十二年  
歸自京師客揚州盧運使見曾所與元和惠徵君棟論學有合二  
十七年應江甯鄉試青田韓錫胙爲同考官得先生文異之亟薦  
於主司遂中式屢試禮部不第游汾晉間廷堪座主朱石君先生  
時爲山西布政使延之撰方志禮遇有加焉三十八年 天子稽  
古右文開四庫館 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役金壇于文襄  
敏中以先生名應 詔充永樂大典纂修官四十年 命與曾試

中式舉人一體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館  
於四十二年夏五月卒於京邸年五十有五以弟霖之子中孚爲  
後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  
算曰典章制度其小學之書有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  
證十三卷自漢以來不明故訓音聲之原以致古籍傳寫譌誤遂  
混淆莫辨先生則謂詩勞心慘兮慘本造字之譌而釋文以爲七  
憾反之類皆文字先誤因而誤其音聲者也又有鷓雉鳴鷓釋文  
本音以水反從唯得聲後水譌作小廣韻遂收入三十小之類皆  
文字不誤因傳寫而遞譌音聲者也音聲誤故訓或因之而誤矣  
夫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

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其例或  
義由聲出或聲同義別或聲義各別唯洞究其旨凡異字異音絕  
不相通者其誤自能別之庶釋經論字不至茫然失據也自漢以  
來轉注之說失傳徐鉉徐鍇鄭樵戴仲達周伯琦皆穿鑿附會不  
得其解而蕭楚張有諸人以轉聲爲轉注之論爲尤謬雖好古如  
顧炎武亦不復深省先生則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爲書之  
體假借轉注二者爲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爲假借依於義以引  
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也數字其一用者爲轉注如初  
哉首基之皆爲始印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也轉注與  
假借正相反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卽轉

相爲注也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致疑矣自漢以來古音寢微學者於六書諧聲之故靡所從入廣韻東冬鍾江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其三十五韻有入聲外此如支脂等二十二韻無入聲顧氏古音表反是先生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紐眞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以下四韻及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哈蕭宵肴豪尤候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之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爲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發也其測算之書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

記一篇句股割圖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漢以來曠  
人不知有黃極西士入中國始云赤道極之外又有黃道極是爲  
七政恆星右旋之樞詫爲六經所未有先生則謂西人所云赤極  
卽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卽周髀之北極璿璣也虞夏書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也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  
彌少彌之閒終古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  
固已言之不始於西人也又月建所指亦謂黃極夫北極璿璣冬  
至夜半恆指子春分夜半恆指卯夏至夜半恆指午秋分夜半恆  
指酉以周髀四游所極推之則月建十有二辰爲黃極夜半所指  
顯然漢人以爲斗杓移辰者非也自漢以來月之九道史雖載之

而在若明若昧之間郭守敬以月道爲白道九道之說遂廢西人於月行之遲疾加減至有四輪亦未能言九道之義也先生則謂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半弱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強古法有九道八行所以考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入節之名以命之如交入陰律在黃道冬至立冬半交必在春分立春爲二青道交退在秋分立秋半交必在冬至立冬爲二黑道交退在夏至立夏半交必在秋分立秋爲二白道交退在春分立春半交必在夏至立夏爲二朱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其交道出入當交半交去赤道遠近交差每月在某次兩交與朔望不齊皆



於是考焉此古法之廢而宜舉者也自漢以來九數佚於秦火儒者測天多不能盡句股之蘊明末西人傳弧三角之術推步始爲精密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闡之可謂剖析淵微然用餘弦折半爲中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相加相減之殊猶未爲甚捷也先生則謂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生歧惑乃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折半爲中數則一例用減更簡而捷矣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線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唯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

故以易之此二法之根先生所常言者亦皆古人所未發也其典章制度之書未成有文集十二卷攷工記圖二卷毛鄭詩攷四卷詩經補注僅二南二卷屈原賦戴氏注七卷通釋二卷攷證之精者多散見其中至於原善三篇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皆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所謂由故訓而明義理者蓋先生至道之書也又因西人龍尾車法作贏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轉車記皆見文集其地理之學僅水地記一卷禮經及鐘律之學未著書故不得論次云其在館所校如儀禮集釋儀禮識誤大戴禮記水經注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數術記遺孟子趙注孟子音義方

言諸書皆詳慎不苟周髀九章爲之補其圖五曹爲之訂其誤而大戴禮記水經注則又舊所勘定者也先生卒後其小學之後學則有高郵王給事念孫金壇段大令玉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有曲阜孔檢討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有興化任御史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先生於讀書知條貫者就其學之淺深高下或引而友之或進而教之循循如不及非是族也雖資理學盛名及以詩古文自雄者悉揮斥之未嘗少假辭色焉先生所著書文辭淵奧兼多微見其端而俟學者之自悟今取其發古人所未發者稍表出之非敢謂能舉其大也亦非敢有所損益去取也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至

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爲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爲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故於先生之實學詮列如右而義理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具在俟後人之定論云爾謹狀

右事略狀凌廷堪撰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甯人祖甯仁父弁皆不仕君生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子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

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許氏說文解字令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隨父符南豐課學童於邵武自邵武歸年甫二十回縣程中允洵一見奇之時江君慎修來歛見君月爲儒者一日舉麻算中數事曰吾積疑十有餘年而未剖析者君爲之攷較言其所以然江君驚喜曰今之定九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著攷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圖記流傳浙東西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憾不識其人江南惠定宇沈冠雲二徵君皆引爲忘年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策蹇至京

師困於逆旅人皆以狂生日之幾不能供餽粥獲交於錢少詹大  
昕稱爲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舉  
君名文恭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類後高郵王文肅公安國請君至  
家塾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河間紀庶子昫嘉定王編修  
鳴盛青浦王蘭泉先生大興朱笥河先生皆與之定交從此海內  
知東原氏矣試禮部不第後朱方伯珪招之游晉修汾州府志三  
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乙未 特命與  
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卒於官  
享年五十有五君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詞義鉤棘難通之文一  
再讀之渙然冰釋其學長於攷辨立一義初若剽獲及參互攷之

確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

北極之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之上是爲南游  
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  
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  
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  
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  
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世  
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  
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周髀云圖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  
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  
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



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枕  
充也六經無枕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枕古通用  
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  
不殊也釋言麻蔭也卽詩不可休息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  
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  
爲此其攷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多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  
其三事皆注之濶於經者則經注之濶南宋時已然君獨尋其義  
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  
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  
詳言所徑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

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  
徑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  
古書猶未悟斯失至君始釐正之今武英殿所刊卽用其校本海  
內始復見此書之眞面目焉嘗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  
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  
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命羲  
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  
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  
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  
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

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攷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決魯厯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樹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子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

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又訓學者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學問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慳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行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

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過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

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  
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  
和在乎遵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  
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  
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所撰述有毛鄭詩攷正四卷  
敷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  
原象一卷句股割圖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  
儀禮正誤一卷爾雅文字攷十卷屈原賦注四卷九章補圖一卷  
古麻攷二卷麻問二卷水地記一卷戴氏水經注四十卷直隸河  
渠書六十四卷文集十卷皆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君歿後

十餘年 高廟校刊石經一日 命小璫持君所校水經注 問  
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尙在否對曰已死 上歎惜久之時人皆謂  
君若不死必充纂修官嗟乎君以庶吉士得邀 特達之知亦可  
謂稽古之榮矣

右漢學師承記江藩撰

先生年二十九補縣學生有族豪侵占祖塋地訟之豪倚財結縣  
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遂館於紀編修昉尋館王文  
肅安國家公子念孫從受學能得其傳南歸時盧編修文昭爲盧  
運使見曾校刊大戴禮先生數指其譌遺書與任進士大椿論禮  
經舉乾隆壬午鄉試是時秦文恭用江慎修及先生之說疏請刊

正韻書薦先生與錢君大昕任其事 高宗以相治已久未允也  
先生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知言  
知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  
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於是作孟子疏證及原  
善論性諸篇嘗言朱子注大學開卷言虛靈不昧便涉異學其言  
以具眾理應萬事尤非理字之指古人曰理解者尋其腠理而析  
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夫天理卽所謂彼節者有間也古聖  
賢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  
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中庸注言性卽理也其可乎論  
語開卷言學以明善而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絕非孟子以擴充



言學之意也其持獨見多類此先生所校定官書自水經注外曰周髀算經謂此古蓋天之法自漢迄元明皆主渾天明時歐羅巴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其實皆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璿璣玉衡爲古觀天之器久失其傳先生神悟於二千年後令巧匠爲之且詳其制於原象篇所繪地圖尤精覈 國朝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黃子鴻趙東潛錢竹汀諸家然皆以郡國爲主而求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郡縣故精審能出其上先生官終庶吉士年五十有五先是總督方恪敏觀承聘先生修直隸河渠書百十一卷未成而恪敏薨藏周制軍元理家嘉慶己巳吳江王履泰以貲爲通判得書撰爲己有

刪其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進於朝  
仁宗謂此有用之書命武英殿刊行賞履秦同知發永定河試  
用先生嗣子仲孚攜原藁人都欲爲辨正不果亦可見先生經世  
述作身後猶見賞於朝廷云

右事略李元度撰

休甯戴先生諱震字東原舉人以薦賜進士改庶吉士先生故  
訓詁之學也而欲諱其不知義理特著孟子字義疏證乃至詆程  
朱爲老爲佛謂理爲我所本無程朱言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  
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之而爲此說  
孟子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知根於心先生有意匿之乎抑並

此句而忘之乎大抵考據訓詁可以明典章制度不可以窮義理  
典章制度非全無義理特其外迹耳特其末節耳聖賢工夫全在  
明善復性以不失乎天之所以予我者而謂理爲我所本無是何  
言哉

右學案唐鑑輯

侍朝

君諱朝字潞川秦州人也其先姓侍其明初去其稱侍氏曾祖諱  
念祖祖諱震考諱衛皆諸生而祖考得 贈如君官君少孤好學  
無師友之助而於古文辭詩歌四六諸體皆習而能之始冠得鄉  
舉初聘秦州沈氏沈氏女不幸得瘖疾其家願無嫁請君他娶君  
不可卒與處無嫌惡且十年沈氏卒而後娶江甯鄭氏人以爲難  
君內行修外重交遊有死生之誼而性峭急聞人一善稱之不容  
口惟恐世不及知及見行有失道理者亦切齒忿怒若不可須臾  
共處世者然故世亦以此過君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當就吏部  
選知縣君曰吏事非吾所堪也後國子監缺丞 詔大臣於進士

中選得君君任職以不阿上爲節有其事不合君者君不能堪卽  
日引疾去久之會修四庫全書大臣有知君之才奏爲校勘官旣  
而爲總校君校書數倍他人而最精當乃命爲庶吉士是時君  
已得疾而讐閱不懈乾隆四十二年癘生於首秋七月晦竟卒年  
四十九無子女嫁者一幼者二其弟臣仕浙江亦未有子君妻弟  
鄭君厝君甘泉之西山以待臣生子而後之爾知君最久故爲銘

銘曰

山璞瑤琨器則侈也龍淵大阿銳則折也嗟子忼忼勇言義也子  
以自居甘與躋也日暮延登才未竭也天生不與之年死不與之  
繼世也芴兮以託於茲吾辭以志也

右權盾銘姚誥撰

按侍公乾隆庚辰進士至乙未以薦入翰林



羅修源

羅修源字碧泉湖南湘潭人誕時母夢鳳集於肩乾隆壬辰進士  
母艱歸乙未 殿試選庶吉士授編修由贊善一歲四遷至少詹  
事尋謫編修洊歷侍讀學士凡四典鄉試三爲分校官門下躋顯  
秩者相望修源愛才如命於寒賤尤加意作育使粵西時請假十  
日展墓 上詢沿途風俗面陳孝感活瘞七命事御史錢澧劾以  
東巡撫國泰貪婪實自修源前使山左能言其實也生平氣節凜  
然惜未竟其用卒年四十四

右傳李元度撰



